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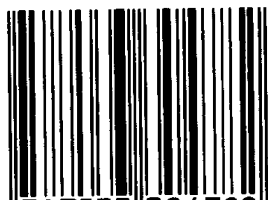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4/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七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靜用堂偶編十卷

〔清〕涂天相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廣字義二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黃氏刻本

一〇二

朱子晚年全論八卷

〔清〕李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無怒軒刻本

一四七

陸子學譜二十卷

〔清〕李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無怒軒刻本

二八六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二十卷

〔清〕王澍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刻積書巖六種本

五八三



靜用堂偶編十卷

〔清〕涂天相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靜用堂偶
編十卷》提要

靜用堂偶編序

孝昌涂先生之於學務，而允蹈之，非
欲以言見者也。然講且肄者歷數十年，理味
會心，隨錄所得成書數種，為謹庸齋劄記、為
守待錄、為存齋閒話、洎諸雜著，藏靜用堂中。
雖先生未嘗輕出以示人，而海內知有是書
者甚多，每私以請於門人子弟。其門人子弟
一
苦於鈔傳之難，徧請付諸梓，而力不能盡刻。
則取其論學者為學言、一學言、二學辨、一學
辨、二論政者為政言、一政言、二其他鴻文鉅
筆，因事而發者，具載文集，不以入編。惟訓誡
箴銘皆下學之精要，政事之基本，所不敢遺。
而古近體詩亦揀其吟咏理致者百餘首附
焉，合為上下二編，成其門人魏君亦晉趙

君曰：「賡余齊年友也，因屬余爲之序。夫余何足以知先生之學？雖然，亦嘗進而承先生之教矣。先生論天命之性，惟有一善而聖賢之心，惟有一敬，惟性之無不善也，則求知於此，求行於此，必務究其理，一分殊之故，而凡異說之以無善爲宗者，必黜焉。惟心之無不敬也，則主此求知，主此求行，必務純其靜存動

序二

察之功，而凡異說之以打破敬字，直造本體爲高者，必黜焉。即其以燕閒而談政事，未及詳究經法，臚陳條件，而要以盡人盡物者，推其善之所同，安人安百姓者，充其敬之所積，欲有志之士，平日深培其學養之源，以沛然於事爲之際，而凡智術權變，出於異學，恣睢萬物之心者，皆在所必黜也。是豈先生之好

辨哉？所辨於彼者，不真知其非，則所辨於此者，不真知其是。既未洞然於彼非此是之真，則雖言論行事，始亦依倣於此，而中情回惑，未嘗不疑彼說之可以兩存，久且疑彼說之可以合一。又久之，而疑彼說之高奇，實出吾說之上，蓋自元迄明，講學之書充棟，而自許薛數真儒外，無不浸淫於異說者。至於姚江

序三

戴山、借尼山之壇坫，傳桑門之宗旨，百餘年間，邪徒昌熾，靡所不至。雖以東林之賢者，痛闢其非，然燎原未撲，而焦爛及之矣。此在彼之創立新說，快翻窠臼，亦何嘗料其流毒世教如此甚烈，而提宗一差，猖狂莫挽，孰謂學之是非，可不早辨也哉？惟先生念百家之狂瀾，必有砥柱，而聖道之大閑，必有干城，故其

爲學擇精守固而辨之必力今學者於靜用
堂之書雖未驟觀其全第得是編而精究之
則凡動靜之一原外內之合道所以著其同
者既如百川之歸海而爭趨至於公私義利
之不可混孔釋朱陸之不可合所以著其異
者又如羣陰之見日而皆散亦可決擇於是
非之際而由是以適於聖賢之路無難矣或

序四

謂學貴行而不貴講又奚以是編爲不知徒
講而不行者亦先生所深惡也然豈謂行者
而可不講乎農言粟女言布工商言貨財正
以行在此者所講必在此也士之講學亦猶
是耳善乎熊文端公之言曰世無孔文仲韓
侂冑其人者而吾黨先自放倒絕口不談吾
悲其志之荒也蓋因不講而決其不行矣若

先生所言皆以言其真知允路之物有欲行
先生之行者其必講於先生之學乎哉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長至月竟陵後學
曾元邁頓首拜撰

序五

昔明之中季姚江王伯安氏倡致良知之說
海內聰明才智之士望風而靡凌夷至於王
畿李贄之徒學術波蕩雖以東林諸賢者極
力排之而莫能挽其趨也孝昌涂先生生三
楚之鄉獲遊熊文端公之門沉潛於濂洛關
閩之書者數十年真知允蹈篤實力行以其
所得筆而成書爲靜用堂編十卷其門人弟

張序一

子梓以問世而請序於余余惟聖人之道有
本體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曰性善學者復
此而已如射之有正鵠不準乎此則爲翔爲
剽不至弓撥矢鉤不止矣入聖之學有全功
孔子博文約禮朱子致知力行學者務此而
已如車之有兩輪缺一於此則爲偏爲側不
至毀車折輅不止矣伯安之論本體則曰無

善無惡夫既云無善復之爲何是認賊作子
也其論功夫則曰知行合一夫不先求知行
將安適是閉目求見也先生衛道也深故其
言之也切曰認性不真道是個甚不知善字
更說甚性又曰盡性至命從窮理入窮神知
化從主敬入爲學者指示迷途開發緼奧其
於良知之說如秦越人之視病洞見癥結劈

張序二

肌中理雖起伯安復生不得不咎其立說之
已偏而自悔降心之不蚤欲與先生商確於
霜降水落草枯木萎之後也嗚呼先生之功
豈不偉哉或謂是編中關老釋關子靜最後
關戢山子何獨據伯安爲言也余曰伯安之
說比子靜較精微較自然而其爲害愈甚如
水之有別派子靜特發源耳至伯安則潰決

四出以至於海而戴山則又其斷潢支港也
故書中關王氏者爲什九且先生不云乎象
山遇考亭之辨其幟已拔陽明不遇考亭之
辨而樹陽明之幟者且遍天下嗟乎此余與
先生所深憂而不量區區之力欲與致辨於
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者也時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中秋前十日儀封張

張序三

伯行頓首拜序

曩甲午乙未間恕嘗以制藝請教於先生時
方攻舉子業未遑竟其所學去年冬家君謁
選都門與先生聯床數月相得甚歡先生因
出所著書十數種日夕考証家君靡不心折
而靜用堂偶編十卷尤所服膺勸令付梓以
嘉惠來學先生未之許也今夏家君得官南
旋先生寄示斯編命恕序之恕受讀卒業而

夏序一

喟然歎興曰先生之於道也知之深故言之
切孟子歷叙道統概以聞知見知蓋統系之
偏全邪正斷以知分而入聖之條理精微亦
由智異有終身行之而未嘗一日知之者不
踐不入是也有一日知之而不啻終身行之
者朝聞夕死是也噫知道者鮮矣天下之理
脩於六經四子經子之蘊闡於有宋諸儒今

其書具在蓋古今道德性命之冊府也如大寶盈庭無物不脩有登其堂者一一取而佩之更一一揭以示人諒亦心之同然乃先生書出崇信者固多疑駭者亦不少豈非道之難知雖曳掖之使入康莊而徘徊岐路卒以蹉跌是可哀也大學言明新必先格致中庸言性道統以明誠孟子言仁義教以擴充程

夏序二

朱之論則又概之以窮理主敬先聖後聖表裡一轍凡所以開示來學知行並進而要以知爲先其反乎是者皆畏此而逃焉者也此途一正陸王之論不攻自破矣尊德性而以問學爲支離則其所謂尊者乃老僧之入定耳孔子好古敏求其德性反出象山下乎不學而知者爲良知今若專致乎此則是倫紀

中經權常變一切勿問而滿街游行都是聖人抑其平濠討叛諸功是豈不學而知者耶此途一謬託高妙而益顯其愚甘爲儒門中樹空王之幟而不悔此先生之所以勤勤懇懇念此不休也怨嘗謂孟子歿而道統中絕有宋諸儒當以周子爲聞知程子爲見知朱子則兩承其統而獨集其成自是而後若元

夏序三

之許氏明之薛氏胡氏曹氏諸人迭相興起譬之大地山河周程諸子則連源接脉於萬禩者許薛諸公一時之橋梁舟楫也顧離叛者曲求其疵而尊崇者每至失實毋寧千年架漏以俟無窮將橋梁舟楫未必不可以探源而溯脉也夫先生之書今日之橋梁舟楫也求道者與其投崖飼虎馮河筌魚曷亦借

此書爲濟渡之具則知道者豈患無人哉先生起家寒素不失言不失足深得古人爲學次第卓然自命不屑偶同流俗通籍二十年除朝叅外皆讀書日著作甚夥茲其一軸而幼儀成德聖學王道規模畧具所論性命淵源工夫次第與辨論古今儒術是非前序盡之矣不敢復贅姑以是求質焉時

夏序四

康熙庚子中秋後五日同里受學夏力恕頓首拜序

講學以明道也然或講之而道以明或講之而道反晦者真與不真正與不正之辨也其不真者無得於心不本於行蹈襲性命之語依附前賢以聳動天下之耳目然無不可磨滅之精神必無不可磨滅之文章未有能傳世而行遠者也乃若秉高明之資用堅勁之力內足以蕩滌人欲而外措之行事者亦足以振起人心然好徑捷而以問學爲支離重解悟而以謹嚴爲障礙此宋之金谿明之姚江自以爲另闢門戶而適以增聖學之榛蕪君子讀其書未嘗不惜其學之不正不可以訓天下後世也惟濂洛關閩及前朝文清文敬諸大儒居敬窮理恪守先聖之準繩而任重致遠以造乎其極故其講學以明道者上

黃序一

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次之亦如布帛之衣菽粟之味詳明確實可誦而可行焉益真之至故精粗皆見其心正之至故賢愚皆獲其益我

朝崇尚理學諸儒迭興如湯潛菴之醇明陸稼書之篤實熊文端之正大皆卓然有所成就不愧於古人孝昌涂存齋先生生文端之鄉

黃序二

相繼而起其始學也奉小學爲嚴師篤信而力行之亦既端其本矣而又精研乎經史博涉乎諸儒探原竟委折衷於至當故其持身也清介而不戾於物和平而不隨於俗從容洒落而義利之辨誠僞之關又精察而確守之涵養既深其思而得得而書者皆足以發明聖賢之道所著守待錄謹庸齋劄記存齋

閒話等書其於內聖外王之學天道人道之全古今諸儒之異同離合精切至到發前人所未發而皆出於自然即偶爾弄翰戲墨雜及詩賦古文辭亦必歸於至理非真且正而正接先儒之道統者其能有此與顧先生深自韜晦雅不欲人知今年春先生秉鐸成均講論之餘間出以示諸生諸生服教者輒請

黃序三

付梓以公同志而艱於資斧僅擇其最精且要者刊成十卷名曰靜用堂偶編學者伏而讀之立志以求其真虛心以求其正則由國學而鄉學由俊秀而椎魯無不是訓而是行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治實有所裨而先生講學明道之心其亦藉是一慰也夫耆

康熙庚子孟冬錫山後學黃施鶚頓首拜撰

黃序四

靜用堂偶編目錄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同學諸子叅訂
受業門人編校

上編

卷之一

學言一 一百二十則
見謹庸齋劄記

卷之二

學言二 八十則
見謹庸齋劄記

卷之三

靜用堂偶編目錄

政言一 一百則
見存齋閒話

卷之四

學辯一 六十則
見守待錄

卷之五

學辯二 五十則
見守待錄
外附周易非占卜之書辯十則

下編

卷之六

家訓 八十則 附壁帖雜吟六言詩三十首
讀書作文法十則

卷之七

幼儀雜箴二十首

雜銘八十首
擬遜志齋集

卷之八

雜誠六十則
外附雜錄二十則
見存齋閒話

卷之九

古今體詩
論學和韻九十首
全集另刊

卷之十

存齋詩話
七十則
全編另刊

靜用堂偶編

目錄

一一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魏亦晉
李四載

學言一

全編。編。領。部。是。聖。學。綱。領。

繼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自強不息。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可知性命只是一理行之爲道。

得之爲德。可知道德原是一事。

著落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認性不真。道是箇甚。認道不真。却學箇甚。

不知善字。更說甚性。不知道字。更說甚學。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從天命之初說來。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是從人生以後推去。

非氣質之性。則義理無棲泊處。故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非義理之性。則氣質無統攝處。故曰論氣不論

性不明。

性其情。亦善矣。情其性。亦不善矣。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也。

義理之性純是天理氣質之性亦全是人欲故曰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此○條○與○口○之○於○味○章○

制氣質之性又要盡義理之性盡得義理之性便可
化氣質之性矣安氣數之命又要知心性之命知
得心性之命便可立氣數之命矣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其中何以無空隙處往者不畱
來者不滯其間何以無絕續處

風雨露雷無非教皆天命之流行也糟粕灰燼無非
道總造化之鈞陶也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二

纁絲播穀誰非天地功臣知化窮神斯爲天地肖子
無行不與聖人通身是教逝者如斯學者觸目皆道
聖人之道原本在性命著落在事物學聖之功親切
在日用體驗在倫常
看得通徹萬物要須不畱一物若還畱却一物便難
通徹萬物
心以實而有主故胸中不可無物心以虛而能應故
胸中不可有物

窮理乃能盡性舍窮理而言盡性則性非其性矣居

敬乃能窮理不居敬而欲窮理則理非其理矣

持已第一要矯輕警惰何以矯之警之曰在王敬與

人第一要絕驕去吝何以絕之去之曰在主敬

萬起萬滅之私都從惰慢而入故主敬者捍邪之金
湯而克己之堅銳也

盡性至命都自窮理入窮神知化都從主敬入

惟敬生明一敬能照百邪惟敬生勇一敬能捍百邪

思辨錄云只頭容一直便令通身上下整齊嚴肅此

敬字提綱挈領要訣也持敬者須知之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三

一敬勝百邪故君子大居敬一誠消百欺故君子貴
立誠

全副精神只一敬字振起萬端經緯都從誠裏做出

大庭廣衆之中敬字固得力暗室屋漏之中敬字尤
得力故○十○提○了○當

誠字安常履順之時誠字固得力臨危濟變之時

誠字尤得力

羣私並起敵不得我一敬字萬變紛乘消不得我一

誠字

識得理一兩字胸中方有把握識得分殊兩字胸中

方有經緯

理一中自包得分殊不是分殊外別尋理一分殊中
無在非理一不是理一外別有分殊舍理一而言
分殊則分殊何從生舍分殊而言理一則理一何
所着此四字自程子發其端至薛子暢其旨學者
所宜隨時隨事靜驗而默識之也
塞天地亘古今只是此箇道理察人倫明庶物正
須如許經綸

在物爲理不待安排處物爲義須有主張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四

仁天德禮天秩復乎禮斯純乎仁矣故求仁者未有
不循禮者也曲禮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出乎禮
斯入乎刑矣故守禮者未有不懷刑者也
覺非仁七則自無不覺不仁則手足痿痺矣公非仁
仁則自無不公不仁則私欲橫流矣
晝有爲宵有得須知爲箇甚得箇甚息有養瞬有存
須知養箇甚存箇甚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須於五之字
上討箇下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須於五有字上尋出根源

心是靈物故能妙衆理應萬事心是活物須知操則
存舍則亡

有所則實亡者虛之則義理有自而入矣不在則虛
虛者實之則邪辟無自而入矣

士先立志亡不立則學無由進士先立品亡不立則
人無由成

責人非難責己爲難空談非難實行爲難薄責人厚
責己黜空談務實行如此而猶不爲君子吾不信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五

也
慎言而後知多言之躁慎動而後知好動之妄

才以養勝則粗者精質以學化則駁者醇
靜觀此心要探其發源處動察此心要防其流極處

發源處探得清楚不至於流矣流極處防得謹嚴
不失其源矣

天地無棄物傾者覆之乃棄物也他則否聖賢無棄
人不可與有爲乃棄人也他則否

理無精粗會心即是功無難易努力即是質無敏鈍

變化即是學無早暮精進即是

忍口忍手忍足千萬不可忍心慎言慎行慎思緊要

只在慎獨

前輩云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體

此二語做人方不是鶻突人做文亦不是鶻突文

自己覺得言多要寡便可與語誠矣自己覺得動多

要慎便可與語敬矣

情氣振則強則能奮傲氣消則柔則善入

言行者榮辱之主容貌者修悖之符善利者聖狂之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六

介敬肆者人禽之關

古人爲學主於闇故學成而人不知今人爲學主於

的故學未成而輒求人知學成而人不知故克積

日盛而其究也可以爲聖人學未成而求人知故

日就汙下而其究也必流爲鄙夫

心靜則身安神清則氣和其要在寡欲

雖上哲不能無人心然如爐雪春冰隨點隨化故不

危雖下愚不能無道心然如電光石火隨過隨滅

數終微

古人爲學知行並進今人只是行不求知故其行皆

冥行也古人爲學動靜交養今人一味動不肯靜

故其動皆妄動也

動而無動體用一原也靜而無靜顯微無間也

欺嫌關頭只爭獨之慎與不慎誠形究竟不問人之

知與不知

存養在未事之先省察在將事之頃勘驗在臨事之

時保合在既事之後

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雜則多欲多欲則靜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七

馳而動擾

見知見仁合下便分兩途盡性至命到庖併歸一路

萬善起於一敬故曰敬者德之聚也萬惡伏於一欺

可知欺者德之賊也

錯認敬字便是土木形骸錯認靜字便是老僧枯禪

鳶飛魚躍固是活潑地戒慎恐懼亦是活潑地也

敬非泥塑木雕之謂端莊靜一而天命之流行人事

之措置物情之蕃變莫不函蓋統攝於方寸之中

故曰修己以安人安百姓

吾身有天地故知能克而易簡得天地即吾身故中

和致而位育効

君子一生只是箇戰兢惕厲的心故天理常存而泰

小人一生只是箇放逸怠惰的心故人欲日肆而

驕

莊敬日強則事上振奮安得不爲君子安肆日媮

媮則事上苟且安得不爲小人

只起念在天理上便是君子在人欲上便是小人固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八

不待上達下達之日而後截然判然也

平實說理何用張皇坦白做人安事表暴

欲不負七尺常須檢點方寸欲不負百年只休閒過

一日

天理人欲上見得分明方有進步處是非利害上見

得分明方有立腳處

跼定脚跟方不失足於人咬定牙齦方不失言於人

豎起脊梁方不失色於人

律已要謹嚴防其涉於邪而戾於正也與人要寬和

懼其憚夫正而徇於邪也

愛己者未有不愛人者也敬人者乃深於敬己者也

自侮人侮惟不敬故自賊人惟不愛故

人孰無過貴能改耳見而訟改之媒也改而憚過之

藪也

聖人不能必人無過但望人改過學者決不可遂過

尤不可文過

遂過剛惡也一敗之後痛自悔憾尚可轉而爲君子

文過柔奸也百疚所叢極意揜著終身甘自爲小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九

人

克善端之發機順而易矯氣質之偏功逆而難者

克之易者速之可與入德矣

安止足之分則進學愈有力鼓清剛之氣則任道愈

有力

曹月川云人之言躁屬氣妄屬欲能禁制之不爲氣

所動故心寧靜不爲欲所分故心專一余謂心寧

靜則自不爲氣所動心專一則自不爲欲所分先

由中以制外然後能制外以養中也

學不爲已則學非其學也已不盡性則已非其已也
驅除惡念則善念自長培養善念則惡念愈消
此孔○釋○朱○陸○詳○王○分○達○處○
越把捉越支離越涵養越醇固

做出彌天事業只是一箇敬字造下彌天罪孽只是

一箇肆字

目不容一塵胸中却容得許多泥滓是愛心不如愛
目也齒不容一芥胸中却容得無限槎枒是愛心
不如愛齒也

枉尋枉尺總是一箇爲人惜寸惜分還須一於爲已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十

盈天地間皆物盈天地間皆道離道無以爲物故言
物者必本諸道離物無以見道故言道者必徵諸
物

言物不本諸道則形而下者皆虛器矣言道不徵諸
物則形而上者皆幻境矣

性統天下之同天命之謂也彼不同者非命於天者
也善原天下之一率性之謂也彼不一者不率乎

性者也

鳶飛魚躍是無物不有的樣子錯行代明是無時不

然的樣子

天命之性統體之太極也率性之道各具之太極也

小德川流各具之太極也大德敦化統體之太極
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祇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
者循環於無端流行於不息而已豈有他哉

作聖作狂到頭何啻天淵克念罔念發端只爭頃刻
工夫要細密胸襟要濶大

只胸中無欲便覺許多樂處欲念一起便紛紜纏轉
不得寧靜矣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士

學者第一要去其粗鄙之見方可與入道
終日疾言遽色我知其人存焉者寡矣

毋不敬三字是一部禮經綱領儼若思三字活繪出
箇敬字模樣

天日在人人中外人而求天是自棄其天也人日在天
中外天而求人是自絕於天也

晝之所思夜之所夢陰根陽也夜之所夢晝必有驗
陽根陰也真實好修之士豈宜以夢境自寬

文過一念最是遁逃淵藪學者克之尤不可不力

日用工夫須有着實處談玄說妙何裨身心

著書立說須從明道覺世上立脚若有一毫干譽媒進之心便是的亡小人

心者人之神明天者心之主宰人一念不畏天便日流於小人而不覺

爲學先從易處下手循序漸進之功也克己先從難處下手拔本塞源之功也

不循序不漸進則勤苦而難成不拔本不塞源則扞格而不勝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主

國手下棋爭先着吾儒爲學亦爭先着先着維何曰在辨志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之夫人而至志於富貴則卑汚庸瑣無往非動搖之具矣

以論語首章及富與貴惡衣食等章反覆參看便知學問之道辨志爲先

天地一大父母人身一小天地天地爲大父母而不思所以事之是謂不孝人身有小天地而不思所

以參之是謂不肖

事非終日趨蹌之謂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可與對上帝矣參非終日並立之謂知化則

善繼其志窮神則善述其事可以贊化育矣

天卽理也離理而言天是求天於恍惚也天卽心也離心而言天是求天於形象也

畏天樂天皆所以事天棄天褻天總謂之逆天

學然後知不足可知不知不足者實未嘗學者也教然後知困可知不知困者實未嘗教者也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主

不藏修則其功不密不息遊則其機不活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此正內外兼資動靜交養之功世有以學爲煩苦之事而去之惟恐不速者門外人之見也

禁於未然之謂豫以其順耳發然後禁則逆矣然豈可以其逆而遂莫禁乎當可之謂時以其易耳時過然後學則難矣然豈可以其難而遂輟學乎

學問之事遊乎其外便覺寬然有餘入乎其中乃覺欲然不足故學殖愈荒則其氣日盛道念愈篤則

其心倍虛也。

學問之道。心只一箇要虛。功只一箇要實。心虛則能受功。實則有成。

心莫妙於能虛。亦莫妙於能實。虛則善入。實者實之府也。實則能立。實者虛之根也。

愈虛愈實。謙受益也。愈實愈虛。學然後知不足也。

學者立身。須要常在規矩準繩中方。有進步處。若學

問未到。揜持未熟。而輒語通方。譬猶小兒脚根未

穩。遽思趨走。鮮不顛且仆者。

靜用堂偶編

學言一

十

學以力行爲實。然不明諸心。則迷於其所往。故要窮

理窮理。而玩物適情。或窮大而失居。則將靡所檢

束矣。故須主敬居敬。以爲窮理之本。窮理以爲力

行之助。學得其要矣。

學思互用。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德業交修。內外本

交相培養。先後緩急。循序致精。學問之旨。竭盡無

餘。從事於斯者。道在彊勉而已。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夏力恕

孫進德 編校

學言二

太極圖說。性道之圖。與學者先須勘透。此書起手方

不差錯。到頭方有歸着。

讀圖說前半篇。便識得天命之性。讀圖說後半篇。便

識得修道之教。故曰圖說與中庸首章相表裏。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有端有始矣。動極而靜。靜極復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動。故曰無端無始也。

太極實理也。故動靜互爲其根。陰陽互藏其宅。爲其

根。藏其宅者。太極之爲也。互爲根互爲藏者。則無

極之爲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非至虛不足以

運至實也。

至真者太極也。太極本無極。故不曰太極之真。而曰

無極之真。則無極非玄虛之旨矣。至精者太極也。

二五一太極。故不曰太極之精。而曰二五之精。則

二五非形器之粗矣。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五行質也。陽變陰合而五行生。五行各一其性而變化出。則氣質之性始於二五千年聚散矣。二氣變化五性感動而生。人生物善惡之動其流靡極。不有主靜之聖人孰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哉。

太極不離乎陰陽理在氣中也。太極不雜乎陰陽理在氣先也。

太極不動則不能生。故於太極下緊接一動字。人極不靜則不能立。故於人極上特着一靜字。有理則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動無欲故靜。此處須大入理會。

誠者聖人之本。乾元資始誠之源。乾道各正誠斯立。聖誠而已矣。誠者五常百行之本。可知周子圖說通書總是發明中庸誠字之義。勘破此旨方不墮

入象山窟穴子裏去。

本天者儒本心者釋中間更無立腳去處。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兩邊豈容攙和些子。

吾儒本天約其心於天中以治心也。治心乃能事天。釋氏本心遯其心於天外直棄天耳。棄天何從識

心。

天卽理。心載性。合心與理而一之便是聖學。分心與理而二之便是異端。

合心與理而一之理實心亦實矣。分心與理而二之理空心亦空矣。廣○長○古○更○從○何○處○着○機○鋒

盡心知性都是實地工夫。故一盡無不盡。一知無不知也。明心見性只是懸空摸索。故求明而反昏。求見而反隱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爲之乃能有之矣。孟子之論所以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善也。箇七人心有仲尼有之。斯不爲之矣。陽明之說所以誣也。

論人不可不恕爲一時一事適於用也。論學不可不嚴爲千秋萬世立之防也。

昔人謂心地須常教舒暢。若一味愁苦便有私意伏於其中。此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邪僻之心入之。之謂也。余謂容貌須常令整肅。若一刻怠肆便有邪念乘乎其間。此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之謂也。二者交相爲養而禮樂行乎其中。

矣

做君子如撐逆風逆水之舟。瀨勢愈猛。篙力愈緊。做

小人如乘順風無柁之舟。其流益急。其溺益深。做

君子如轉聲。圍石於千仞之下。上自下而下也一步難一

步。境愈峻而心愈危。做小人如轉字。圍石於千仞

之上。自上而下也一步易一步勢愈便而情愈適。故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一樂也。聖在中。賢不改。心理之同也。一憂也。賢於道

衆於貧。識趣之別也。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四

顏子之不遷不貳。是其得力處。即其用力處。故於好

學之問發之。顏子之不違足發。是其用力處。即其

得力處。故於省私之後發之。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是

推之。顏子之道。好學而已矣。曾子之道。守身而已矣。

矣。子思之道。中庸而已矣。孟子之道。仁義而已矣。

學者離卻此等處。更從何處下手。

顏四勿。只在自已身上檢點。而其效極之天下萬物。

一體之學也。曾三省。都在人友師上勘驗。而其功

約之吾身。任重致遠之業也。

顏乾道。乾之函蓋無窮。故曰天下歸仁。冉坤道。坤之

推行有漸。故曰邦家無怨。

顏子之克己復禮。乾道也。仲弓之主敬行恕。坤道也。

由斯以推。司馬牛之為難言。勸良道也。良其輔子

貢之事賢友仁。兌道也。朋友在當講習子貢之博施濟衆。震

道也。帝出乎震子夏之博篤切近。離道也。明兩作

也。子張之能行五者。巽道也。申命樊遲之先難後

獲。坎道也。常德行習教事引伸。觸類焉往不可作。如是觀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五

哉

顏之四勿。非即孔之四毋。然欲學孔之四毋。須從顏

之四勿入。曾之三省。非即孔之一貫。然欲傳孔之

一貫。須自曾之三省入。

學顏子之學。而不勤克復於四勿。非善學顏子者也。

志伊尹之志。而不辯道義於一介。非能志伊尹者

也。

聖門諸賢。皆有功於斯道。而濂溪獨稱顏子。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何哉。問仁一章。發聖人天德。

之蘊矣。爲邦一問發聖人王道之蘊矣。高堅前後發聖道之蘊矣。博文約禮發聖教之蘊矣。竭才欲從發千古學聖之蘊矣。其餘諸賢皆不足以幾此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子之實功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顏子之實功也。何有於我。丘未能一夫子之虛心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顏子之虛心也。志學章是夫子一生進學歷履。疏水章是夫子一生境遇。歷履喟然章是顏子一生進學歷履。單瓢章是顏子一生境遇。歷履心七相印。脉七相承。未達一間。其命也夫。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六

學問得力。只爭甘苦二字。不歷其苦。不知其甘。不得其甘。未盡其苦。聖人之發憤忘食。苦之至也。樂以忘憂。甘之至也。至不知老之將至。則其中之苦而甘。而苦愈甘。愈苦愈甘。殆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矣。

爲學莫要於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欲。千欲萬欲皆起於貨色。勇聞亦勇也。得亦貨也。孔子教人戒諸少。

壯老者去人欲以存天理。隨時致謹之功也。孟子誘齊王推諸同且大者。於人欲中尋天理。隨事納誨之方也。

制血氣以尊志氣。莫先於色聞得。故孔子戒之。除邪氣以養正氣。莫甚於正助忘。故孟子勿之二章書。故當參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敬然後能誠也。顧端文云。寡欲莫善於養心。誠則自無不敬也。

貧而疾。剛於貧者也。貧而耻。柔於貧者也。貧而諂巧。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七

於去貧者也。貧而怨。拙於處貧者也。惟貧而樂者。忘乎貧。而且深有得乎貧中之味。我輩欲尋孔顏樂處。須從此處尋起。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有爲而爲者。亦天也。順之而已。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有致而至者。亦命也。安之而已。順天安命。乃能盡性至命。

李敬甫宗栻自銘其讀書齋云。單槍匹馬。做去勿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己物。可知此事固非選悞之夫所能勝也。

朱子疾革門人問學其所叮嚀再四者不過堅苦二字而已蓋不堅則其志不定不苦則其趣不永堅苦二字真作聖之階梯而入道之符券也

宋室四篇文字圖說寫出道之大原與人看定性書寫出性之全體與人看顏子所好何學論寫出學之綱要與人看西銘寫出仁之體段與人看學者每日晨起沐浴將此四篇文字朗誦百遍自當有入處

清涼老人云宋室三大部書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八

肘元龜不敵一部小學近思錄余謂有明三代之書如荆川八編弇州四部卷帙非不繁多不敵讀書居業二錄無他一玩物而喪志一正本而清源也

吾友程子京仙云讀書錄字比精切每於言理一分殊處分外分明居業錄句比警醒每於言存養省察處分外親切此可想見兩先生得力處余謂此並可想見兩先生用力處蓋未有用力不在此而得力在此者也

薛文清宰相而得道者也欲學文清之道須從讀書錄入胡文敬布衣而得道者也欲學文敬之道須從居業錄入道無貴賤而覺有先後在學者之自奮而已

謝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張橫渠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劉元城力行不妄語三字七年而後成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可知古人矯偏去蔽立志是何等堅剛用力是何等勇猛如攻堅城破勁敵紮硬寨打死仗僅乃克之今之學者明知自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九

已偏蔽處卻不肯用力去克治即或稍用其力一有不勝便畏縮退阻無惑乎其終身溺沒於氣拘物蔽中而不能出也

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者大約名利兩字爲之祟也此兩字是其病源要讀之發人深省聖人教人亦不過只要人打破此兩關以爲入道之門耳觀不患人之不已知不患無位等章是要人打破名關也觀富與貴惡衣食等章是要人打破利關也而大學中庸兩卒章尤發揮得沉着痛快直令名利兩關不攻自破但人未能切實體究

耳蓋能不溺於名利方能淡泊寧靜能淡泊寧靜方能明志研精而道乃可入只淺七名利兩字打得破此關者便可為聖為賢打不破此關者便即為狂為愚學問之旨又安用深求為哉

萬物皆備者賦畀之全體一物不畱者存養之實功本體功夫非故相反也惟萬物之皆備故須一物不畱而工夫始密惟一物之不畱故能萬物皆備而本體始全學者理會得此意透徹其於性命之旨思過半矣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十

薛文清公曰人於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義某事為禮某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余謂我輩今日且須於每日所行之事先辯別某事非仁某事非義某事非禮某事非智而痛自懲艾久之於道方有入處

文清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此非作意為之蓋其性然也余性亦然此亦即欲萬物各得其所之意為學有入手處方有得手處入手處辯得真得手處

自然穩貼試看聖人自叙開口便道個志學以後知命從心滴七皆歸真源矣其教人開口便說個志道以下依仁游藝步七皆踏實地矣若入手處欠諦當一任苦心勞力只如入鼠穴鑽牛角焉有出頭日子不為世俗所染即為異端所誘而已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試思心何以放心既放矣更從何處求蓋放者心放心者即心然則求放心者又豈能外心而求之乎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十一

覆入身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此言最喫緊為人夫人之有心內主乎一身而外通乎天地萬物此心一放則五官百骸先失其職天地萬物何由得所乎故貴乎汲七以求之也然則果何以求之哉主敬者求放心之大本窮理者求放心之實功聖賢教人教此而已學者為學七此而已

朱子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顧端文從而申之曰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此言親切的實可補考亭之所未及夫學不從小學做起茫

無把捉終無歸着先儒謂靜坐可補小學一段工夫愚謂小學工夫直須終身實上落去未可云補也衛武公洒掃庭內老年不倦周武王刀劍盤盂皆勒箴銘至於語默之宜進止之節卽盛德之至亦不過動容周旋之中禮耳豈復有加於小學之外者耶然則小學者立大學之基本大學者收小學之成功大學事業一日不可懈則小學工夫一日不可弛夫豈徒靜坐之所能補哉

養之一字是學問大關鍵粗而言之如養聰養明養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十二

血脉養口體此養在外者也精而言之如養氣養德養心養性此養在內者也凡學問之事無一不需養而成其功烏可以不講哉然則宜如何以養之程子不云乎涵養須用敬

容貌辭氣學問之大關目五事貌言視聽居其四九思視聽色貌言居其五一部禮經無非此物而大綱莫備於九容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全在乎此孟子稱堯舜之性之亦以動容周旋中禮爲盛德之至可見自古聖賢都於此處做工夫而平

日學問涵養眞際亦全於此處勘驗未可以爲末節而忽之也

無心之失爲過在人時加檢點耳有心則爲惡矣張子砭愚寬於論過言過動而嚴於戒戲言戲動亦以有心無心之別也學者宜深察而實體之

整齊嚴肅固是有道者氣象然胸次中時時舒暢培養天和容色上時時溫潤曲盡物情其所得於道者應更深也但此等境界須從戰兢惕厲中歷練過來否則恐其匿邪容私而流於鄉愿之無非無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十三

刺矣故橫渠伊川可學明道康節不易學也

人身五官以形用者二以神用者三以形用者聽命於神以神用者又聽命於其尤神者以是知心之貴也心者人身之天故稱天君焉天太虛故妙萬物而不測心虛靈故妙萬事而無方人之有心與天同體而顧戕之賊之梏之放之是自棄其天也尚安得爲人乎哉天下之道不過理一分殊而已理一之中有分殊分殊之中又有分殊分雖萬殊而理究未嘗不一仰

觀俯察左顧右盼真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學者於日用動靜之間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亦安往而不與道遇哉。

學道無成只緣志不立耳。志不立雖勇如孟賁捷如慶忌一蹶焉即止矣。志之立者三軍莫奪百折不回。凡學問中造詣之淺深功候之緩急自能從容曲折以相赴有必至無即至寧遲至勿半至皆其立志之初所早自斷於中者故不可以易也。以此求道何患無成。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古

沈叔晦煥云。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蓋此二事看似粗淺細體察非謹獨之功到至精至密處未易語此也。

司馬溫公天資醇樸故其下手用功處亦切近而篤實。其語劉元城求誠之功曰。自不妄語始。此其平日用力真實有得處。吾輩細思日用酬酢之間一語涉妄便是一念不誠語。涉妄便是念不誠。時已切已體察方知其難慎勿以爲易而忽之也。呂寧陵云。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

起居之際學者不於日用倫常中步步踏着實地。終日談空說妙。此便如老僧拈鋤豎拂一棒一喝。只是機鋒相關於身心性命全沒交涉。此彼家所以得反唇而相譏也。

謝上蔡去矜字曰。仔細檢點病痛都在這裏。蓋此矜字非止驕矜。矜之謂此矜字便是中庸的字。與闇字正相反。乃好名之心所迫而出焉者也。去得此字便斬斷名根矣。夫人心惟名根最難斷。名根一斷則事退藏於密。所學皆爲己之事矣。上蔡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五

一生學問根柢盡在於此。故程子稱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爲學之道大抵用其所長則易爲力。矯其所短則難爲功。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顏子資稟剛健明決。聖人教之克己復禮。仲弓資稟寬洪簡重。聖人教之主敬行恕。用其所長也。司馬牛多言而躁。聖人教之爲難言。子貢悅不若己。聖人教之事賢友仁。矯其所短也。四賢之所造概可知。已我輩今日有長可用者少。莫若力矯其所短而刻厲以求進。

迨至克治之久而德業有成則亦不患乎無長可用矣。

古人爲學莫不各有所從入如周子之幾張子之豫明道之靜伊川之敬此其最精最要者也他如溫公以不妄語學誠尹子以收斂身心學敬謝上蔡十年去一矜字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或從容而致之或勤苦而得之其功之所專與其效之所獲固歷々不爽也若始焉無所從入茫々蕩々全無把握終將悠々忽々迄無成功是耿天臺所謂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六

寥人丐子瑣尾流離靡所寧止者也不亦大可哀哉。

我輩未須高談性命侈言事功只將聖人所言三戒之事隨時檢點逐念體察少果能以道制情否壯果能以志帥氣否老果能以義權利否於此三關若未能打破則高談性命是周子之所謂虛車也侈言事功乃汲黯之所謂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也勿論徒託空言卽做得一兩件出亦程子所云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耳。

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不能變化更說甚學問變

化氣質亦不是要別等個好的來換了我這箇不好的不過適還我之本然者而已矣蓋天之所以予我者本極清明極剛健極厚重極和平只爲物欲所蔽習俗所染清明的便昏濁了剛健的便柔軟了厚重的便輕薄了和平的便險躁了而今讀書養氣極力克治只要去其物欲之所蔽與夫習俗之所染以復還我本來面目而已豈有他哉已字是學問大樞紐作聖作狂只於此處轉關故聖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七

人教人亦只於此處諄々提醒而已已之自用易邪故教人正已已之徇物易溺故教人反已他如忠曰盡已恕曰推已敬以修己誠先成己仁先愛己智先明己而下學之立心則一於爲己凡以聖狂樞紐全在於此故也人能於此一字體認得親切於聖人以此一字提醒人處研究得的當便是作聖根基。

靜而無靜動而無動惟聖人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能之若我輩中下之資靜中見得十分者動時

未必能行得五七分靜中見得五七分者動時未必能行得二三分別一無所見者乎故我輩爲學直須於靜中涵養得完密動時方有把握卽其省察之功亦祇是於方動未動之頃隨事更加一番檢點不使差向別路去若平日無存養之功到得動時方去着力而朋從之往來已憧憧而難制矣致知是爲學中一事讀書又是致知中一事去聖既遠學者舍讀書將何所從入但讀書須研究其義理涵泳其旨趣久方能有所得若鹵莽滅裂徒供口耳之資博聞強記僅備撝撻之用則枉費精神也

義理須要涵泳所謂如膏澤之潤江河之浸優游厭飫使之自求自得久乃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此物方爲我有否則儻來之物外迎而中距矣弋獲之禽夕入而朝亡矣欲其爲我有也得乎

讀書所以窮理五經四子義理之總會而聖學之閫奧也五經四書貫通後旁及子史百家并道書釋藏研究其義類以與吾學考証其是非同異之實

勿見異而遷焉可也

諸子之言理賊乎經者也百家之紀事賊乎史者也

大經史者古今之大文至文所以明道而經世者也而諸子百家輒亂之學者不涉獵則無以辯其似是之非一涉獵勢將溺沒於其中而不知返其將若之何有道焉以正經爲權衡以正史爲尺度庶乎輕重長短不爽銖黍自不爲其所惑耳

讀書以窮理也體道以修身也蓋道在人倫日用之間惟讀書乃能明諸心而躬行實踐之以修其身

近人乃以讀書爲弋取富貴之具而不思所以修其身故以求道爲迂疎無用之談毋惑乎終日言學而其所以爲學者皆非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一日訓詁之學一日詞章之學一日儒者之學儒者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萬世莫易者也訓詁之學雖曰鉅釘然解經注傳猶有功於後學詞章之學工藻績飾輦悅徒以希世取寵已非爲己之事至近日科舉之學愈趨愈下竝詞章訓詁而

亦無之則吾不知其所流極矣

讀書錄云以科舉之學教人者皆非爲己之學也夫
自唐宋以來歷代皆以科舉取士若以其爲人而
棄之勢必驅天下才智之士盡歸於山林而後已
朱子謂用科舉格式發揮聖賢道理教人於爲人
中尋出爲己之學來此亦是因其弊而救之也法
詩文亦學者事非禁之使勿爲也但一向偏好去其
爲害亦不小蓋學有大原性命是也學有大本倫
常是也舍却大原大本而日逐於末流以矜才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三

而飾智其流弊豈但玩物喪志而已乎

士之欲爲文章者沉潛於五經四子之書暨儒先語

錄之精深而博大者融會貫通而出之斯其文不

期工而自工矣若規矩焉揣摩形似於先輩大家

以爲文縱極其工亦因文求文耳烏能免於循聲

逐影之譏哉昔昌黎因文以見道先儒猶或少之

矧因文以求文乎

講學而惑世誣民是學之蠹也講學而欺世盜名是
學之賊也若講學而別磨已心使日進於高明提

醒人心使偕歸於正大亦何嫌何忌於世而不之
講乎然則欲講學而以爲諱者惑也見人講學而
訕且怒者又惑之惑也

一友謂余學不可講人一講學便成泥塑木雕矣余
曰學在身體力行原不宜止付之一講但謂講學
便成泥塑木雕人則非知學者也善講學者隨事
隨人指點提醒日用動靜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
機趣之活潑孰有過於此者若遇非禮非分之事
使之妄營妄求則其爲泥塑木雕也又奚怪焉

靜用堂偶編

學言二

三

道學之名人爭惡之是必率天下之人盡爲無道不

學之人而後群然好之也道學之名人爭諱之是

必使已之一身爲無道不學之身而後可與天下

相見也吁尚忍言哉

道學非尊已傲物之謂尊已傲物是妄人也非道學

也道學非媚世取容之謂媚世取容是鄉愿也非

道學也須辨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寶祖禹

趙日睿 編校

政言

理以理其性也。學以學為聖也。在身體力行耳。今人第於上面加一講字。便是道聽塗說矣。經以經世務也。濟以濟時變也。在措正施行耳。今人第於上面加一談字。便是欺世盜名矣。

三省四勿。檢身之要術也。吾願講理學者以之。三重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三九經治世之良法也。吾願談經濟者以之。

欲事至不惑。須窮理。欲事至不懼。須養氣。欲物來不擾。須主敬。欲物來不欺。須存誠。

德以養才。七餘於德。則德外之才皆粗才也。不惟敗事。抑且賈禍才。以彰德。七餘於才。則才外之德皆潛德也。不顯於世。益潤其身。

政者正也。所以正乎其位也。已有位而不之務。是謂尸位。舍己之位而人是謀。是謂出位。夫正乎其位。故謂之政。尸位矣。出位矣。奚其政。

成已乃能成物。自治乃能治人。近人乃目自治謹嚴

者為迂。而輒毀敗名節。蕩棄繩檢。曰我忘身以救世也。即于世有濟。亦屬倖成。矧必無濟乎。

學須自得。方能致用。中無所得。居平或可矯飾。事至物來。便手慌脚亂矣。即勉強支吾。而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其害有不及物者乎。自得則識定。守定而心自定。心定則神定。氣定而事無不定矣。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事變卒乘。而神色遽變者。理不明也。神色不變而措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二

置乖方者。才不足也。措置得宜而難與持久者。氣不充也。理明則神暇。才足則處當。氣克則守固。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既居其位。則事皆吾事。若偶爾厭煩。停閣一二事。久將愈積愈多。而愈難發脫矣。故凡今之居官者。但使案無留牘。庭無積獄。亦可以稱能吏矣。

窮理立誠。是先事培養法。熟思審處。是臨事詳慎法。措正施行。是制事得宜法。防微杜漸。是隨事善後法。

思聰錄云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
眞實寧耐余謂寬綽仁也細膩智也眞實誠也寧
耐勇也仁則函蓋廣智則權度精誠則貞固足以
幹事勇則不爲近功小喜所動而禮義行乎其中
矣以此制事何患無成

人臣事君以忠爲本忠與欺相對不忠便是欺忠未
足爲功欺則罪莫大焉忠者何无私已不私人慎
守朝廷之法以實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卽
或時值其變非行權無以相濟要必有至誠惻怛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三

之意以浹洽於其中而流行於其外然後竭智慮
運才幹以期其事之有濟而後已若一涉於欺則
雖才略過人勲猷蓋世終不免爲亂賊之歸可不
慎哉

昔人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夫不
愛錢廉也然廉而矯廉而刻其害有更甚于愛錢
者不惜死勇也然勇而招釁勇而僨事其害有更
甚于惜死者余謂文官不必責其不愛錢但責其
爲上爲國爲下爲民武官不必責其不惜死但責

其無事則靜鎮以養威有事則沉幾以應變此則
萬年有道之長策也

文中子云聞譽而喜倭之媒也聞謗而怒讒之由也
近日士夫以此二語揭之座右時省覽便有省覽反此於官方
亦不無小補

天寒我亦寒天熱我亦熱是我身與天通也我寒人
亦寒我熱人亦熱是我身與人通也我寒則思裘
人寒則思之我熱則思息人熱反勞之所謂一體
者安在乎手足痿痺肢體麻木雖侈談經濟全不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四

着痛癢矣
靜時無念不與民物相流通方是靜而無靜動時無
事不與性命相關切方是動而無動

士大夫以廉耻爲重則仕路清而官方肅欲厲廉耻
須抑奔競而獎恬退抑奔競則貪冒者知懲獎恬
退則清介者益勸仕路清官方肅而天下不治未
之有也

大學治平二章中庸九經三章論語五美孟子不違
農時兩節尊賢使能五節一部周禮包括其中聖

賢經世之略更無餘法。綱舉則目張，旋至而立效。三代之治，何患不可復見哉？若舍此而他求，則皆衰世苟且之法耳。補偏救弊，或可強支旦夕，欲以幾於上理難矣。

兩漢詔書、唐貞觀政要、陸宣公奏議、宋名臣言行錄、明道考亭劄子、明閩人推蓬寤語、呂寧陵實政錄，苟能實心盡力，講明而推行之，其爲功於治化亦不小。

薛文清公云：「接下語言要簡，所事之外不可更溢一。」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五

詞此非概以不肖疑天下也。蓋奸邪之輩于上官言動之間稍窺喜怒，便張皇出許多聲勢，改換出許多頭面，其後漸漬濡染，遂至墮其術中而不能出，吁可畏哉！

困知記云：堯典一篇得知人之法，四克諧，謬訟滔天，圯族是也。余謂舜典一篇得治天下之全法焉。擇相求賢，去邪安民，重農敷教，水火工虞，禮樂兵刑，教胃納言，朝覲時巡，課績賞功，祭告封禪，國家大政無乎不備。英君察相舉而行之，如指諸掌。

培養人才是治天下之大根本。陳幾亭云：欲治天下

在責宰相舉人才，欲治將來之天下在責學使者育人才。夫學使者三年一更，巡行之日多，與士相習之日少，且其所課于士者不過文藝之末耳，豈足以盡育才之道？余謂欲育人才，國學當責之司成，司業外學當責之校官。蓋此數官者與士最相習，觀其氣度，擇其秀且良者導之以羞行立品，歲時課其行之優劣以爲勸懲，而文藝次之。如此二三十年間，涵育薰陶，其所成就者當不少，而人才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六

不可勝用矣。

水利莫便於東南，屯田莫急於西北。水利講則東南不惟無巨浸，而且增沃壤；屯田行則西北不惟無曠土，而且少游民。

欲紆漕運屯田之法，不可不講；欲籌邊餉屯田之法，尤不可不講。

屯田於北，其利百倍於漕運；屯田於邊，其利萬倍于轉輸。

井田制廢，農不可兵；屯田法行，兵尙可農。

戰而且耕未免偏苦田世其業久且相安

衣食者生人之大命不可一歲奪也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不可一日虛也

新穀新絲賣當其時斯新矣不然則已陳餘粟餘布用之以禮斯餘矣不然則已竭

井田廢於商鞅限田廢於楊炎井田廢而世有流民矣限田廢而民多逋賦矣

井田難復以田之數在民不在官也學校易復以教之權在上不在下也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七

井田與封建相表裏不井田而封建不可行者田與賦同科也井田與學校相表裏不井田而學校尙可復者教與養殊事也

封建不復郡縣尙可致治選舉不復科舉徒壞人才鄉舉里選過於信人而人不敢欺者上以信倡下亦以信應也糊名易書過於疑人而人益其奸者上以疑爲防下卽以疑相遁也

與其輕於棄母寧慎于取與其嚴爲馭母寧寬于用慎於取以核其真也輕於棄則人與法兩失矣寬于

用以展其蘊也嚴於馭則人與事俱敗矣

百不失一豪傑尙爾裹足拔十得五英雄誰不白頭地無曠土是足民第一法國無游民是弭盜第一法

汰僧道禁齋醮是移風易俗第一法

昔人謂蠲可頻赦不可頻恐長奸也余謂賑可頻蠲亦不可頻祇益富耳

救荒無奇策余謂救荒之策正亦不必奇也欲官爲民救無如耿壽昌常平法欲民自爲救無如朱文

公社會法彼矯詔發粟勸分興役特一時權宜之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八

術耳烏可與經久哉行已在清濁之間未有不濁多於清者也治道雜王霸之間未有不霸揜其王者也

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等清也而所存大異矣世無冤民比自以不冤等不冤也而所感不同矣

清官美名也近乃都被惡名矣省事善政也近乃都成裨政矣

清官而被惡名人情之好惡不應如是之乖省事而成裨政胥吏之操縱不應如是之巧

心清則事省事不省吾恐其心之未必清也政簡則刑清刑不清吾恐其政之未必簡也

保舉以示公也然須先擇保舉之人保舉非其人其私乃更甚

行保舉之法則士大夫以爲國而不可不究心於知人之學行連坐之法則士大夫以爲身而愈不可不究心于知人之學

人不易知人亦不易連坐似乎太刻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僇竟縱無乃太寬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九

比周者朋黨之漸徇庇者欺罔之媒連坐之法其以此與在上勿吝進賢之賞則在下自服蔽賢之辜昔人以呈身爲辱近人以呈身爲榮昔人以足及門爲嫌近人以足不及門爲銜果古今人之不相及耶抑有使之然者耶

欲登上理須廣言路欲廣言路先擇言官

言官循默非國之福盈庭聚訟亦非國之福處士橫

議非世之幸道路側目亦非世之幸諾者固爲私諤者亦未必公默者不盡庸庸

曉者亦未盡奇

爲官擇人其官乃稱爲地擇人其地乃治循資格拘年限執簿呼名一胥吏事耳安用銓選爲

循資格拘年限尙有成法可守至倒顛於胥吏之手因緣爲奸則其弊愈不可言矣

農安於野士休於學何必居有赫名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忍令自署下考

叔孫通之禮棉蕞之禮也故禮之失自漢高祖始李延年之樂優俳之樂也故樂之失自漢武帝始

靜用堂偏編

政言

十

賢君皆欲興禮樂賢臣皆欲議禮樂不知興禮樂匪難正禮樂之本爲難議禮樂匪難通禮樂之意爲難正其本通其意卽制度聲容不盡與古禮古樂合而禮樂在是矣

有司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不然宇文氏何嘗不仿周禮以治其國王安石何嘗不

用周禮以佐其主哉欲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須令吾一家之父子兄弟各安其分欲天下無一事不就其理須令吾一身

之耳目手足無曠厥官

道不大不足以容物機不密不足與成事

辨是非要緊利害非所計也判公私要緊成敗非所

計也

欲變亂是非者輒以利害動人欲混淆公私者輒以

成敗撓人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是者必無害非者必無利而愚者每易眩也公者必

無敗私者必無成而儒者每易撓也

利害何嘗不可計枉是非明於計利害者也成敗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十一

何嘗不宜計昧公私非善於計成敗者也

欲格君心之非先格自心之非欲持軍國之是勿持

獨見之是

亦有獨見之是須從公是中印證出來欲知獨見之

非須從公非中辨別出來

理無兩是兩是要歸一是事無兩可兩可必無一可

才餘於事則立辦事餘於才則立亂故任事者宜量

力而任人者宜量才也

輕喜易怒甚事不從忙裡錯罔上剝民何人不向利

中察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民猶水也能載亦能覆

古人精密只是學有端家今人疎漏只是才務兼長

古人作事惟用其長今人作事輒護其短立身所以

易敗也古者用人多取其長後世用人輒乘其短

人才所以愈乏也

使功易使過難用譽易用毀難任孟明於三敗以後

拔卽墨於群毀之中此秦穆齊威所以爲賢主也

薛文清居官七要呂寧陵居官五要士大夫不可不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十二

念茲勿念

周官六計蔽吏總皆繫之以廉則清廉者居官之本

也居官不廉則雖才智過人功名震世所謂其餘

不足觀者耳近世乃有以清廉之名翹然自鳴其

異於衆者弗思甚也

讀書錄云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

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

者又曰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者於事亦無

濟廉之爲類益不一矣烏可概曰廉而翹然自喜

以鳴其異於衆乎哉

清廉而化人之貪墨其功有足多也清廉而驕人之

貪墨相去正無幾耳

有知人之明乃可與用人無容人之量不足與養人

有泰山巖々氣象則人自相率倚之以爲重有鳳凰

翔於千仞氣象則人自爭先睹之以爲快

有泰山巖々氣象則小人無與爲緣有鳳凰翔於千

仞氣象則君子樂與爲附

取人不可不恕論人不可不嚴待人不可不厚知人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三

不可不明

取人恕用其長論人嚴不諱其短待人厚以廣吾愛

知人明不受其欺

用其長則事必濟不諱其短則才無枉然則論之嚴

正以成其恕也廣吾愛則情通而志洽不受其欺

則不至隙末而齒終然則知之明正以全其厚也

古人經濟都實七落七講究一番如淮陰登壇之計

武侯隆中之對賈讓治河三策趙克國籌邊十二

策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若後人苟且因任坐致癢

隆卽或稍有建立亦是僥幸成功非有成算在胸
施之餘裕者也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愚

謂匹夫爲善於鄉村媪好行其德於人亦必有濟

矧一命之士乎

德薄流狹德厚流長越思便爲出位寒授之衣餼授

之食觸目皆可行仁

燕坐如泥塑木雕人事至物來酬酢萬變而因應不

窮其才大其養勝也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四

薛文清云盛世君臣警戒之詞多衰世君臣諂諛之

詞多余謂惟警戒詞多此世之所以益盛也惟諂

諛詞多此世之所以益衰也全史具在較若列眉

在英君察相擇所從而已

余嘗謂三代之治不可復古古今失却三大機會一漢

高祖一宋神宗一宋孝宗漢高祖豁達大度可與

有爲又去周末遠官禮之遺猶有存者使除秦苛

政之後得賢明之佐傲而行之三代之治尙可復

也乃苦于有君而無臣宋神宗天姿英敏孝宗天

性醇篤皆有奮發有爲之志。又以程朱之賢挺生其間。使其君臣一德。內外同心。委任既專。行政又久。三代之治。何患不可復。乃有君有臣而苦於群小之間。沮此考古之君子。所以不能不嘆息痛憾於斯時也。

明道爲御史時。其條議奏劄。便欲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伊川在經筵時。其將順匡救。便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乃明道方嚮用。而呂惠卿輩爭逐之。伊川方嚮用。而蘇軾輩爭逐之。其志安得行。而其功安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五

得成哉。

宋神宗欲相王安石。以問韓琦。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輔弼之地。則不足。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夫翰林學士。清要之職。而輔弼之選也。焉有可以爲翰林學士。而不可以居輔弼之地者乎。范魯公質語其座主和凝曰。學士職居獻納。若避嫌。疑謝賓客。是欲聾瞽其耳目也。由是言之。可知學士與宰相同職。特地望稍隔耳。安可過爲軒輊。如韓公云。七乎。他日神宗之言曰。安石無他。但不愛

惜人才耳。夫不愛惜人才。不可以爲宰相。抑有不愛惜人才。而可以爲翰林學士者也。范公之論。優於韓公遠矣。

居大位。不留意人才。是謂竊位。居卑官。不畱心職業。是謂曠官。竊者非所有而據之。曠者舉所有而棄之。二者皆罪也。曠者固難追矣。竊者宜何如哉。

宰相以汲引人才爲務。爲宰相而不汲引人才。則雖文學獨擅。勲業爛然。未足爲賢也。顧汲引人才。須察其品行之邪正。與夫才分之大小。程能而器使。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六

之乃無後患。否則獨智小數之夫。一長可取。或一言之合。概以爲才。而置之要地。則氣類相引。輕薄僥巧之徒。雜然並進。而官方大壞矣。善乎橫渠先生之言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慤而後智能焉。士不慤而多能。譬猶豺狼不可近。畱意人才者。尙慎旃哉。

晦翁方應召。或要於路曰。誠意正心。上所厭聞。願勿以爲言。晦翁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可回互以欺吾君耶。夫誠與僞相對。邪與正相反。所厭聞者。

誠與正則所樂聞者必偽與邪矣。為人君者厭聞誠與正。為人臣者以其君之厭聞誠與正也。相率而以偽與邪進。此時之景象。尚忍言耶。孝宗之賢。未必至此。或者之言。必有自來。若非晦翁之見真。守定鮮有不為其所搖奪者。隱其所學。過莫大焉。回互欺君罪。可勝誅哉。

公孫弘之布被欺其友者也。司馬溫公之布被不忌。

其友者也。使公孫弘之相業。能如溫公。則雖以布被待其友。其友必不怒。使溫公之相業。亦如公孫

靜用堂偶編

政言

七

弘則雖大飲用其友之布被。其友亦必不信相業。自有其真。固不係乎被之布與不布也。

胡文定稱秦檜云。會之底事。不理會。想當時檜遊公卿間。必有強作解事者。故康侯輩為其所欺耳。夫。人先須理會道理。然後去理會事。方是有權之衡。有判之度。輕重長短。各得其分矣。若舍却道理。端一理會事去。則於是非邪正之介。利害趨避之間。必有見不真而守不定者。烏能處之各得其當乎。試觀檜當國二十餘年。得君專而行政久。其所理

會者果何事耶。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試觀五經四子及宋儒先生之

書。其所言經濟字。從學問中流出。故不為則已。

為則未有不效者也。近世才畧之士。輒欲離學問。

以言經濟。一犯手做。便流入權謀術數。去方其出。

奇弄巧。非不足以震駭一時之聾瞶。而欲速見小。

敗不旋踵。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者也。

任大事者。不難於功名赫奕。而難於氣度安閒。功名

赫奕。凡有才者。類能之。氣度安閒。則非深于養者。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大

不能也。韓魏公設施注厝。何等魄力。乃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盤石之安。其養勝也。否則矜情傲氣。輒以凌人。疾言遽色。動而加物。雖鴻才茂績。震耀人寰。而君子有以窺其器量之淺矣。然所謂養者。功深於平日。而效著於臨時。若素無深沉之養。徒矯靜鎮之名。則居常安雅。臨事倉皇。外貌從容。中情回惑。此又王夷甫殷深源之覆轍耳。烏足貴哉。古之學者。為已成已成物之學也。今之學者。為人愚人蠢人。而實自愚自蠢者也。為學而欺世盜名。是

愚人也。究之物情難欺。其敗立見。徒自愚耳。居官而罔上剝民。是蠹人也。究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實自蠹耳。爲已者。乃能爲人。爲人者。卒至喪已。此古今理勢之必然也。

大臣進退之間。必以禮義自處。然後人主有所尊禮。而不生狎侮。朝士有所敬憚。而不敢譏彈。若眼穿耐官之侮。人主必有以窺乎其隱。而發之。伴食耐彈之譏。朝士必有以跡乎其行。而斥之。此可見大臣之去就。當審之於豫。而決之於早也。

靜用堂偶編

政言

充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言深可痛惜。夫以其賢而嫉之。已不免驅人於不肖。至於嫉及不肖。而人將無地以自處矣。或曰。嫉賢者。必不肖也。嫉不肖者。必賢也。賢不宜嫉。不肖亦不宜嫉乎。或曰。不然。如今之世。賢且嫉賢。不肖且嫉不肖矣。余曰。賢嫉賢。嫉賢者。必非賢也。不肖嫉不肖。嫉不肖者。將不止于不肖也。然則士宜如何以自處乎。曰。寧爲人嫉之人。勿爲嫉人之人而已矣。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喬松
唐洙編校

學辨一

周子之學。妙由獨契。圖說是易經一篇總序。文通書是易經一部小注。疏圖說一篇。與中庸首章相表裏。通書四十章。與下三十二章相表裏。二程於禮經中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作聖之階梯。傳道之精奧。未爲無所師承也。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一

邵子之學。得之穆李。周子之學。實由獨悟。所謂得千載不傳之秘。於殘篇斷簡之中者也。朱內翰震乃謂太極一圖。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其誣甚矣。宜乎考亭先生之力辯其非也。周子圖說。分明一部易經繫辭貫串。爛熟於胸中。融會而出之。千五百年。直契心源。誠三代以後之庖犧也。世儒紛紜議論。或以爲傳自種穆。或以爲得之鶴林寺僧壽涯。其於作書本旨。都全未夢見在。無極而太極。天然語妙。太極上而固加不得爲字。無

極。上。面。亦。加。不。得。自。字。蓋。太。極。上。面。加。為。字。便。涉。人。功。無。極。上。面。加。自。字。又。成。兩。極。也。

圖說首言無極恐人索之玄虛故隨下一真字次言

二五恐人滯於形象故隨下一精字真精者何即通書之所謂誠也誠故妙比斯合比斯疑矣

無極曰真無極一太極也二五曰精二五一太極也

象山乃謂無極二字本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要是心蘊

無極之辯朱子與象山往復數千言欲引之以偕進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二

於道也乃朱子之詞愈正而象山之詞愈遁朱子之氣愈平而象山之氣愈忿蓋朱子之意主明道象山之意主好勝故也

通書原名易通周子當時手授二程而以圖及說附於其末蓋欲人讀徧通書之後方去玩圖及說或可免於疑議耳朱子注通書以謂先生之學之至無以加於此圖故特揭之篇首提綱挈領使人開卷了然而不虞紛比之論即從此起也

凡讀前賢之書須徹首徹尾通身讀過細比理會此

作書之本旨或疑或信然後徐下議論方不陷空

試看一部通書開卷便分誠上誠下凡天地間萬事萬物五常百行皆統於一誠則作書之意可知

矣乃開口纔讀無極而太極一句便橫生議論或以太極上加無極為多事甚至以無極二字為儒

門禪宗真所謂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朱子注圖說易通等書打起全副精神放出通身手

眼字比與他諦當句比與他聯貫精密周匝無一毫欠闕處無一點滲漏處象山師弟豈能耐此勿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三

怪乎其辯論之蠱起矣已上周子

程子善惡皆性之說本之濂溪通書師道篇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大約程子言性多主氣質邊說故曰人生而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了也不然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等語有不為言性惡者所藉口而為言性善者所駁倒乎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夫天理二字乃千聖相傳之脉自堯舜以及孔孟其所見知聞知者皆此物也明道何以云從他

體貼出來。蓋自孔孟而後。漢唐以來。諸儒高者。尚氣節。卑者。溺功利。其他雜而爲刑名術數。而其最下者。盡流而入於佛老。自董韓一二大儒外。絕不知天理二字。爲何物矣。周子通書。雖間有發明。要未嘗提唱此二字。以爲宗旨。而以此二字隨事檢察。隨人指點。則自明道先生始也。

明道先生定性書。渾淪該貫。性之全體大用。具是矣。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純粹精密。學之綱領。條目具是矣。自漢以後。儒者誰能見到此等地位。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四

闡性學之統。接孔孟之傳。二先生之功。夫豈小哉。讀明道先生定性書。便覺李習之復性書。有許多影響處。讀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便覺韓退之原道論。有許多夾雜處。無他一爲有德之言。一爲文士之言也。

明道先生資稟近生安一邊。故其德性渾成。始終如一。伊川先生資稟近學利一邊。故其少壯時圭角特露。以後逐漸消磨。迨自涪歸。操持益熟。涵養益粹。已到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也。

生來氣質。不能無偏。然前輩於氣質偏處。未有不自知。匕之而或自諱者。伊川在經筵時。語司馬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問何故。先生曰。某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導。人主可知。前輩不特知自己短處。並知他人長處。可以與已相濟成事。今人於自己短處。懵然不知。卽知之。亦必多方回護。至取他人長處。以救自己短處。則更絕無而僅有矣。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五

二程之有功於斯道。不可枚舉。如性卽理也。主一之謂敬。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云。匕具是聖學大關鍵。字稱停而出句。匕顛撲不破。世儒無從藉口。或問學者何習老莊之多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故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余謂此數語。乃一面照膽鏡也。古今學術邪正之分。只爭這些子。明道主靜。本之周子。伊川主敬。亦本之周子。但靜之一字。周子屢言之。而敬之一字。周子未嘗明言耳。

然雖未嘗明言之而其於圖說主靜之下自注云
無欲故靜又如通書中所云克己復禮君子慎動
皆敬也而其最明顯者尤莫如言聖學之要曰一
則無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夫人未有不主敬而
能無欲者也而靜虛動直四字則又活繪出敬字
模樣矣故伊川之言敬也曰主一而朱子於答程
允夫書則直挾其義曰能持敬則欲自寡尤為確
証矣

伊川易傳發端於濂溪而受成於安定蓋其在太學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六

時親承指授故其傳獨真今周易口義具在可取
以為証也至其探索之深微發揮之精透則固從
三十年觀翫研悅之功得來不盡由乎師傳也
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夫自然之敬無已可克矣若
初學之敬時作時輟或不免於起滅之私何以遽
云無已可克故胡敬齋先生申之曰是先做下閑
邪工夫了程子云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
而後能誠二者畢竟以何為先敬齋又申之曰一
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凡讀前賢語錄其意

思含蓄未露者務令顯豁其語意微有欠缺者務
令圓足方為善讀書方有益於後學已上二程子

張橫渠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
成有多少病痛在夫恭可學也安可學乎學恭可
以得恭學安將並其恭而失之矣學而不成是其
病症而學之所以不成尚有病根在

橫渠西銘於性體中見得道理極濶大七有功於成
材東銘於日用間勘得工夫極細密大有功於初
學乃西銘經程朱之表章後人多傳誦之而東銘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七

則漫不加意甚且有不能舉其辭者余每教兒輩
學徒必令將二銘各錄一通揭之東西壁間從容
玩味切實體察久乃知其各臻妙境不可偏廢也
胡敬齋云訂頑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推而行
之無一物不得其所愚謂從愚便可達天德邪正
之辨既明精而體之無一念不歸於誠
西銘是宇宙間一篇天造地設文字却是橫渠平生
一篇超前絕後文字事天事親本是一理人皆知
之未必能言之即言之亦未必能如此親切透快

要○由○子○厚○平○日○將○此○理○看○得○七○穿○八○洞○爛○熟○於○腹○
中○故○睜○眼○看○來○頭○上○是○道○信○筆○寫○去○滴○上○歸○源○
道○謂○須○得○他○子○厚○如○此○筆○力○方○能○做○得○余○謂○子○厚○
筆○力○固○高○然○他○書○皆○不○能○及○此○除○却○此○篇○令○子○厚○
更○做○一○篇○恐○亦○不○能○如○此○之○親○切○透○快○也○

訂○頑○影○繪○由○個○仁○字○與○人○看○以○頑○與○仁○反○也○
點○出○個○智○字○與○人○看○以○愚○與○智○反○也○橫○渠○命○名○之○
意○最○為○切○當○程○子○以○謂○恐○起○學○者○爭○端○改○為○西○銘○
東○銘○蓋○意○主○自○治○而○治○人○之○意○自○在○其○中○更○覺○鞭○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八

辟○近○裏○着○已○矣○學○者○正○須○反○躬○克○已○切○實○體○察○以○
求○進○於○道○無○徒○慕○乎○其○名○誦○乎○其○語○而○於○身○心○全○
沒○交○涉○也○

張○子○之○書○約○有○數○種○正○蒙○理○窟○窮○理○之○書○也○東○銘○主○
敬○之○書○也○西○銘○盡○性○至○命○之○書○也○不○知○此○旨○而○徒○
摘○其○一○字○一○句○以○為○某○也○合○某○也○不○合○終○是○隔○壁○

聽耳已上張子

存○心○養○性○以○為○格○物○窮○理○之○本○格○物○窮○理○以○為○存○心○
養○性○之○助○此○內○外○交○修○敬○義○夾○持○之○功○也○朱○子○謂○

子○靜○專○尊○德○性○某○於○道○問○學○上○工○夫○為○多○益○以○
山○掃○除○聞○見○之○非○而○已○則○脚○踏○實○地○耳○其○實○德○性○
問○學○豈○可○岐○而○為○二○乎○後○人○不○知○此○旨○遂○以○此○為○
朱○陸○之○分○途○夫○陸○子○何○嘗○不○道○問○學○但○其○人○客○氣○
用○事○強○倖○自○好○欲○以○文○過○遂○非○遂○流○蕩○而○不○返○耳○

至○朱○子○之○尊○德○性○其○見○於○文○集○語○類○集○註○或○問○諸○
書○者○不○勝○縷○指○而○人○特○習○焉○而○不○察○也○獨○其○所○為○
問○學○者○精○義○入○神○而○無○鉅○細○之○遺○窮○神○知○化○而○無○
顯○微○之○間○遂○驚○怖○其○言○以○為○道○問○學○之○功○居○多○耳○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九

而○其○實○豈○其○然○哉○勉○齋○黃○氏○有○言○居○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言○者○自○漢○唐○
宋○以○來○諸○儒○微○考○亭○其○誰○足○以○當○之○雖○二○程○猶○不○
能○無○遜○焉○此○其○所○以○集○諸○儒○之○大○成○也○嗚○乎○此○義○
不○明○而○欲○塞○天○下○攻○朱○者○之○口○吾○恐○其○辨○愈○繁○而○
道○愈○晦○也○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此○是○
吾○儒○萬○物○一○體○之○學○但○子○靜○只○見○得○箇○空○殼○子○而○
于○其○中○細○實○處○全○未○理○會○在○夫○聖○人○之○道○其○大○無○

外者其小無內。而細實處未曾理會。外面如何能將宇宙之事。認做分內事。其所做之事。都是宇宙內事。蓋以窮理未至。則其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終不解耳。此朱子所以謂其根本不是一齊差却也。

象山之學。在先立乎其大者。夫大者誠宜立矣。然亦思大者何自而立乎。毋亦舍窮理盡性。別無立之之法也。乃象山不求其所以立。而但守此一點靈明者。以與事物相覺照。而覺照之所不能及者。遂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而又堅執膠固。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矣。烏云立哉。況乎先立云者。其未立之前。與既立之後。固皆有事在。非一立而遂已之謂也。欲一立而遂已者。豈真能立者乎。

聖賢教人。先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終之以篤行。蓋必擇之精。而後行之力也。象山乃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非釋氏不立文字。象外別傳之旨乎。見人思索。便以為邪意見。人講說。便以為閒議。

論非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拈槌豎拂。開口便與出之法乎。如此而謂其篤志踐履。吾不知其所踐履者。果何事也。

象山語曾祖道云。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云。七。未論是禪。不是禪。只此一種議論。將五經四子中。精要義理。及從古聖賢修己治人切要工夫。一齊掃却。雖欲不謂之禪。豈可得哉。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士

學術異同。不外敬肆兩字。正學惟一敬字。故一循乎天理。異學惟一肆字。以其便於適己也。象山幼時讀伊川書。便疑其與孔孟不相似。以後聞人誦伊川語。便覺橫身痛楚。如有所傷。要只是承當這敬字不起耳。

告子不知義理之性。故以心為可以強制之物。一以知覺運動者為性。而不復求其義理之本然者。故有滅絕天理。而惟徇人欲之病。象山不知氣質之

性故以心爲無可檢束之物一以縱情適意者爲性而不復制其氣稟之雜然者故有錯認人欲而以爲天理之病程子云論氣不論性不明爲告子指其蔽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脩蓋已預爲象山立之防已

象山明于義利之辨故其出處進退之間有所持循而立朝風采荆門政治亦遂爲當世所推重獨其人天資高妙而少學問涵養之功故始終血氣用事而不可與入聖人之道考亭先生於生也望之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士

切而於其死也惜之深蓋古今任道之器天之生之也固難而人能自成者更不易矣山以土辨象朱陸之不可強同脫然如冰炭柄鑿之不相入自陽

明晚年定論書出而始異終同之說紛七聚訟遂爲有明一代理學之厄夫始之望其同者考亭之志也終之必不能同者象山之趨也不能同而猶倦七焉日相引于同者考亭切磋之公也不能同而且悖七焉醜詆其爲異者象山驕吝之私也陽明定論一書亦卽昌黎所謂老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佛者亦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云耳其實天下萬世之耳目心思烏能盡欺哉

聖賢所說物字有端就好一邊言者如萬物皆備物有本末之類是也有端就不好一邊言者如蔽於物七交物之類是也有兼好不好而言者如格物物格之類是也陽明格物之說訓格爲正而言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固是錯解格字已先錯認物字矣概以物爲不正而欲格之以歸於正將本章上文所云物有本末又何以說耶至云格其心之物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士

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支離幻妄不可究詰總爲錯認物字之故耳不辨其錯認物字而第攻其錯解格字宜乎其不服也

古人制字或一字數義或一字十數義昔人謂讀書先須識字不識字則拘文牽義支離舛錯其弊不可勝言矣然又必綜上下文義沉潛而玩索之乃得真解格字凡十數義其見於經者如書所云格於上下之格訓至格汝舜之格訓來格於皇天之

格爲感通之義。天壽平格之格爲通徹之義。格其非心之格爲匡正之義。其他不可枚舉。陽明謂格物者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取匡正之義也。溫公謂格物爲格去外物。取扞格之義也。近又有以格物爲通萬物爲一體者。取通徹之義也。然要須看上文致知二字。若端就格物二字作解。其說何嘗不可通。若於致知上着解。便通不去矣。蓋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是正心。甲裡事。格去外物。是誠意。甲裡事。通萬物爲一體。是修身。甲裡事。與致知何涉乎。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古

故解格物二字之義於致知之下。未有如窮至事物之理之深切著明者。此紫陽夫子之解經。所以爲字。稱停而出。聖人復起。不易斯義也。

格物一條。程朱言之至詳。且盡者。以其爲聖學第一義也。陽明欲畔聖學。先自其第一義而畔之。寸鐵殺人。喉下着刀。吁。可畏哉。

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正。是格物在致知。非致知在格物矣。文不從字不順。而數百年來。群瞽衆聾。拍肩不已。不亦大可哀乎。

四條辨格物

良知良能。孟子竝提。分知行而言之也。而陽明單提良知。固已抹撥行一邊了。更於良知上加一。致字。勉強牽合。徒以快一時之談。而重藩疊障。遂使有明一代。聰明智巧之士。咸錮蔽于其中。而不能出伊誰之咎與。

良之爲言。本然之善也。致之爲言。推而極之。謂也。本然之善。可以達之天下者。厥賦維均也。推極之功。必欲盡之一己者。精義致用也。本體工夫。雖不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五

相離。然良知之達。就愛親敬長而推論。本體不論工夫。故孟子言達。不言致。格致之功。兼好善惡。而言論工夫。不論本體。故大學言致知。而不言致。良知且陽明之所謂致。乃俗語致意致聲之致。非推致窮致之致。恐致良知三字。無病之說。尙有被他瞞過處。

閑道錄云。不學而知。良知也。不慮而能。良能也。學而知。亦良知也。慮而能。亦良能也。學而知。以至于無不知。皆良知也。慮而能。以至于無不能。皆良能也。

蓋良知良能赤子之心也。從而涵養擴充，可以爲作聖之基。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不聞曰：聖人者，惟致其赤子之心者也。乃陽明教人終身不學不慮，可以坐入聖域。學者喜其頓悟速化，靡然從之，而不知其脫空走險，迄無一成也。三條辨致良知。

易云：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書云：惟精惟一。中庸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云：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聖經賢傳，從未有知行合一之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六

說而其最明白顯易者，尤莫如生安學利困勉二。段兩扇對開，并無一字假借蒙混，使果知行合一。聖人何故條分縷析，語言重疊，乃爾乎？此理本淺近，易識。而陽明必欲扭捏支吾，蒙蔽天下後世之學者，如嬰兒釋子，強使從己，其可得哉？

知以導其行，以踐其知。行又何嘗不可合一？乃

與上條參看

陽明則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而不假探索之功，無事推致之勞，以此爲合一。則知之未真，行必多誤。知之未全，行必多缺。蓋分殊之不明，不

能強使合一。理勢固然也。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聖學之所謂知行合一者，如此。而陽明顯與之悖，不亦異乎？二條辨知行合一。

古本大學，自是錯簡。當時二程門人之所傳授，前後次第亦已微有不同。自考亭正之，聖經賢傳較然如日之麗天，而大學乃成完書。陽明欲自便其臆說，因執古本以攻朱子格致補傳之非，後人承謬襲謬，益復雜出僞本以亂之。卒之完書不可易，古本不可復，徒留此支離影響之談，使後世離經叛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七

道之夫藉爲口實，紛紜聚訟，流毒不已，能勿歎息痛憾於作俑之人乎？此條辨古本大學。

陽明晚年定論一書，証之晦翁年譜，迥然不合。蓋朱子早年曾究心二氏之學，其議論猶間有與子靜相合處。自見延平先生後，見道愈真，體道愈密，灼然知子靜之學之爲禪，亟欲挽回救正之，故無極之辨，往復不下數千百言，毫不假借，冀其降心以相從也。晚乃知其必不可回，因與決絕之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于其能同也。未幾而子靜

遂歿。晦翁猶設位以哭之。拭淚歎曰。可惜死了。告子厥後。又語門人云。人之爲學。不可無年。某若早死。也只得箇陸子靜。其他屢言象山之學爲禪。不一而足。書詞及語類具在。可覆按也。而陽明必欲牽強傳會。編輯成書。以誣枉前賢。欺誑後人。計亦左矣。

晚年定論。在陽明不過以推墨附儒之術。遂其援儒入墨之計耳。而推原禍始。其端發於吳草廬刻象山語錄序。其酸張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而陽明遂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文

因之以大縱其燎原之勢。若非程新安之閑闕錄。陳清瀾之學菰通辨二書。彼其薰灼所及。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然則世之學者。欲明朱陸之始。之所以異。與其終之所以必不能同。亦唯於此二書沉潛而反覆焉。庶可不迷於世俗悠悠之論也。已。二條辨晚年定論。

陽明年十一。隨其祖竹軒公之京師。過金山寺。詩云。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余謂前二句是其立功種

子也。後二句是其講學種子也。然則陽明之功業。管晏之亞而已矣。陽明之學術。佛老之尤而已矣。善乎熊文端公之言曰。陽明之事功。儒而霸者也。陽明之學術。儒而禪者也。未有禪而不霸。未有霸而不禪者也。而後人猶欲艷稱其事功。以寬論其學術。要亦不知道之故耳。

釋宗杲教張無垢。左右櫛柄到手。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去。是推墨而附儒也。象山謂說此。樂此。此集義集此。聞道聞此。是援儒而入墨也。至陽明則直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文

合儒墨而一之。更無分別。余於和朱子齋居感興詩中。特發此義。蓋有以確見其然而知其爲害于吾道者不淺。非深文也。已。上辨陽明之學。明儒之攻朱者。爭樹陸王之幟。大抵皆陽儒而陰釋者耳。其支離幻妄。恢詭誕漫。至於不可究詰。迫其後。無所復之。甚至反戈相向。如劉戡山之學。旣悖朱復畔王。別立宗旨。另闢門戶。以爲左右觀望者之倡。而東南學者。靡然從之。其爲害殆不減於姚江矣。

慎獨爲聖學吃緊工夫。戴山提唱以爲宗旨。豈謂非是。而獨體之說。則出於杜撰。按埤雅。獨獸名。似猿而大。鼯一鳴而龜伏。獨一鳴而猿散。或曰。鼯鳴夜獨鳴。曉又曰。猿性群。獨性特。古人以其性特。借作獨立。獨處用。以其鳴。曉借作獨知。獨覺用。以其一鳴而群。猿散。猶之獨一覺而衆邪伏也。朱子釋獨字義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匕地匕之。爲言猶云處也。所也。非有形象物事也。戴山以爲獨體。則有形。象物事矣。其於子靜之黑腰子。陽明之腰間。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三

黑痣子何以異哉。而又何譏焉。

戴山獨體之說。謂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卽有愆陰伏陽。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夫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此聖人分上事。學者豈易語。此至謂愆陰伏陽。釀爲災祥。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在天。地則可。若人于喜怒哀樂不中其節。釀成寒熱瘡。

疾。釀成喪敗奇禍。而曰不易生人之大常。其可乎。此理甚明。而戴山曉匕言之。不知其謬。卽其高足弟子如金伯玉。黃梨洲輩。亦頗曉大義。乃互相承襲。恬不爲怪。其亦可歎也夫。

獨之一字。所以爲學問緊要關頭者。其功全在慎字。若離慎而端言獨。則君子有獨。小人亦有獨。可以獨爲天命之本體乎。自慊者。獨自欺者。亦獨可以獨爲意之所由。誠乎。講學固不可無宗旨。然不論文義字義。只拈出一兩字來。強將聖經賢傳一綫。

靜用堂偶編

學辨一

三

穿去。以爲標新領異。可以震駭瞶聵。豈有當乎。三

辨獨

先儒謂意者心之所發。戴山乃謂意者心之所存。且云。心體太虛。其靈覺有主者曰意。夫心統性情。兼有發其所存者性也。非意也。其靈而有覺者知也。非意也。故先儒謂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意則心之所發而知之方動焉者也。如戴山言。將混心意知而一之矣。

栗兼收其爲害於心寧有涯哉

象山不識

以意爲心之所存是錯認意字也至謂大學正心先

明學即並不識德性○義○山○錯○認○意○字○即並錯認

誠意爲以所發先所存并錯認心字矣蓋心之爲

心字都是○平○九○之○論○非○義○文○也○

物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原兼存發而言非端主

存而言至意則端主發而言矣

四條辨意者心之所存

傳戴山之學者黃梨洲也戴山叛傳而梨洲竝叛經

以論語堯曰節止允執厥中四字遂謂大禹謨亦

止此四字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十二

字乃後人所添設夫聖賢所引詩書之詞皆斷章

心兼存發而意者心之發也猶之性該體用而情者

性之用也以意爲心之所存可曰情者性之所體

有分別處怕○分別設分別

乎以意爲心之所存而更添出念字以爲雜與妄

處強分○別

者皆念也非意也豈知念有善惡意亦有善惡乎

意有萬端實分二種知未致以前之意冥然無識是

爲善惡相雜之意此時尙宜辨意未敢遽言誠意

知既致以後之意炯然有覺是爲善去惡之意

故誠則爲慊不誠則爲欺如戴山言凡知未致以

義○山○何○辭○

前之意亦以爲心之所存而存之將苗莠竝畜糝

談道得不謂之畔道乎

陽明一派狂而禪者也戴山一派狷而禪者也狂而

禪者不求真知實踐功夫妄希自然而憚于修持

其蔽也蕩狷而禪者未歷高明光大境界日事把

捉而終歸惶惑其蔽也愚狂而禪者脫空走險人

樂其便而猶易知其失狷而禪者篤信謹守幾等

於鄉愿之無非無刺人咸託之以自文而其爲害

於正道如蠹之嚙木內潰而人不知此余所以謂

戴山之學之流毒於東南不減姚江也

已上辨戴山之學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朱曙 奚源 編校

學辯二

古今學術之判止有儒釋兩途而儒釋之判又止有
空實兩字釋氏之論混濛恣肆而歸於一空吾儒
之論平正通達而歸於一實勘破此旨爲學方有
立腳處否則驚怖其河漢之言或研悅其玄虛之
指未有不入其牢籠而墮其阮塹者也吃緊關頭

靜用堂偶編

學辯二

學者不可不辨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余
謂此一家眷屬也道德之意流爲刑名則申韓者
老氏之餘也老氏爲我之宗佛氏竊兼愛之說
而其究也無非自私自利之心故曰一家眷屬也
其原總由於性學之不明不知仁義爲吾性之固
有君父爲生人之大倫爾彌近理而大亂真此又
其害之餘也

墨子願力大人皆震其難故漢晉多以孔墨並稱荀

卿高談異論足以驚世駭俗故唐時猶以荀孟並
稱孔墨並稱猶以孔冠墨荀孟並稱則直以荀冠
孟矣聖學之不明其害豈淺鮮哉

大醇而小疵漢儒惟董仲舒可以當之昌黎乃知尊
孟氏而雜及荀楊是以石而混玉也匹夫而爲百
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宋儒惟二程子足以當之
東坡乃遠推昌黎而近侮伊川是貴耳而賤目也
董子天人三策粹然儒者之言開口便說天人相與
之際甚可畏主敬之學也其曰彊勉學問則聞見

靜用堂偶編

學辯二

二

博而知益明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力行之事也其他如興禮樂廣教化尊王
道黜霸功諸不在六統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
進治平規模已具于此可謂醇乎其醇者矣至春
秋繁露頗涉讖緯直是僞書可置勿道

以仲舒之才之學武帝廷試而親擢之不可謂非吾
道大行之機乃爲曲學阿世者所忌沮旋擢而旋
遠之欲漢治之復古其可得乎

太玄架屋疊床巧累于理何以擬易法言離字琢句

言○文○其○心○何○以○擬○論○語○乃○世○儒○莫○不○詭○而○稱○之○至○
司○馬○溫○公○且○作○潛○虛○圖○擬○玄○以○自○附○于○五○百○年○後○
知○玄○之○列○獨○不○聞○子○雲○自○稱○其○子○童○烏○九○齡○能○與○
吾○玄○文○耶○抑○何○爲○其○所○愚○而○不○知○也○

楊○子○以○性○爲○善○惡○混○差○愈○于○荀○子○之○性○惡○然○特○祖○述○

告○子○之○說○耳○昌○黎○以○文○詞○求○道○輒○許○爲○聖○人○之○徒○
誤○已○夫○君○子○之○立○身○必○能○介○然○不○苟○然○後○有○所○持○
循○雄○以○性○爲○善○惡○混○故○其○立○身○亦○善○惡○混○焉○方○其○
混○於○善○也○則○擬○易○擬○論○語○高○自○標○置○及○其○混○于○惡○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三

也○則○美○新○投○閣○日○究○汙○下○混○之○爲○害○如○此○而○世○儒○
猶○欲○以○無○善○無○惡○言○性○雖○欲○無○混○烏○可○得○哉○

王○通○擬○經○罪○等○楊○雄○然○雄○擬○經○無○一○言○之○似○而○通○並○

彷彿○聖○人○之○行○事○不○獨○擬○經○且○擬○聖○矣○但○中○說○中○
言○頗○近○正○兩○晉○之○清○談○六○朝○之○綺○語○一○洗○而○空○之○

程○子○稱○其○書○多○格○言○蓋○謂○此○也○至○許○之○爲○隱○德○君○
子○則○予○未○敢○信○夫○以○隋○文○中○下○之○主○而○通○挾○太○平○
十○二○策○以○干○之○恐○非○隱○德○君○子○之○所○爲○耳○

昌○黎○原○道○原○性○語○多○出○入○性○有○三○品○之○說○其○去○荀○揚○

一○間○耳○至○三○上○宰○相○書○貶○潮○時○與○僧○大○顛○遊○其○于○
貴○賤○死○生○之○際○皆○有○未○能○脫○然○者○未○爲○真○知○道○也○
然○當○微○言○絕○續○之○日○大○聲○疾○呼○毅○然○以○關○佛○老○尊○
孔○孟○爲○已○任○其○氣○魄○力○量○有○大○過○人○者○程○子○謂○自○
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則○其○得○
與○於○斯○文○非○偶○然○矣○

蘇○氏○父○子○一○日○入○汴○而○名○動○公○卿○間○其○高○談○雄○辨○足○
以○震○駭○無○心○之○耳○也○蓋○其○所○爲○文○談○經○學○則○雜○老○
莊○策○時○務○則○雜○管○商○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四

朱○子○稱○其○早○拾○蘇○張○之○唾○餘○晚○醉○佛○老○之○糟○粕○雖○
使○東○坡○復○生○恐○亦○不○能○不○俛○首○帖○服○也○

邵○子○之○數○二○程○知○之○而○不○肯○學○二○程○之○理○邵○子○即○知○

之○亦○不○能○學○也○蓋○其○玩○心○高○明○於○天○地○間○事○七○物○

物○消○息○乘○除○盛○衰○榮○落○之○故○都○理○會○過○儘○覺○快○活○

受○用○欲○其○返○而○求○之○心○性○之○間○日○用○倫○常○之○地○步○

步○踏○實○更○做○體○認○精○切○工○夫○勢○必○不○能○故○明○道○所○

有○取○于○其○學○而○伊○川○則○絕○不○相○合○也○

皇○極○經○世○書○及○觀○物○內○外○篇○數○中○有○理○文○字○亦○警○妙○

絕倫自成一家言。無名公傳。未免以文爲戲。漁樵問答。則直以理爲戲矣。擊壤集。逍遙脫灑。直遊羲皇以上。自是風流人。豪然嘲風弄月。居然浴沂歸詠家風。遂開江門方便法門矣。

思辨錄云。范文正公八條目俱有。自是北宋一大人物。且史稱其經畧西事時。張橫渠以談兵來謁。公手授以中庸。勸令就學。遂成大儒。然則開闢學者公之力也。按中庸舊在禮經中。他日橫渠之教學者。以禮爲先。使之正容謹節。有所據守。其亦以是

靜用堂偶編

學辯二

五

之故也歟。

溫公之於學。其志不可謂不篤。卽其齊家治國諸政事。經畫區處。亦不可謂不周。然明道謂其不解事。要其於窮理之功。所欠分數居多也。故其生平論學。如以格物爲格去外物。以恕爲恕己。恕人。口念中字。潛虛擬玄。其於聖人之道。尙隔數層。在卽其元祐入相。中外跂足望太平。而變法太驟。激成黨禍。行道有得者。固如是乎。惜其與二程同時同朝。不能虛心請益。以求進於道。故其生平所成就。遂

止於是也。

程門四先生。惟龜山之徒最盛。乃羅豫章謹守師訓。至考亭。而其道大光。張子韶轉師宗杲。至象山。而其流靡極。始焉同出一師。其後遂至分門別戶。轉相攻擊。釀成千古道學之禍。然則君子之擇術。安可以不慎乎哉。

羅豫章從龜山學。一日講乾卦九四。龜山云。往在洛中。聞程先生說甚好。公卽鬻田裹糧走洛。及聽其講說。亦不過如龜山所云。只此一事。其好學之篤。

靜用堂偶編

學辯二

六

求道之勇。孰有過於此者。至再傳而得考亭。謂非公有以啟之哉。

李延平教人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意最好。與孟子教人於孺子入井時。驗惻隱。呼爾楚爾時。驗羞惡同意。蓋戰國時人不知吾性中有仁義。而莫得其端倪。故孟子教人於動時。驗之。北宋時人皆知吾性中有仁義。而輒汨其本體。故延平教人於靜中。觀之後。儒乃疑其近禪。不知禪家之參悟。無欄柄者也。吾儒之勘驗。有欄柄者也。聖學

不明俗儒寡識。往往於說之出於陸王者。明也。是禪而輒爲回護。出脫之說之本於程朱者。明也。非禪而必欲鍛鍊。周內之。豈非吾道之隱憂與。

元儒劉靖修介而鮮通。吳草廬通而鮮介。兼之者其許魯齋乎。魯齋之出處事業。皆有可觀。終元之世。吾道不至淪胥者。魯齋昌明之力居多。薛文清贊之以大。蓋謂其篤實而有光輝也。後儒乃以其仕元而少之。見亦陋已。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非祇謂伐國不問仁人也。其於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七

統之正閏。蓋已審之明矣。至其仕元。非唐之王。魏宋之范王比也。蓋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淪沒已百餘年矣。魯齋世居北方。踐其土而食其粟。又以世好賢樂士。有可與行道之機。何爲而不仕乎。學統元儒不錄魯齋。蓋以當時談道之人。有非魯齋而謬託于魯齋以自文者。故削之耳。而非以其仕元之故也。後有訂正是書者。尙當增入。草廬倡道之功。固遜魯齋其衛道之力。更不及西山鶴山諸君子。蓋陽明晚年定論之說。實作俑于斯。

人也。然則草廬之議祀于宣德。而黜祀于嘉靖。可知當時之公論。猶未盡泯沒也。學統削之。亦職此之故耳。

曹月川當有明開國之初。毅然以正道自守。於粹言見其學術之純。于家規見其教家之嚴。于夜行燭見其諭親于道。于主試答人詩。見其待物以誠。雖規模稍隘。而守道行義不失尺寸。余嘗謂先生爲程門之尹。彥明朱門之黃直卿。非阿其所好也。

觀吳康齋日錄。凡一言一動之失。莫不痛自懲艾。可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八

謂刻苦自修者矣。然其剛褊忿躁之氣。旋伏旋起。大約克治有餘。而涵養不足。所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者也。其與薛文清公之涵養純粹。相去何翅徑庭。黃梨洲編學案。乃欲右康齋而左文清。其于知言知人之學。尙欠的實在。康齋之自治。只是硬把捉。故其教人亦全沒分曉。以陳白沙之聰明穎悟。使得遊程朱之門。抑揚而進退之。其所成就。當不在游楊黃蔡下。乃康齋于其來學時。使之掃地奉茶。此彼家搬柴運水之說也。

成何教法以致白沙憤恚東歸對鏡三年遂成狂
明教齊便不受康齋半籠
蕩江門一派盡墮禪機康齋固有所不得而辭其
責者矣

東林之學始于楊龜山成于邵文莊盛于高忠憲顧
端文其源流固甚正也乃或者以門戶少之夫衆
正同心則群小側目激而成黨勢所必至兩宋以
來業有成案而又何責乎東林諸君子也與

高存之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亦無甚透悟語夫
離卻聖賢中正平實道理而別求透悟豈獨二錄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九

無之即程朱語錄中恐亦無有耳蓋緣存之七學
其始亦從良知家入故于三乘頗稱精詣今其遺
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然則存之七所謂透悟即釋
氏之所謂頓悟耳明季之學惟高顧爲近正而幾
微疑似之介辨之不精恐即爲彼家所藉口正不
必曲護其短也

羅整庵與陽明同時其往復辨難諸書詞雖婉曲意
極明切所著困知記三卷于儒釋之辨三致意焉
亦爲陽明而作也但當時良知之說盛行于天下

整庵力量稍弱本領又欠大難與爲抗故雖極意
論辨而不能如昌黎之闢佛老考亭之闢象山足
以迴狂瀾于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也

象山果于自信而楊慈湖傳子淵輩更從而張大之
金谿之燄所以熾也然則成象山之失者象山之
徒爲之也陽明巧于自文而王龍谿徐日仁輩又
從而簸揚之姚江之波所以泛也然則成陽明之
失者陽明之徒爲之也

朱子曰子靜之徒甚可畏思辨錄云不特當時即近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十

日亦然凡一涉陸學便足高氣揚好與人折辨余
謂近日陽明之徒亦然蓋二公所著書滿紙矜情
盛氣爲其學者日濡月染沁入心脾一有所觸便
弩目張牙辨論橫生不自知其發之暴也

象山之徒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只是
怕窮理陽明之徒喜放曠而厭拘束樂縱肆而惡
謹嚴只是怕持敬

象山之學祖告子樹告子之幟者不過一象山耳陽
明之學祖象山樹象山之幟者不過一陽明耳然

象山遇考亭之辨其幟已拔陽明不遇考亭之辨而樹陽明之幟者殆遍天下矣其流毒安有極哉象山斥朱子爲意見是從他自己意見上說來陽明詆朱子爲支離是從他自己支離上說來狂者輒目不狂者爲狂又奚怪其然乎

意見何可無邪意見不可有耳朱陸之意見果孰邪耶抑孰正耶支離不可訓護支離愈不可訓耳陸王之支離其可護耶其不可護耶

告子無善無惡四字實爲萬世禪宗釋氏不思善不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上

思惡之說祖告子也象山謂惡固害心善亦害心亦卽祖其說而稍變其辭耳陽明木屑金屑日下添澄之喻尙故隱其詞故曰我往日尙帶些鄉愿的意思至天泉証道則竟明目張胆硬提此四字以爲宗旨矣其他如獅子咬人狂狗逐塊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分明老僧偈語象山陽明本未嘗自諱而後人必欲代爲之諱不亦多事矣乎程子云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余謂陸王之害甚于佛老蓋老氏言無只無得他的釋氏言空只空得他

的至陸王則竝欲舉吾儒之有而無之舉吾儒之實而空之矣夫二氏無其所有空其所實不過自戕自賊耳陸王無吾儒之所有空吾儒之所實則且戕及天下賊及萬世故不可以不辨也

爲學之道未有生而無失者謝上蔡對程子舉史書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卻記得許多上蔡面赤惶汗其後遂爲切問近思之學卒稱程門高足晦翁初見延平先生將謙開善話頭來說先生曰公于何處懸空會得許多道理晦翁憬然大悟其後遂爲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上

循序漸進之學遂集諸儒大成他如橫渠之談兵結客龜山之汎濫佛老卒能返之于正亦何害其爲大儒乎永嘉之史學與上蔡之不遺一字者無以異也象山之心學與晦翁之懸空會得者無以異也乃朱子之勤七懇七開導而引掖之者不可謂不至而卒無如其堅僻而不化遂至日流于雜霸佛老而不之返也

張子韶與羅仲素同受業於楊龜山之門乃仲素儒而子韶禪陳白沙與胡敬齋同受業於吳康齋之

門乃敬齋儒而白沙禪道之未明德之未立賢
師友亦不能強之使終必出于同也亦存乎其人
之能擇與能守而已矣

曾子之父曾皙也曾皙以狂名而曾子自安於魯蓋
學各有所從入雖父子亦不相襲矧師弟子近乃
有師門相承明知其失而多方回護委曲遷就不
敢易業可謂知道者乎朱子之學得之李延平延
平得之羅豫章豫章得之楊龜山龜山得之二程
淵源所自派真脉的朱子之尊崇表章不可謂不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三

至然於二程之說書龜山之行事延平豫章論學
之旨稍有可疑可議者未嘗不反覆推求期於至
當而或以爲諱也蓋諱者一人之私學者天下之
公私恩公義原不相拚但不可入室操戈反以相
攻耳而必欲多方回護以匿其瑕甚且曲意推崇
以張其幟遂至流毒斯文獲罪名教而不悔不亦
大可哀哉

子靜陽明都是高明一路人故其推測所至稍有所
見輒狂呼大叫拍天拍地以謂聖人之道已在乎

此不知聖人之道原本在心性着落在事物非謂
摩於意言形象之間所得矜其微妙也故程朱于
鳶飛節曰喫緊爲人曰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於川
上節曰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曰時省察不可有
豪髮之間都實七落七還他下手功夫蓋早已防
及此已

閑道錄云致良知三字無病陽明說得有病修身爲
本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余謂格物兩字無病
陽明說得有病慎獨兩字無病戡山說得有病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四

良知二字無病良知上面加一一致字便有病致知二
字無病致知中間添一良字便有病故曰致良知
三字無病之說尙有被他瞞過處

慎獨兩字無病獨字下着體字便有病蓋獨止可以
云獨知獨覺而不可以言獨體獨而言體非龐禪
之縛虎則丹家之護嬰耳故有病也

吾儒之學論本體只一善字論工夫只一敬字苟楊
祖告子之說要打破這善字東坡嫉程氏之學要
打破他敬字打破善字本體非矣打破敬字工夫

非矣。吾道何多阨哉。

善與惡相對。打破善字。盈天地間都是惡矣。敬與肆相對。打破敬字。滿腔子中都是肆矣。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孰有大于此者乎。

荀楊要打破善字。不足責也。象山陽明而亦要打破這善字。則難辭其責矣。東坡要打破敬字。不足惜也。象山陽明而亦要打破他敬字。則大有可惜矣。崔正子與之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愚謂前二事至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三五

愚之行也。稍有明智者。類能辨之後二事。至危之行也。明智之士。輒蹈之。然政之殺民。止于一世。而學術之殺人。且及萬世。吾願學道君子。寧篤信謹守。以嘉惠來學。勿高談異論。以貽誤後人也。

明季講學之弊。千谿萬徑。其最爲害者。憑藉權勢。足以號召天下。矜尚名節。足以傾動正人。斯爲名教之憂。學術之蠹耳。至若何心隱。顏山農。李卓吾之徒。直似筋磚丐子。挨鉢比丘。則又不足與于此數也。

矜解悟者。超而捷。故多入於禪。陳白沙。王姚江。是也。謹修持者。紆而實。故不失其正。薛文清。胡敬齋。是也。知崇禮卑。缺一不可。崇效天。卑法地。優入聖域矣。

明儒薛文清似明道。胡敬齋似伊川。羅整庵似豫章。高景逸似楊龜山。顧涇陽似游定夫。呂涇野似謝上蔡。馮少墟似張南軒。曹月川似尹彥明。蔡介夫似黃勉齋。吳康齋學橫渠而未逮陳白沙。學康節而失之。其他擇不精。語不詳。支離出入。而明逃暗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六

叛者。殆不一人。學者精審其至是而無非。且嚴辨其似是而實非者。兢亡以從事焉。庶不迷于其所往已。

近日理學之書。幾遍天下。彼人自爲說。家自爲論。顯與正學爲敵。如楊墨之害道。明而易見者。勿論矣。若乃執子莫之中。其害道更甚於楊墨。而隱而難知者。以余所見。有數種焉。孫客城之宗傳竄小宗于大宗矣。黃黎洲之學案翻成案爲疑案矣。張秋紹之洛閩源流。混泆蹄于江海矣。范彪西之理學

備考雜鳥喙於參苓矣。以為叛道而正學。諸公固
彬。在列焉。以為衛道而執戈揚盾。以顯與正學
為敵者。則又莫不環立於其側也。使天下學道之
士。識見未真。而趨向未端者。徬徨于岐路。而取舍
貿亂。首尾銜決。非所謂執子莫之中。而害道甚于
楊墨者乎。惟熊文端公學統一書。其立法甚嚴。持
論甚正。而其決擇又甚精。無稊稜兩可之失。鮮魚
目混珠之嫌。間有疎脫。別寓微旨。稍加補緝。便成
完書。而世儒往往刻意吹求。輕肆詆毀。黜邪崇正

靜用堂偶編

學辨二

七

之君子。其必有以辨乎此矣。已上雜辨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男

士燦
士煜
士炳



家訓

某自幼謹守父師之訓。足不入厯肆。年二十許。偶過
市門。見坊間書一冊。簽小學二字。索觀之。至二三
板。背脊間汗漬。欲滴。遂購歸。十晝夜。始卒業。方
知做人樣子。覺平日一言一動。都是錯處。痛自悔
憾。自此謹守禮法。不敢稍違。間有出入。輒加猛省。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一

每見人家子弟。不論秀樸。必諄教以熟讀小學。
凡遇塾師。必勸令以小學教人子弟。至於兒輩。勿
論家居。作客。必令手小學一書。時加溫習。不敢忘
其所得力也。

人生世間。一任境遇之貧賤憂戚。勞苦患難。百艱備
嘗。都消磨不倒。唯胸中。自絕其生理。便整頓不起。
譬猶草木。枝葉上一任狂風霖雨。烈日嚴霜。百般
摧折。都剝蝕不盡。惟根株中。生意一斷。便扶植不
起。生理生意者。何仁是也。人只一個。不仁了。更無

可說

世人每多嗜甘香之物。以其能開味與竅也。甘能開味。一開則無時不樂。甘而厭苦。一投以苦。必不能堪矣。香能開竅。一開則無時不戀。香而惡臭。一中於臭。萬不可解矣。此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

兒輩識之

人有積功累行數十年。所必欲爲之善。而一朝遂之。則其獲福也必厚。人有處心積慮數十年。所必欲爲之惡。而一旦成之。則其致禍也必慘。此亦有驗。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二

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爲學先須辨別君子小人界限清楚。方有入處。毋論

兒輩將四子書中君子小人對言處。彙寫一冊。置

之案頭。於每日動念發謀言行交際之間。逐一勘

驗。其合於君子者多。便是君子。路上人近於小人

者多。便是小人。路上人若僅各居其半。則於君子

小人之界。夾雜朦混。終必流爲小人。能急於此時

痛自懲創。極力挽回。猶可以勉而爲君子。此等工

夫最平易最緊切最簡捷最精密久行之其得

力當不少也。

人家子弟欲其恂謹醇樸。異日有所成就。先須教之

以熟讀小學。小學熟後。教之讀近思錄。近思錄熟

後。教之讀大學。大學熟後。教之讀論孟。論孟熟後

教之讀中庸。從此漸次推廣。及於他書。總之字

句。令其心解神會。節節步步。導以身體力行。涵

育薰陶。引之有漸。優柔厭飫。使其自得。久純熟

不患不爲遠到之器也。

教子弟者。先須養其不忍之心。愛敬之良。自孩提而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三

已然。及其稍有知識。如不破巢不毀卵。不殺蟲不

折。方長之類。隨其所在。而告誡勸勉之。則惻隱之

心有以克滿於胸中。而遇物知愛見善則親可以

達之天下矣。且仁統四端。兼萬善。中有仁心以爲

質。則遇可耻之事。而羞惡生。當致恭之時。而禮讓

作。蓋仁則有覺。則有觸。即發感而遂通。無矯勉

無期待。此所謂禁於未然之謂。豫當可之謂。時也

否則發然後禁。吾懼其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

吾懼其勤苦而難成矣。

教子弟勿令遽讀時文。遽作時文。遽讀時文。則喜其易。而以讀古書爲難。遽作時文。則趨於華。而以敦實行爲迂。但令多讀古書。勉敦實行。不患舉業不精。科第不得也。

劉元城云。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余謂子弟。一日不讀書。卽近小人矣。矧終歲乎。讀書者。絕小人之根也。不讀書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終歲讀書。則雖偶近小人。尚有愧悔之日。終歲不讀書。則日與小人相狎。陷於比匪而不知矣。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四

師生朋友五倫之一。市井屠沽負販之流。豈可與於此數。近世士大夫。每與此輩傾心投契。拜師生。結朋友。往來頻數。出入無忌。內則便辟側媚。勾引子弟。爲不肖之事。外則招權納賄。敗壞自己官箴。其始或藉其力。或資其財。不過苟取一時之便。迨至情勢交迫。身名俱玷。庇之不能。絕之不可。卽以利害言之。亦不宜近。矧於倫理有傷耶。吾生平清白自矢。素不與此輩往來。兒輩切須遠之。

吳康齋日錄云。君子常比喫虧。方纔做得。余謂世間

惟君子爲能喫虧。若無忌憚之小人。驕矜侈肆。祇欲人喫他虧。焉肯喫人虧。耶。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一語耳。轉換說來。賢奸霄壤。無他能喫虧。與不能喫虧而已矣。吾家子弟。一切應事接物。但能喫虧。便是好消息。

天子人以福。必人先有貯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福或有倖致。必無濫享。兒輩但當修德。慎勿妄異。非分之福。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五

父母者。一家之天地。吾心者。一身之天地。一家之天地。不位長幼。卑尊咸乖。其序矣。一身之天地。不位耳目手足。各失其職矣。惠鰥寡。哀憐獨。乃可以事天地。和妻子。宜兄弟。皆所以順父母。

父母安樂。兄弟友恭。子孫恂謹。僕從醇良。衣冠樸素。飲食潔清。一室之中。宛然太和景象。可不問而知其福之綿也。父母憂勞。兄弟愁怨。子孫縱恣。僕從驕橫。衣冠華麗。飲食饕餮。一室之中。無非陷穽機

關可不問而知其禍之速也

四○字○是○小○學○之○要○
安詳恭敬是教小兒第一法公正嚴明是做家長第一法

一法

生平所學只此正心誠意四字日用常行不外脩身

齊家兩端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是底兄弟世上無不可感之人情亦無不可感之物類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愛人而人即愛敬人而人即敬君子益加謹也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六

克伐怨欲一心之洪水猛獸放辟邪侈一家之亂臣賊子

官不可有二臭校官尤不可有家不可無二香世家元不可無

孝弟者立身之本勤儉者居家之要

居家不勤如畜犬豕居家不儉如飼虎狼

家人嗃叱則吉婦子嘻叱則吝可以得治家之法矣

德厚者福亦厚德薄者福亦薄施之厚薄由於我而報之厚薄即及乎我人何與焉

僕亦人子以父母之道畜之未有不感恩者

生○於○父母○患○死○於○安○樂○
貧賤憂勞淬身之砥礪驕奢淫逸伐性之斧斤

川盡機關只是愚弄自己墮入陷阱切勿埋怨他人

豐殖者驕侈之具多藏者禍亂之招為人父母而以

財貨貽其子孫是愚之也是戕之也可謂慈父母

乎為人子孫而望父母以財貨貽之是欲自愚也是欲自戕也可謂賢子孫乎

余為諸生時仰事俯畜皆取給於舌耕淡泊自甘不

妄求人癸未成進士選庶常杜門守拙一如為諸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七

生時然都門米珠薪桂與家居迥別一切日用之

需取給俸薪內無所儲外無所藉時值窘迫其不

堪有較甚於為諸生時者清夜思之無以為計不

無改絃易轍之思已忽猛然自責曰此事豈可為

乎名節至重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也因披衣

起書數語於壁以自警曰涂生涂生何德何能名

成進士身入蓬瀛椿萱並茂墳茔和鳴妻是糟糠

子女盈庭年方強仕身亦康寧天之於汝誠不為

輕畱一貧字玉汝於成汝猶不安意欲何營汝有

素志勿令沉寔。勗哉努力。天鑒汝誠。汝若易轍。天不汝憑。悔將無及。徒玷身名。書之座右。以當箴銘。煜兒遊泮。以書來報。答云。汝既做秀才。便當識秀才二字之義。萃五行之秀。曰秀。通三才之理。曰才。曉此二字之義。可以做秀才。卽可以做舉人進士。若昧此二字之義。便枉做秀才矣。

天根弟問學。答曰。人不從事親從兄上着脚。一任稱仁道義。說禮敦詩。總是無根之葉。無實之花。濟得甚事故爲學。先須從本源處下手。做工夫。本源一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八

徹則外此都勢如破竹矣。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以君子大改過也。顧改而憚。是曰遂過。改而吝。是曰文過。故惟勇於改過者。乃能寡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可寡。斯無過矣。若遂過文過。自以爲無過而不知其身適爲積過之府耳。故吾不願汝輩爲無過之人。但願汝輩爲改過之人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盛衰倚伏之理。從來如此。吾家自江右遷孝昌。凡七世。雖書

香不絕。而未有科第。壬午癸未之間。吾以一書生數月而入翰林。雖由祖宗積累所致。而日夜戰懼。惟恐不克負荷。此後吾家子弟能讀書者。則爲儒不能讀書者。則務農安分守己。以承天庥。切勿妄冀。非分以速天譴。慎之慎之。

持盈之道。莫要於守謙。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盈二字。聖人不憚再四言之。蓋欲人之反覆尋味於其旨也。試觀閭里中其盛者。莫不由祖父之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九

忠厚以啟之。其衰者。莫不由子孫之驕淫以促之。然則謙盈之故。所係豈不重哉。吾祖父世傳忠厚。故發於吾。子孫惟習於謙謹。敬守家法。或不至遽墮家聲也。

人家盛衰之故。不關一時之富貴貧賤。而係乎子孫之賢不肖。子孫賢則雖勞苦饑乏艱難百狀。而勢將必盛。子孫不肖則雖勢位富厚炫赫一時。而勢將必衰。吾願吾子弟之卓然自立。務爲長久之計。慎勿朶頤他人目前之富貴。自喪厥守也。

機械變詐。非不足以取快一時。然反之已而殘忍已甚。施之人而疑懼交生。故君子深用爲耻焉。

人莫不自愛其名。故稱之爲君子。則喜。斥之爲小人。則怒。乃明白坦易。而可以爲君子。偏不樂爲。必要說○破○可○笑○然○渠○方○自○誇○得○意○又○傳○之○爲○門○生○衣○使盡智巧。用盡機關。千方百計。將自己弄成一箇○蘇○子○孫○箕○可○笑○也小人。而後已。吾不知此何說也。兒輩切須戒之。

余居冷署十餘年。獨處一榻。布衣疏食。晏如也。客有勞之者。曰。先生何太自苦。余曰。吾日處樂地。未嘗苦也。他人鮮衣美食。俊僕怒馬。日以其身奔走於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十

危險之地。乃真大苦耳。此雖一時應答之詞。至理存焉。兒輩識之。

陳幾亭云。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念。難。不萌害人之念。易。不萌害人之事。難。此言大入理會。蓋非禮之事。顯惡也。稍知自好者。必不爲之。非禮之念。隱惡也。倏起倏滅。雖賢智者。不免焉。故身過易寡。心過難寡也。害人之念。有心之失也。存心愛物者。必不爲之。害人之事。無心之失也。率意徑情。雖長厚者。不免焉。故有心之失。易檢。無心之失。難檢。

也。此四語最關人心術行誼。兒輩須細心體究。勿草率讀過也。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十一

壁帖雜訓六言三十首

琴以無絃最韻。棋以不着更高。書宜意在筆先。畫須手與神交。

詩格可唐可宋。詞填半柳半蘇。賦就亦騷亦雅。歌成或楚或吳。

風登舞雩臺去。花等茂叔溪來。雪向程門駐足。月看堯夫照懷。

堯夫照懷

漁美釣璜老叟。樵嗤夢鹿狂郎。耕惟供職樂道。讀依雪案螢囊。

雪案螢囊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主

孝慕曾養萊舞弟。師姜被虞琴忠。惟鞠躬盡瘁。信可誓日斷金。

誓日斷金

禮守三千三百義。明一介千鈞廉。豈糟食蚓飲。耻絕狗苟蠅營。

狗苟蠅營

冠循三加次第。婚修六禮文儀。喪以哀痛爲本。祭以豐潔爲宜。

豐潔爲宜

農服本業勿惰工。操未作維勤賈。休賈禍賈怨商。莫傷已傷人。

傷已傷人

飲甘胸中沆瀣。食饜味外膏粱。居謝細旃廣廈。服被

常帶布裳

酒是糟心麴蘖色。乃伐性斧斤財。多損智益愚。氣盛

忘身及親

酒固傷生滅性。茶亦消渴水災。詩戒郊窮賀鬼。文懲

雄黠馬俳

富貴黃梁公案。歡娛白骨生涯。機械春蠶伎倆。風流

墻茨根芽

靜如泰山喬嶽動。如鳳舞鸞翔處。則霞餐露飲。出則

虎變龍驤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主

黃卷青燈事業。吟風弄月情懷。海濶天空。器宇渾金。

璞玉胚胎

世事翻雲覆雨。胸襟嶽峙淵渟。意趣行雲流水。踪跡

玉潔冰清

霽月光風懷抱。青天白日行藏。威鳳祥麟品格。春華

秋實文章

處世和風甘雨。應事鑑空衡平。吐詞稟經酌雅。守身

執玉奉盈

功名電光石火。勢利雪柱冰車。形骸蝸甲蛇蛻。精神

白壁丹砂。

世路羊腸鳥道人。情夏日秋雲。只合抱瓶守口。慎勿

披絮入荆。

最忌口蜜腹劍。更休沙射影傷。一任羅鉗吉網。終須

入囊投荒。

何妨千慮一失。須念一日千秋。不負百年七尺。豈美

三公五侯。

振起四股百體。撐拄三綱五常。只管千秋萬世。莫問

兩角四旁。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古

何以敬天尊祖。要須修身事親。推之仁民愛物。方可

爲子爲人。

改過除穢。去穢遷善。救火逐火。安貧飲茶。茹藥樂道。

魚潛鳥翔。

廣居豈非安宅。正路卽是亨衢。至大至剛。體段勿忘。

勿助工夫。

乾坤實吾父母。民物更誰與胞。看得通徹。宇宙更須

析入秋毫。

顏。勿曾省戰。周情孔思。皇。何以希賢希聖。無過

日就月將。

愛親敬長。可達博文約禮爲程。何用談空說妙。直須

身體力行。

莫見莫顯。何象不爲。不欲何心。善利便分。舜跖操舍。

已判人禽。

力能任重。致遠心惟臨淵履冰。直至啟手啟足。方云

存順沒寧。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五

讀書法 五條

一熟讀書不熟讀則易忘。則前功盡棄。徒費精力矣。昔人云。好書不厭百回讀。凡書讀至百回。未有不終身不忘者也。但須口在此。讀心亦在此。想不可直似村塾小兒。闕高聲。胸中全沒理會耳。

一精思。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精。猶之罔也。昔人謂凡人才高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義理者。乃可畏。蓋尋思義理。則所得必深也。每讀一書。必思古人作此書之意。我讀之將來。可作何用。思之思之。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六

之不得。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矣。何患其無得乎。

一講論。習之於己。曰學。資之於人。曰問。學而不問。則其學終屬師心自用之學。而疑誤者必多矣。聖人曰。疑思問。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蓋有疑必問。問則必反覆辨難。求明諸心。而後已是。乃爲學緊要工夫。但問須審。不可空做一場話。說問須切。不可浮泛無着耳。

一考究。讀之而熟。思之而得。講之而明。未已也。又須

參互考訂。以求其至是而無非。然後已焉。蓋古人之書。前後每多參錯。師友之論。彼此不無異同。故必聚衆說而考究之。斟酌其是非得失之數。以歸於畫一。不特確見其然而守之不易。抑且由博返約。可因是以觀其會通矣。

一涵泳。考究詳明。可以脫然無疑矣。然恃其所得而姑置之。或矜其所得而強持之。皆非善學者也。故又須時時涵泳其義理。如膏澤之浸江河之潤。優柔厭飫。俟其自得。既無棄擲之患。又無詭詭之危。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七

夫然後居之安。資之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作文法 五條

一審題。必言目。以有一題。卽有一題之眼目也。眼目在題中者。則以題中緊要字句。縮合到前後際。眼目在題前者。則於發揮題面中。步步跟來。眼目在題後者。則於發揮題面中。步步照去。題有虛神。有實義。有書理。有作法。虛實兼到。理法俱備。方爲善審題者。否則連篇累牘。皆贅談也。

一立格。文之有格。如戰之有陣。戰不列陣。則金鼓旗

體全無紀律鮮不改者文不莊格則反正而合全
無準繩鮮有通者或整或散或截或握先至其規
模而後從事虛實相生前後互應淺深離合範圍
於法之中而又能神明於法之外則善於立格者
也

命意凡作文一篇有一篇之意一股有一股之意
一句有一句之意文而無意乃苟作也然命意必

須擇題中之最緊要而又最精深者緊要則不浮

泛精深則不粗淺或人棄而我取或人詳而我略

靜用堂偶編

家訓

六

外面剝去數層則人不得雷同裡面追進數層則
我乃有獨得矣

一選調文之有調猶人之有風神也風神全寡則六

無生氣機調不活則文無生氣神致欲其安閒氣

韻欲其流逸骨節欲其靈通脉絡欲其貫串斯文

中之文可以字句求而文外之文不可以筆墨盡

矣

一修辭文之有詞猶物之有華藻也書曰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修辭之謂也文不修辭雖相題有識命意高超格
局合法機調靈活而言之無文盡成土飯塵羹矣
經之以經緯之以史華實並茂骨肉停勻總期有
得於心如出諸口毋徒勦襲陳言務為觀美而已
也

已上十條乃讀書作文之大概其法不盡於此
也然從此隅反亦或者不無小補云

靜用堂偶編

家訓

九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來 埏

程光衡 編校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方正學先生曰。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鮮。予病乎此也。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於左右。以攻己闕。蓋先生之

靜用堂偶編

幼儀雜箴

一

篤志於學。如此余自己卯春。讀遜志齋集。有感於其言。卽思擬作箴銘諸篇。用以自警。且以示吾子弟。以時方授徒。講舉子業。未暇也。秋闈下第。饑驅窮迫。餬口四方。迄無寧日。此願竟成。隔世事矣。今年夏。余方輯自邇編。再閱斯集。戚於心。汗漬欲滴。屈指計之。其食言於先生者。蓋已二十年矣。因勉次其目。擬成斯編。用以補前愆。圖後效云爾。

坐

坐有儀。慎勿忒。背如山。手如翼。侍嚴師。對上客。箕踞

傲傾欹。衰端莊。靜一斯無射。

立

維立容。德爲宜。衆美備。斯稱之。仰簾條。俯威施。跛則顛。欹則危。如測景。珪如千仞。壁中敬。外直儀。可式。

行

履端重。以戒其蕩也。容舒遲。以觀其養也。懲佻達。戒飄風。繩趨尺步。安雅從容。

寢

嚮晦入息。其象爲隨。人而息。不隨人。而類。凝神定。

靜用堂偶編

幼儀雜箴

二

慮勿伏。勿尸。輾轉有度。反側有儀。養德養身。寤寐以之。

揖

人無尊卑。相見必揖。致敬而前。德容可挹。平如衡。拱如翼。高勿亢。卑勿屈。德盛禮恭。勞謙終吉。

拜

禮之有拜。致恭之極。豈其貌承而儀不飭。多寡有數。尊卑分定。苟其越之。驕慢未加於人。而吾之體已先病。嗚乎。曷其奈何不敬。

食

人孰無食。各視力。家食有事。公食有職。求口實。靈龜勿可舍也。觀其養朵。願勿可哆也。

飲

君子守身。冰淵是凜。狂藥鳩人。矧敢崇飲。竹林之曠。醉鄉之冥。乃世俗之所羨。而君子之所懲。

言

言心聲。勿妄發。邪與倭尤宜絕。邪傷義。倭傷仁。傷義賊已傷仁。賊人好自出。戊自興。咸輔頰舌。口說勿膝。

靜用堂偶編

幼儀雜錄

三

動

靜之動。安而詳。動之動。躁而狂。躁傷性。狂悖德。安有度。詳有識。謹幾勵行。誠思守爲動。如其靜。作聖庶幾。

笑

笑戒其苟。樂然後有。捧腹絕纓。謔浪成醜。輒然所然。無傲無忸。寧惟驗吾心之撻。舍抑以卜吾身之休咎。

喜

喜勿輕。則嬉喜勿過。則悲。是故喜於聞過者。德之進。喜人譽己者。行之衰。問道而喜者。性之正。逐物

而喜者。情之乖。

怒

情之難制。莫甚於怒。豎髮裂眦。無乃太遽。豈惟階禍。亦傷吾度。古人治之全力。斯注顏奚不遷。惟好學故。

憂

憂貧者戚。憂道者汲。憂於事先者寡。悔憂於臨事者鮮。益憂勤之至。真樂斯透。憂何以無。內省不疚。

好

極人之好。窮工盡巧。君子慎之。必求諸道。好人之所。

靜月堂偶編

幼儀雜錄

四

不好者。其中叵測。好人之所共好者。攘奪斯逼。嚮用五福。曰攸好德。

惡

君子有惡。非徒責人不賢。內省益以檢身。無已後非。藏身乃恕。中有惡臭。亟務決去。

取

非其義。與必辭。自我取。尤慎之。取非有禍之藪。取應有謙益。厚求多苟。得均予咎。

與

鄙恡之私。君子所耻。一介之微。胡必慎。只非惜其物。道義是矢。外不失人。內不失己。稱物平施。其德靡悔。

誦

誦者口持者手。心坐馳。誦何有。誦於口。決於心。體諸身。見諸行。乃非耳傭目僞之儒。而將遊乎道藝之庭。

書

尚筋骨古之遺。工姿媚衆所推。蓋書一也。世俗以之。梯榮而君子以之。養性溫公之楷。程子之敬。公權有言。心正筆正。

靜用堂偶編

幼儀雜錄

五

雜銘八十首

冠

冠制代殊。敬一而已。尊其瞻視。自元首始。

帶

束檢躬垂飾體。不下帶而道存焉。學古訓銘諸此。

衣

野有服性所適。朝有服彰有德。鵠可結牛。勿泣羽可編。荷可集不。畏爲災佩之無數。

履

貴而喜以樂生也。賤而戚以懷刑也。豈其前絢後總。不惟坦之履而險之行也。

不知足不爲蕢。知正道乃行怪。其又安能以不敗。

筆

捺之而如張韜之。而如弛。故稱矢焉。惟省括而乃釋。

勿發而難收。遂集千夫之指焉。

不惟其速。惟其正。不惟其媚。惟其勁。不惟其多。惟其慎。不惟其華。惟其信。夫誠備此數德也。斯人見之。莫

不起愛而起敬。

靜用堂偶編

雜銘

六

墨

人磨汝。比磨人。玄又玄。道斯存。

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辨。守其默。表裏兮。一色始終兮。一德。

硯

以爲鳳。珠而不能飛。鳴以爲龍。尾而不能屈。伸蓋唯以靜爲用。故常不自用。而用人。

珍之而不見其欣。焚之而不見其嘆。破之而業無弗。精穿之而名無弗成。是謂無用之用。而爲宇宙不磨。

之菁英

紙

卷之則退藏於密舒之則暢所欲言較然不欺其志
斯爲微言大義之所由傳
白如玉而隨人潔汚方如矩而隨時卷舒是不唯比
德於君子且將與聖人爲徒

界尺

質厚重體端莊一轉一側直而方蓋雖吟域之未化
而其體質則最良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七

書櫃

聖賢之真造化之精宇宙之英於斯焉呈誦而茫如
是謂蠹魚言而不行是謂猩匕又何取乎插架之縱
橫

啟之而有羹牆之見掩之而有精神之貫斯乃性情

所珍非徒耳目之玩

本言精道之根幹言大道之會支言雜道之發窮其
根精而神總其會大而化貫其發雜不越

書籤

集易書詩三經八首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擬議
以成其變化

書不盡言匕不盡意雜而不越於稽其類
事肆而隱言曲而中觀其所聚議而後動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學於古訓監於成憲人求多聞若不克見

聖謨洋匕嘉言孔彰有典有則是訓是行

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如取如携古訓是式

先民是程大猶是經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靜用堂偶編

雜錄

八

枕

肱而曲樂胡以永木而員神胡以警舜耶蹠耶殆異
室而共寢抑同夢而各醒耶而胡可頽然惛然不一
振且省耶

席

夏欲其涼冬欲其溫依席者形而有君形者存唯吾
形之務適而不念乎斯人其毋乃痺痿而不仁

衾

七尺之衾以蔽體也七尺之軀以載理也理常炯布

華於錦理弗著錦陋於布
心地濁衾影寒心地清魂夢安清夜擁之如水淵
良朋之銘實嘉惠只故人之怒伊可畏只錦與布又
奚僞只

床屏

慎其獨者潛彌光縱其欲者蓋彌彰豈其事在衽席
而爲一屏之所能障

櫪

衣之美惡燦然列也心之美惡昭然揭也毋謂衣不

靜用堂偶編

雜銘

九

可飾而心可匿也

額盆

面之垢心爲忸心之穢面不爲媿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而胡表裏之殊不然

戶

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道義之門
戶以內道所萃戶以外道所沛汝日由斯胡憤也

牖

一隙光照滿室一寸明燭萬物

光不在多啟之則明德不在大引之則長
屋漏之中鬼神伺而窺牖之間日月蒞而掩飾之巧
將奚施而

柱

棟隆吉棟橈凶本末強揆厥中

天之維陰與陽地之維柔與剛人之維仁與義維不
張胡以植

勿怒而擊也勿怖而繞也情制於方動而禍消於未
萌乃爲辨之早也

靜用堂偶編

雜銘

十

門

禍福無門召之卽其門吉凶無門履之卽其門

高數仞者或轉爲稂莠容駟馬者或起於甕牖盛衰
豈無功咎而門皆有所不受

包苴來由此入竿牘往由此出門實有神司其慝

釜

擊雷鳴黃鐘斤破失聲重拱壁誰實爲之人汝噴

食器

吾之食日數陳吾之德日未新何以下咽而無愧色

於庖人。顏之簞德之飫崇之鼎煬之茹禍福皆人所爲而汝亦因之爲潔汗。

酒卮

酌三雅斟五經不思其義美其名抑何解乎斯人之醒。

神本恬汝令踈氣本和汝令暴體本莊汝令佻汝胡不飲人以醇而惟猖狂之是導逝將碎汝於庭而遺一噍。

靜用堂偶編

雜銘

十一

斗斛

出納惟平哀益惟均匪均匪平汝德奚稱貧爲汝腰可折富因汝國可竊汝乎汝乎無徒量物之多寡而不量己之德。

權衡

虛其中直其躬理一不形分殊則明物付物公而正武侯有云吾心如秤。

尺度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毫釐千里君子慎防。

几

體平以方貌澤而光置之安無偏倚衆所憑依將在此。憑之安衆所懼憑之危衆所悲嗚乎噫嘻是安可以不早植其基。

扇

謂爾德涼賢愚親謂爾趨炎貧富均廣披拂解蘊隆爾唯風代天工。惟驅暑而使涼勿助燄而使張庶全汝德而非狂。

靜用堂偶編

雜銘

十二

爐

炙可熱圍可酣晏安煬毒慎勿耽熏燎將及汝何堪。七筯。

借而籌可以王不設而恚可以公筯乎筯乎汝之爲物也微而味甚長。

瓦

模而胚陶而器全非幸裂可畏。

浴盤

渾身非艱洗心維艱身一澡而卽縈心屢洗而未完。

聖洗心濯江漢暴秋陽賢洗心心遷善改過刻勿荒日月知月無忘衆洗

帝

地無纖塵蘇雲卿灑掃庭中衛武公心有地庭視胸光明修潔惟汝功

加於箕戒弗莊先以灑懼塵揚人將於此乎觀禮又安可以其敵也而不藏

食案

饑依汝飽颺去汝奚云吾自懼客何能宜何具爾酒

靜用堂偶編

雜銘

三

清爾肴旨勿恣口腹忘廉耻

一簞陳汝勿噍五鼎奉汝勿欣夫惟飽德而有屬屨之心乃庶幾乎其不爲天之戮民

肉俎

好殺者不仁戒殺者不明君子雖遠庖厨而豈其恣口腹以戕生觀斯器也而益惻然於我情

耒耜

斲而採取諸益辭艱鮮奏粒食繪幽風圖無逸稼穡艱惜民力

惟爾貴后三推惟爾富倉千斯惟爾壽萬禩則願後嗣世守之勿薄前人爲田舍翁也而醜之

鏡

稂與莠苗之垢誰治之汝所司潤以水而益滋其生燎以火而莫挾其根或耘或耔唯汝能

桔槔

引於河殊建瓴汲於井不羸瓶民雖勞而不怨功亦有時倖成

歲大旱作霖雨尺寸之澤究奚補酌行潦勞挹注就不○產○桔○槔○之○功○宜○飲○使○萬○物○各○得○其○

靜用堂偶編

雜銘

四

若不言美利公而普

機心動機械從窮出巧比益窮天仁愛驅蘊隆風雨時歲事豐度高閣永弗庸

箠

策駑駘揚騏驥施之宜力不既駑既則斃騏既亦憊欸段者策之使必前跌踉者制之使勿顛服牛乘馬

取諸隨品節之道固如斯

鞍

盛其飾不若餘其力也美其儀不若秣之時也力無

餘我馬瘖秣不時我馬墮彼飾與儀將焉施

轡

緩載驅急載馳一張一弛咸在茲

捺而不縱驚益驚縱而不操駿亦勞故馭驚者貴善縱而馭駿者貴善操也

車

衆材良乃任重而致遠衆賢集乃乾旋而坤轉敬爲與德咸載令名爲與遠必屆薄德虛名鮮不敗

彭石源云箴銘質奧逼古其言有物故片語隻字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五

靡不名理雋永列之几案如觀三代法物

王復庵云諸銘近百矣凡身心動靜及日用事物

無一不脩却無一不肖無一不精切典雅無不

悚厲警策安得與家訓雜訓諸條刊布學宮頒行

天下使世之爲子弟者莫不誦習而遵行之當與

小學一書並傳不朽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陸琮校編 呂功

雜識

凡人履尊位要有謙志任大事要有小心做熟官要有冷眼處鬧地要有靜機當忙時要有閒致履尊

位而矜已傲物滿則必覆矣任大事而粗枝大葉疎則必敗矣做熟官而風馳電掣歇手便無着身處矣處鬧地而目動神馳脚根便跼立不定矣當

靜用堂偶編

雜識

忙時而心慌意亂精神便照管不到矣

前輩云士大夫痛可耐痒不可耐余謂痛之可耐以

無可致力處也痒之不可耐以有可致力處也人能於無可致力處實致其力於有可致力處絕不

致力可謂大丈夫矣

世間唯大丈夫能耐痛痒亦唯大丈夫能定一己之

痛痒而關切天下人之痛痒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耐痛者也富貴不能淫耐痒者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定一己之痛痒而且關切天下人之痛痒者也非大丈夫而何

士大夫不可爲人所買亦不可爲人所賣大抵選悞之夫貪位嗜利多爲人買剛介之人尙氣好名多爲人賣爲人買者卑汗苟賤不足責矣獨惜剛方嚴正之士平日稱先道古介然不苟一旦爲小人所中或託于名義之正或激於意氣之私遂至敗名裂節喪身亡家而不可救悲夫

今人讀書非吃則剽今人做人非隨則矯吃者納而

靜用堂偶編

雜誠

二

不出書之蠹也剽者虛而無實書之賊也與其剽也毋寧吃矯者強倖自好剛之過也隨者與世沉浮柔之過也與其隨也毋寧矯

造物純是一團生意故雖嚴冬沍寒衆芳搖落而一點生意常寄之草木根株之際若生意一絕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故雖元凶大憝萬惡俱備而一點惻隱之心常露之形神不覺之時若惻隱之心一絕則生死懸於呼吸矣此

孟子所以有取於醫家手足痿痺爲不仁之說爲

善狀仁體也

燈將滅而忽熒天將曉而忽暝陽陰倚伏之機也惟人亦然故夫沈靜簡默者生之器也而強梁暴狠者死之徒也

不讀書不明理輕譽人妄毀人都無是處蓋譽人而失其實使人聞之惶汗浹背似形其短是譽之適以愧之也毀人而非其罪如儉嗇鄙樸謙退矜俗或不加察有識者聞而慕之益彰其美是毀之適以揚之也於人無所加損而徒自失其是非之

靜用堂偶編

雜誠

三

心故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著書不難於博瞻而難於精整不難於斷制而難於確當益人方欲著書時胸中先有許多學問要傾注出來故不難于博瞻然一味揆藻摘華取悅衆目而辭戾於理法溢於古則精整難矣胸中先有許多議論要發揮出來故不難於斷制然一味矜才炫識圖快已意而理雜於出入事惑於經權則確當難矣不精整則文不足傳不確當則論不爲定安用浪費筆墨禍及棗梨爲哉

文以載道。近人只談文法文氣。不談文理。只講思路。筆路。不講理路。只以逢迎主司。弋取科名為得計。不以體貼書旨發揮聖賢道理為有功。一二強有力者。倡之於前。後生小子莫不從風而靡。文格那得長進。文風那得不壞。

仕宦之家。力能購書。而又喜藏之。亦是一快事。然吾謂藏得一室。不如讀得一尺。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能藏不能讀。是書傭耳。能讀不能行。是書厨耳。傭也厨也。概謂之蠢魚焉可也。

靜用堂偶編

雜誠

四

近世一種學者。眼中多識幾個字。胸中多讀幾卷書。便欲目空一世。出語傷人。甚至使酒罵座。以為名士風流。不知此乃自己眼孔小。度量狹。於人何損。試看蚤虱蚊蚋之屬。專以乘間鑽嚙為能。惹人嫌憎。爭欲屏除。若麒麟鳳凰。則使人爭先睹之。以為快。不踐生物。不入忍鄉。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豈肯鑽膚嚙肉。取快一時耶。

橫逆之來。一味容忍到底。或疑是老氏之學。余曰不然。老氏甘心退讓。到那難堪處。被他放出無賴。便

當他不得若顏子之不校。孟子之何難。直是冰消霧釋。無復纖毫渣滓。在其胸中矣。夫豈老氏之所能為乎。

陳幾亭云。橫逆之來。不校。自是度量。自反。乃是工夫。此言大入理會。蓋嬉笑怒罵。無非切磋之資。欺侮詆毀。悉是磨礪之具。右一味不校。而無自反之功。久之漸成頑鈍。故必如孟子之自反而後。乃可語顏子之不校也。

不見可欲。而不動。與見可欲。而不動。等。不動也。而虛

靜用堂偶編

雜誠

五

實異境矣。見可欲。而動。與不見可欲。而亦動。等。動也。而寂感殊情矣。

見道不可不大。以其無外也。無外而求之。無外之外。則荒矣。體道不可不細。以其無內也。無內而求之。無內之內。則鑿矣。

發育峻極。大無外也。若莊生之廣野天池。則更求之無外之外矣。可謂能見道者乎。三千三百。小無內也。若老氏之谷神玄牝。則更求之無內之內矣。可謂善體道者乎。

為飛魚躍固道矣。雞鳴犬吠非道乎。晨胡以司而夜胡以警也。時行物生固道矣。枯木槁壤非道乎。腐胡以螢而朽胡以菌也。

著書以明道也。離經畔傳任說得翻江倒海。總是異端。經世以行道也。未可求成。縱做得動地驚天。無非雜霸。

江西頓悟聖學之蟲賊也。永康事功王道之螟螣也。十思十漸蓋臣之嘉謨。九歌九章逐臣之諷誅。隱顯之詞雖異。忠愛之情則同。

靜用堂偶編

雜誠

六

士希賢。七希聖。本可層累而求。今人却憚之。英自知。雄自勝。不可矯勉而託。今人卻慕之。學聖賢而不得。猶不失為醇謹之士。學英雄而誤焉。勢將流為亂賊之歸。故術不可不慎。奸雄至死多悔。過真性露也。英雄到老多佞。佛本領非也。不知佛強佞。佛是謂村媼拜廟。不知佛強關。佛是謂醉漢罵街。長存柔也。齒易折。剛也。柔多勝。剛故君子無時不

扶陽而抑陰。

君子少而小人多。生之者未必有意。君子負而小人勝。主之者將以何為。

人不可不知也。而不必方也。友不可不擇也。而不容賣也。

宋謚文正者四人。王孝先、范希文、司馬君實、大居士矣。若王子明晚節之虧。烏云正身以正朝廷哉。謚文者三人。楊大年、王半山、文在茲乎。惟朱晦翁明德之昭。是乃天之未喪斯文也。

靜用堂偶編

雜誠

七

友匪其人。悔悟可絕。師匪其學。堅僻難化。兩漢諸儒傳經之失。其大較也有明一代講學之弊。抑又甚焉。義勝者肥。食言者亦肥。七同而所以肥不同也。交戰者癰。守心者亦癰。七同而所以癰不同也。有蔗啖貧賤之味。方可與處。貧賤無浮雲富貴之胸。不可與處。富貴

景公富而伯夷貧。斷以求仁得仁而論定矣。臧孫貴而展禽下。折以三公不易而獄平矣。盜跖壽而顏

淵天證之朝聞夕死而疑釋矣

壯也不如人誰實使之老矣無能為遂可舍諸

瓦裂瓦全皆君子所弗居日食日更惟君子能弗諱

不以寸朽棄連抱物誠有之不以一青掩大德人亦

宜然

司馬安四至九卿巧誠有之穀於菟三仕三已拙亦

宜然

董廣川三對天人策無非正誼明道之學韓昌黎三

上宰相書便是計功謀利之心

靜用堂偶編

雜誠

八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與物二也子非我安知我

不樂魚之樂是人與人又二也不能齊人焉能齊

物

相鼠教人以禮蠅蚊亦教人以禮蛾子勸人以學鷹

隼亦勸人以學

穿鼻絡頭物性尚通人性窮奇禿杙人情竟類物情

雞口牛後寧為口無為後龍頭龍尾寧為尾勿為頭

沈龍伐毛何如三省四勿拆肉還骨何如存順沒寧

鴈鳥搏霄鸞鳩笑之而不顧其所圖者遠也鵲鵲翔

野鳥為嚇之而不聞其所處者高也

齊彭殤為一致何問小年大年約殺豹以同歸孰與

養內養外

顏苦孔卓顏不苦無以見孔之卓也孔栖顏樂孔不

齊彭殤為一致何問小年大年約殺豹以同歸孰與

養內養外

顏苦孔卓顏不苦無以見孔之卓也孔栖顏樂孔不

齊彭殤為一致何問小年大年約殺豹以同歸孰與

顏苦孔卓顏不苦無以見孔之卓也孔栖顏樂孔不

齊彭殤為一致何問小年大年約殺豹以同歸孰與

雜誠

九

栖無以成顏之樂也

以聲色臭味為養是認賊作子也以耳目口鼻為贅

是因噎廢食也

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不識春秋造物豈曰不仁雉入

大水為蜃雀入大水為蛤化工何心弄巧

橘豈異種南北輒為所移梟不改鳴東西總無可徙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其意中先無

功利之見存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是其胸

中先有刑名之根在也

莊子南華游談耳揚子氏言吃語耳荀子勸學雲言

耳列子力命勦說耳

兩晉清談餒老壯之餘而啖其糟醢者也六朝綺麗
裂屈宋之衿而綴以棉絮者也

緹巾而襲燕石何其愚也被褐而懷良玉焉得智乎
鼯鼠五技無一技足以勝物狡兔三窟無一窟可以

藏身

不竭忠不盡歡與人之厚也好盡言好翹過自處之
薄耳

靜用堂偶編

雜錄

十

君子不乘人於危還須濟人於危君子不計人之私
更須諱人之私

堯服堯言堯行未卽爲堯桀服桀言桀行殆浮於桀

塵視金玉泥視軒冕是從金玉軒冕起見者也千駟

弗視天下弗顧是不從千駟天下起見者也

三年而成一葉其爲巧也幾何哉一日而馳千里其
於行也亦罔耳

附雜錄二十則

吾儒以死生爲常理故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釋老

兩家不知死生之說故無奈此身何耳釋氏無生

諱言死也老氏長生求不死也諱言死故託爲生

天生西方之說以自誣而誣世求不死故託爲飛

昇尸解之說以自誣而誣人

天地之化一消一息而生亡不已此所以萬古常存

也釋氏無生有消而無息是棄天也老氏長生有

息而無消是逆天也棄天逆天是謂獲罪於天吾

靜用堂偶編

雜錄

十一

儒生亡而消息盈虛與天同運是以尊天順天而

欽崇承保夫且參天贊天而上下同流此其爲萬

世無敵之道也與

吾儒之所以爲學者欲盡倫也釋氏之所以爲教者

欲滅倫也盡倫則人類蕃滅倫則人類絕夫彼之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有人倫之類相生相養耳

人類絕則比丘者皆將寒餓而死而空王之教亦

無所施矣豈其幸哉

因緣果報之說釋氏端挾此以愚世儒者遂諱言之

其實○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聖○賢○固○未○嘗○諱○也○
益○曰○惠○迪○吉○從○逆○凶○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曰○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彙○數○千○年○成○
史○稽○其○善○惡○大○小○之○實○禍○福○倚○伏○之○機○誰○復○能○逃○
此○數○語○者○乎○但○不○若○釋○氏○因○緣○果○報○之○說○舍○見○在○
之○昭○々○者○而○索○之○前○後○世○之○冥○々○者○耳○

善○不○積○不○昌○惡○不○積○不○凶○故○世○有○爲○善○而○不○遽○昌○者○
積○未○厚○也○爲○惡○而○不○遽○凶○者○積○未○稔○也○積○之○者○人○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三

也○昌○之○亡○之○者○天○也○實○人○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者○故○積○善○而○一○旦○改○行○天○之○報○之○亦○必○如○其○善○而○
止○積○惡○而○一○旦○悔○禍○天○之○福○之○或○更○倍○于○善○人○人○
亦○何○憚○而○不○爲○善○以○回○天○怒○而○必○欲○稔○惡○以○速○天○
譴○乎○

孔○文○仲○劾○伊○川○疏○句○是○實○事○故○其○詆○伊○川○者○皆○其○
譽○伊○川○者○也○沈○繼○祖○劾○考○亭○疏○事○是○捏○造○故○其○
詆○考○亭○者○皆○無○與○於○考○亭○者○也○文○仲○劾○伊○川○猶○以○
悔○憾○嘔○血○而○死○繼○祖○劾○考○亭○竟○詡○然○自○以○爲○得○

計○而○恬○不○爲○怪○文○仲○比○伊○川○於○王○伾○王○叔○文○李○訓○
鄭○注○繼○祖○至○比○考○亭○於○少○正○卯○人○心○滅○天○理○絕○矣○
顧○北○宋○之○亡○不○甘○餘○載○而○南○宋○之○亡○尙○遲○之○六○七○
十○年○者○北○宋○之○禍○釀○之○於○英○君○察○相○雖○創○毒○已○極○
而○爲○時○尙○淺○故○其○潰○甚○速○而○尙○有○可○爲○南○宋○之○禍○
養○之○於○房○主○庸○臣○雖○癰○疽○未○發○而○爲○毒○已○深○故○其○
潰○稍○遲○而○遂○至○於○不○可○救○也○

小○人○之○詆○君○子○必○誣○以○帷○簿○不○根○之○事○如○蔣○之○奇○彭○
思○永○之○劾○歐○陽○公○胡○紘○沈○繼○祖○之○劾○朱○子○是○也○渠○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三

以○爲○闇○昧○不○明○之○事○聞○之○者○不○能○無○疑○當○之○者○無○
從○置○辨○也○不○知○小○人○所○以○犯○造○物○之○忌○而○觸○鬼○神○
之○怒○者○正○在○於○此○數○百○年○來○蔣○彭○胡○沈○輩○莫○不○烟○
銷○燼○滅○而○二○公○之○心○事○行○誼○昭○然○如○青○天○白○日○然○
則○小○人○之○嘔○心○鉢○胆○以○造○爲○奸○謀○而○肆○其○狡○計○者○
徒○自○戕○自○賊○爾○於○君○子○何○損○焉○

謝○上○蔡○在○書○局○或○勸○之○謁○執○政○曰○我○自○有○命○在○彼○豈○
能○陶○鑄○我○一○旦○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余○謂○此○
上○蔡○况○而○愈○下○之○言○也○士○君○子○進○禮○退○義○遠○近○

就自有○一○定○之○理○在○命○不○足○道○也○設○能○陶○鑄○我○執○
政○其○遂○可○謁○耶○至○云○恐○懼○憂○喜○則○專○就○利○害○言○矣○
其○實○君○子○守○道○自○重○並○不○問○陶○鑄○之○能○不○能○尚○何○
暇○計○及○風○吹○草○動○時○乎○

潘黃門岳稱汲黯傳謂司馬安四至九卿良史題以
巧宦之目愚謂前人之所謂巧乃後人之所謂拙
也夫以九卿而能四至豈得不謂之巧然旋起旋
蹶其間必猶有未盡其巧之處未盡其巧則猶之
拙也盡其巧者只一至九卿便可長據之以終身

靜用堂偶編

雜錄

古

寧待四至哉

世人溺於名利兩途向上更無可說然好名之人猶
有顧忌處好利之人則無所不為矣魯仲連謂爲
大排難解紛而有所利之猶以爲商賈之行而不
忍爲矧招權納賄竊脂分肥者乎高忠憲云士大
夫居間得財之醜無異室女踰牆從人吁可畏也

士大夫終日忙忙碌碌奔走不遑無非奈何這貧字
不下耳夫貧者士之常菜根滋味美於梁肉鶉結

軍流華於文縉貧亦何負於人而必欲屏而去之
乎昔人謂貧於德者謂之貧七于遇者謂之窮不
思去其德之貧而必欲去其遇之貧正恐遇之貧
未必去而其德之貧乃益甚耳然則士與其貧于
德毋寧貧于遇也

呂涇野云吾未見有真能安貧者也居翰林而得何
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夫貧之安不安不繫乎
袍之布不布然能安貧者必翰林亦惟翰林有貧
可安耳其他則有欲求爲安貧之人而不得者矣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五

然當其時止何粹夫一人蓋其難哉蓋其難哉

清涼老人云緇流好言金如金剛金闕之類黃流好
言玉如玉皇玉虛之類余謂緇流亦好玉故坐焚
收舍利以爲寶黃流亦好金故鍊汞點鉛鐵以成
鏹

又云蜘蛛結網意在承露螭蟬橫行意在傍蟻余謂
承露利也傍蟻勢也昆蟲微物尚不能脫此二字
而况于人乎

承露利也風狂雨驟逃而去之滿腹絲綸義不反顧



矣。傍巖勢也。山崩石墜。殆將壓焉。橫身甲冑。救死不遑矣。可知利之所在。害將隨至。而勢之將傾。力難獨支也。

余少時家貧。無書。多從人借讀。有富家子。以類書一部。屬余點句。中有墨莊學殖等語。余旁批云。爲子置田莊。何不置墨莊。教子勤貨殖。曷令勤學殖。又有書癖詩癖錢癖地癖等語。余又批云。書癖詩癖風流病也。稍加調攝。勿藥有喜。錢癖地癖病入膏肓矣。尚可救藥乎。主人見而怒。抵書於地。其鄰翁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七

何姓者止之曰。此君家對症藥也。安所得聞此語乎。且此君今日爲直諒之友。異日必爲清廉之官。汝姑存此券。吾言故余自居官以來。常念斯語。惟恐有愧斯人。

世人壯而屢困場屋。則拔須以飾少老。而入覲彤庭。則染須以隱年。余老大應童子試。不敢拔須。懼辱親也。白首爲侍從。臣不敢染須。懼欺君也。此雖細事。誠意存焉。因記諸此。

往在秦關。供帳甚盛。而余疏食水飲。不異家居時。每

與諸同考相聚。論文尊酒。果蔬一如其自奉。一同

考嘲之曰。先生居翰林十餘年矣。尚不脫秀才氣。何也。余笑應之曰。此係考校秀才時。安可脫秀才氣耶。且秀才氣。不獨此時不宜脫。即諸君異日列卿尹。登台司。亦不可脫此氣。秀才氣一脫。則必有市井氣。光棍氣。銅臭氣。統袴氣。種七惡氣。以類相從。而至其氣。尚可當耶。一座皆爲悚然。

友人招飲。座間有相士。盛稱某七五大。七貴相也。某七五小。亦大貴相也。余曰。外相五大。內相却恐少。了五大。外相五小。內相却恐多了。五小。客問云。何

靜用堂偶編

雜錄

七

余曰。外相五大。內相却少了。德行大學問。大器識。大度量。大才幹。大外相。五小。內相却多了。德行小。學問小。器識小。度量小。才幹小。便不足貴矣。衆咸嗟服。

無好人三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然謂世盡好人而坐受其欺。以致身敗名喪。可謂有道者乎。恩怨分明四字。非有德者之言也。然怨固不必分明矣。恩不分明而背德負義。使人以施恩爲戒。可謂有德者

乎。

余自爲庶常時。便杜門守拙。不妄與人。七亦莫之與也。或有語之者。曰。人各有依。惟公孤立。奈何。余曰。有依傍者。靠人者也。無依傍者。靠天者也。靠人者。爭巧鬪捷。齒角竝用。天可姑聽之。靠天者。忍饑耐寒。朝不謀夕。天將日夜思所以處之。不寧惟是。爭巧鬪捷。而用之太過。天將畏之。畏之斯制之矣。忍饑耐寒。而守之不易。天亦安之。安之斯忘之矣。由前之說。天之于靠人者。逸。而于靠天者。勞。由後之說。天之于靠人者。勞。而于靠天者。逸。我既不能逸。天于始。又安敢更勞。天于終。乎言者太息而去。

靜用堂偶編

雜錄

太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呂功
任溫
編校

古今體詩

此日不再得和楊龜山先生韻

此日不再得。寄生如苞桑。束髮受詩書。轉胸髮蒼。蒼。所以古君子。刮垢而磨光。惜陰計分寸。晨曦達夕陽。講貫更習復。術業辨其方。幾希嚴操舍。千里別毫芒。瞬存息有養。動靜靡不臧。朋從雜往來。坐令形神戕。詎知紛華物。輕浮等粃糠。聖經與賢傳。吾道在斯藏。咀英嚼其華。齒頰有餘芳。舜蹠善利間。決策利用剛。進退一轉步。中立徒徬徨。試尋孔顏樂。其味深且長。義路與禮門。出入由康莊。作聖有階梯。上達須成章。勿談空寂理。勿逐利名場。勿爲刻鵠驚。勿類觸藩羊。有事戒助長。勿正更勿忘。存養何以熟。莊敬則日強。此心常惺。惺。道岸一葦航。筆瓢何足憂。此生有天堂。精進須猛勇。救火與逐。亡。聞道不及時。瓢落空悲傷。墨守考亭訓。不墮老禪狂。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一

和考亭先生齋居感興二十首

有序 十首 次韻十首 用韻

考亭先生齋居感興詩序云效唐陳拾遺子昂感
寓詩體而作余思二十篇中凡先生生平學問要
領事業根柢以及講學大旨著書本意修己治人
之道無不函蓋櫟括其中今拾遺之詩具在豈嘗
窺見其萬一哉蓋其中有所欲言而假此以爲端
耳余不能詩然每咏斯編輒不禁感奮而興起因
次韻和之其于先生之志抑豈能窺見其萬一者
但篇中所咏期有切於日用之實而不敢託于仙
佛以自高則亦未嘗不小有合也故亦欲以自警
者貽同志云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二

作聖功微眇道岸深且廣人心嗟淪胥熙攘逐來往
學先治生豈不資俯仰蠅營復狗苟識趣謝高朗
聖狂義利間一念爭克罔子輿有明訓舍魚取熊掌
群生有性命咸受天地中原始本全受全歸斯反終
德言功不立朽腐草木同踐形乃盡性胡爲甘贖贖
洪鈞自流轉萬物乘化機惟人秀而靈稟性異潛飛
明珠貯方寸永保斯無違克養在集義皎々增光輝

如何任浮沉坐令風燭微巍然七尺軀失此將焉歸
造物開混沌河洛圖書出畫卦復演疇群聖執天役
神物前民用乾坤以不息千聖有心源易簡萬事畢
嗟彼浮夸子紛々勞測識於惟濂溪翁主靜立人極
鄒魯澤旣斬道統遠陵夸百家爭同異諸儒半合離
董韓聊架漏斯文詎在茲經史擬刪訂任僭昏不知
有宋眞儒出墜緒獨尋窺微言千載續永夜忽朝曦
遺編餉後人入道其庶幾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三

陳編等糠粃後學絕津梁登高呼更疾日月黯無光
黜朱以尊陸影云奇合沉東南疆天地本寥廓群鳥任翱翔
世儒臨岐路往々昧其方聖明日中天升配道益
昌咄嗟速化子改絃急更張無俾終身迷老去徒悲
傷
麟經揭大義亂賊殄餘凶二百四十年萬世發其蒙
馬遷變史例紀傳稱宗工後人奉拱璧源流升皆議復誰容
歐馬相沿襲流弊更何窮項羽列本紀帝魏是所從
惠文雜呂后周紀亂唐宗豈惟學識偏實亦受牢籠

不有綱目作孰與折其衷發凡與起例便契聖心公
大書并特書如日再天中惜未經手訂義類未全融
安得公再世條理貫始終

義畫數所始卦爻象之先至理寓其中誰與探幽玄
贊易繫十翼其道乃大全獨標太極旨直參無畫前
程闡性命理邵契先後天考亭作本義卜筮有真傳
象不輕附會數亦不鑿穿吉凶悔吝中理要作蹄筌
揆一前後聖誰復易斯編

虞廷十六字斯文萬古昌精理醞中權目食昧蒼黃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四

自契敷五教發祥至成湯商書十數篇道脉淵源藏
誠仁學義旨仲虺伊傅倡少師陳洪範周道亦由商
豈徒考父銘世業傳叔梁東周不可為尼山老素王
司徒有遺澤木鐸自天將

漢代傳尚書伏氏父女始有宋世其業蔡家有父子
所以洪範數西山擅絕技九峰纂集註實受晦翁指
壁經精奧義搜討窮宛委雖非手自訂而已臻厥美
所以操戈者訾議不及此

詩傳數十家訓詁徒滋繁先聖勸懲意邈焉無復存

晦翁奮其塵一掃葩經氛後人執兩序鄭衛恣反唇
國風不入講前人已云亡此論誠未允傳註豈無因
况有經文在千載明朝曦鄭聲亂雅樂篇章多滯奔
桑濮音靡七垂戒意殷勤本經以訓經萬世啓蒙屯
引經以折獄片言塞衆喧

三禮非完書豈徒字句訛記傳大小戴而已傳會多
儀禮自為經什一等偏頗周禮元公作綱舉目清羅
冬官具考工奇文永不磨割五而補一鹵莽何足訶
生民有日用其如繁牘何家禮文公訂條理費編摩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五

坐言起可行惜終老巘阿後人求禮意舍此更無他
周子幾通微明道功主靜伊川敬無適橫渠豫加謹
文公集其成從容道德境進學立規條作聖有繩準
遺編懸日月來學群引領為語學道者研味發深省
陰長防月窟陽復培天根豈惟關世運人心諒斯存
靈臺須瑩徹勿為外物昏用師十百倍絕利在一原
學仙以求壽爭餌不死丹龍虎幾升降龜熊幾盤桓
幾見形骸軀百年不凋殘民物同仁壽病瘵情乃安
徒爾弄精魂痺痿早成頑寄謝羽衣客無勞大小還

往者西方教祇以誑群愚近年毒益深高明墮虛無
作俑自宗杲子韶為所驅改頭而換面推墨以附儒
佛寺之伽藍或當議皆文廟之祀享或當議除
播染至子靜大叫復狂呼援儒以入墨生民耳目塗
猖狂甚姚江儒墨更無區章服被儒者甘作空王徒
汗快背耶相逢盡老衲歎息吾道孤

古者先小學根本早培植逮及志學年教育成英材
今人事辭章不肖作胚胎紛乞請業者都為富貴來
科名一以掇短榮棄墻隈反噬學道者故紙空沉埋
何處得非斯人者斯人入仕宜生民亦可哀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六

為學須為已營道辨其方孝弟為基本立身戒德京
下學而上達入室由升堂詞氣宜安雅容貌必端莊
好善師大禹改過法成湯大綱一以正節目更精詳
不耘固為舍助長亦太忙藏修而游息理境縱遊翔
歲月不我與陳編恣窺尋豈不懷晏安慮為外物侵
義理日浸灌保此本來心養成弘毅體重遠庶可任
清風來几案皓月入顏襟此情誠不極神遊道藝林
達則見諸事窮亦託諸言毋為造物蠢徒此尸飽溫
復可幸取舍之義與首章應躡無妨獨勿畏眾口喧脚跟一不定便為世態昏

嗟予同志士莫厭聒耳繁存順沒吾寧道在探其源

夜坐詩十首次羅念庵先生韻

中宵危坐意蕭然直契羲皇無畫前未判鴻濛渾似
夢將分太極始生天腹中龍虎憑升降腦後星河任
倒懸相對影袞無愧色此生惟仗道心堅

漫推乾馬與坤牛杓轉天行又一周萬點明星齊入
水心雲影那子月到天心等句同為千古絕唱
戶一輪皓月正當樓無形有象都成妙是靜非空始
不浮到此洗心功更密旁人却道是居休
亥子何分天後先要知剛長忌柔牽曲肱尚作周公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七

夢化蝶憑食莊子眠形稿心灰吾我喪蟲傷虎食孰
天全長生終類無生在莫向黃冠問秘傳
軀殼休言未是真認真軀殼始為人魏七尺撐天
地鼎三才通化神能擴四端方保體試牽一髮亦
關身坐馳坐忘聲去亡羊等檢點身心在日新原詩有
吾總未真之句故借其言而反之
學道何能免世嘲息心永夜有神交知幾作用先登
岸主敬工夫直搗巢山下出泉須自濬石中有火情
誰敲江門老子真無賴一鏡輕將萬卷拋

克已時吟四勿箴昨非安得是從今悔生涼水驚澆
脊靜引和風暗拂襟剝後微陽從地起睡餘精氣入
淵沉準將至日關商義振起拚身齋戒心
流眄時賢輒浩歎道腴德味供君餐翻嫌老大持空
鉢不及嬰兒拾碎盤只有乾坤稱易簡且從倫物試
艱難許多艱跪生方寸却倩頭陀半夜安
嚮晦教人入晏息更收牛馬就羈栖可知洗足登床
會直與絡頭穿鼻齊旦晝枯亡悲近獸通宵跣坐怕
聞鷄幾希夜氣勤克養妙訣前賢勝耳提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八

機心機事總須忘莫遣重陰屢剝床大地都歸黃嬾
枕華胥那在甜甜鄉綠縈饑鼠窺燈暗穴壁吟蛩訴
夜長一點道心何處識中庸言闇易言藏
曲徑幽蹊歷未曾徑蹊歷盡見全能一真聚處通身
見萬象森然觸目凝雷雨千村蕃百卉東風一夜解
層冰寥此席歸周孔終古何人與並稱
效朱子山
人方丈詩

傲學詩十首次呂豫石先生韻

如駛年華百不支莫教悠忽浪拋時浮生已往都成

誤聞道而今業悔遲除病有方須換骨隔鞞之癢但
搔皮動心忍性勤加檢慎勿貪携不哭兒
千磨百煉總治心操舍緣誰更外尋到得歸源須滴
滴誰能見血肯針七直撐孤艇親探海莫似貧兒夢
掘金一點虛明常定靜波翻世態任浮沉
一輪月照萬川明真切功夫在力行前哲有誰非實
踐此中寧可着虛名嚴霜赤日須經過烈火紅爐始
鍊成地老天荒何物在消磨不盡是吾誠
肯作人間一贅疣要參性命透友休天根可躡須剛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九

猛月窟憑探忌吳柔病格庭前七日竹笑呼門外六
腮猴揀金還自披沙得漫道陳編盡可勾
學道何曾患德孤不如此者便非夫有能一日於仁
矣可以終身其恕乎况是吾生真性命要須不負此
頭顱千言萬語婆心切提挈綱維太極圖
莫厭身貧厭德貧德貧落一窮人同胞民物斯真
我合體乾坤是大身活潑鳶魚都見道痿痺手足尚
爲仁形骸只恁生分別說有談空總失真
景行誰不志高山學聖工夫費仰攀只有前途宜進

步更無駐足在中間敬能立命常操柄幾可超凡
躍關到此工夫應漸熟從容涵泳有餘閒
愛敬何分長與孩擴克方許盡其才我皆固有弗思
耳人豈不勝為患哉第一關須先打破有三戒勿自
挑開斧斤伐後仍萌蘖莫遣牛羊又牧來
捫心疑聖更疑神聖何曾離却人憂食兩忘緣發
憤學思並用莫因循桀堯只在言行判舜臧無如善
利真喫緊三關都透得此生無復歎迷津
純甘一味透中邊咀嚼從容應得全堅苦未能到頭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十
地光明那復見心天三才主靜歸人極一脈存誠是
聖傳無極老翁欲借問畫前之易可容圈
雜感詩次前入韻 二十四首
我作白雲王白雲為我有君非其王者與之焉肯受
青山無定主要用錢買宦人借山資都將素節改
無舟因斷港有舟便據津君畏風波險渠嗤畏險人
長城繞萬里二世無尺寸君看築城人長眠終不信
孔栖道莫容孟濡義未絕那許熱中人紛比滕口說
從來搖足人定無駐足處試看斷脰者奔趨尚不任

有人閱行人迷悟終不語要知不語情正惜行人苦
願怪世人愚命殉蠅頭血寧知轉瞬間已逐烟雲滅
逐兔紛原野不向獵者取近人乃更貪在腹且索顧
垂龍匿屋角蜥蜴逐比戶冤苦到蠍虎誰復作霖雨
蹙蹄多駿足覆舟是飽颿盈滿造物忌從容得餘閒
世人弄機關身作傀儡提豈知真面目已露啼笑時
誰鋤當門芽要是自取辱誠為王者香何妨老空谷
披褐卧道旁陶然無一累無端愛懷玉扇戶不成睡
穴牆尚畏猫不敢明肆蠹更養捕猫犬晝遊誰復捕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十二
坐食亦已毒那堪傳兩翼幾見傳翼人不遭蛇虎食
骨肉不相親謂他人父兄本心一以失難與口舌爭
上場便操戈下場仍罷戰可畏世人胸時比關楚漢
堪笑胸前骨指節成觸蠻一腔便水火况在兩角間
爭在無局先原有生滅所以局一開機鋒闢不歇
一掌能如許反覆雲雨變到得昏暗時手掌那復見
大塊齊入夢何分知不知直待夢醒日苦無入夢時
世人好城府胡越生對面安得脫形骸化作一體看
密幃障蠅蚊一隙成入路坐待金風烈不任應須任

檢躬詩次曹眞子先生韻二十五首

七情不中節。難制莫如怒。燎原先自焚。胡不反其故。
巧在斲輪先。運斤等化工。操斤始躊躇。機去巧亦窮。
薰蕕不同器。寧容棘牽裳。此間一失足。能無比匪傷。
君子不失色。易怒而輕喜。墮入風波中。相將同溺水。
非禮勿加人。不欲証諸已。剝膚不知痛。起念分仁鄙。
民物本胞與。形骸別華戎。我有至仁丹。爲君開掬匄。
忍性亦爲忍。心亦爲忍。此間若不辨。豈但咎愚蠢。
岐路多荆棘。正道鮮荃舉。足惟所適。鮮不入隘口。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十二

燕居與對客。豈可一爲容。泥塑無生氣。何處挹光風。
秋月澄近浦。春風散遠林。一點真趣味。還堪証道心。
世人爭爲高。胡不因丘陵。終朝穿鼠穴。那得崕巉登。
動心還忍性。隨時檢點頻。理遣非意事。情恕不明人。
美斯爲不美。不美斯爲美。斷却是非心。乃眞聾聵耳。
晝思夜乃夢。因想自有由。眞不愧衾影。魂夢亦清修。
惜陰論分寸。豈徒勞口耳。大道有根源。請自孝弟始。
名利豈我祟。我自崇名利。霸王不動心。善養浩然氣。
學道有真訣。匪言艱維行。終年只問路。足不出門庭。

靜用堂偶編

古今體詩

十三

有過勿憚改。一改絕其後。若更相因循。寸心千萬折。
嫉惡不追惡。芟草寧仇草。有意匿奸邪。中心正多槁。
雞鳴未起先。舜蹠同一枕。起便分善利。此間須猛省。
文過是柔奸。遂過是剛惡。補過乃无咎。忘憂斯至樂。
正說惡鄉愿。自露鄉愿態。此身未能誠。彌章不可蓋。
人欺輒生怒。自欺便自恕。纔說毋自欺。便是欺人處。
知人自古難。人已兩無據。狗已固爲私。狗人更多故。
言行須兩顧。心跡要雙清。只爭誠僞間。些子判人禽。

靜用堂偶編

孝昌迂叟涂天相著

受業

王錫綬
汪錫洪 編校

存齋詩話

詩字初見於虞書。詩之見於經者亦昉於虞書。帝庸作歌。皋陶載賡。倡和之祖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四言之祖也。慎乃憲。三言之祖也。元首叢脞哉。五言之祖也。後人乃謂五言始於漢之蘇李。不知三百篇中五言句儘多。但古人五言雜於三言四言。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之中而綴五言爲專體。則自蘇李始也。七言盛於唐。然三百篇中如緇衣還著諸詩。已開七言門戶。但古人七言亦多雜於三言四言五言之中。而綴七言爲近體。則自唐人始也。

志者心之所之。心有所之。不可以鬱而不宣。故聖人導之使言。此作詩之由也。詩者思也。常人之思少。正而多邪。故聖人禁之。使無此作詩之本也。

兩漢自三百篇外。無詩可誦。故其間作者各自成家。不相沿襲。自曹氏父子以風雅爲倡。而一時名士。

如應休璉。劉公幹輩。互相標置。詩集乃與自是之後。源流派別。遞相祖述。至選詩一出。沈隱侯又束之以聲律。而學士風靡承襲之弊始開焉。

唐以詩取士。故其風最盛。而體製亦遂大備。然初唐之詩。尙沿六朝餘習。未免雅鄭並陳。鐘釜雜奏。蕉詞贅句。時累佳篇。至開元以後。英賢輩出。作者如林。六朝風物。淘洗殆盡矣。

初唐之詩。渾金璞玉。盛唐之詩。精金美玉。中唐之詩。碎金屑玉。晚唐之詩。汞金窑玉。卽初盛不無瑕疵。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中晚亦有兼美。而時代所限。大概如斯。或謂昔人多以分初盛中晚爲支離。予謂唐之詩。如明之制。執洪永泰順之醇。正成弘正嘉之樸茂。慶曆之精巧。啓禎之雄肆。要是風氣所趨。雖欲不分初盛中晚。其可得乎。

盛唐之詩。冠中晚。少陵之詩。又冠盛唐。要是有根柢。不淺薄。有本領。不流逐耳。今之學杜者。止是學其氣韻風調。而於其根柢本領處。終少理會。在東臯雜錄。有人問荆公云。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荆

公曰老杜固嘗自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固荆公語妙然的是老杜實錄若其間忠義之篤哀樂之正則又出於天性之自然似不僅從破萬卷中來也

宋孝宗朝胡侍郎銓以詩人薦朱子是朱子之詩在當時已至盟壇坵久矣乃近日詩家輒分理學風雅爲二以謂朱子詩多說理非風雅所宜束皮高閣不復省覽不知朱子詩儘有唐人不能到處至於宋人未論他家卽如蘇陸諸公今人所奉爲程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三

式者若律以朱子詩格大半皆亂道耳

朱子之賢而以詩人薦非知朱子者也以朱子之詩而與王元珪同薦並非知朱子之詩者也吾友王復齋之言云爾誠篤論也并誌之

理學而工於詩者宋明以來朱子一人而已龜山南軒詩矣而未工康節白沙工矣而未純乎理讀朱子詩直如季札觀樂至韶舞眞覺天覆地載輒歎觀止

詩貴自然朱子之詩妙在無意求工而自然工無意

求新而自然新無意求奇而自然奇非後山之所謂新奇工也

宋儒最工詩者莫如朱子善說詩者莫如程子眞知詩者莫如邵子朱子之工詩余屢言之矣程子說詩不用多下注脚只於詩句中添一二字吟詠去便使人言下了然非善說詩者能如是乎邵子詩云須識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漢魏之詩概從刪却何論晉唐

考亭之詩未論齋居感興及論易論理諸篇爲歷代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四

詩家所不及卽其雲谷武夷城南雜咏暨和秀野閒居蔬食等什幽思逸韻直逼魏晉以上雖使唐宋諸名家如王孟蘇陸諸公鑿肝雕腎而爲之莫能髣髴其萬一深於理者自能辨之

學詩之法被孔子說盡如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無邪達政專對之類學一詩有一詩受用學全詩有全詩受用讀詩之法被曾子思孟子發盡如大學第三章九章中庸末章及孟子七篇中所引諸詩之類讀一句有一句領會讀一字有一字領

會試看晉唐以來諸詩學之果何所裨益而讀之
果何所感發乎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而余
以爲真知詩者莫如邵子也

晦翁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其生平學問要領事業根
柢以及講學大旨著書本意修己治人之道莫不
櫟括其中乃謂效陳拾遺感寓詩體而作蓋其意
有所欲言而借此以發端耳非真效其體也然其
和氣謙德固已溢于言表矣

文公年二十一與其內弟程洵書云作詩須從陶柳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五

門庭中來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未免局
促塵瑣難到古人佳處又曰三百篇性情之本離
騷風雅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蓋先
生早年論詩之精已如此乃於胡邦衡之薦自注
其詩云僕不能詩生平僥倖多類此則先生之望
于詩而不欲以詩名其意概可見矣

朱子武夷九曲詩步七引入道前數首詞尚微婉
深曲令人不覺至末二闕云莫言此地無佳景自
是遊人不上來爲半塗者勸也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爲岐趨者箴也其詞意諄切較
前益覺明顯耳

今人作詩每嫌涉理爲其近腐耳此論倡自嚴滄浪
前此本之有也試觀魏晉唐宋間真正詩人於理
見得一分者身分便高一分見得十分者身分便
高十分而自命風雅者不解也

晦翁詩隨事寓規言婉而意切其題洪氏雙陸譜云
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祇恐分陰間
過了更教人誚牧猪奴語似平緩却使人讀之心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六

體慄然如此方得風人美刺勸懲遺意而又不失
溫柔敦厚之旨

杜子美改罷長吟而太白以苦字箴之李太白斗酒
百篇而子美以細字箴之猶有朋友切磋之義焉
近日名下士此倡彼和惟期互相標置此意竟成
絕響矣間有直諒之士稍爲鍼砭便以爲忌才搖
唇鼓舌含憤思傾豈不可歎

文公教人讀韋蘇州詩意亦深遠韋蘇州五言詩如
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

緇七言詩如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公愧俸錢。之類語多質實而意味深長讀之使人感動猶有風人遺意焉。非其餘詩家所能及也。先生在南康時諸詩語意亦多類此。讀者細玩自當得之。

晦翁山人方丈詩分明大學第二節注脚方丈儵然

屋數椽。以喻至善所在止也。檻前流水自清漣。水內景能照知

也。蒲團竹几通宵坐。定也掃地焚香白晝眠。靜也

地窄不容揮塵客。外無所牽則容膝易安。安也。室空那有散

花天。內無所擾則處事精詳。慮也。故末總結之云。箇中有句

靜月堂偶編 詩話 七

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

朱子詩小中見大。粗中取精。平中寓奇。拙中藏巧。故

中翻新無美不備。無妙不臻。讀者解此。自當有入處。

南宋士夫多惑於星相之術。雖以真西山文信國之

賢猶不免焉。則其他可知。晦翁山寺逢僧談命詩

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推牛女話生緣。時行時止

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可以破群公之惑矣。

晦翁之出。由趙汝愚。周必大。劉珙。王淮輩之薦。其去

也由韓侂胄。林栗之胡紘。沈繼祖輩之沮。然其行止之機終必歸之天。而不歸之人者。義命之學。忠厚之旨也。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有田不歸如江水。翌日遊焦山

詩云。無田不退寧非貪。歸與退皆以田之有無為

辭。不復更論進禮退義之節矣。統觀東坡詩集言

退與歸者。什之六七。然卒無退與歸之一日。推其

意。要不過為無田耳。第不識常州屬纊時。却連阡

陌幾許耶。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八

東坡在杭時。有錢道人贈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此

蓋目擊其滿腹牢騷。日縱情於詩酒。恣意譏刺時

事。而於自己身心上。全不着痛癢處。故以此言砭

之耳。而東坡顧戲答之曰。主人若苦令儂認。主

人。却是誰。又曰。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

痛人。是直自墮入禪。謁子坑塹中矣。高閑上人。以

禪謁昌黎。而昌黎以儒引之。錢道人以儒砭東坡

而東坡以禪自解。只此便見韓蘇優劣處。

東坡吳中田婦歎云。龔黃滿朝人更苦。此語奇絕。慘

絕大抵世間最苦人者無如此等龔黃輩耳昔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此輩成就得一龔黃萬家之膏髓已盡矣况云滿朝而民生之苦尙忍言耶然余謂此猶東坡怨詞也蓋元豐熙寧間之苦人者固直自命爲龔黃伊傳者也豈但曰龔黃云爾哉康節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余每清夜吟此便覺襟懷洒脫機神洋溢真有浴沂風詠吾與點也之意詩趣之妙感人一至此乎宜乎明道先生歎爲風流人豪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九

詩本性情人各有其真未可以強同也若作詩必欲摹仿是自汨沒其性沮抑其情而委曲以徇人也古今詩話必謂某人詩學某人要不過神情意味之間微相似耳而其本色固自在也若字櫛而句比之其爲乖離不既多乎

石曼卿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以爲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杜子美詩穿花蛺蝶深七見點水蜻蜓欵七飛明道謂此等沒緊要語道他出來做甚愚謂會得時都寫得萬物自得之

意出但石語意較深厚耳

近日詩人非填砌故實以爲古則脫空走險以爲奇點鬼簿算博士條驂卉犬其經前人之譏議而屏斥者非一日矣而猶欲拾之以自珍噫愚矣

黃山谷云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生必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范元寶謂予以此概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意舉而詞備布置最得正體故前賢錄爲壓卷余謂子美詩之布置得體何止此篇但其所謂布置者有明有暗有順有逆有詳有畧有斷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十

有續耳細七叅會自當隨處得之

韓昌黎云爲文須識字余謂作詩亦然蓋一字數音二音數義音義不辨作詩固多錯用注詩並多錯解作詩錯用失在一已注詩錯解則將冤抑前人貽誤後人矣

古人作詩一首有一首章法兩首有兩首章法以至十數首數十首莫不各有章法試看三百篇中或一篇數章或一篇十數章淺深緩急次第井然不可移易不可倒亂近人作詩動稱十首百首循其

章句按其脉絡皆可移前撥後轉左換右雖千百首如無一首徒自嘔心鉢腎焦吻斷髭不足當有識者一噓也

今人讀詩全不理會詩柄其中豈復有詩學哉今人作詩只求闢湊詩料其中豈復有詩品哉

語云文人無行吾謂詩人尤甚如柳子厚王摩詰元微之劉夢得輩趨權附勢敗名裂節蓋原其工爲詩文之日簡練揣摩不過爲弋取富貴之具初未嘗有變化氣質涵養德性之說在其意中故一旦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十二

臨小利害便倉皇失據墮入機穽耳至如李益李商隱之徒工爲詞章徒博薄倖浪子之名則降而愈下不足比於人數矣

許彥周云詩壯語易苦語難余謂語無論苦壯直須道其胸之所得與其力之所能爲耳若胸無所得力不能爲則壯語爲他人之酒盃苦語乃無病之呻吟耳何分難易乎至云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斯言得之矣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是論法不論意也陳後山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皆不工是論體不論理也宋之詩人學問沒頭腦者其議論大率類此

後山詩話云鮑照詩華而不弱淵明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夫以切於事情者爲不文則必以不切事情者爲文矣且既不切事情矣其所謂文者果何物耶夫順理成章之謂文後山之論都緣不解文字之義耳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十三

東坡謂子美自許稷契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族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余謂子美之自許稷契誠爲過當然觀其所獻三大禮賦及洗兵馬悲陳陶雷花門等篇使其得位行政於唐室自有一番整頓東坡之云特以譏刺荆公自比稷夔伊傅乃不用賢而輕變法直如秦之商鞅耳又引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等句爲証亦以譏刺荆公之先以不受爵爲要君地耳非子美自許稷契實據也

宰相須用讀書人。此名言也。乃於寶儀識蜀錢年號發之。子美詩可爲一代之史。亦名言也。乃於丁謂對唐時酒價發之。嗜古者考其事而志其言。會心者取其言而畧其事。可也。

陳壽三國志。帝魏而賊蜀。通鑑遂因之。濮陽傳論老杜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稱幸稱崩。是帝蜀也。又贈曹霸詩云。將軍魏武之子孫。英雄割據今已矣。是黜魏也。余謂不寧惟是其稱先主云。復漢留長策。又云。應天才不小。其稱諸葛。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三

武侯云。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皆帝蜀實証也。帝蜀則魏自黜。此等識見。陳壽司馬光皆不能及。故可以稱詩史。

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自是唐人冠冕。但子美憂國憂民。雖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太白豪俠使酒恣情。風月卒至從逆。而大義乖違。故才名一也。不遇一也。而其所操持。固大異矣。自古文人。詩人爲太白者多。爲子美者少。學者不可不辨。

楊誠齋詩。固由天分。然其學力亦復不減。放翁陸放翁詩。固由學力。然其天分亦復不讓。誠齋後村似李似杜之評。恐亦未爲確論也。

蘇東坡詩。自柳子厚劉夢得入。故其峭拔處多似之。陸放翁詩。自王摩詰孟東野入。故其幽雋處多似之。

作詩須有關係。乃非苟作。或闡發義理。或紀述時事。或表章忠孝節烈。惟有關係學問政治風化。自可以傳世而行遠。近日名下士。動輒刊成幅裝成冊。揆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古

門投送。徒工媚悅。全無關係。皆苟作也。古人之詩。須看他咏事咏物。其中都有理在。寫景寫情。其中却有人在。近人之詩。何嘗不咏事咏物。然吾不知其理何如也。何嘗不寫情寫景。然吾不知其人何如也。

古人作詩。有比興賦。今人但知賦耳。古人作詩。有風雅頌。今人但知頌耳。六義已去其四。吾不知其所爲詩者何物也。

詩與文體製雖殊。而理趣則一。風調雖別。而學識則

同乃詩家輒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才。非關學也。離理與學而言趣與才。則其所爲詩者可知矣。

陶靖節詩如藐姑射之仙。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遺世獨立。晉魏無與爲匹矣。唐初承六朝餘習。未有能超出塵瑤之表者。故陳拾遺感寓詩一出。當時遂推爲海內文宗。其實陳詩皆自陶集中脫化而來。未爲自出機杼也。朱子譏其不精于理。而託于仙佛之間。以自高。正謂此耳。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五

詩家評語彼此互相承襲。竟莫知其所自來。如謝詩如初日芙蓉。顏詩如鋪錦列繡。乃鮑參軍語也。湯惠休襲之而稍變其詞。至後山詩話則竟以爲惠休語矣。

晉魏間詩陶謝而外。儘有着理者。如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等句。是也。彼豈不知此等語之爲迂。蓋詩以理爲骨。去此等語則無骨矣。但彼所謂骨。憑空插入。乃耐骨也。未若宋儒天然之骨。脉絡貫通全體。勻稱耳。

溫柔敦厚。詩教也。然非由平日學問涵養之功。矢口而出。鮮有不失其正者。蘇滄浪詩云。致君事業填胸臆。却伴溪童學釣魚。怨而怒矣。楊誠齋詩云。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和而流矣。朱子寄胡籍溪劉共父詩云。畱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意味深長。而詞旨溫厚。是爲得性情之正。

近人於應制詩多取冠冕應酬詩。多尙通套。是有詩而無人也。概而曰詩。誰非詩者。詩係何人所作。則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六

其中固有。有人在也。古人應制。頌中有規。若一味獻諛。工媚。便是婦寺謳歌。徒取悅耳。古人應酬。美中有勸。若一味飾藻敷華。便是優孟衣冠。止以混目。何裨政治。何關風化。無其人。則亦不必有其詩也。

謝詩池塘生春草。名句也。靈運坐此得罪。或以問王荊公。荊公云。池塘者。泉州瀆漑之地。曰生春草。是王澤竭也。余謂此特當時小人文致之詞耳。如東坡咏檜諸詩。擊賞之則爲佳句。文致之則爲罪府。

故余嘗謂告密之途開則奸人之志得文字之獄材之貴者當此言與則衣冠之禍烈靈運之死蘇軾之生亦其所遇有不幸耳而靈運取死之道則又不僅在詩句間也

詩不難於工緻而難於自然蓋工緻得之組繪而自然得之性情不相猶也古今所傳名句大約工緻者少自然者多但他人之所謂自然不過與會所至偶然而得之耳唯陶靖節朱文公兩集通體皆然節自然無所不有文公自自然無所不應而陶以韻致勝朱以義理勝晦翁之詩固當獨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十七

步千古

三唐兩宋詩家聚訟數百年於茲然要只於風格聲調中較其優絀耳若以理斷之則不煩言而其論自定

昌黎調張籍云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拏此雖贊李杜語實昌黎自道耳然昌黎長處在此其短處亦在此蓋有意盤硬語力排拏勢必不妥帖不妥帖則必避易以趨險舍平以就奇而去理遠矣此所以止能因文以見道未能本道以爲文也

考亭與南軒遊南岳暨林擇之一路倡和諸什都爲一集朝夕誦誦眞覺山水嘯秀草木騰輝造化呈能仙靈讓巧使人精神志氣直遊太虛之表

唐人句云貧賤受恩多宋人句云貧作負恩人好事者集其句而爲之說曰貧賤有恩可受猶是貧賤中僥倖之事以貧故而負恩又是貧中隱忍之情余謂貧賤有恩可受固是僥倖之事然與人者常驕人受人者常畏人僥倖之中正多不幸之處以貧故而負恩固是隱忍之情然敗名裂節以爲酬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六

思之地其爲隱忍者更多恐又非知己之所貴也余因爲前句下轉語云寧甘貧與賤莫作受恩人又爲後句下轉語云丈夫豈負恩君子常懷德猶憶年十五時先伯祖蔚美公知余學爲詩命賦天余應聲曰太虛其氣一大其形聖曰知我勿索冥冥先伯祖甚擊賞之是夜露坐小園中有柳樹數株甚盛新月初上先君以月上柳梢命作七言絕句余口占云柳染宮袍知已就月來蟾窟尚嫌遲清光何惜全身照愛是凌霄第一枝蓋寒家自先

伯祖什公先生歿後。書香中絕。當時蓋微窺先君。暨蔚美公意。深冀余早獲一第。以光門閥耳。詎意。驚駘之質。鞭策難前。年四十始得成進士。廁詞垣。高堂垂白。而先伯祖已下世廿餘年矣。每一念及。輒不禁凄然泣下也。

余年十五六。便喜作詩。至三十餘。屢躋塲屋。師友皆咎作詩有妨舉業。力勸止之。因減十之四五。厥後稍知潛心正學。遂減什之六七。及踰四十。則絕無而僅有矣。都門惡習。凡祝壽贈行。多喜徵詩。余性

靜用堂偶編

詩話

十九

懶成癖。一概謝絕。以此群相怪歎。大不理口。老友愛我。以詩相規。勸令隨俗。予答詩云。少小耽吟觸。景生老來無復此。心情山空木落孤根見。水退石高。細浪平犬子不妨矜賦手。客兒一任占詩名。新知舊學須充養。何惜慵疎供世評。語雖鄙俚。蓋實錄也。

明永樂中。曹月川先生典試秦中。時有以書干謁者。先生答以詩云。天道原來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掄才若不依天道。王法雖容天不容。余辛卯在

秦闈同事。亦有以微言相探者。余既誦先生詩以謝之。復依韻和詩三首。以自明。其一曰。掄才報國總虛公。天理王章方寸中。一點偏私人未識。此心先已不能容。其二曰。危語當年悚鉅公。森然斧鉞刻其中。後來若復徇私曲。料得先生也不容。其三曰。同心早有月川公。和罷新詩樂在中。乖氣全消和氣滿。諸公誰復不相容。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二十

余不善作詩。然以少時所好。輒形夢寐。或成篇。或成聯。寤時記憶。別爲一冊。以識之。癸巳夏。余以外艱歸。書策狼籍。失其所在。猶憶乙酉夏。夢中得一聯。其對語云。心鏡月同圓。甚覺得意。以出語未工。再四推敲。未就。而覺徧語同人。皆以爲難於屬對。至今闕如此。此番入都。未有所得。丁酉秋。偶以時事有動於中。夢中作詩。痛自懲艾。吟諷之餘。聲與淚俱。驚寤已忘其半。猶記末二句云。學問若無真實際。連宵風雨總浮沉。其所以警策之者至矣。余因作續夢詩十首。并詳記其顛末而付之梓云。

同年廷樞郎擅詩名數十年。同人多以詩相質。余亦

嘗錄一冊。屬其點定。王每於涉理處。則斥爲迂腐。余一日詰之曰。詩以何爲祖。王云。三百篇。余曰。詩以三百篇爲祖。如中庸末章所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及孟子所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等句。何如。王無以應。

樓村嘗作菌詩。又作走馬燈詩。意蓋有所諷也。同人
和者甚衆。余和菌詩一聯云。方辭腐臭。克清品旋。
藉膾腥入大烹。和走馬燈詩一聯云。粗成覲面殊。
無有得借炎威。便不閒王大擊賞。以謂正使他人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主

極力摹寫。傳神逼肖。終須詞費。未若斯之言簡而
意盡也。其所賞鑒大都多類此。

同年朱字綠。遊京師。負盛名三十年。癸未始成進士。
選庶常。適值五旬。同人皆有詩爲祝。余賦七律二
首。七闕腹聯云。論相豈宜五十貴。衡才久許半千
奇。次首領聯云。十年齒長原居第。萬卷書多更讓
兄。朱甚擊賞之。惜其歿已久。而余稿散佚。全詩竟
不可復得也。

魏三石擊。吾還詩人也。乙丑丙寅之間。與余倡和最

夥。曾以短句寄題其別業云。還東一草廬。絕勝輞
川居。日午花陰密。風斜竹影疎。荷香晚度後。蕉葉
獨吟餘。雨過勤培菊。秋涼應待余。越乙未。已二十
年矣。余以外艱起復。將入都。魏持箋索書此詩。余
已不復記憶矣。魏取壁間草以示。蠹蝕大半。而
墨跡宛然。固余少時筆也。余大慙。謝乃斥其顯末。
敬書而歸之。好事如魏君。朋友中蓋亦難其人。
甲子客江城。友人索詩。余答斷句云。愁醉曉川夢未
醒。漁歌樵唱不堪聽。囊中收得漢唐樹。爲報今年
色更青。越癸未夏。亦三十年矣。一友館內閣。侍讀
某公家。偶誦余此詩於其主人。而遺前二句。主人
翌日車騎至。寓邸道其意。出箋索書全詩。而去。此
亦一好事人也。因並記之。

靜用堂偶編

詩話

主

靜用堂偶編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涂天相撰天相字變菴號存齋一號迂叟孝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天相從熊賜履講學所著有謹庸齋劄記守待錄存齋閒話等書茲編又從諸書之中撮其大要上編爲學言政言學辨凡五卷下編爲家訓幼儀雜箴雜銘雜誠古今體詩存齋詩話亦五卷

廣字義二卷

〔清〕黃叔瓚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黃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字義三

卷》提要

敘

正學之不明文字累之耳夫文字何足累人亦人自溺於記誦之末不獲受益於身心聖賢無是學也古之學者讀書觀於意惟務心得故斷章可以取義發揮無不旁通寔有會悟於語言之表者豈獨說詩贊易於今可覆而按哉然於至要之文又未嘗不深切著明焉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子曰其恕乎復申之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字之義也傳心要典自不容有毫釐之差則字義所關甚大先儒陳石公故嘗鄭重言之北海孫氏加以增訂義漸備矣玉圃黃先生潛心默識又為推廣其義或明其功使人知所入或析其流使人善

所守指歸戒勉而徹上下貫始終之蘊具在其中較之原本訂本及北溪達原諸書不更擇精而語詳乎余與先生共事久中心藏之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政事簡以清蓋於茲編匪惟知之且允踐之所得抑何邃與有志於學者於此百數十字講明其義可以窮經就中喫緊數字

敘

二

深加體認慎厥修舉而措之可以守約亦可以施博毋徒視作文字而涉獵爲功訖於罔獲以大負先生闡發正學嘉惠吾徒之苦心哉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夏六月博陵侍生尹會一書

余素未聞道又雅不喜口耳之學家居後偶得北海孫氏增訂宋陳石堂先生字義一書爬梳抉擇精語詳積歲披讀未嘗去手間閱歷代先儒語錄更後得陳北溪先生字義程達原先生字訓凡有可發明者隨時補綴因推廣其義爲下學入門之階梯如近道莫如靜靜中須有物人心須要定定須止於事立誠則在修學處事主敬則在直內方外存心則在嚴恭寅畏立志則當明邪正二路守一則在整齊嚴肅正心則在分別善惡識廉耻等語其喫緊着力處似於字外多所摭摭實於字中了其義蘊上下兩帙從

廣字義自序

一

孫氏本詮次先後復爲標識於上以存諸先生面目余雖附於簡末祇期潛心體認解或發蒙若謂於此卽窺見正學奧旨尋聲竊影希自附於理學之後實又余心所不敢出也北平後學黃叔瓚謹識

學者讀書多不識字義他不具論如心性二字是一是二茫不得解外學以知覺爲性是心也非性也故朱子曰佛氏不識性韓子曰博愛之謂仁仁性也愛情也是以情爲性矣韓子且然見其他乎篇中一百五十三字靡一不精確明晰四書六經五子之學萃於此矣先生嘉惠後學之功何其鉅也久仰先生有此書辛丑之秋從真定梁玉立先生借此錄置几案一日而驪珠滿串何其幸也北平後學孫承澤記

記

字義原序

宋寧德陳普石堂

予舊嘗作韓伯循字說謂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其在六經四書猶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舉斗極列宿則天之全體得舉五嶽四瀆則地之全體明明於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之義則六經四書之全體可得而言矣世之知書而或不明於道不得於聖賢之心者未明於此等字義故也明於此等字義則萬戶千門以漸開闢自當如寐之得醒矣乙巳歲熊邱叔文之仲子和仲年七七從子學每

原序

講說遇此等字必爲之深論而多言之和仲每聞輒悚然察其貌若有以真契默會而自得於問答之外者雖蒙其家學源流端的浹洽是亦其所受於天者清厚與等夷異故也歲晚相別取所論之深切簡明足以備其義者序列條分并與其他工夫門路狀形立的切要等語亦爲之稍抽發開析以附其後合凡百五十三字以授之使不忘蓋多於程正思而少於陳安卿者學患不得其門耳子其勉之由門而堂而室吾當計日而待矣冬至前七日書

先師舊學於維則韓氏
黃山韓氏學於朱門之輔

氏益問學淵源厥有自來嘗語云疇昔予聆韓先生夜旦莊誦朱子四書如奏九成篇韶令人不知肉味又云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六經四書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非深於知道者未易為斯言又嘗述字義一卷以授學者比之程正思陳安卿為詳畧適中而立義措辭尤精或者曰為百五十三顆驪珠風胡非乏巨眼然是珠也將照千里奚待十二乘傾當覆之掌中母但買椀云昔泰走乙丑八月戊寅門人合沙余載謹識

原序

二

廣字義目錄

卷上

天	太極	無極	皇極	太和	乾
坤	元	亨	利	貞	陽
陰	剛	柔	鬼神	神妙	主宰
造化	變化	幽明	屈伸	消息	盈虛
感應	易	道	理	器	體用
德	行	性	命	情	心
志	意	思	慮	念	才
氣	五常	仁	義	禮	智
信	四端	三綱	五典	五教	倫
孝	弟	智	仁	勇	誠
誠之	誠明	知	行	言行	一
止					
卷下					
中	庸	時中	時	未變	和
經權	正	直	方	忠	恕
忠信	敬	恭	欽	齊	莊
肅	靜	虛	實	定	安
樂	聰	明	聖	神	睿

廣字義目錄

七

濬	哲	謀	靈	覺	節	密
幾	復	禮	樂	文章	物	軌
範	則	體	名	位	分	
量	公	私	理	欲	義	利
耻	善	惡	淑	慝	良	
治	亂	順	逆	是	非	
慎	忽	已	意	必	固	
戒	克	已	自	欺	改	過
三	極				人	三才

廣字義目錄

二

廣字義卷上

宋陳石堂先生原編

北平後學

孫承澤校勘
黃叔敏續輯

天

原輕清之氣上浮而爲天以其主宰萬物故謂之帝
帝即天也以其運行生物莫非道理之自然故謂之
道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是也

廣邵子曰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
盡天可乎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
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

廣字義卷上

一

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程子曰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帝有包含徧

覆意思則皆言天

勿齋程氏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迺乎地外大無不

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

太極

原即道也極至也理至此不可損益故謂之極止有
此理無以尚之故謂太極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
故爲天地萬物之本而在天地萬物之前既有天地
萬物則凡有定則常分而不可易者皆太極之體也

廣義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本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

北溪陳氏曰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行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渾淪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

廣字義卷上

二

奏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不必過求外索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大著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等爲虛談終非實見

無極

原太極道也以其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故謂之無極周濂溪先生恐人將太極僅認爲氣故以太極之妙示人加此二字於太極之上不過謂其無而實有有而復無形聲之可見聞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蓋文理當然非太極之上又別有箇無極也廣義朱子曰無極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皇極

原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蓋立於天下之中事事皆盡其道之至以爲四方之標準也太和太和以下一條係本刪

原天地間冲氣當當無息者也

廣字義卷上

三

廣義朱子曰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

乾

原健而無息晝夜無息四時無息萬古無息此所謂至健

廣義伊川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坤

原順而含厚天皆通也地者順乎天者也積順故含厚

元

原乾道之全體也在時爲春在人爲仁

亨

原乾道之流行在時爲夏在人爲禮

利

原乾道之成萬物各得其宜也在時爲秋在人爲義

貞

原乾道之正固在時爲冬在人爲智亨之爲禮也文明之盛卽夏之萬物相見也貞之爲智者正固則不雜而虛明爲萬物之照也

陽從靜改本

廣義卷上

四

增延平李氏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闢皆物於陽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陰之生 陰陽非有二物相對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

陰

增延平李氏曰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剛

原陽之質也在人則剛之善爲強毅爲果決爲幹固

其惡爲暴猛爲強梁

廣朱子曰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

柔

原陰之質也在人則柔之善爲溫良爲恭順爲慈愛其惡爲巽懦爲不果爲諂媚邪佞

廣朱子曰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

鬼神

原鬼者歸也去而入於無也神者伸也來而出於有也卽太極之動靜

增北溪陳氏曰程子曰鬼神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

廣義卷上

五

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廣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

勿齋程氏曰以二氣言陽靈爲魂陰靈爲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

敬軒薛氏曰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爲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神妙 孫本刪

原神者往來出入妙而不見其跡也妙者無痕無跡無角無圭輕利神速活潑潑地也

義明道程子曰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不必言作用

主宰

原主者爲萬物之主宰裁制也裁制萬物各有制度各有當然而不可易也

廣字義卷六

六

造化 下有化工 餘從孫本刪

原造謂作成化謂變無爲有

義勿齋程氏曰陰陽之運消息始終生生不窮是曰造化

變化

原變者道之初動物之初生化之漸也化者物之既成道之定體變之成也

幽明 孫本刪

原幽即鬼也去而入於冲漠杳微也明即神也來而出於光明顯著也

屈伸

原猶進退也天地間一氣也屈而入於虛無爲陰伸而進於盛大爲陽冬至一陽生伸之初也夏至一陰生伸之極而屈之初也屈極復伸伸極必屈天地之道萬化萬物萬事之常不過如此而已

義伊川程子曰若謂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海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

廣字義卷七

七

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盡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鑑何物不消漾了

消息

原消退減而向於盡也息生長而至於盛也

盈虛

原生而漸滿爲盈如日月自朔而望也消而漸盡爲虛如月自生魄而晦也

感應 下有孚字一條從孫本刪

原感猶觸也隨觸而動爲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彼此之間二者常無窮也譬如聞人之言爲感答

之爲應彼聞所答彼爲感復答我之所答復爲應也
寒往是感暑來是應暑往是感寒來是應日往是感
月來是應月往是感日來是應聖人作是感萬物覩
是應用舍是感行藏是應冬夏是感衰葛是應龍虎
是感風雲是應事至物來是感處之爲應處之是非
得失復爲感逆順從違復爲應推此則無往而非此
二字矣

廣明道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
有甚事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潛室陳氏曰感應二字貫通陰陽動靜謂陽動爲感

廣字義卷上

八

固可謂陰靜爲感亦可謂陽動爲應固可謂陰靜爲
應亦可蓋今日之晝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
起明日之晝天地間不過如此而已

易 孫本刪

原交易而化陰陽寒暑治亂死生之大體也又變易
也萬變無窮日夜相代無停止也

道

原猶路也天地人物日用之常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故謂之道以其本體而言謂之形而上者要之既見
於事物者道之用未見於事物者道之體平常言道

者但以用言聖人君子則常見其體所以知其用之
非出於作爲皆性命之實也

廣明道程子曰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
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
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
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

伊川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
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
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
而彰 心通乎道然後能別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廣字義卷上

九

重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
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延平李氏曰道亦無他懸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
夫處便自見得

朱子曰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脩四海
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
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 率性而
行各得其分者道

北溪陳氏曰求道者須就人事中盡得千條萬緒當
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

身人事趨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此身有何干涉

理

原大體謂之道以理言則有文理路脉旁行散出通達周徧之謂也

增朱子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

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是以人物之

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稟此氣然後有形

廣伊川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形而上者存

廣字義卷上

上

乎洒掃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理有盛衰有消

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

尚所以事天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世

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

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

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

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理之流行無所適

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

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無過明吾心身之理而已所以爲理者又非可悠悠泛泛若存若亡半間半界須是見得親切端的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於切已爲得力而在我有受用處到凡遇事直如鑢錙著物一觸便成兩片無復有騎牆不決之態

勿齋程氏曰道之界辨精密有條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

廣字義卷上

上

器下有費隱一條從前本刪

原道者無形之實理器者有形之實物

廣勿齋程氏曰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

體用

原有二說一謂道之本體在有形之前其用見於有形之後一謂道之定體見於有形之後而其妙用起於有形之前聖人君子之體用亦然具於心爲體動而見於事爲用以義制事使各得其理爲體起於心爲用天之生成萬物即道之二體用也聖人之萬事即天之萬物

廣義 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事畢該是之
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

德

增伊川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
也

未子曰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事謂
行

或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
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
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

廣字義卷上

三

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
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
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
之正又曰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達道智
仁勇爲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
道的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
可喚做道

廣義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
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

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
對曰須先得方可守只是此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
在己者決定是作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
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孝弟忠信人以此
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安
排蓋存之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
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作工
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
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

廣字義卷上

三

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
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德者得也古經書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明德
達德懿德德性天德是也

行

原德之見於行也

增東萊呂氏曰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
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

性

生而有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之謂性仁義禮智是

也生而同得於天者也又有兩樣氣質之性一如男女飲食之欲一則善惡愚明之不齊男女飲食形氣之欲也善惡愚明則所稟之氣有清濁剛柔純雜厚薄故也二者皆生而然故亦不得不謂之性也聖人則仁義禮智之性常明飲食男女之性自無不正俱有善而無惡有明而無愚自賢人以下則常以其同得均具固有仁義禮智之性為主以檢其形氣之欲使不流於邪變惡以爲善開愚以爲明亦惟同得固有故足以用其力也

廣字義卷上
孟子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有

廣字義卷上

五

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字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水之

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醫者不識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

廣字義卷上

十五

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所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 廷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

之善可見矣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北溪陳氏曰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

廣字義卷上

十六

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虛靈知覺底喚作性耳

命

原與命令之命同仁義禮智之性之道皆天使我有是也故謂之命凡出於天者同謂之命不分人物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明得此一字則無所不敬若君親之臨乎其上也壽夭賢愚貴賤貧富出於天亦謂之命樂天知命君子不謂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皆謂此也 廣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上蔡謝氏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調執政或勸之曰彼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那閒工夫枉用那閒心力信得命及養得氣不挫折

北溪陳氏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

廣字義卷上

十七

已盡地頭赤見骨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爲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蓋到此時所謂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

或問潛室陳先生正命知命立命之殊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二成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了盡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理了恁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

情

原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爲情孟子曰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常訓實字

增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益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廣北溪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

廣字義卷一

十八

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固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惡的物却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

心

厚人之知覺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發用之者也
是之謂道心又有形氣之知覺如飢則思食渴則思飲之類也是之謂人心聖賢愚不肖皆同之理具於心謂之性以知覺而動則爲情故曰心統性情

增人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

性性只是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通貫爲一朱子曰不須去通貫本來通貫理無心則無着處問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廣明道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相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伊川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人之形體有限

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

廣字義卷一

九

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道苟能通之以道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爲主而不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一心具萬理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已徇物

欲於軀殼之外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

北溪陳氏曰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人與物皆同如牛羊鳥獸蟲魚凡有血氣之屬皆能知覺不足為貴此心乃舜所謂人心也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其有道心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是也人心血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二者雖不相離而本自不相混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

會靈

廣字義卷

三

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

情

忘

原心之所之如射之於的

增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張子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義明道程子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伊川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問入道之切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朱子曰為學工夫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近只患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北溪陳氏曰學者立志之初最常明邪正二路之所由分適乎正路則為賢聖差之邪徑則為狂為愚

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必如孟子以

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然後為能立

志

意

原心之動而有所向之初也

增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的意是主張要恁的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

廣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關

思

原心之謀也擇善惡可否而去就之也

增伊川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

者其得易失

北溪陳氏曰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也

廣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舍則去思之弗熟也

北溪陳氏曰進學之要處尤於思為着力凡讀書一言一句皆當思聖謨賢訓引而不發不思則不得也日用應接一事一物亦皆當思天理流行事事物物無所不在不思則不得也至其所以為思則勿浮淺勿散漫須是懇切精專蓋不懇切則無以抉開縫罅

廣字義卷上

三

而探其中之蘊不精專則無以鑽入堂奧而詣乎理之至

慮

原思之詳審畏謹而防後患者也

念

原懷而不忘也

才

原能也孟子不學而能之良能所謂天之降才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皆是也又質也本質之所能也昏明強弱亦所謂才如義理氣質之性不同而同謂之

性也

廣伊川程子曰性出于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邵子曰才有正有不正不正安得謂之才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

勿齋程氏曰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皆謂才

氣

廣字義卷上

三

原人所稟受於天以為形者陰陽五行是也所以載性與道而為之宅也充之則為孟子浩然之氣不能充之則餒而不飽塞而不流行所以貴養也又以清濁剛柔不齊之氣人生而遇之則為昏明強弱之質然有性焉可以用變化之功變化得盡依然又是浩然之氣蓋理與氣常相隨而不舍其分數之多少惟視所主之強弱耳

廣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

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

五常

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道之常天下萬世之常行不可易也

仁

原天地生物之心也人受之以爲性而具於心故曰心之德惟主生故曰愛之理愛非獨愛親愛人愛物凡作事而不忍傷道害理皆是一片愛此是天地之本天下之公故爲愛之理夫愛情也曰愛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

廣字義卷上

五

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又曰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大愛情也至末

從本

義明道程子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伊川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

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

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

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

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

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

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

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

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

廣字義卷上

五

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

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程

子言仁本末其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

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

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

北溪陳氏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仁無表裏動

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

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

欠缺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便頑痺不仁

矣 人心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爲仁而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抑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

義

原宜之理心之制也天理散於萬事萬物各有所宜而皆具於人之心故人之心正則其處事應物無不得其宜也制者裁割之謂隨其同具之定理而爲之去其過多益其不及使之各得其宜也

增朱子曰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

廣字義卷上

三

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或問明道程子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義之嚴肅即是仁的收斂

北溪陳氏曰義就心上論制是心裁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臨川吳氏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理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理之義無義之理哉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禮

原天禮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尊卑上下親疎貴賤之體恭敬辭讓之心之容冠昏喪祭賓客朝廷宗廟郊社之等辨威儀也經禮三百事之大體曲禮三千即其行於各體中之曲折也節謂等辨文飾也飾其恭敬之心又相參錯以成事皆所謂文也儀謂可觀可

廣字義卷上

三

法則謂制度有定大抵所謂體也故曰禮者體也又曰禮以體政其理皆具於心所以動而能中其節其體本嚴而卑所以動則爲恭敬辭讓之心若非此心爲主則三百三千不能成也

北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使即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智

厚知也明也見善惡識是非之謂也

廣義朱子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北溪陳氏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便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廣字義卷上

天

信

原誠實也知有此理而能行以實之使不徒知而虛其本心之良也言語之信乃其一端又凡事之是非善惡人皆能言之而少能踐之若能踐其言而實之則雖是言語而非一端之小信矣若詩所謂貞信之教行所謂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易所謂覆公餗信如何也則亦以物理之實而言不能行之是虛其位所謂不誠無物也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如何朱子曰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

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廣義伊川程子曰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

四端不言信信不足以盡誠由愛不足以盡仁也

四端

原端頭緒也仁義禮智之性萌芽發露處也因其萌芽發露故知其中之實有猶有頭緒則可以迹其所由來也

增朱子曰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

廣字義卷二

天

底苗

廣義朱子曰四端之未發也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有是理於內也

三綱

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綱之大繩衆目之所附綱舉而後目張綱正而後目齊國家天下必君父夫先正而後臣子婦隨之而正也人倫凡五等而君臣父子夫婦三者爲最重三者正則無不正

矣以人道而言六者當各自盡而不相待以家國天下之責而言則君正而後臣正父正而後子正夫正而後婦正自古及今蓋無不然以教之所起爲重居其位者必先盡其道也忠臣孝子貞婦未嘗計君父夫之善惡子之事父尤當自盡父之是非爲子者初不知也大學之教先子而後父父之責常輕子之責常重然以治道而論則君父夫皆有君道必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求臣子婦之正三綱爲此而立也

五典

原典常也天下萬世之常也三才人位乎中爲天地

廣字義卷二

三

心而其倫則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爲天下萬世之常不可易之大經也五者正則天地間無不正矣典從冊在大上等閑之也五者之道簡冊所載莫大焉者也尊閑之所以尙之以爲垂世立教之重器也後世以其爲天下萬世之大常故因訓以爲常唐虞時雖已爲常尊閑之意當猶在也

義勉齋黃氏曰朋友者志同道合者也朋友道絕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求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

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五教

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親主愛義主敬別序主禮信者實行其言而不徒有其言也五典五教易序卦孟子先父子中庸先君臣先父子仁爲五常首孝爲百行先也先君臣經世之主也

增南軒張氏曰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

廣字義卷上

三

敘有典敎我五典五惇哉敎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

倫

原類也理也各從其類各有其理尊卑大小內外等辨分數各有所止而不可有毫髮僭踰如樂之五音八音不相奪也

義勉齋許氏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孝

原善事父母為百行先

增榮陽呂氏曰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廣伊川程子曰欲為孝不是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只是養體養志致愛敬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

廣字義卷上

三

弟

原善事兄長善事者盡其道而不可有一毫之疵病

廣魯齋許氏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

親者也今人不明義悖逆天性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智仁勇

原三者實二智知也仁勇行也仁周徧流通而無不到無障礙無欠缺勇果決而無留難也智為先者先知其善惡是非當為不當為與其分數之多寡節度

之所止而後可以行也行之必無不到故仁次之然不能自強果決則二者將皆廢故勇以成之大槩仁在中主行智者辨其塗轍而勇者遂其工夫也

誠

原真實也全體皆天道而無他道外物之雜也

增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廣字義卷上

三

廣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不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北溪陳氏曰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誠之

原未至於誠而用力以求至之賢者學者之事也

廣伊川程子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

是無誠處呂氏曰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

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修學不誠

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異已

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未學曲藝亦必誠而後

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乎

朱子曰凡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以應之方始是有

廣字義卷上

言

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

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

這書

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

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

處言盡得忠信卽是誠

誠明

原得誠之體於心則虛明無蔽而於事物無不照誠

者之事也所謂誠則明朱子所謂誠則無不明也擇

善固執明於心知所向然後可以至於誠誠之者之

事也所謂明則誠朱子所謂明則可以至於誠也

增知

增伊川程子曰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

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

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廣或問人有志於學而智識蒙蔽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伊川程子曰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智識明則力

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

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窮理亦多端或讀

廣字義卷上

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

了臨事安得錯

上蔡謝氏曰問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

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

意意有盡時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而已

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只

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

孰先日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增行

增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

增言行

增伊川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廣字義卷上

美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廣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明道程子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伊川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卽是求仁之端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

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卽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理得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

廣字義卷上

美

原在天爲道在聖人爲心天之生萬物惟一道而無不正其性命聖人之應萬事惟一心而無不得其義理所謂一以貫之之一誠者之事也去其雜以純其體防其間斷而常久其功此則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誠之者之事也蔡氏咸有一德解曰不雜之謂一不息之謂一最盡天與聖人蓋純乎此而莫名其所以然賢者學者則志乎此而常加擇執之功也

廣明道程子曰涵養吾一

伊川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

朱子曰學者須於主一上作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義理無安着處若口主一功夫則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作功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

廣字義卷上

三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卽所謂誠也止

原物理之所止至此而後爲盡爲善爲得一毫不可過不及蓋與中字意同太極皇極字亦同在人則當止其所止不及是未至其所止至其止而復不因他有所移是不止其止皆爲不得其中而失其道也廣書曰安汝止商書曰欽厥止大學曰止至善物各有止是其本來分量人當知其所以至之守之聖賢之

言不過謂一物事各有天理當然之分限人之處事裁物不過止於其分限而無所遺則天理人道皆得而無失也

伊川程子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敬軒薛氏曰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

廣字義卷上

三

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廣字義卷上

男守謙校

廣字義卷下

朱陳石堂先生原編

北平後學

孫承澤增刪
黃叔瓚續輯

中

原中者適其當然之正之謂在時則不失之先後在理則不失之過不及蓋是停當恰好行之則無不通之道雖不可以中間之中爲言亦未嘗不在先後左右過不及之中間也但以行之得不得言則中間之中不足以形容之矣

廣伊川程子曰中字最難識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

廣字義卷下

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又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庸

原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世常用不易之

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明此自見異端之非

廣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見之便怪異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可易之義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一時之美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廣字義卷下

時中

原一事各有一時當其時則盡其道而無過與不及所謂時中也舉一事而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在天則晝夜長短之分數四時寒暑生物成物之節度是也

時

原其義最大只是時中之時書所謂欽哉惟時亮天功所謂動惟厥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易所謂與時偕行欲及時也隨時之義大矣哉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皆與天同行之道也五經易最大易之義時最

大六十四卦是六十四箇時三百八十四爻是三
八十四箇時人能去其私心進退動止惟其時之當
然則萬事無不善而吉之所集矣

未發之中

原卽性命之全體在人心之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也渾然天則無所偏倚故謂之中至正而盡善實
有而非無同得而無欠常生而不息蓋萬理之原而
衆善之本也但喜怒哀樂未發時卽是不必求索體
認默然而自在也然惟敬而無失則常保其全靜矣
義伊川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

廣字義卷下

三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只平日涵
養便是涵養久則發自中節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始得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問潛室先生不睹不聞至靜時也不知戒懼之心何
處着落曰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
禪家寂如空如所惺惺之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者
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都不露痕跡

景逸高氏曰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
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

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
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
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
發時爲天命之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
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
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
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

和

原無所乖戾之謂卽未發者之發寂然者感通施之
事物無不合宜中節喜怒哀樂皆得其理而無乖戾

廣字義卷下

四

非中之外又有和卽是時中之中以其合理得宜所
以謂之和

廣經權

義北溪陳氏曰經與權相對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
是正當道理但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
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所不
及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 權是時措之宜君子而
時中時中便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
權由權然後得中

正

原道之實也亦有誠字意考之是而無疑措之安而不危用之當而不悖之謂也

廣義伊川程子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多亦須漸好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龜山楊氏曰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

直

原動而順理之謂也直指旁行入大入小惟順理之

廣字義卷下

五

當然自然而不用其作爲之私心則無往而不直也有私心則爲回曲而不直回者反從他道曲者入於偏私暗昧而去道遠直則光明正大曲則暗昧偏小坤六二之光以此

廣義朱子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

方

原有常有定之謂如東西南北之方常在其位而不

移也直方立不易方辨物居方皆是也矩方之方似不同然其體正靜又有廉隅不可刮是亦有定而不移者也

忠

原盡心之謂也心之所知盡之而無隱也臣事君以忠孔門忠信忠恕爲人謀而不忠乎左氏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皆盡吾心之所知也中心爲忠體無欠缺出於忠心則皆誠矣

恕

原推已及物也人各有心物各有理心無不同理無

廣字義卷下

本

不定惟處之者往往不能克去已私人已物我殊而爲二恕者去其已私而盡吾之本心度人之心與已同則以所同者公之於人所謂恕也見物之理當如是則以所見者公之於物亦所謂恕如是則合人已物我爲一大學絜矩之道是也能絜矩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有不平此學問立身待人應物爲仁之要聖門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

增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

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來恕字義不明范忠宣謂以恕已之心恕人將恕字作箇寬饒的意思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廣字義卷下

七

北溪陳氏曰恕只是我這理流注去到那事物處但仁是流去到便熟滑恕用推方到較生澁所以恕爲求仁之方者只爲事事物物間易爲私欲所隔有不到處便要逐一推引這天理出去流注到那事物使千條萬緒無所不貫也 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忠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忠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增忠信

增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

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

廣字義卷下

八

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北溪陳氏曰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教人做工夫上立字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

言

敬

原主一無適之謂主一者於義理之當然深見而固守之以爲主而無惑其心也無適只是無貳謂守之固不爲外物搖奪牽引而他之也

增伊川程子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

廣字義卷下

九

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廣伊川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涵養須用

敬問敬義何別伊川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

便是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

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在事上如何曰

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佛家敬以直內則

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以方外則其直內豈

有是處

龜山楊氏曰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直內方外之別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得吾敬而已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敬不是

廣字義卷下

十

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恰與畏字相似

南軒張氏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

東萊呂氏曰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北溪陳氏曰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義所謂常惺惺者敬之體所謂整齊嚴肅者敬之容所謂戒謹恐懼者敬之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又正持敬時凝定之功人心散漫須敬則有所統攝主宰許多道理便萃在其中敬非有他也只是此心存在不走作爾坐則在坐言則在言視則在視聽則在聽無事時在此常惺惺有事時則呈露在事執此事則在此事執彼事則在彼事對境而見當境而存既不走東又不走西既不拘束太迫又不放蕩太寬只如平常做去久之自然耳目手足有常度容貌身體有常節初

廣字義卷下

士

未嘗著意於敬而固無所不敬也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夫便自見

西山真氏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勿軒熊氏曰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

恭 欽 齊 莊 肅

原敬主於心達之容貌則爲恭爲欽恭者敬於持身

欽者敬於遵奉之意齊莊肅亦容貌之敬然皆恭欽之自然能恭能欽未有不齊不莊不肅者也肅兼有收斂凝一之意敬之之至形見也

廣明道程子曰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

朱子曰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

北溪陳氏曰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

廣字義卷下

士

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

靜

原內無欲而外之應物惟理之循則動靜皆靜雖有爲亦若無爲也周子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註云無欲故靜蓋兼動靜時言主者以無欲爲主但無欲則靜時固靜而動時亦無不靜堯舜無爲禹行其所無事皆此事也人知天動地靜不知天未嘗不靜也元亨利貞卽天之靜也雖一息萬里莫非道之行未嘗有一毫之作爲所謂靜也日月之運行風雲

雷雨之動作人皆見其動而不知其至靜但無非時無非理而不用其心則天皆地體乾皆坤德乾以易知是也易則無作為無艱難皆靜意也

增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發而皆中節便是動中之靜

廣伊川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廣字義卷下

明道程子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違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至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矣

南軒張氏曰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

敬齋胡氏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為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未靜未嘗不靜也

涇陽顧氏曰周子主靜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然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人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

廣字義卷下

虛

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一箇未發氣象惺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虛

原一而無欲也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也虛之至子絕四是也顏子克己所以為虛者也

廣伊川程子曰心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實

原天理之誠充足於中所謂充塞是也虛實二字不過純乎天理之誠而無物欲之雜則謂之虛亦謂之實虛無物也實有物也無物無知誘物化之外物也有物言有物誠者物之終始是也無物故有物有物所以無物也又二者復自相反而為不善之名若志無虛邪之虛是內無所主茫然不知所向不實之名也邪暗塞是物欲充實其中不虛之名也二字之相反亦二而實一蓋不虛則不實不實則不虛無物本為善不誠無物又為惡知誘物化本為惡言有物又

廣字義卷下

主

為善充塞本為善邪暗塞又為惡弟子職方言溫恭自虛才數句又言志無虛邪明辯之學凡此等字皆不可以不知也

廣明道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敬軒薛氏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

字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於中

定

原心有定向不可惑亂蓋明善見道而深知其無以加此不可踰故也四十而不惑即此

廣明道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伊川程子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廣字義卷下

主

得者不可惡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

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張子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

安

原堯之安安夫子之恭而安中庸之安行此不思不勉而自無不合道之安聖人之事也所居安者易之

序安上孰乎仁靜而後能安此樂天知命之安聖賢之所同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不愧不怍無過無罪之安字一而義不同然人能用功於後二者則聖人地位亦可馴而至矣靜而後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

樂

原心之所自得而深於其味甘之美之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易之之謂也顏子不改其樂夫子樂亦在其中之樂是也文言樂則行之孟子君子樂之與此

廣字義卷下

七

不同論語朋來之樂孟子三樂亦微不同文公以朋來之樂與不知不愠用程子說合爲一其實朋來之樂猶淺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卽孔顏之樂朋來之樂亦漸有意耳

廣明道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伯順鹿氏曰樂自有真不是逍遙閒曠的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何從生從不愧不怍而生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君子以衆寡

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萬物皆備一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聰

原聰之明也於言之是非聲之邪正不亂也聽德惟聰謂聽而辨明於善不善也

明

原視之明也於事物之是非善惡人之邪正賢否不亂也視遠惟明謂四海之內無所壅蔽百世之後無不豫知不蔽於目前而溺於淺近也

廣虛齋蔡氏曰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

廣字義卷下

七

目而所以明者心也

聖

原大而化無不通生知安行與天同

神

原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應無方其行無迹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廣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始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朱子曰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

所能益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

睿

原照無不見通幽入微

廣義伊川程子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思曰

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虛齋蔡氏曰睿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分別智只是心體之明處

濬哲

原濬深也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極深濬也

廣字義卷下

主

研幾哲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

天下之務濬哲之功也

謀

原裁處事物咸盡其理而底於成也人謀鬼謀皆是

裁處事物鬼謀所謂藏諸用也

靈

原見而無不知莫知其所來

覺

原良知良能不可掩蔽萬善百行觸處洞然

廣義或問伊川先生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

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

覺則何益矣 佛家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

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 問程子言覺

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無所疑便半信半不

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敬軒薛氏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

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叢山劉氏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

虛故靈靈故覺

節

廣字義卷下

主

原天理自然之制度事物各一不可多寡一事一物

之中又各有異體定位定序亦各有制度不可多寡

密

原精義入神不容毫髮

幾

原心之初動事之始生各有善惡深見之則能護其

善之生長絕其惡之萌芽故能成天下之務

廣義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

幾字

勿齋程氏曰事雖未著理則已明是之謂幾

敬軒薛氏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復

原人心已縱而復收道心已失而復還

義廣勿齋程氏曰陰反而陽惡反而善是之謂復

禮樂

原禮只是制度樂只是和順禮只是序樂只是和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合同而化而樂

廣字義卷下

圭

興焉

義廣明道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是恭敬的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的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缺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

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

北溪陳氏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戕相賊相爭相鬪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文章

原文者百禮衆善經曲相錯成體成象可觀猶陰陽

廣字義卷下

圭

晝夜四時草木之相文以成天道也章猶節也一體成而冬以成一年也孟子不成章不達是也文者章之備章者文中之各一節文樂之翕如純如繹如章所謂皦如也

義廣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

物

原實也天地間萬物萬事皆道之實體也理之所有而不可無者也易開物成務詩有物有則皆實體也不誠無物不得其則則無其實而非物也言有物得

其實理也周禮三物五物文物名物皆事之實禮制之當然而不容已者也

增朱子曰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

義或問伊川程子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朱子曰天地之間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批

廣字義卷下

重

至於物亦莫不然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以節當春生時不妖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

軌

原車之轍迹天下古今之同不可大小多寡禮義之

當然聖人之所裁制行而為天下之度者也

範

原以無過不及之事體示天下萬世以為出過流溢之防放勳所謂匡之是也

則

原無過不及恰好之定體一事一物各一為天下準

易書詩左氏中多可觀

義朱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

勿齋程氏曰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

廣字義卷下

重

則

敬軒薛氏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體

原一事一物各有常形定體當然無關可觀可法者也禮以體政禮行則政事皆得其本體之固然也

名

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道以實其名而不虛之也

有其名而不盡其道則所謂不誠無物觚不觚觚哉觚哉是也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詩所謂大無信也卽此意正名生於防僭亂亦欲使之知之而自盡其理也

位

原天上下君尊臣卑日晝月夜男外女內鳶天魚淵與君在昨夫人在房酒在室醴醕在戶之類皆是也天地萬物之在其位者各盡其事不僭不濫人能不出其位則亦能盡其事如孔子之爲乘田委吏是也

廣字義卷下

重

分

原性之所賦不寡不多謂之性分職之當爲不敢不盡謂之職分理之當得不可過多謂之命分凡一事一物生稟素定宜有合得而不可有無多寡者皆是惟天運不齊有合得而不得則當受之安之若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亦命分之所固有而不可違者也

廣量

義伊川程子曰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

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作去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公

廣字義卷下

重

原是非善惡喜怒哀樂天下之同

增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置事便私

義伊川程子曰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卽是天心

勿齋程氏曰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私

原是非善惡喜怒哀樂一人之獨

義伊川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龜山楊氏曰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相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正叔先生曰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勿齋程氏曰物我角立紛然萬殊是之謂私

理前分言道理此標出理字對欲而言

原天道人心事物之體

增朱子曰天理人欲只爭些子譬如飲食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

廣字義卷下

五

欲交戰處

義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

欲

原形嗜氣好一人之貪

義伊川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

省窒欲之道也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

幾亭陳氏曰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徇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徇矣其病本在怠

新吾呂氏曰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學者視人欲如寇讐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故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剝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廣字義卷下

五

義前分言仁義此標出義字對利而言

原道理當然以死守之

增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

義朱子曰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物欲之私却來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

南軒張氏曰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

也

北溪陳氏曰所謂集義者集聚也甲事爲之合宜則在我得一義矣乙事爲之又合宜則在我又得一義矣丙事爲之又合宜則在我又復得一義矣事事皆然則衆義聚集而行無不慊於中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而其中所王者壯矣

勿齋程氏曰無爲而爲天理之宜是之謂義利

原一己之便害物不顧

增伊川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

廣字義卷下

无

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

朱子曰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廣南軒張氏曰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

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深淺之不同而其

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

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

北溪陳氏曰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

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

宜亦是利如求名覲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爲

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等亦未

可便做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利耳

勿齋程氏曰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

增廉

增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

又曰事有不當耐者一味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增耻

增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

廣字義卷下

幸

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呂舍人詩云逢

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

善

原合理無病利物宜人

廣勿齋程氏曰純粹无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正

固嚴毅是曰剛善慈順卑遜是曰柔善

惡

原逆天怒人醜類毒害

增無垢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一

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

義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新安陳氏曰惡形於外者易見陷於心者難治乃惡之根也

勿齋程氏曰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 猛隘彊梁是曰剛惡懦弱邪佞是曰柔惡

淑

原溫柔豈弟如春如玉

慝

原姦非邪惡爲患爲災

廣字義卷下

三

良

原純粹易直

治

原事物皆正各得其所

亂

原僭差踰越莫知紀極洪範又與僭相反又卽治僭

卽亂也過分侵奪謂之僭以雅以南以勗不僭所謂無奪倫也書曰旁招俊乂又有治才也區處事物各得其理也

得理也

順

原事物各隨其時循其理本末源流一如之而不以一毫已私間之也從字卽順字義言曰從順理而不多不寡也從作又理順則各得其所也漆沮旣從順其道也

逆

原拂人心違物理悖天地疑鬼神

是

原正路誠實

義朱子曰凡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天下無兩

廣字義卷下

三

是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

非

非

原殊途反背

義朱子曰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增慎

增莫大之禍起於頃臾之不忍不可不慎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增忽

增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

義新吾呂氏曰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

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已

原形氣之私與物殊隔心之知覺獨在於此

廣字義卷下

三

意

原心之所欲先天而動

義明道程子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張子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

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

朱子曰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

必

原意之所向務欲如人

義龜山楊氏曰人各有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

巧變詐之所由生也事事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固

原執已不舍留滯不化

廣字義卷下

三

義

非達變者

原異已於彼不合為一

義新吾呂氏曰執礙求通曰固螻蟻觸蠡測蛙窺不能視人猶我矣

克已

原形氣之私人之陷溺智明勇決惟理之從與戰勝同已私最難舍故也

增南軒張氏曰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

然

廣宋子曰伊川言涵養須用敬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涵養譬如將息克已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良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克已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和靖尹氏曰克已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

廣字義卷下

三

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涇陽顧氏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却告之克已蓋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束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束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

自欺

原是非善惡本心甚明欲心乘之自瞞自昧一人而常爲兩人也

增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

廣次崖林氏曰朱子語類說自欺有四樣一是專事掩覆於外所謂外面雖有善事其中却實不然是也一是苟且自諛所謂自家知得好善要爲善然心中却有些沒要緊的意思是也一是有所爲而爲所謂如見孺子入井救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的意思是也一是始勤終怠合觀四項掩覆於外是自欺之尤者苟且自諛是自欺之小者有爲而爲雖不自欺而有累於誠始勤終怠雖不自欺而終於自欺要皆在自欺之科也

廣字義卷下

三

增改過

增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洛越汗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廣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

朱子曰改過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

便改則過愈深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足憚難多了日子

東萊呂氏曰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量

西山真氏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蕺山劉氏曰過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業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

人

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爲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一位也故與仁同音而孟子曰仁者人也所謂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者也

廣明道程子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廣字義卷下

三

靈
勿齋程氏曰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爲是之謂人

三才

原才者能也天地人各有之孟子所謂良能是也覆幬運行萬物資始天之良能持載含育萬物資生地之良能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仁民愛物善善惡惡人之良能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靈能即天地之才也

廣程子曰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

廣字義卷下

三

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

朱子曰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存矣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

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

月川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以其受天地之中則皆可以爲彝舜而參天地以贊化育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足軀殼中一塊血氣

三極

原極者理之至卽太極之體三才各一也一太極而分爲三雖三而實合爲一也

廣字義卷下

廣字義卷下

男守謙按

書契既興有文有義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

方名書文也而其義因以著後世說文出發明

六書之指所以求識古人制作之本然於六經

之文三子之傳毛孔鄭馬諸儒之訓求之而未

盡合且其學繁曠未易盡通何如求之於六經

之旨經濂洛關閩諸先生訓詁授受之言諸儒

師承之說類而叢之以便觀覽有以得其蘊而

究其義爲有益於身心之大者乎其書權輿於

跋

宋北溪陳氏之字義後程勿齋又約爲字訓字

訓便於初學可以記識其大義然能直指本原

而具有條理以爲下學工夫則惟北溪親承於

紫陽之門獨得其宗而能廣其傳先生向年未

見北溪陳氏字義而其論學每欲引人於有可

據依處以用其力卽朱子與北溪言不可少了

下學一段功夫之說若合符節先生始得於孫

陳所藏石堂陳氏字義一編抄而讀之又益以

平日親承於型伯兄口授儒先精義附之于後
 戊午歲出以示型型謹呈陳氏程氏二書先生
 更加採錄合為一帙名曰廣字義分類較詳於
 前擇言必求其要蓋義理不求其所以然之故
 則無以窮其本功夫不盡夫所當然之事則無
 以踐其實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所倦倦者則
 欲學者識得下手功夫為先生之微意也前歲
 型同學楊文定過彰示型以經書言學指要可
 以繼聖賢之心今讀先哲之言可以盡聖賢
 之道盡其蘊而心可識是則此編豈特為初學
 之津梁君子當設身焉已

乾隆己未四年九月閩安溪李光型謹識



廣字義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叔瓚撰叔瓚有南征記程已著錄初宋陳晉
 作字義凡一百五十三字孫承澤嘗為增訂叔瓚
 復取陳淳北溪字義及程達原字訓合承澤所訂
 衷為一書每條之首題原字者晉之舊題廣義者
 皆續增也

朱子晚年全論八卷

〔清〕李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無怒

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晚年

全論八卷》提要

校刻朱子晚年全論序

道學之聚訟唯朱陸異同為甚。攷朱陸之所以異，權輿於鵲湖之講。冰炭於無極之辨，兩家高第弟子因而成之。若鹿洞則何不同之有？由宋入元，草廬一派尊陸，金華一派尊朱，然亦何嘗各門立戶以爭也？獨至明之中葉，如學菴、通辨、閔闕錄諸書，攻擊不遺餘力，嗚呼！此固意不在陸也。肆三尺之膠，以陰行其狐媚權貴人之計志，而惜矣。洎後涇陽景逸輩，各有牴牾，則在抹其流弊，非有他志耳。嗟乎！辨析在毫芒，而分鑣同秦越，此必岐出於道學之外而可也。若陸子言求放心，而云不廢學問之道，朱子言習聞見，而云必顧身心之內，是朱學何嘗支離陸學？何嘗空寂？執善乎明儒鹿乾嶽之論，曰：「以為異，則程氏兄弟何嘗不異？以為同，則朱陸何嘗不同？」朱子晚年全論序一

人知朱陸之所以異，而不知朱陸之所以同。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吾

師穆堂先生所訂朱子晚年全論，固有所不得已焉。爾或曰：王陽明先生嘗裒集朱子晚年定論，先生何為踵和之？俊曰：陽明之裒集多踈，先生之考校獨密。陽明之裒集多漏，先生之薈蕞獨完。非獨陸王之嫡派乃紫陽之功臣也，故曰全也。刪節繁瑣，鈎貫臧月，瞭如指掌，燦如列星，而朱子之論定固有補乎姚江之書，而非襲其舊也。或曰：援朱於陸，先生得毋右陸左朱乎？俊曰：不然也。先生之意，不特傳陸實以辨朱也。蓋自朱陸異同之辨起，謂朱子道問學，謂陸子尊德性，判若黔皙矣。詎知尊道之功不容偏廢，朱子註中庸謂尊德性極乎道體，大道問學盡乎道體之細，今日答項平甫一書而

畫分途徑是朱子僅盡乎道體之細而陸子方極乎道體之大也尊朱者安乎執譬之兄弟析產陸子所得者皆田宅鉅業朱子所得者皆零星什器其不足以服天下之人心而定儒林之公議也決矣觀先生自叙之言曰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于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嗚呼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得先生是編而存之凡席文襲廬正夫所傳皆尊陸者之牙後慧也陳清湖程啓墩所著皆詆陸者之隔日煙也詎知鹿洞一會固無參商晚年論定猶鹿洞之志也何事歟聚訟為執抑以後之淺陋于朱陸之學不得其所以異又烏測其所以同且今先生編書之例以朱子五十一歲為率後之馬齒亦五十一歲矣抑何讀是編而茫然無所得漠然無所入也昔黃太冲有云朱子以庚戌生某

朱子晚年全論

序二

無怒軒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於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年中猶有異同而晚乃符節相合夫早年年中兩學有異同因而所論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年中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款於鶯湖此其證也改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相見始啓爭於無極不急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其無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枉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朱子教劉敬夫考索周禮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為頓悟之禪宗陸子指朱子為支離之俗學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子晚年定論陸子既不及聞其說至陽明先生抄為一編凡三十四條中問目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特何林京一人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所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夫謂朱子晚年譏陸子為禪雖道聽塗說世俗科舉之士皆能信之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為學而粗涉其涯

朱子晚年全論

序一

無怒軒

溪者亦不能無疑焉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共為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緊不採入而晚年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即詆陸子者亦皆備載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終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即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雍正壬子歲臨川李紱書



朱子晚年全論跋後

朱子晚年全論者非為朱陸兩賢調停也直以發明晚年性與天道融釋之旨會萃併集羅列目前以待萬世人之論定爾夫彙其說至數百條之多可以為案矣歷時二十年至于蓋棺可以為斷矣論取其全不遺一字可以告無罪於朱子待來世而無譏矣獨有一語似當推原其所以然者朱與陸並有聖人之質顧何以始異而終同耶凡人皆累於氣質惟古今之聖人不為氣質所累祇有誠明二事自本自根夫自明而誠者曾子也而亦朱子自誠而明者顏子也而亦陸子及其知之一也今觀陸子幼已敏悟至于知天命之年則心即易易即心而可以無大過矣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隨事精察雖至五十而猶一開未達必再假之二十

跋一

年而後冰融而凍釋何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昔者曾子未聞一貫之時其真積力久求之事事物物之間豈非類朱子格致之勤歟及其聞聖人之一呼然後知吾心之忠恕即是道也顏子之不遠復不遷怒不貳過豈非類陸子之自警與遷善改過歟而其非助如愚所立卓爾豈可以謂之禪乎顧顏曾朱陸學本聖人質亦聖人特誠明之所自不同耳顏曾並在大聖之門七十子無有異同之論而卒也俱傳孔子之道設朱陸亦及東魯之門吾知一貫之呼朱必與聞而庶乎之嘆陸亦庶幾也且聖賢之質有各似又有兼似而皆為絕學所寄之人如呂新吾之論明道謂其在朱陸之間然則吾謂朱肖曾陸肖顏者亦不為創也抑又聞之紫陽末年與蔡季通所談性與天道之旨有曰翁季錄者惜乎世未

之見不知其說之同否何如也
時雍正十有三年壯月上浣受業李光燠光型謹識



凡例

一朱子年歲陳建堃安指早晚參差無定。如與何叔京書在早年答項平甫書在五十四歲前以為中年之類。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歲定以三十歲以前為早年。以三十一歲至五十歲為中年。以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為晚年。此書所錄皆在朱子五十一歲以後。

一朱子自著之書自解經傳註而外詩文正續別三集共一百一十二卷其語類一百四十卷則皆門人所記此書所錄止於文集不及語類昔尹和靖謂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故余此書亦助和靖之意專錄文集不取語類或謂和靖語朱子嘗駁之謂孔門未嘗專治春秋遂廢論

朱子晚年全論凡例

無怒軒

語不知朱子亦偶為此言耳其自序程氏遺書則固引伊川之言謂不得某心徒為彼意又發明伊川之意以為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失之毫釐則其謬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不兼采語類固謹遵朱子之教且亦取其出於朱子親筆確然無復可疑異於門人記錄有得而有失也

一朱子答問之書泛及它事動輒數百言或千言此書專為論學餘語俱從刪節其有關繫年歲早晚者仍全存

一纂錄前賢之書不敢僭加圈點評論此書專為證朱陸所學之同凡論學同處俱加密圈其關係年歲早晚者則加密點取便覽觀仍附數語於後發明所論之同與考訂年歲早晚之實

一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分始於朱子答項平甫書嗣後若包文肅袁正肅吳文正諸公及趙東山鄭師山諸先生並有論述其著爲成書則自程篁墩道一編始次則王陽明先生所錄朱子晚年定論然考訂年月俱未詳細致滋異議此外若席文襄公鳴冤錄盧正夫荷亭辨論止於辨明陸學而陳清瀾學部通辨孫北海考定朱子晚年定論則攻陸以尊朱其實陳孫二氏名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者其爲書止取相詆之辭及抄撮一二訓詁之語凡朱子晚年所以爲學自得於心與所以教人必求諸心者盈千萬言皆棄不取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是皆朱子之罪人也余嘗爲學部通辨辨以駁陳氏矣孫氏從同無庸再辨又有程朱子晚年全論凡例

絃耳識

瞳者作開闢錄尤爲鄙陋至謂鵝湖會講語無可考蓋陸子語錄亦未嘗見者自鄒無譏公之一哂而已

目錄

卷之一書三十三首

答呂伯恭 八十

答呂伯恭 八十二

答呂伯恭 八十八

與呂伯恭 八十九

答呂伯恭 九十二

答呂伯恭 九十三

答劉子澄 七

答劉子澄 九

與劉子澄 十

與劉子澄 十一

與劉子澄 十二

與劉子澄 十三

與劉子澄 十四

與劉子澄 十五

與劉子澄 十六

寄陸子靜 一

答陸子靜 二

答陸子靜 三

附陸子書

附陸子書

朱子晚年全論目錄

附陸子書

附陸子書

答陸子靜 六

答詹體仁 儀之

答范文叔 一

答范文叔 二

與黃文叔 度

與黃文叔 度

答林正夫 泥

答許順之 二

答許順之 二十三

答許順之 二十五

答林擇之 二十

答林擇之 二十二

答蔡季通

卷之二書四十六首

與吳茂實 英

答任伯起 希夷

答任伯起

答江德功 九

答楊子直 三

答廖子晦 八

答呂道一 一

答呂道一 二

答劉季章	十三	答劉季章	十五
答劉季章	十六	答劉季章	十七
答劉季章	十八	答劉季章	二十
與陳伯堅		答胡季履	大壯
答胡季隨	大時	答胡季隨	二
答胡季隨	九	答胡季隨	十
答胡季隨	十三	答高應朝	
答石天民		答沈叔晦	一
答沈叔晦	二	答沈叔晦	三
答孫季和	應時	答石應之	一
答諸葛誠之	一	答諸葛誠之	二
答項平父	安世	答項平父	二
答項平父	三	答項平父	四
答項平父	五	答項平父	八
答陳抑之	謙	答應仁仲	一
答周叔謹	葉公謹改姓字	答周叔謹	二
答周叔謹	四	答周叔謹	五
答王季和	鈞	答王季和	二
答陳正巳	剛	答陳正巳	
答路德章	一	答路德章	二
答路德章	三	答路德章	四
答路德章	五	答康炳道	
卷之五書三十五首		答郭希呂	四
答郭希呂	二		

答郭希呂	五	答時子雲	
答汪子卿		答徐斯遠	文卿
答徐斯遠	三	答李守約	九
答趙然道	師雍	答邵叔義	
答邵叔義	二	答邵叔義	三
答邵叔義	四	答趙子欽	肅
答趙子欽	二	答趙子欽	四
答趙子欽	六	答趙子欽	七
答葉正則	適	答葉正則	四
答方賓王	誼	答方賓王	二
答方賓王	十四	答鄭子三	三
答鄭子三	六	答李堯卿	唐咨
答謝成之		答陳康夫	
答陳叔向	葵	答胡平一	元衡
答徐子融		答宋深之	文元
答宋深之	三	答宋深之	七
答宋澤之			
卷之六書四十五首		答林正卿	二
答林正卿	一	答曹元可	
答林正卿	四	答方若水	壬
答汙叔耕		答寶文卿	一
答方子實	芹之	答寶文卿	三
答寶文卿	二	答劉復之	
答李處謙	州祖		

答楊子順	二	答楊子順	三
答吳斗南	人傑	答吳斗南	二
答吳斗南	三	答輔漢卿	二
答輔漢卿	六	答陳思誠	景思
答陳才卿	五	答陳才卿	六
答陳才卿	七	答陳才卿	八
答陳才卿	十二	答陳才卿	十四
答陳才卿	十五	答余正叔	大雅
答余正叔	二	答趙恭父	師邦
答趙恭父	二	答朱朋孫	
答周純仁	一	答周南仲	一
答周南仲	二	答孟良夫	猷
朱子晚年全論	目錄	答劉君房	二
答許生	中應	答曾無疑	四
答曾無疑	四	答曾無疑	五
答曾無疑	六	答王才臣	
答徐崇父	備		
卷之七	書五十二首講義一首		
答潘子善	三	答潘子善	五
答潘子善	六	答林德久	二
答林德久	三	答林德久	五
答林德久	六	答林德久	七
答林德久	九	答嚴時亨	二
答曾景建	一	答曾景建	二

答曾景建	四	答張元德	治
答張元德	二	答張元德	四
答張元德	六	答張元德	七
答甘吉甫		答林退思	
答王晉輔	視	答王晉輔	三
答王晉輔	四	答杜仁仲	良仲
答杜仁仲	二	答杜仁仲	三
答杜仁仲	四	答杜仁仲	五
答杜仁仲	四	答李晦叔	二
答杜貫道		答李晦叔	六
答李晦叔	三	答李繼善	孝道
答余國秀	宋傑	答李繼善	三
答李繼善	二	與吳亞夫	淵
朱子晚年全論	目錄	答孫敬甫	三
答計道士		答孫仁甫	自任
答葉仁父		答余正甫	
答孫敬甫	四	答李好古	
答孫仁甫	二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首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答或人	八
答或人	十	答劉公度	
答或人		玉山講義	
卷之八	序一首記八首跋六首祭文一首墓表二首別		
集書六首續集書十六首			
序一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南昌府學
後學臨川李
平越王士俊校

答呂伯恭 八十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康健放杖徐行又有閒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仰入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僚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雷頻失威之驗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之說更有商量此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人亟欲遣請祠者不欲稽留之別得奉扣耳熟蒙收拾教訓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與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近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忽忽作此未及詳唯為道珍重

南軒之卒在淳熙七年時朱子五十一歲故所編晚年全論以此書為始書末云問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則知彼此相識皆因傳言之誤而未可為據也

答呂伯恭 八十二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援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二

無怒軒

筆至此為之落淚痛哉痛哉祭文真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來嘗有書來云見其諸經說乃知閣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敘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于爾快所樂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命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為何為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致甚勞心力而妄之于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開闢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

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元範立碑之說向曾見告嘗語之云喜固不足道但恐入笑老兄耳意其已罷此議不謂乃復爲之問之令人汗下幸已蒙喻止必且罷休矣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

此書亦朱子五十一歲所作然稱陸子兄弟今日豈易得又云鵝湖氣勢十去七八所謂漸趨於同

與呂伯恭 八十八

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尊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

再祭敬夫亦在淳熙七年自謂賦質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即此知晚年之論必有不同於中年者矣

與呂伯恭 八十九
子壽云亡深可痛惜近遣人附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越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迂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晤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復齋亦卒於淳熙七年朱子痛之以爲吾道不振知其交之親歸其數於天知其待之重而近日有改定考亭淵源

錄者去象山併去復齋果合於朱子之心乎

答呂伯恭 九十二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和伏想日益佳健嘉疾病幸不至劇饑民亦幸未至流徙軍食想可支吾比連得雨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之望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守度閏月初可到到即合符而南矣去年之旱非常幸賴朝廷南意得早諸處奏請悉皆應副故得不致大段狼狽此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間卽是周叅政調護之力爲多也欽夫遺文俟抄出寄去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詩說大事記便中切幸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正遠切冀爲道自重

陸子以淳熙八年訪朱子于南康時朱子五十二歲既曰講論比舊不同又曰彼此有益蓋疑者少信者多而漸趨于同也

答呂伯恭 九十三

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候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况然大槩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畧加脩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

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畧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意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而異而整頓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意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若閑字邪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免窮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十

五

無

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切以爲溺于禪者意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理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踉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賸得俟旦夕畧爲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是正也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

俱不可無者晚年逐一自己駁去如答劉子澄第十六書極言閒議論之非答李晦叔則云罷却許多閒安排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據則存一句其答徐崇父則云不可別立標的皆與陸子言相合則信乎陸子之言不可易也

答劉子澄七

七月二十一日慈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詹總幹章奈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以復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已達矣悲憫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癰諸疾交攻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口前爲學緩於反已追思八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思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偷墮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白此惠書痛加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方欲娶之來此教小兒今聞其歸授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不爲小人之歸也鮮矣奈何奈何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六

無

此書在張呂既亡之後自是晚年定論書稱子澄通守蓋其判鄂州時也中間悔悟至爲深切陸子答門人問爲學只是切已自反改過遷善今此書亦以緩於反已爲悔足証其同

答劉子澄九

世俗啾啾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愛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

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慊不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較珠不同。彼其爲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蹈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有望于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却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文可謂有意于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公度聞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因書更勸其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老兄宿逋已盡償又有某飯可吃又已穿壞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如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永作祠官方免溝壑儉德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入閨相見甚善。意固衰憊意老兄未至此然觀來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恐諸公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爲恨也。

此亦張呂亡後之書故云朋舊凋喪精舍詩指武夷精舍蓋以淳熙十年落成自作棹歌又欲子澄題詩也。此書就兢以弄故紙玩物喪志爲戒深合於陸子之說書末及羅守蓋子澄判鄂時在淳熙十年前後朱子五十四五歲時也。

答劉子澄十

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思四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聞所知真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得說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畧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酬人情爲解此亦是大病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是自家身心上都不着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工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工夫須更切已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問學者未有大段可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湊合或可大家扶持也。

第九書已是張呂二先生亡後此第十書也。篇中又有未老先衰餘日幾何之語自是晚年朱子嘗譏陸子專務踐履此乃云謂真實行得與尋常會得不同又欲去博雜而首力白己身心已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矣。

與劉子澄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蒙潤色耳近畧修校每章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爲通詞韻語庶便童習今設錄去一觀它日有暇終望爲補故事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倚信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日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

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湖塗說出一般惡口

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堅降幡也但昨日得發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瞖之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惹惱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揜眉弩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于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一

陸子輪對在淳熙十一年冬寄奏篇與朱子在十二年春致陸子對語現在本集並無禪意今附錄于左學者平心觀之無庸置辨

陸子任勅局剛定官輪對劉子一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卽位魏證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替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

能如此卽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卽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屬臂取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千以文書期會之障與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稽數曰漢武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士

無終

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困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者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職三北三見逐於

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齊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少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假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劉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十二

無終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教宿弊之風俗正久弊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日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當天理不合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

蓋因墮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呂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前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鴻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論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勝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一

三

無名氏

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若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

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與劉子澄 十三

衡陽改命。不省所由。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道次之命。此於改命之際。不可無疑。不審何以處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會君亦不易得。但所學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爲有助耳。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者。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批擻。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張錫向學不易得。可喜。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爲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爲戴溪惻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事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一

四

無名氏

此書首言衡陽改命。是子澄由鄂判遷衡守時。淳熙十二年也。蓋十一年尚在鄂。刻羅願文集。故知之也。是時朱子年五十六七歲矣。然自謂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又云。張錫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下手處。蓋已知章句訓詁之無益。而合於陸子切己自修之學矣。

與劉子澄十四

使至辱請示得聞到郡諸兄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侯萬福條教所先必有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為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因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者則者趨于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它人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細綴其間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而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五

無怒軒

書首云子澄到郡乃淳熙十三年事朱子時年五十七歲矣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即陸子所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也自誤誤人等語悔悟深切而語言文字之外別有用心處則全與陸子之論相合

與劉子澄十五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為善喜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過書極力說箇幾字備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

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片而美甚欲慕之吾君也

省雜看向裏做工夫即陸子所謂求放心也此書蓋子澄自簡守乞祠以歸時作朱子年六十歲矣以幾字為親切工夫亦是治心之學

與劉子澄十六

承寄示所和鴻慶宮舊詩三復感歎但麻糲之契今何敢望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為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以有迫切狹窄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已意向前攪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景陽又惑寬慢自己已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向時得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二六

無怒軒

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不知今又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來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已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令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特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

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了。問言語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舉起話頭所謂引而不發也。然使此言出於陸子則誠為禪矣。向來陸子不喜問議論正為此。只當自己猛省提掇耳。朱子至是始知問言語無益而有害而實踐履事不可作閑言語說了則全是陸子教人之法。

寄陸子靜

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病語固意活潑活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十七

無義事

笑喜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對語切實正大不知何處是葱嶺帶來已附見於與劉子澄第十二書後公聽並觀無庸置辨然稱陸子所奏規模宏大源流深遠又曰所造深所養厚則傾倒亦至矣。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慮慮之表亦已誤矣。嘉病衰日侵去

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與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此書在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歲書末所云漸趨於同。

答陸子靜

稅駕已久諸現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元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有許多勞攘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十八

無義事

按稅駕已久蓋陸子奉祠還家也在淳熙十四年書中語似不相合然謂不可將良心日用分為兩截即陸子所謂人情事勢上做工夫也謂聖賢之言當信即陸子所謂在我全無杜撰也謂容貌詞氣常察即陸子教人用功於九容也至謂不審明者亦以為憂蓋指陸子門人如傅子淵包顯道等詩論太高此正日後互譏之根李氏子名雲後

爲名將

答陸子靜四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白不免於一偏。恐將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之虛心以俟。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謂居士兄近斷來章也。

按兩先生無極太極之辨。始此今附陸子與朱子書於後。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收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間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數。伏想大摠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卽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九

無怒軒

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敵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岷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間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岸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鵲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媿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兩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

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日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爾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類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金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幾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情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云無極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矣可哉若釋學者泥於形器而中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

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遷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衣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爲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以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示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

山氣栗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
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
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
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
於朋友。求益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
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信者。言論之橫出。
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媿。比者自謂
少進。方將圖合井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井
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論。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
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按陸子年譜。此書在淳熙十五年戊申歲。時朱子年五十

九陸子年五十

答陸子靜五

十一月八日。嘉類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夏在
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
能卽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
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春集。以次
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嘉兩年冗擾。無補公私。弟深愧數
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
斷之譴。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為期。
杜門竊隱。溫釋陋學。足于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
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
記。言當於理。雖歸人焉。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三

無終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終終子

敢盡信此論。甚常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嘉竊謂言不難擇
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
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
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
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
者。又安可以遽細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
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嘉觀之。伏羲作易。自
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
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
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
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
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
不鄙而教之。嘉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
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
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
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
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
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聯將
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
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
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

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始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願旁人專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放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雖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矣子晚全論卷之一 五 無怒軒

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

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於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彼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問人說有即謂之實有是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其不謂如老見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熹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妄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劫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矣子晚全論卷之一 五 無怒軒

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何如。

按是編專輯朱子論學之書八辨析經書義理者俱不載入以其不勝載且非專為學術異同之所關也無極太極之辨亦係論經書義理不當編入然兩先生異同之端實由此數書往復而起而陸子答書亦論及學術則亦不容舍置又今時科舉之士止知有爛時文俗講章八儒先之書概未寓目陸子全集固未甚流布即朱子大全集藏者亦稀其有好名之上偶購一部亦皮之高閣而已求其能全閱一過者千不得一道聽途說矢口云朱陸辨太極無益試扣以朱子所論如何陸子所論如何則皆暗而莫能答也故特編入數書俾世俗學者得覽觀焉其議論之孰得孰失則覽者自知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心同此理同即所見亦同惟勿以先入之偏私橫於胸中務平心而觀之細心而察之則瞭如黑白無庸置一辭矣今附陸子答書於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終軒

陸子答書云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許慰浣良劑比閱即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其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開至言後便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說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終軒

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八陋沉溺俗學作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次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編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

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疎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詞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與訓無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乎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

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之上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大曰極曰極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云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

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豈將無字落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礙在此故其說為任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達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達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也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類學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

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四一極無四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是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開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勝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欲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言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只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

明白而兄曾不知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傳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道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顧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連坐以直黜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宵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取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噴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來寄此以神其意不知繁雜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

過兄其母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顧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按朱陸兩先生辨無極太極數書余嘗謂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乃辨其辭耳如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雖朱子不能以爲是如謂太極無形而有理卽陸子未嘗以爲非是兩先生所見之理固皆同也至陸子辨其辭謂無形而有理不當言無極當如詩言上天之載而贊之曰無聲無臭又謂神無方而易無體止可言無方不可言無神止可言無體不可言無易朱子則謂無極而太極猶云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似陸子之論爲自然而朱子爲委曲遷就耳乃因論此書之辭併及他書之理謂陰陽乃形而下者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乃謂之道此則誤矣形而上謂自無形以上者也形而下謂自有形以下者也陰陽者理行乎氣而屈伸往來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可聞而可謂之形而下者乎謂所以一陰一陽乃謂之道則一陰一陽之謂道句首當添所以二字矣如添所以二字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亦將曰立天之道曰所以陰與陽乎如立天之道曰所以陰與陽亦將曰立人之道曰所以仁與義乎此皆不待思索而知其不可者也蓋陸子所謂神無方易無體及陰陽已是形而上者等語皆極平允而朱子必不從之陸子引書謂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而朱子謂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無乃過乎然陸子書未數行稍傷峻急亦忠告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道之未善此異同之端所以日滋而附和者愈轉而愈失幾於不可合併豈不惜哉

答陸子靜六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淳戾如此亦可憐也

意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言

無怒軒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意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渾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闕略只是一味慢罵虛鳴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于顛

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往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力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係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所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者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在往顧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怒軒

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何如此一係亦極分明切望累加思察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質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悞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言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

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

向見缺夫有此說當疑其贊今乃正

使得著方知欽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極

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碍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迺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迴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知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奸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

可當此語意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嘉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使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察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彼之心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

付令寄

功德亦必如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

意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
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
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
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
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干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
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
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
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
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
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
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
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
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
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求
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
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
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
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是教者甚至而
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意固不敢當此然區
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
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日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
矣無復可望於心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近
見劉史僚奏傳說此則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

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致辨矣然因
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
按末一條似已服矣又直斷爲本無自爲二字特作史者
添入第不知何所據而知爲本無何所據而知爲渠添也
竊意當時流傳原本實有自爲二字而作史者未必添改
今西嶽華山之上現有碑命夷無極圖蓋道家之說太極
之上實又有無極也又按朱子答此書後陸子又有答書
云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致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
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
行陞黜卒多人情之所未論者羣小駢肩而駟氣息怫然
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
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
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澆之
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
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
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遠
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
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又按朱子答陸子論無極第二書以淳熙十六年己酉歲
春正月至象山精舍陸子以借兵之役出山比還得書見
各尊所聞等語爲之撫然未卽作復書而是歲壽皇內禪
光宗卽位三月詔先生知荆門軍五月始拜命人事應酬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頗煩至七月始作此書而朱子於八月即作報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可行志想不以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聞象山開闢架造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衆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首春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云云此書見象山年譜而朱子大全集不載蓋凡朱子自悔之語編朱子文集者必削而去之紹熙三年陸子在荆門軍夏四月朱子又以書薦其所識李大來從戎其畧附見象山年譜云去歲辱惠書慰問等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朱子以八月寄書而陸子以九月赴荆門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二年以長子噩

之喪去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前度作一小屋并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信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某欲為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政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事者否峽州郭文若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何如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此書亦未收入大全集蓋書中有政教並流士民化服及為道自重以幸學者之語編錄文集者門戶鄙見務持勝心凡推許陸子者亦必削而不存如陸從政公家問序及此書是也

答詹體仁 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學矣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審意以為如何

湘中學者皆欽夫弟子欽夫往時云云蓋南軒是時已沒而朱子確為晚年矣然欲除却許多閑說以教言而不行之病已合於陸子之教又按此體仁字也考淳淵源錄誤以為元善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矣之晚年全論卷之一

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嘉賓讀大學之書嘗為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以稍明白親知有取以鈹本者今內一通幸試攷之或有未當却望誨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遽之罪也

改大學是晚年事而第二書亦有改大學之語勿以示人自是禁偽學時第三書孤危之語尤明白然謂致知必在於敬而第二書謂道義不外此心已合於陸子之說

答范文叔二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至哉聖謨六經之

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耳大學近閱舊編復改數處今任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為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為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寺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幾點是亦徒為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為已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為仁由已亦何待它人之助耶況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為實耶竊謂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三

無

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為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與黃文叔

孤危畏禍等語自是禁偽學時情景是時朱子年七十矣空言無益玩物喪志等語豈非晚年定論

熹登伏窮山間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為賢擢居言路方與舊類同深喜幸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熹于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為執事惜此事會亦為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不兩月果已罷遣還家忽奉手教之辱三復惻然過望幸其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至論古昔聖賢所

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今益老矣衰病益侵且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永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改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為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為如何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為謝不能盡所欲言相望千里遂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

旦暮且死之語自是晚年而諄諄於人心道心自是心學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答林正夫

四

無

仰慕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怨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絲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現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于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肩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於天下後世者固已

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其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相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蓄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于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喜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焉所虛佇而仰承也德脩崎嶇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詞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爲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烹氣瘁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聖

無終

亦未能究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此亦先行後知之說而篇末及德脩之謫則晚年定論也

德脩謫時朱子亦以是年告老明年得請則七十矣見與

德脩第一書

答許順之二

熹衰老幸向安然體氣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愧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未有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

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拘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衆盲摸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自云衰老自是晚年然以存養未有地位爲懼已合於陸子之說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畧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此卽陸子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也答劉子澄第七書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聖

無終

始問許生授室此言閣中安好又在其後且有老矣之語

當屬晚年無疑

答許順之二十五

所示數條鄙意未有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邵尉持已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以似亂真近覺其非而未能盡革是朱子自謂有其病也又謂順之此病尤深是此書所論不指陸子也然爲已之說合於陸子矣與順之書共二十六首此書第二十五又

有舊來近年等語自是晚年

答林擇之二十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微頭微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紛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星

無終

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齊瑛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此以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未感物時無主宰便自昏不待交物時此孟子先立乎大之說陸子所主者也致中致和之學自二程以至楊羅皆於此用力而中尤精朱子固嘗聞之今自云舊聞李

先生論此甚詳蓋四十歲以前也又云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蓋四十歲以後盡棄延平之教而自為章句訓詁之學也又云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蓋五十歲以後因陸子支離之說始復追尋求放心尊德性之學故有孤負此翁之悔云

答林擇之二十二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功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搖動其病皆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一

吳

無終

氣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與興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陸子主孟子先立乎大求其放心之旨則未發之時無不涵養矣涵養於未發之前蓋延平教朱子之法而朱子後來棄而不用晚年始復追尋有孤負此老之悔所云湖南諸友指南軒弟子看南軒文字亦指南軒遺集盡皆晚年之論南軒既沒也

答蔡季通

熹自開正卽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潤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聊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力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以著述爲魔障舍支離趨切實全與陸子合矣此書在戊午年李通謫道州之後朱子六十九歲故有未知此生復能相從之語是年李通卒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南昌萬壽寺

後學臨川李光燾校

安溪李光燾校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獨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習立之葛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饒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曹萬二生俱於朱子守南康時往謁時朱子年五十一二歲此書已覺所學之非又難於自屈已知陸學之好又怪其主張何耶省發覺悟陸子特欲人識其本心俾知仁義禮智皆我固有如孟子以見孺子入井驗惻隱之與羞惡耳非所謂頤悟也以扇訟教楊敬仲驗是非之心卽其一事也

答任伯起希夷

示論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

亂之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伯起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浦城簿。始從學時。朱子四十歲。此書不知何年所答。大約五十歲後也。涵養省察勝讀書。卽陸子所主學問求放心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江德功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首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此書歲月無考。然自謂心力俱衰。又悔從前著述。自是晚年而所論則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多方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此第二書也。第四第五兩書皆朱子捐館歲作。而此書亦

有病後云云。則爲晚年無疑矣。子直兼師陸子。故有墮在語言心實無得之疑。而朱子直以求放心是要訣答之。此所謂晚年之教。若合符節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良善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級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于冷淡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矣。又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直卿嘗問子晦作宰不庭參侮了上位。此書有獲上之說。不知是作宰時否。子晦宰莆田。在慶元二年。見朱子跋子晦仁壽歲條約時。朱子六十九歲。又按詩傳序於淳熙已酉。朱子年六十歲。答子晦第五書。子晦有讀詩傳之語。當更在後。第六書則朱子在南康所答。是時子晦授經劉平父家。尚未出仕。此第八書首云守官得上官相知。卽非宰莆田時。亦在朱子南康任滿之後明矣。陸子教人讀書好。舉杜元凱優而游之四語。朱子此書意乃相合。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不可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辨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于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勤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儼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為萬物散為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迴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為深知之者也此求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先辨所趨邪正即陸子先辨志之說

答呂道一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四

無

示喻已悉但為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于誠實也

道一為呂士瞻之子始來謁時朱子與士瞻書其論易稱

南軒晚年云云蓋南軒是時已卒矣此書與道一論學蓋

尤在後而則重於行自是晚年之論凡教人先知後行皆

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者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詞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多又與程弟講學甚善其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失有所不足言也為學之要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

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密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劉姓為守而乞祠見朱子集中者惟子澄一人事在淳熙十六年朱子年六十歲矣然論為學先持已分別義利其

它務精密不貴汎濫俱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一

邵子文託明道先生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

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陸子戒立定本即此意也叔度師東萊晚乃事朱子

答潘叔度二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為精密然所謂有為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為校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五

無

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于一九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叔度叔昌二潘皆呂氏門人朱子所以問答之書皆在東

萊沒後然謂誦一過不如虛心玩理意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三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邵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持守之意即是此心自先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

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有以敬直內便不

直矣。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復。亦是此意。幸參攷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持敬之說。正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陸子嘗駁爲杜撰。而朱子晚年乃始悟耳。

答潘叔度 四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

朱子晚年全書 卷之二

六

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如若來喻。却似太闊。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係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收斂身心。卽孟子所謂求放心。而陸子所主以爲學。更教之本也。平易專一。亦卽陸子所謂易簡工夫。

答潘叔度 五

意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閑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煩惱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知自家這裏有病了。此

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醒酬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它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庸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未久。諒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而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已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曰。衰曰病。曰盲廢。自是晚年之論。收拾放心。合於陸子。至於恨盲廢不早。則悔悟深切之至矣。論庸仲意亦相合。

答呂子約 二十三

意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

朱子晚年全書 卷之二

七

爲愈且如史記。證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未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已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若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大事記尚

有第十一卷半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為寫足附來不須戮滅
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日看論張
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戒向外求切已正與陸子之教合書末有抄大事記云云
蓋伯恭沒後也

答呂子約二十四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此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
不曾做得功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
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
未安大抵此學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
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
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
夫子晚年全卷之二八無終
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
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
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
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

與子約書二卷共四十七首雖未逐一註明早晚年月細
看亦是端年以為前後除第二十二書以前似是朱子五
十歲前所作未為定論槩不援引至第二十三書有衰病
如昨及寫大事記之語此書末亦及伯恭文字自是晚年
之論至第三十書則注有丁未七月三日丁未歲朱子年
五十八矣今錄為定論共七首第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
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五皆確為晚年而無疑者此書以尊
德性求放心為本為切要之務蓋全用陸子教人之法所

謂符節相合者也

答呂子約二十六

自頃承書有專价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開管
感疾不輕甚以為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
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
審向來疾証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
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然但來書以為勞耗心力所致
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書若是聖賢
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
史公作史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
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
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
朱子晚年全卷之二九無終
何益於吾事邪况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
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
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以前事為戒凡百應酬計
亦例加節焉然區區之意於此有不能忘言更視深以門戶
道學之傳為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
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為擣不問愚智
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
言之蓋非獨為子約惜實為伯恭惜又重為正獻榮陽諸公
惜也

此書有門戶道學之傳為念之語又以伯恭與正獻榮陽
並稱自是成公既沒之後其為朱子晚年之論無疑矣陳
建輩無可置喙乃以為戒子約讀書致疾而發非實為論

學之言鄙哉。凡乎既引孟子言學問之道，卽是論學。豈有因他事便以論學之說遷而就之之理。且此書之前第二十四書與此書之後每書必重心學，並非緣病也。

答呂子約 二十七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不可不讀，然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致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而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卷之二

十

無

答呂子約 九月十三。三十一

日用功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將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指出劉康公語甚善，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是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幾屋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撚右撚前後拽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去，何爲來見。恐此誤記後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見近日說者多端都將自然底道

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劄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何如。但禮文今日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樣，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汨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語之學乎。

第三十書自註丁未七月三日第三十一書註九月十三日按丁未歲朱子年五十八自悔支離又戒子約不可溺故紙堆中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呂子約 三十二

卷之二

十

無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卽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誇者，是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第三十書注丁未七月三日第三十一書注九月十三日第三十四書又注十一月二十七日此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兩書並及授徒自是一時之作，然所論皆與陸子合蓋皆以支離爲戒也。

答呂子約三十三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直似日前大段長。啜食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悶。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戒支離多說。合於陸子之教。子約授徒。亦在伯恭沒後。

答呂子約十一月二十七日。三十四

子合到此亦畧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喜書中語。

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衡及伯恭。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三

無怒

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且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為渠分疎。且採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家。又抹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間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不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閒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恰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

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煞了耳。此非而論。未易究竟。然而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自己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疎遠。為尤難。不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騰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私。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元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

辨伯恭心跡。自是伯恭沒後。戒支蔓。求放心。合於陸子。

答呂子約三十五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三

無怒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此皆全與陸子所主先立乎大求其放心相合。

答呂子約三十六

所示曰。川功夫大慰所望。舊謂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觀幾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得之矣。二書俱言求放心。是陸子發明孟子之教。

答呂子約三十七

子約書云。誨諭工夫。且要見得一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

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某蓋管深體之此箇太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

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物在我手裏然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藏留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說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只是襲

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省驗一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答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故舍甚

子約書又云誠恐胡子知言舉或以放心求心之間怪其觀緩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

放矣某竊謂或者之間元不識心體所對雖欲使人察其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縝密便是用力

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深淺

處雖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

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利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明則操存愈因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為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脩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敢漫自覺用力雖未能勇敏然實微從事于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期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折方其志不勝氣其為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為主然浮念或起病根隱然又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問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

之時而思慮忽起若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然亦難緊隨適有所感當便尋釋則若非所當思也只得放下元初所思却致思乎此

則深當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

更望指教

答云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將此心放了恐

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

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為中所亂矣

此二書子約所問與朱子所答俱重心學合於陸子

答呂子約 四十四

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外却不沒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義又謂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却不是長進道理要須勇猛精奮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閑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西邊去問你西邊來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去

無怒齋

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傾畧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

以手寫六經為無事費日即陸子六經註我之意按子約初年未嘗至江西慶元元年始謫廬陵移高安此云南豐之便當在此時

答呂子約四十五

兩書所喻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半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畧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

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節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於當約處仍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後引論說數十百言不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謂其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心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朱陸教人俱求專一晚年之論始合也若朱子初年動輒譏陸子教人只求箇一不知一為要乃周子之言不始於陸子且孟子亦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去

超一蓋併不始於周子也

答呂子約四十六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完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如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却又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後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亦收書于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暇看讀更俟後便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蒲洪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旨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

德章之比也。

博約由撮存出。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也。規模既定。只一味挨向前去。所謂專務踐履也。所言與陸子合。周文忠以光宗受禪。始封益國。今稱益公。自是紹熙以後。風色愈勁。則偽學禁嚴。子約適筠州時也。朱子足時年七十矣。

答呂子約四十七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為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為不篤。而此親所講與累書自敘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曾次為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狠道塗日暮。程遙無所歸宿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大

無

欲明快直截。畏支離紛擾。俱合於陸子之論。

答王子合二十五日

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此書注有年月。是朱子年五十八歲。全與陸子之說合。

答王子合

已酉閏五月十八日

十五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耶。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庸仲亦以脩學來求。紀載不敢作矣。今只有解說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闕。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閑整頓。然亦要緊。不敢自保。况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使見其姓名。指瑕求學。以重世俗之憎病乎。

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繭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前時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工夫亦難。其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監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為一時親美。無益於人。邇近或能生事也。

此書下註已酉。是年朱子年六十歲矣。非溫故不能知新。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即陸子所謂不知尊德性。安有所謂道問學也。

答林伯和

所喻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烹親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當然。遂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虛。博雅之中。其資質敦篤。慈實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

之助益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情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情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情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懈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漸次讀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整齊嚴肅以讀語孟即是先行後知省察擴充以立本然後漸讀諸書以通世務亦是先行後知也書未有勿以示人之語當是晚年禁偽學時

答林叔和

示喻為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戶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為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量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

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與伯和書在晚年黨禁時書末亦及叔和則叔和書亦當時同矣戒立門戶與陸子答羅春伯書相同

答陳庸仲 孔頴

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為傳註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得目下儘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都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

朱子晚年全書卷之二 三

非是細事

北山先事張呂後事朱子必在晚年且嘉定五年始在廣西運判距朱子卒十三年矣其齒亦在後此書正勸學者兼用陸學

答陳庸仲 二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得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其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漫此奉報可

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

此書專論收放心合於陸子

答陳庸仲六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後葉自然張旺耳

家務叢委正是爲學用實功處乃云固無可奈何又云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只爲要將讀書作第一層工夫故把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三

無

行處反看得輕也時教必有恆業家務中之學是也退思必有居學習禮樂誦詩書是也當有事時卽事卽學此卽工夫固不待偷當無事時餘力學文亦是工夫無庸偷也然理事不可兩截之語已見道體勝初年中年遠矣答庸仲第四書已及黨禁此第六書也

答滕德粹十一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蔣呂子約監米所聞者沈正國煥袁叔和燾到彼皆可從遊也

德粹中淳熙八年進士授鄞縣尉朱子是年五十二歲此書以陸子弟子楊沈袁爲賢士令德粹從之遊爲學脩身

皆可取益而妄附於朱子者因朱子有鳴鼓攻其門人一語併漫詆陸子不惟不知陸子亦豈知朱子者哉鳴鼓云云見朱子五十七歲答程正思第十五書然第十八書卽已誨其競辨無益矣

答滕德章二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適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脩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夫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爲何也

教德章稱陸丈以收斂學者身心甚有功夫足知晚年所見之相合矣第在六十歲以前尚未離章句之見蓋此書第二書也與德章第一書有云脩訂大學解稍有條理至六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三

無

十歲則書成矣第三書及編張呂文字第四書言其理蓋德章爲淳熙末年進士在張呂已卒之後此書尚有試不利之語故知在朱子六十歲前也然觀陸丈云云則德章亦曾從學於陸子矣

答滕德章五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勾銷簿鈔卽是學所謂持守卽在于此蓋當官之學也朱子此時正在六十歲前後語及學問必以持守居先講誦居後漸覺切已近裏但指爲兩事則其所見尚未渾融耳

答潘文叔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却。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會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攔。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當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程課者。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此書所言。乃合於陸子教人以踐履爲主之說。不復以讀書講論爲工夫也。文叔至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嘉定間提舉福建茶鹽。則此書爲晚年之論無疑。又朱子駁子約語。俱在伯恭既沒之後。此是朱子答文叔書第一首。卽及駁子約語。凡文叔書皆晚年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

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而諭耳。

朱子晚年整頓諸書。謂舊說多所未安。而學者於朱子所解。一毫不敢參差。恐非善學朱子者也。學庸內格物只是知本。明善只是立本。不知後來所見果如是否。然見在行世章句所解。則未安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端的用功。逐時進步。已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

答潘端叔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孔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以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朱子駁子約之學。俱是晚年之事。然謂大學所改尤多。不

知與見行章句異同何如也

答潘端叔三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果章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脩禮書是朱子最晚年事。粗定規模。未及成書而卒。今此書論脩禮。而所以教端叔者。以持守省察者爲得力。而以專事脩書爲枉費工夫。蓋晚年定論。無不與陸子合也。

答潘恭叔五

學問根本在口。用時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澆養省察之實也。

此書之意。全與陸子之說同。所謂符節相合也。篇末有脩儀禮之說。乃朱子最晚年事。

答潘恭叔八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得甚好。但去取太

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爾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只合依禮章本子。豈免得折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卽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卽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禮記卽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記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卽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驗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滅却內省功夫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三七

無義

脩禮書是朱子最晚年事。書中帶說爲學必以內省爲主。不敢以著述爲先。實與陸子意見相同也。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型校

答鄭仲禮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李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至此意。

陸子教人必先辨志。不在議論。此書所論正同。朱子答仲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一

無題

禮書二首第一書云。二十年不相聞。又云敬夫逝去後得

季隨書。無復十年前氣象。則是敬夫既卒十年後作。朱子

是時年六十矣。此是第二書。其為晚年益無可疑。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為朋友羞。但恐疎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為先。然論其重輕。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為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說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忽被改除。當往奏事。蓋淳熙十五年除兵部郎入奏時也。

時年五十九歲。謂力行為重。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說。答

正思書前七首。無年月可考。自第八書以後。則凡論學者

並載之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為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事否。

不敢觀書。反有進處。去支離。就易簡矣。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八百更切審細為佳。若得已。不如此已也。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己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二

無題

答正思第八書。已及淳熙十五年。此書第十一。當更在後

正思好詆陸子者。故朱子戒之。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愚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訓。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看一遍。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候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而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彼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

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漸覺力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此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着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此書據年譜在丙午年朱子年五十七歲乃陳建諸人所據以爲朱子晚年詆陸之語者然細按此書詞意忿怒未安必非朱子平心之語以楊墨比陸子固不以其倫又謂雖知楊墨無父無君而不知其便爲禽獸世有無父無君之人而猶不知其爲禽獸者乎去冬其徒云云指傳子淵然朱子與陸子書雖議子淵之偏仍稱其氣質剛毅極不易得而此書乃詆爲狂妄兇狠不應面譽背毀至此極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朱子自言生平病在忿憤此書前有祝汀州見責之語以忿憤之性忽蒙譴責之詞發之也暴語無倫次故予謂此書一時忿怒而作斷然無疑蓋晚年議論永炭之尤者也伯恭亡友平生至交乃謂浙學尤更醜陋怒至此乎此與正思第十六書也其第十八書云臨川之辨當初似少商量徒爲合開無益於事蓋已悔爭論之過矣而陳建輩猶執以爲異同之証所謂鳳凰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昧乎藪澤何其陋哉

答程正思十八

熹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許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疎拙無以堪此厚恩昌昧而前必取賴

路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佳然合開無益于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興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儘可辯論也小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此書有再辭併上疏之言乃戊申年也朱子時年五十九歲臨川之辨數語蓋指丙午諸書朱子固已悔爲少商量矣所示諸書及如所示云云則知朱子前書之過不惟祝汀州之書所激亦實出于正思輩所交構也

答周舜弼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四

葬事不易便能了辨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彼中明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是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舜弼初事朱子於南康朱子年五十一矣繼從於武夷又從於漳州而黨禁之日猶千里相從今全集所載與舜弼書十首第一首南康初見時語也第二首有臨行云云則既見朱子而歸也此第三首有彼中朋友則朱子已去南康之後矣然所教以深玩者惟在求放心第四書亦重求放心蓋朱子晚年實用陸子之說也第五書第六書其說

亦然至第十書在黨禁之時朱子年七十矣止其過訪而教以如前所說着實下功蓋朱子晚年定論總不外於陸子之說獨勝心未化不明言其信奉之意耳與舜卿書並在晚年故凡係論學者並抄入

答周舜卿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收不會實窮得理不會實信得性善不會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詞說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着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答周舜卿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

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卿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須體之於身而語言理會爲無益已合于陸子去議論而務踐履之意

答周舜卿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敬子以紹熙二年從學此書云敬子遠來確爲朱子晚年然謂致知工夫具于心者無不足則已知不在於即物窮理矣

答周舜卿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所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敬字不為無為時。設即陸子所謂人情事物理上用功也。

答周舜弼

示喻為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在日用間用力。與第七書意同。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涉。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實究其理。實踐其迹。即陸子所謂言皆實言。行皆實行也。

答周舜弼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七

無怒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為佳耳。前書絮矩之說。大概得之二字。又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概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所說者。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答周舜弼問目

歲寒指學禁之嚴。故有虛名實禍之說。精微處須自得。乃知向時駁陸子自得之說之誤矣。

舜弼書云。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

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為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意無不誠。而後知至。如諸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為無別。况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取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必情索乎善惡之兩端。如是而為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為惡。則深絕而勿近。先生勿去此。亦庶幾不苟於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并上二句。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八

無怒

無切於事理。不苟於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效。則不敢以為意焉。如此用力。不知如何。

答云。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自無不誠矣。

必窮致天下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蓋及門之士。已有覺其不可從者矣。然舜弼問語甚明快。而朱子答語甚含糊。蓋雖知章句之解不可用。而又難于自改其說也。

答董叔重

所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

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微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叔重從學年月無考惟朱子作叔重父墓誌在紹熙四年朱子年六十四矣文簡錄又來學則從學去此時必不遠若在早年則當曰錄嘗來學矣故凡與叔重書俱屬晚年

答董叔重二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有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指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心有正而無邪則知誠心學者妄矣

答董叔重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濶即不曾說等待等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間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省覺提撕亦是陸子之說

答董叔重四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此書所論全合於陸子

答董叔重五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不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務非所急也

以考訂爲非所急晚年之見乃合於陸子然攷韓文註楚辭並在晚年蓋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也

答董叔重問曰

答君子務本節云大概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又答賢賢易色數節云數說大概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事又答孔顏樂處云此等不可強說且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工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此等議論全與陸子合叔重晚年事朱子豈非晚年定論

答黃子耕二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瘵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夫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此與子耕第二書即有來日無幾云云自是晚年凡與子耕書皆晚年也致知恐其散漫則非泛求之天下之物矣

答黃子耕三

新除甚佳。問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爲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取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功大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持守體察。已合於陸子之說。然敬字。徹始徹終。今謂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大不可解。

答黃子耕四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喻且看大學。侯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三

士

無怒時

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淳熙十六年六十歲時。主書爲慶宮。故曰衰病閑散。是時。

孝宗將內禪。故曰時事傳聞不一。至所云貪多務廣。涉獵外馳之病。正陸子之所深以爲憂者也。

答黃子耕六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止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實學。皆進益可喜。泉漳之問。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但經界一事。恐未有人承當。而豪右不樂異論。遽且悠悠耳。在官一年。不能爲民興利。而除害亦未能盡此。爲可恨也。長孺之去。甚勇。但曾守解事。何乃至此。昨晚得趙帥書。亦云然。甚可怪也。

經界云云。蓋守漳時事。時年六十一歲。直截簡易。陸子之教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三

士

無怒時

答黃子耕七

熹憂悴無慘。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它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向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設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或問喜怒哀懼。人心之所不能無也。而曰有是一言。則心不得正。而身不可修。何哉。人之心。湛然虛明。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本體。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然必知至意。誠無所私。係然後物之未感。則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物之既感。則其妍媸高下。隨物

以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我無所與此心之體用所以常得其正而能爲一身之主也以此而視其視必明以此而聽其聽必聰以此而食食必知味身有不修者哉苟其胸中一有不誠則物之未感而四者之私已主於內事之已至而四者之動常失其節甚則暴於其氣而反動其心此所以反復循環常失其正而無以主於身也以無主之身應無窮之物其不爲仰面貪看烏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孟子所論平旦之氣與先立乎其大者正謂此耳

治葬謂長子塾喪也此書在六十二歲論心學與陸子合

答黃子耕十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與子耕書所及皆晚年事此第十一書必晚年也第十二書即云明年七十矣

答黃子耕十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深遠理致愈日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力探討使其表裏情愫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

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况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強其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卒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子耕第十二書已有明年七十之語此書更在後其讀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書反復玩味使其浹洽即陸子教人用杜預優游饜飫語之意守漳係六十一歲此云向在臨漳其爲晚年益無疑矣

答曹立之一

伊川先生帖摹勒甚精石已譚具但工夫未至更旬日亦當可成或即去此亦可屬同官畢其事也范詩無甚發明不知前輩讀書何故却只如此苟簡不可曉也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併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尤塞仁義之禍此語揚子

說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裁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或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進賢率昨日亦得論易數條已據鄙見報之未知以為如何耳

曹立之見朱子于南康在朱子五十歲時陸子至南康在朱子五十二歲時曹立之二書在既見朱子之後與否書中無明文然陸子尚未至南康則第二書內及之矣此書雖稱陸兄書意甚佳然尚屬疑信相半

答曹立之二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五

無怒

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何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間此早曠又未必成來深以為恨也

朱子在南康約陸子來會故陸子以辛丑春至鹿洞此書內有早曠之語正庚子秋事是年朱子五十一歲陸子不可立門戶之說此時雖信不及至最晚年則自駁去矣

答萬正淳二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柄方有執捉不至

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閑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正淳與曹立之俱朱子守南康時往見凡與正淳書皆五十歲以後此第二書也第三書問與呂子約論學則子約謫江西矣有標標即先立乎大之意

答吳伯豐必大

熹嘗嘆無堪學不如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論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事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六

無怒

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為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為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覆理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重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伯豐亦以格物之說未安故有此問而朱子之答味覺辭窮而遺蓋既云窮至事物欲其極處無不到則雖欲不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而不能也从五十以後六十以前由支離而反之身心皆在五十二歲陸子過南康講論之後此書云適聞張夫之訃在淳熙七年朱子是年

五十一尚未能返約也

答吳伯豐二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人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詠讀。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必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下知有定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若逐章令其通貫。決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言語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七

無家

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決治無可待看。後方看。乃若奔程越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端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不必先立人例。即陸子所謂不必先有定本也。開讀論無

交涉及良心踐履等語。與陸子合。伯豐於朱子五十一

歲始通書問。八與伯豐書。皆屬晚年。

答吳伯豐六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此係答伯豐第六書。亦是晚年之作。蓋第七首。即云遭此禍患。蓋長子塾之喪。時朱子年已六十二也。

答吳伯豐七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為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七

無家

精切分明後。却合眾說而判剖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為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脫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將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畧下少工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禍患指子喪。重根原。輕枝葉。又謂言多而理轉不明。皆合

于陸子之論。

答吳伯豐九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懸辭。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

薄籍界報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間此亦難以相覆矣明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而平正然亦覺其却滯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心此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卜葬謂長子塾之喪塾先朱子十年卒時朱子年六十二臨漳經界報罷及湖南之命在紹熙四年是年朱子六十四歲陸子已卒矣此書雖猶以陸子爲過高而終以爲近本又汲汲以本原功夫自反併以勉伯豐可謂非有取於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陸子之說而確爲晚年定論乎

九

無卷

答吳伯豐 問目

伯豐書云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煩以資發蒙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答云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傾而徒誦說恐亦不免其如游氏之譏也

伯豐又書云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

徒出入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虛置之云尤時曰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學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論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答云學是放致見成底事故講論問辨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十

無卷

朱子答伯豐書俱在晚年今解學字併及躬行則知論語中庸解博學處皆未安矣

答吳伯豐 十七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示旋得尤佳後則據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脫穎不羣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他處指黨禁下一首自致人言亦然本原之說合於陸子

答吳伯豐 十八

喜於亡心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誼尚頗寬恩得安田里然

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車過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情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此云自致人言又云得安田里蓋慶元二年為御史沈繼祖所劾落職罷祠時朱子年六十七矣富貴利達上立得脚定此初學入門時事耳朱子垂老猶兢兢以此自勉併以勉伯豐何耶然陸子鹿洞講義意思正與此合

答吳伯豐二十四

編禮有緒深以為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心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歎也所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措書來切但不已無可爬梳雖已竭力言之恐未必能相信也

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不明然區區屬望之意豈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為神訟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寶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懈煩為致意也

編禮是朱子最晚年事故有不知能見成書與否之嘆然所以勉伯豐者汲汲於力行而以誦說空言為戒蓋全用陸子專務踐履之教矣

答李叔文三

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行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喜每念曠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白鹿登臨追念曠昔蓋在去南康之後矣其相勉者在持守已從陸子之說矣此與叔文第三書也

答李叔文四

喻及為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之無小大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蹊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信得及做得工夫不遲疑耳

第三書在白鹿登臨之後此第四書當更在後矣議得固有即陸子教人識本心之意求放心戒支離則全合於陸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壽光董思恭校

答劉公度二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思慮。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而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無

公度世豈能人人同已之說。蓋不欲朱子與人人爭辨。此意亦佳。論易西銘蓋與林黃中爭論。因爲林所糾參也。陸

子作荆公祠記。在淳熙十五年戊申歲。是時正辯無極。朱

子之貶陸子。惟此數年爲甚。故議論如此。然語類所載。答

答劉公度三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這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建昌士子指包廬道傳子淵革也。顯道以專講論爲充塞。仁義子淵極論口耳之學無益。故朱子尤切詆之。此所謂永炭不相入也。

答劉公度四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不知底裡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易。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那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難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此亦側重涵養。漸近於內矣。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無

舉不欲朱子與陸子競辯。而朱子卽以君舉爲都不曉得。正則亦不以朱子之競辯爲然。故併斥之。按正則以光宗卽位。知蘄州。通書於朱子。朱子答書。亦有得君舉書之語。皆紹熙間往來之書也。

答劉公度五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堅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誑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拔。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陸子謂泪流植至滄溪水奉石崇成太華岑全是自卑自
過功夫陸子全書具在並無頓悟之說朱子少曾學禪故
以此疑陸子韓昌黎所謂以已之直而謂人皆然也然
教公度專在持守省察則與陸子之致正同吾故謂其論
則永炭不相入而其學則符節相合也

答劉仲升一

別紙所示李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升
聽得不分明記得不予細語謂却他本意不然則真非吾
之所取知也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
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未免有妄意懸等懸空杜撰之
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証佐考
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無怒

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
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
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李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意
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為深害却是人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
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即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
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
動之是否矣此於道體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
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致彼
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
已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
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毋偏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
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

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
也

就自己身心做工夫等語全與陸子之致合

答劉仲升二

所喻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
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
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
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
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
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一

劉袁州不謂遂至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四

無怒

家者不以生死從進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
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
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小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
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
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朱子早年務欲博窮天下之理枉費工夫甚多今專看一
種書便無駁雜之病陸子與諸兄在疎山讀書謂經年只
看一部論語亦是此意然朱子則直至晚年始能如此耳
是書在紹熙元年起子澄知袁州而子澄已卒也

答劉季章二

賢者比來為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
細玩義理便與拙樸造作務為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

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煮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辭免桂林，係紹熙三年，差知靜江府之命，是年六十三歲，寬藉心胸，細玩義理，即陸子教人引杜元凱優而游之四語之意。

答劉季章三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不待面論，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五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不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弊，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若賢進步自可平行，直達逆，還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緣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也。

與季章第二書云：桂林之行辭免未報，蓋紹熙三年也。第四書云：去歲入都，又云：今左目已盲，蓋慶元二年也。此是第五書云：子約相合，蓋子約以慶元元年謫廬陵也。然所謂本原親切提撕去安排等語，全與陸子合。

答劉季章一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強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亦自有用心處也。意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當此風頭，指黨禁言，廢書冊亦有用心處，則知不全倚書冊矣。

答劉季章十

子約想時相見，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文義事物上用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此皆黨禁時作，最晚年也，取向裏用力者，便不支離矣。

答劉季章十三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畧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者，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迷悶，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隨文訓釋，即陸子依傍看之說。朱子至此漸去支離之病，從前改大學補洛說皆所謂背却經文橫生它說也。

答劉季章 十五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童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善可計較日用之間遇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理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得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四

七

無怒軒

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與劉季章第四書已在慶元年間此第十五書也義利上說得斬截與陸子鹿洞講義意同

答劉季章 十六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道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判判處却不若道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論義不論利與陸子鹿洞所講合

答劉季章 十七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

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為止之更勉其著書為學勿為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它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四

八

無怒軒

似雖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拘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于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如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功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此書說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江西地方二千里斷無同是一種見識之理即此一書中如周益公劉季章王晉輔皆江西人如果凡事要自我出安得皆信奉朱子

平因與陸子一人不合遂將江西一概抹倒可乎然欲季章去許多閒說因陸子所以戒朱子者今乃以教人也

答劉季章十八

嘉再啓意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始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疎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于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卻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入之所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九

無怒

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它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己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開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安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爲深望

朱子晚年雖能反求於心然止講得知字仍不得力陸子教人專務踐履故其門人如徐文忠楊文元袁正獻諸公

並隸黨禁皆能口立朱子教人專就知上講無躬行心得之實故一遇摧落便至消磨蓋聖道必行而後知未有不飲食而能知味者此書反覆丁寧只說得一知字無怪其不濟事也又守死善道舍生取義孔孟成語皆可引用而每云鐵輪頂上不離和尚語錄亦此心未收故熟處難忘耳

答劉季章二十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一

無怒

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所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爲勉旃乃所深望也

欲屏棄書冊是矣又不能捐去蓋熟處難忘耳然以漸節減亦自有益所云餘子張皇只爲章句之學全無心得以至如此也

與除僭堅

沙縣寄到新刻賁充文字書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

使世之賢者有所警覺稍知爾非小補也但恐未本或不耐久耳瓊學記文即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致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速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瓊學記作於淳熙九年朱子時五十三歲反之於心而安數語漸有向內之意

答胡季履大壯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主

無怒軒

親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歎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于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每念聖人樂取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常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它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胡氏家於湖南向來之見自是三十八歲訪南軒時又二十餘年則近六十歲矣書中意重爲已合於陸子切已自

反之意

答胡季隨大壯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山易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磨又所舉不問有何事因風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榷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丁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字徹頭徹尾東邊得幾句西邊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浚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先有人頭處方好下工夫朱子昔年所以駁陸子者今乃舉以教人季隨問學見與季履書中大約湖南學者問答並在敬夫沒後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主

無怒軒

答胡季隨二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備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比一事幸雖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它書少日已嘗反覆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然亦是讀得春秋

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
力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
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身所親歷今日粗於
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
如來喻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
深省而痛革之也蓋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
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佳修削有時隨手
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
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
方編得畧就便可刊行最好是秦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
事處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秦議自作一書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無怒軒

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
耳
自覺日前用力泛濫方與學者爲克己之功此晚年得力
語也此書首云衰病未及編南軒文集又云論時事書今
未敢編俟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不惟南軒已沒蓋當衰
之時朱子之最晚年也

答胡季隨九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
是今日學者大病近覺亦不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枯出
敬字真是學問終始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
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於此坦然明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

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
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季隨見陸子深服其教在淳熙十三年丙午歲見陸子與
季隨書或以書中欲速好徑爲指陸子然自謂近覺亦不
免此則非專指陸子矣陸子教人尤重循序故有涓流積
至拳石崇成之喻若發明本心不過如孟子指示惻隱羞
惡之說非頓悟也然此書以敬爲學問親切之妙已近裏
着已矣

答胡季隨十

意病之餘幸安祠祿誤思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
可得與否自度疴殘決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亦無
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南

無怒軒

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女之悲
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看得道理分明
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翻
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畧向亦以一本免叔
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
本并南軒集幸收之也所論克己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
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
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問不容
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已一句
也豈藉外以求之哉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
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
以詞害志以亦無其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

不試過亦惟程張得之而橫渠所謂教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也宋潛所委記文屢欲爲之而憂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須後也因邵武使卓草市北復託象之致之目昏未能它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時人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哭女在淳熙十四年除江西提刑時見陸子與朱子書時朱子五十八歲目昏不多看文字却看得道理分明蓋已知從前博覽之無益矣卑近云云卽陸子所謂涓流積至滄溟海拳石崇成泰華岑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答胡季隨十三

主

集賢堂

季隨書云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答云執經而問者知爲已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未分明故說不出答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又云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植然後可立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植不然恐無入

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答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尊向上去亦此意也

朱子引程子求放心之說已與陸子引孟子放心之說相合矣

答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十六

集賢堂

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籠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說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揉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不重講義而重涵養玩索此晚年切已功夫也高應朝教授邑川事在慈湖爲浙西撫幹時見慈湖祭舒元英文蓋

淳熙十二三年也朱子五十六七歲矣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邱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味未相領至於孟子童子之言例遺掛

摘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
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
爲吾患也

此卽陸子辨義利之意到浙中當是提舉常平時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前念言多枝葉而不既
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
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
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
真偽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
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
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
紛者乎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七

朱子晚年全論

曰衰病自是晚年刻呂文亦晚年事也朱子於陸子之言
不能用今於陸子門人所戒順受不辭此晚年進境也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
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
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
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况又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
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
如何

陸子小朱子九歲而叔晦又陸子之門人也謂叔晦爲中

年則朱子爲晚年矣不欲泛觀博取而求熟讀精思與陸
子之教合

答沈叔晦

示喻兩途之疑足見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
惟嫌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而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
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
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
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
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
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真是之所在而後所力則以
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
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朱子晚年全論

七

朱子晚年全論

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隨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
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
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
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
西雙瞻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
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叔晦爲陸子門人朱子與書不欲別立門庭則知分別異

同者之謬陸子答羅春伯論朱林之爭謂開闢以來只是
一家又嘗謂孔孟未嘗自立門戶意亦如此未段則專言
浙學也

答孫季和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

合痛下功夫勇猛合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
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
之不力即因循磨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
別紙奉報幸併詳之隱括程書且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
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却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
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
程子所謂乃邪心者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
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簡已便先傍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
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
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
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下

朱子晚年全論

明善誠身表裏相助即陸子所謂爲學有講明有踐履也
朱子晚年攻浙學尤甚凡攻浙學皆在伯恭沒後也

答石應之二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
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
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
愈鈍而後利耶熹甚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護見之繼此
將理一兩月方稍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
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况心昏目倦不能親書然日用
功夫不敢不勉問亦細釋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
聖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喋喋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
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瑾想已到彼矣渠趣何意味朋友間

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鏘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衰朽殊甚自是晚年然戒支離求直截合於陸子

答諸葛誠之一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
家之長不可輕相訾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勉力於
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礙如來喻之云也不
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
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四激而起者於二者之
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
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致如賢者之所疑也義
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
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下

朱子晚年全論

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訶如對仇敵無
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
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
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曹表謂立之墓表淳熙十年作時朱子年五十四歲包顯
道深不以爲然朱子嘗以書問陸子亦以爲好未嘗低低
誠之二書蓋欲調停其間朱子之論若盡如此書之平心
和氣則亦終無不合之理也其後因無極之辨乃遂憤激
竟成仇敵舉此書所云笑諸賢者而躬自犯之乃至終身
不忘甚矣克己之難也

答諸葛誠之二

所論子靜不至深諱所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

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尊簡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書。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廢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 安世 一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

朱子晚年全書 卷之四

三

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撓奪。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畧。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平甫以淳熙九年初作書。通問於陸子。此書云。不知子靜相報何如。則又在九年之後矣。未發已發二語。合於求放心之說。第二書則悔悟甚切。蓋五十四五歲時也。

答項平父 二

所喻曲折。及陸國王。再三便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

抵于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處。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前書欲平甫錄示陸子所報。以警所不逮。此則平父錄寄。而朱子以爲所警者厚也。此書爲朱陸二家學術分門之目。而其論實發於朱子。世俗淺學。無知遇此等議論。即怪爲調停二家。蓋皆未讀朱子書也。

答項平父 三

官期速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

朱子晚年全書 卷之四

三

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天民閑。又傾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畧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駢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此書知論治心爲要。已自鞭迫近裏。合於陸子之學。是書與答諸葛誠之同時。

答項平父 四

所喻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偏倚。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

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
畧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
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

以專於讀書課程為外馳之病合於陸子

答項平父 五

錄寄落書尤以愧倚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者
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
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史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
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
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
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
聖賢氣象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
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
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
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
正此謂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
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
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
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
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低低無所依據雖於尋常
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為所惑也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
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
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
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若

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夫
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
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
之說又將為所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
以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
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
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密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此朱子向時所以極誠陸
子為頓悟者今以此告平父似有得於心學矣然下文又
轉到考驗推尋上去蓋實未嘗用存心養性之功故不信
吾心中萬物皆備而必求助于外耳此猶是六十歲前後
時所論至七十歲時則深信大程子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之語而自悔聞道之晚受享不久矣

答項平父 八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
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除無可言者所幸一生
辛苦讀書細微揣摩零星剝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
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
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
無期不得而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
恨恨耳

暮年畧見則前此所見未為定論矣此朱子篤疾時所作
之書蓋平甫信陸子之教其於朱子之言終未能相信也

答陳帥之 一

真從士友間聞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喜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而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辛年來，於聖賢遺訓，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僅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疆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思。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無怒

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而年來見其坦易明白，漸合於陸子易簡之教矣。曰：衰病，曰：私家多故，當是喪子女時。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紙上看不到底，自當從陸子踐履之說矣。只從口裡講論，亦難明白。然已知訓詁之無益，改章句，自是晚年。

答周叔謹 葉公謹改始字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大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曰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

下之理，甚覺不消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喜近日亦必向來說話有大家難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巳，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觀誦，養未須大段著力，考察也。

公謹與應之往來，故此書中及應之應之與朱子問答在黨禁時，最爲晚年。此時尚未見應之，故令叔謹扣之。又此書止說兩家門人，不及呂陸二先生，其爲朱子晚年之論無疑。然自悔向來支離，因而減去文字，蓋已全用陸子之教。晚年定論，此爲至當不易者也。第二書卽及經界事，則六十一歲守漳時事，凡與公謹書皆晚年。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無怒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等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蘊思之戒，蓋此謂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灣病病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此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卽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

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內外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着力之爲急也

行經界是守漳時事時年六十一歲

答周叔謹四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首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其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其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按大全集朱子與叔謹書共五首第一首論陸呂門人已

是朱子晚年第二首論鹽法經界是六十歲守漳時事第

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首論修禮書則最晚年也此第四首其爲晚年無疑然謂涵養勝讀書分明與陸子之教相合

答周叔謹五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嘉說亦有誤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累其勸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宜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以收放心爲緊切工夫而講學乃其中一事此等議論所謂與陸子符節相合者也

答王季和鈐一

別幅之喻其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鑒而聖賢垂訓

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發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于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

不及爲書因見幸畧道意

前書謂讀書不可貪多此書謂聖賢授受不言道之全體其所見俱趨易簡老懶之云自是晚年舒大夫謂文靖也

向論未合而今稱其政爲有本亦早異而晚同也又按集中又有答林退思一書首尾與此書全同惟終不能以自達句下尚有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

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希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僥焉幸焉而後已而其所以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等語共八行皆循序切已之論與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意無不相合但此二書人名必有一誤蓋訓誨之辭偶然相同者有之而菴記大字之求及舒大夫之問豈能無一字之不同者大全集編次此書在前故存此書而林書之多出者附存於此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答陳正已

三

無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遽遭閔凶深爲傷悼顧以未嘗通問不敘遺修慰禮今者屏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于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脈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

未端的雖其言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障外無功利之食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也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帖出來者真不妄也近來浙中怪論益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正已初事陸子繼師東萊陸子與止齋書謂其中道異趨慕用才術者也晚年始問學於朱子見朱子與劉德脩書正已猶好浙學故朱子此二書所答與陸子語同

答陳正已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熹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即爲朋友傳玩迷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於輕重緩急又有顛倒舛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即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尤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路德章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無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山嘗識王氏之學雖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鑒正謂此耳又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

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顧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暇用功。此文字未能切已。然亦可備中廢。但消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卽玩索涵養之功。不至闕欠矣。

答路德章二

編儀禮是最晚年。此書攻浙學而意重涵養。與陸子同。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宋之晚年全論卷之四。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路德章三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盡美。若謂差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勝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得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

峴偈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鼓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聽者。固不足道。然遂以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三

與路德章書共五首。第一首卽有東萊道言云云。第二首有編禮書語。蓋皆朱子晚年論也。此乃第三書所云讀書本於治心一段。乃全是陸子之教。

答路德章四

示喻續續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食。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離安不遠。豈不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脫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喻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是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切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壁畫。去參了那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自己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裡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閱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欲德章反躬內省。除去許多閑說話。俱合於陸子之教。惟祿仕苟活。及多方壁畫。參部等語。未免枉已徇人。止爲當

貴之見。不知顏曾原憲貧甚。當日何以能自存。耶德章東萊弟子。東萊沒後。始來問學。

答路德章五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仔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龐心。但求快意。恐將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問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已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讀書于細研窮。不可粗心。與陸子引用杜元凱優游屢飢之說合。

答康炳道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四

手書

無不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迷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計較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開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于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同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豁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于細整。頭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此亦論浙學之弊。編纂呂集。自是晚年。路德章康炳道皆

東萊門人朱子晚年所痛詆者至謂致吾心本然之知則甚合於陸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南堂翁承著訂

後學陳鼎泰綴編

平越王士俊校

答郭希呂二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已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有所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與郭希呂第一書辭作誌銘有憐衰老勿破例以速其就於死地之語乃於晚年事故後四首俱存此書教希呂讀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論孟之法先將正文熟讀合於陸子教人讀書之法亦卽復齋所謂畱心傳註翻棹塞也

答郭希呂三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于孝友之實也故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以求孝弟之實則闕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蔽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

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實者以爲如何

學問以愛親敬長爲先非別爲一事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教自勉云云亦陸子所謂切已自反也

答郭希呂四

示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五

二

無卷五

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何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日曠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功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博矣太極西銘通書各往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記文榜匾俱是外事而教以切已處用功合於陸子切已自反之說

答郭希呂五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得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須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收心正心合於陸子之說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五

三

無卷五

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于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思量畢竟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分別義利爲入學第一事自意念以及視聽言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日止那三五分工夫似和叔三檢點之

說矣然此書大意與陸子鹿洞講義相合自是名言追思
編近思錄又云令人痛恨必在伯恭既沒之後改不及也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復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
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
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尊候何
如伏惟起處萬福意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
境平生所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
之所不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
隱其固陋耳竊謂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
覆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
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
矢二眠全論卷之五
四 無怒軒
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已吾
恐所謂不達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措而所以處
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
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
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語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
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語無驕則尚局於貧富
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
必嘗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較計抑遏而
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
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語無驕之下無疑矣區區鄙意竊
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
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達不害者皆如

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
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自云老境當是晚年反身用力與陸子合

答徐斯遠 文卿 一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功夫狠狠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
臨難苟免尤爲非義如何可萌此意况未有可求處耶子耕
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
開爽者又多驚於文詞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朱子答黃子耕書共十四首第二書即云衰病來日無幾
蓋子耕就學最在後書末及子耕必晚年也此書與第三
書意取向裏刊落枝葉合於陸子矣

答徐斯遠 三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五

五

無怒軒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境未能整竭所
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
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
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
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
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義
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李守約 九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
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
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
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

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朱子答守約第四書云。嘉目言第八書云。病勢皆最晚年事。此第九書也。所云就文義說。未曾反身。無地立脚。只成閑話等語。合於陸子專務踐履之意。第十書即說黨禁事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六
無怒軒

答趙然道 師雅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視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訕。聞之慘怛。故舊別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嘉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蔽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

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元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押染耶。

陸子之存也。則率寮友諸生聽其講。又請筆之於簡。而受藏之。以所不逮於入德之方。鹿洞講義題跋可攷也。迨陸子之沒。則爲道途途說於佛老之餘。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與從前跋語不無稍抵牾。予蓋論太極無極。正在陸子沒前一二歲間。憤怒之餘。故其言如此。序文謂詆陸子之言。亦皆備載。此書是也。

答邵機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七
無怒軒

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瞽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驟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邵機宜與實生也。邵叔義即邵叔直。見陸子文集任看詳機宜文字。陸子嘗稱爲邵叔宜。題注云。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當改從叔爲是。其謂高侯云云。乃商老令宜與時遣機來請朱子作記。會記時則慶元元年。朱子六十四歲。而致力日用之說。合於陸子。又自言目瞽。亦朱子最晚年事。

答邵叔義四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其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德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得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設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承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爾念想且爾番陽也

所云子靜書即論無極書也是否無義理自有公論然謂以得意而傳播陸子何至於此以與邵書示朱又以與朱書示邵蓋欲互相講明此理耳否則以與朱書示邵可矣又以與邵書寄朱豈亦欲朱子傳播其得意耶陸子與朱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子論無極及與邵叔義書俱在戊申年時朱子五十九歲兩先生不合惟此數年為甚蓋皆由論無極致相水火也

答趙子欽肅一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揆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元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

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

此語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陳元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回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騁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真猶未以為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為有愧於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喜為終有愧也

子淵見朱子在淳熙十二年今云去歲在坐則此書在十三年丙午歲朱子年五十七歲時也以馳騁虛詞為有損實功已合於陸子之說矣又朱子平日極誠子淵此書乃謂有愧於子淵是子淵亦未可概詆也

答趙子欽二

示喻謂言放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為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不當支蔓合於陸子說經之旨

答趙子欽四

自反研幾之喻亟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

如詩樂起調卑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應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堂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其數椽之屋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後書愈甚於前蓋指論無極第二書在淳熙十五年戊申歲時朱子五十九歲時也大程子謂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朱子晚年全書卷之五

十

無

今既謂陸子有見於心學又欲其別爲窮理工夫不知與大程子之說相合否且陸子年譜稱其自幼讀書便著意伯兄夜分起嘗見其檢書非不窮究者也

答趙子欽六

喜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貫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朱子所患近世學者之病他人俱不敢如此惟朱子於大學頗近之云云更定舊書數種豈即大學孝經諸書而改

本今不傳耶然所論則爲解經者之善法與陸子戒學者看經書不可執己見入自足之域者甚相合

答趙子欽

禮圖其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堦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強

朱子晚年全書卷之五

七

無

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元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教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語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溫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漫往此近日所修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頗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陸子教人讀書且依傍舊解而不知者姑置之與此書正合至其自云不久在世自是最晚年黃堦修儀禮亦最晚年也然大學語孟修改尚自以爲有病今人乃一字不敢置疑恐亦非朱子之意矣

答葉正則 一

來書毫毛鈞石之論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極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何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遂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正則於朱子晚年始通書問故第四書卽有死亡無日之語謂爲己之實無多言語正陸子戒朱子閒議論之說而朱子晚年乃以此教人也

答葉正則 四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五

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勝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見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轉相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矜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鵲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末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己方寸如何得安穩那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

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

彼此盡情吐露等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悞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閤無益而有損也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五

朱子晚年既詆陸又詆呂皆議切極量故葉正則陳止齋皆不與辨論而朱子必欲其辨誠可謂好辨者矣此書中云死亡無日自是晚年然謂曾子以魯得之子貢不得與聞乃陸子屢舉以告朱子而不以爲然者今乃舉以告正則信乎晚年之見同也

答方賓王 一

伏自先人寔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問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嚮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卽日極暑尊候萬福又

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
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
日講習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
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
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
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
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
時所問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
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
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爲
無病蓋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橫渠先生所謂心
統性情者其語爲精密也忠信之說大槩甚善但理之是非
失之晚年全論卷之三

事之當否恐當於是非差惡之端論之忠信之得名未必爲
此設也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
有書只託呂子和發書至婺女彼中時有便也未由面講豈
勝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懷千萬之望

衰悴無堪自是晚年入都半月則戊申召對也時年五十
九歲謂格致誠正不是兩事則陽明先生嘗持此說而學
者羣疑不知其說出於朱子其實即孟子所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而陸子主以爲學因用以教人者也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向亦見浙中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
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
功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即理也今以

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修
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
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
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第一書既云衰悴則第二書亦必晚年矣存養之功不專
在靜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即陸子所謂人情事
勢物理上用功也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
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
而無篤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
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幾覺得間斷便是相病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三

十一

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
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
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第十三書得請致仕此第十四書也皆七十歲時語嘗自
提撕云云與陸子合

答鄒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
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且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
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真是學問之要
不可不留意也

朱子年五十七子上始來從學其講論之詳多在漳州以
後延請爲諸孫師時則朱子年六十餘矣求放心一語陸

子生平所服膺者朱子晚年乃始知之故曰晚年如符節之相合也第三書意同

答鄧子上下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虛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等得路徑進進不已耳

答鄧子上下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未

無

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畧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傾畧取大段規模却便回來尋倚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大便秘作到頭處也

先窮理而後誠意是先學文而後孝弟謹信親愛故曰倒置朱子自謂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蓋二程子改本以知本為知至未嘗改也傾畧大段規模知本是也實下手處著緊用功孔疏所謂大學之功以誠為先意也至此已知古本之不可易矣

答李堯卿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

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道德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為否

論讀書之法與陸子意同自是朱子晚年之論若五十以前便將古經隨意立論更張補綴矣安卿從學在漳州南官亦指守淳時朱子六十一歲

答謝成之

真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况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黜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一七

無

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為誰其論放勳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為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鄧意合也蓋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娼酒嬪於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娼水而為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敘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於時以下為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膏

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揆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柱史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首云病老益衰又云閒道既晚自是晚年之書朱子生平作詩不少至是始知枉費功夫所謂閒道之晚此亦一端也天文地理等初年疲精勞神以矜浩博而譏陸子下稍浸視塾今始知六藝之教不過游心之具此當在吾讀詩後而陸子所喜爲元晦至是有覺者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答陳康夫

示喻緩緩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與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却日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頭緒之資可愛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康夫爲正獻之孫以慶元三年卒年止二十八見朱子所爲墓誌卽弱冠從學亦在朱子最晚之年矣此書句句近

裏切已悉合陸子之論彼未嘗踐履而憑空商量程子所謂望塔說相輪也

答陳叔向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聯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使至充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于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數世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朱子所謂南官南遊並指守漳此書能受叔向之言亦可救章句空言之病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答胡平一元衡

白鹿閣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答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易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首及白鹿自是去南康之後其為晚年無疑所論讀書之
鑒虛費日力無補于日用切己之功與陸子合

答徐子融三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
然臆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
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
功夫方有合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
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馴不及舌雖悔莫追
然既有此話頭又不肯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
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
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
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
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
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
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
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
所不能全矣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
昧者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
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
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
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
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
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無名氏

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
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
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
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差醜蓋由不知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
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
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
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
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
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
有此物即有此性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
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又如彼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
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
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
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
如下謂然則請于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
一公之見從罪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
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
萬理融徹自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
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
此咆哮無禮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無名氏

朱子好為講論逢人說性說命故照管不到若陸子答王
子遇自無此病且方以為不當言而又言之要是結習難

忘耳此書爲方叔而發按方叔姓余名大猷兄正叔名大雅始見朱子於鉛山觀音寺蓋淳熙六年朱子將赴南康任臥病於鉛山崇壽精舍時年已五十矣方叔相從更在兄後以書問學必尤在後追悔從前悞答則尤在後自是晚年之論而切實涵養與陸子合于融鉛山人亦與正叔同時從學書末一段涵養虛明久須自見云云與大程子陸子意合第五書云一病幾不可支又云老境如此自是最晚之年然其末論及方叔則知此書先後同時

答宋深之之源一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匆匆未得款語然已足以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修辭玩理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朱子

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已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已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畧而論之則夫子雖平氣質而言之而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而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達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看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

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服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過了翁資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書末云十四五時又加以四十餘年則近六十矣又首云病目亦是最晚年事勉深之爲已力行不泛及講論已合於陸子踐履之教

答宋深之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朱子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已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深之第二書已云相見之晚蓋知第一書所云目疾實晚年矣此第三書也謂讀書不可止資口耳與陸子合

答宋深之七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

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南軒文此間錢板有兩本。其一喜為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即枉費功夫矣。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實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技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去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朱子晚年全論

書首言深慰老懷。自是晚年。考朱子序南軒集在五十六歲時。今久已鏤板。則尤在晚年矣。論讀書則欲其循序量力。辨疑似則欲其自見得已分上道理。不可紛競於語言。全合於陸子讀書講論之法。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厚書之後。幸有臨漳之役。音問益難通。今春不幸長子喪亡。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併領書五通。垂問動懇。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長是先學作文。于祿庖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書

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功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明。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尊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為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為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積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五

三

朱子晚年全論

此書之首有長子喪亡之語。末又有寄臨漳所刻之書。蓋六十二歲時也。科舉害心。合於陸子鹿洞講義。

光墀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燾校

答林正卿

李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李通被謫朱子年七十矣所論向裏而不求於外與陸子合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已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編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

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看書俱欲歸到自已分上合於陸子之意

答林正卿

李通云亡只在同志無不病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明其庸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義畧此條折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殆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李通之亡朱子年七十歲隨事省察深造自得陸子之學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微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而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篇也是以項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聞

利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窮盡物理必無之事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世有賢於堯舜者乎然所求者只四子之書趨於簡約已與陸子讀書之法相合陸子問向在陳山讀書正是一部論語又管叔人專讀孟子牛山之木以下數章而與從前務博之意不同焉理云云特護其前說耳頃年臨漳指六十歲守漳時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茲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屢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理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求齊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嘉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

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宜烹再拜

既自云衰晚又云文章棄去數十年自是晚年之論然所云與其向往于人孰若反求諸己與陸子切已自反語合乘彝之則初不在外即陸子所謂爾自自明爾耳目聰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都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衛自衛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若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迹亦不可萌求之心不惟不得說若求字亦不可說若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此書在紹熙元年庚戌歲朱子守漳州若水令長泰時朱子六十一歲說不求人知之理甚斬截與陸子論義利之說相合

答方子實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不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弄比日秋冷德屋佳勝爲慰意此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遑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

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驚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長泰令兄謂若水也朱子守靜時若水主長泰薄故云同事論敬字意謂欲其心定而後理明合於大程子及陸子之意

答賓文卿一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為空言而逆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五

無

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易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顏子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覆玩味俟其畢而則換一書之為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者規模病痛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宜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文卿以淳熙丙午往見朱子時年已五十而朱子則五十

七歲也凡與文卿問答皆屬晚年文卿日誦四書而朱子欲其專讀一書合於陸子讀書之法

答賓文卿二

為學之要只在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此書最得切已用功之要全與陸子相合

答賓文卿三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為己者為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持守省察則云日加講誦討論但云不廢輕重之宜合於陸子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六

無

答李處謙

莊胤

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為恨及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賢者之有志慶閣之多才又重以為喜也大抵為學當以為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遂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

處謙之兄守約晚事朱子朱子留訓諸孫朱子沒後十二年始成進士而處謙又其季弟也晚受置西山薦則益後矣謂為學以存主為先合於陸子所至先立乎大之說又欲其常自警覺即陸子所主求放心意也

答劉復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復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衰朽益甚自是晚年得箇入處即陸子令人先見大意之法

答楊子順二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植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勉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脈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七

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意脈分明而詳考集註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

子順與楊至之同時從學至之爲元定塔則從學必在晚年而此書重踐履與陸子之教合

答楊子順三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畧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即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至於書中所說則稍急之外加以猜防意思外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學問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問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千百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八

此書未有編儀禮是最晚年事然以閒話爲不濟事合於陸子之教至論天下歸仁則當作皆歸吾仁之中爲是蓋一日之間果能克己復禮自然民同胞物同與若云天下皆與其仁乃誠張皇耳且夫子教樊遲謂仁者先難而後獲不應教顏淵獨計功效也

答吳斗南

人傑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意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

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情博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適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紙幅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家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他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思其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訓詁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九

旦夕南去將之漳州朱子六十歲時也此書謂知求放心則心之體用全在甚合於陸子之說其第二書論及經界則六十一歲守漳時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猶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長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小即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歸卧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十

每謂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趨取乃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人行速未暇一一奉扣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謝靈運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泚傳引天作詩曰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亦只冥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哀集程門諸公行事項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輕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暑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問道問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

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十一

無恭

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復作。不能究所欲言。何勝面談。倒此胸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為禱。

首云經界得請。是年六十一歲矣。深戒玩物喪志。而一意根本之學。與陸子之論合。凡與釋氏辯者。須如此篇就人倫說。彼乃無依附之地。自佛學之與吾儒。句以下並載入朱子全書。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於周廟一條為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根據。如高祖以下。通為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為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辨。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入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為昭。南為

穆。乃是室中祫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嚳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况僖祖只可比後稷。又與帝嚳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烹之陋。固不敢盡信。况朝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澤蘭此失。葉方書。澤蘭正。如洪慶善說。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重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指擊。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茶毒是藜蘆。見破。故詩人與董並稱。董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十一

無恭

不得為苦。昔矣。如蕭如節。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設非茶實能甘也。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為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功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其愚。竊為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願言。

書末云南北相望。蓋去漳時也。朱子與斗南三書。俱在晚年。謂考證是末流。不須留意。且收拾身心。向裏合於陸子教人之法。陸子嘗謂恥一物之不知。恥非其恥。正謂此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楊節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吟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如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漢卿於黨禁時來學此書却亦言舊作諸書未透

答輔漢卿六

省聞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且下雖無人誦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而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果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許借博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為善度也於持守省察中求大疑大悟陸子之教也書未寄致仕謝表朱子是年已七十矣

承喻為學之意與其所問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為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避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為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為者要當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深自省察發戒而遠之是乃所謂微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荷意之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為然否然勿以語人

又千萬之想也

詭偽之學隱諱逃遁蓋禁偽學時也語重踐履合於陸子

答陳才卿五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朱子玉山講義在紹熙五年時年六十五矣與才卿第二書即及之此與才卿第五書也第七書即及黨禁其為晚年無疑所論皆心學與陸子所謂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說合第六七八書意並同

答陳才卿六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工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七

喜祿祿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工夫亦多間斷方以為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為久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八

傳薄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為學亦非細事也熹今年足疾為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凭几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瞻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修禮書是最晚年事然自謂修書須餘力及之合於陸子之教矣

答陳才卿十二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修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

與才卿第七首已及當禁自第十二書以下四首晚年無疑飛空談欲身心純一皆合於陸子之教

答陳才卿十三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問斷者耳

答陳才卿十四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爲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五

無怒軒

反失本旨今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論及康節文字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此書謂昨來誠意章句失本旨只舊來所見爲是第十五書又謂舊書太冗蓋朱子於學庸直至晚年尚無定見如此而今人銖銖而守之雖註疏古本功令須在學官者俱不敢信豈不過哉謂康節書亦不必深究蓋深知博雜之無益矣

答陳才卿十五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爲亂夢不

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畧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定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說當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朱正叔大雅

一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物物頭處處無不如此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六

無怒軒

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障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寔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是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

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拔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此書所謂不必疑慮依此用功語見與才卿第十二書彼為朱子晚年則此亦晚年矣然重敬重本深以虛說為戒與陸子意合

答余正叔

示喻日用功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後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稍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七

無怒軒

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讀爾

陸子答胡達材書云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書所論

切已近裏通貫動靜與陸子說相合惟正叔爲字與伊川

同伊川爲朱子所極尊奉者乃門人犯其字而不教之改

避何也正叔方叔兄弟俱以朱子赴南康任過鉛山時從

學其間學俱在朱子晚年討見答徐子融書跋尾

答趙恭父

師斯

惠書得開爲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

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工夫不致得

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恭父第二書即及修禮書自是朱子晚年日用常自提撕

與陸子合

答趙恭父二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理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爲刺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胡達材自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陸子斥爲妄見乃害心之大者與朱子此書意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十八

無怒軒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書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末云衰病不堪自是晚年然謂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全與陸子合

答周純仁一

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公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紛。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塾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往來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宜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與陸子合

答周南仲南

在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數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魚純頑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誠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

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

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白云。晚方自信。自是晚年。周叔謹亦晚年從學者。文字愈工。三句與二陸爲湖詩。沈字二語合。

答周南仲二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公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三

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

南仲黃文叔之壻。文叔以慶元元年始通書朱子。則南仲尚在其後。朱子與南仲第一書。即云。晚方自信。書末云。叔謹行附此。叔謹晚事朱子於守漳時。故與南仲書。亦皆晚年。而此又第二書也。中欲其向裏用力。隨處提撕。收拾全合於陸子所主求放心之旨。

答孟良夫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

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為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在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書中及吳茂實送書學中蓋守南康時事亦五十二歲也不以敬為根本即讀書應事無歸宿之所與陸子先立乎大意同

答許生 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塵伏無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六

三

無

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謬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誠謂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喻乃謂讀書遠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蜂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同

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八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所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矣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六

三

無

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安舍人說及建關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元善蔡兄季通書信見首末偶數口脚氣發作不能飲食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億卧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卿轉達代首或同官中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許中應求作記是作鄂州教授時是時陸子已卒於荆門故求記於朱子書中所謂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者意指陸子然陸子之教講明踐履二者並重從未禁人讀書惟包頭道有不務實踐躬行而專於讀書講論必至充塞仁義之語然陸子已訶為怪不得以禁讀書疑陸子也且中應

現在買經買書建稽古閣乃謂其溺於禁讀書之教毋乃與求記之意刺謬而不合乎余故謂兩先生之所以相疑者皆由其門人持論之過與傳聞之誤而兩家之學與教實不如彼此互異之得也

答劉君房二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序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刺說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三

無怒齋

自稱偽學蓋禁之時最晚年也然尚云木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啓蒙論河洛猶有刺語是朱子於已所著述終身未嘗以為定解而後人遂欲一字不敢異同豈善學朱子者哉

答曾無擇

所示問條俱已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門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為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無擇為無疑輩從並因子約謫廬陵時始各以書來問學朱子最晚年也答以聖賢言語須從裏面看出亦學問求放心之意

答曾無疑

昨承枉書奉報草草方以為愧忽辱再告益荷眷勤且審比日涼秋起處佳福足以為慰詩卷龍示尤紉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數其情麗聲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為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為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正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問其藩籬而為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直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為空言也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活

無怒齋

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既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科禁實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何所為而為學即陸子所謂存心求放心也舊習能否世俗毀譽身計通塞一毫不入於心即陸子白鹿講義喻義喻利之辨也末云干觸科禁指偽學著藉言是朱子六十

八歲以後時又朱子答無疑第八書云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蓋子約謫江西時無疑因子約來問學也時朱子年七十矣

答曾無疑

辱書良以為慰而反復來喻已得雅志之所存則區區所疑

亦不敢隱也。蓋嘗聞之孟子之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爲何物，又如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爲殊塗，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爲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爲何學，而昔之舊習若何而能不爲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烹之愚有所不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能別其孰爲同異而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孰爲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何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所謂同歸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爲，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李卓於此皆嘗有問，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爲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哲亦有意乎。

君子存之在此，本然之良心而已。以孟子之言爲主。陸子之學也。朱子與無疑數書，並歸到心學。蓋晚年所見實與陸子同。

答曾無疑五

示喻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實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自障礙也。

答曾無疑六

謂聖人以喜怒哀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偽耳。豈有是理哉。此等處須是有存養體認，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斷也。

答王才臣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已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之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六詠之需，非敢忘也。實以年來累次禮家文字，頭項頗多，衰病之餘，精力向盡，無暇可及。亦覺未是急務，故不敢以宋堯兩格齋大字，此却好簡題目。顧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寫字亦非所難，適此兩日寒甚，衰病拘攣，不可輕動，向後晴暖當試。

爲之以奉寄也。亦有枉顧之意。尤荷不鄙。若得會面。彼此傾倒。以判所疑。何幸如之。未聞千萬及時專力。便有簡端的。用心處。庶幾合併之目。有可討論也。子直詩甚佳。南容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之也。

無疑從學。及於次禮書。並是最晚年。欲其及時專力有端的。用心處。皆過衰之言。趨易簡而去支離也。

答度周卿

比來爲况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吾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親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六

三

無怒軒

周卿以黨禁時。始來從學。見別集與劉德修書。而此書末句。囑以勿爲外人道。亦是偽學禁嚴時。蓋朱子最晚年也。而所論隨時提醒此心。勿令放逸。數語。全與陸子專主求放心之法合。

答徐崇父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旨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子直時時往來甚佳。才卿得託門館。

甚善。其人有立作。看得道理。亦子細。儘好從容請論也。

徐文清舉淳熙十四年進士。朱子時已年五十八。又除官而後受業。必在六十歲以上。而所以教文清者。謂不須別立標的。又謂讀書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並與陸子合。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南呂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安溪李光型校

答潘子善三

思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進步則可見矣

思先立標準即陸子所謂不可先立定本也朱子至是始從其說答子善第二書即及告老此第三當更在後

答潘子善五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無善無惡

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裨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謂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則未可更以已意障斷他人話頭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子通論作理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望家推毀要將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況如我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倡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此書後半語及季通論成蓋朱子最晚年也然所論以提

擯省覺爲工夫不及於章句陸子與諸葛誠之書云古人

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觀恐懼不聞取善求益如恐

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

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此其辨也說存心處即是踐履視此書更覺親切亦不

但畧裨提撕已也然謂省覺便是工夫則大指固已相合

答潘子善六

所論爲學工夫亦其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嘆嘆也

敬仲議論有失之過高者然朱子謂其人自可愛敬彼陳建輩一無所知乃敢肆無忌憚何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二

無善無惡

答潘子善七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宜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學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教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呂蔡之卒朱子年已七十此書重主一功夫又謂學禮頭緒多不令遽學皆去支離而趨易簡又謂學春秋未要穿鑿說道理亦與從前專事訓詁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二

收歛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効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辯論問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取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三

無終

玉山講義在紹熙五年作朱子時年六十五歲此書首取收斂之說即所謂求放心也又謂讀書貴專久自見功與陸子教朱濟道讀書謂不可強探力索久之自通意正相同

答林德久三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

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彭之去指邇年蓋慶元元年朱子年六十六歲時也存心之論親切窮理就遇事理會言亦與陸子所謂人情事勢上用功意相合與從前專倚書冊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五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神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強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修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樸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四

無終

新齋指竹林精舍也涵泳諸說久自分明與陸子論讀書謂優游涵泳使之浹洽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意正相同讀書不得兀坐有味卽以求放心爲學問也

答林德久六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覽向來所論於原本上甚欠工夫問爲福州學官作一記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能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

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爾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爲福州學官作一記。蓋福州學經史閣記也。記作於紹熙四年。朱子年六十四。其說與陸子之論全相合。信乎晚年定論之善也。記文見後。

德久問云。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答云。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五

大全集所載與林德久第四第五書俱及新齋竹木蓋與門人講學竹林精舍時。朱子年六十九矣。此第六書也。然以存心爲學者初用力處。與陽明先生之解同。而與今集註異。則集註定本固有未及改正者也。其與德久第八書即說到黨禁事。蓋確爲晚年之語。

答林德久七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

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潑。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陸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自來處亦說得不分明。孔顏樂處只是作德心。迨日休龍樂天而知命耳。凡作含混語。徒生後學之疑。然教以涵養玩索與治心之學相合。

答林德久九

待次閣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令人于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六

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畧用已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敲磨可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思者。汨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則器。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所云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與陸子教人求放心之說合。吳伯豐卒在慶元三年。朱子年六十八矣。

答嚴時亨二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畧成綱目。但疏義難書。

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
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
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若實進得一步
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修禮書是最晚年事而所以教時亨者止令於義理切身
處實進一步已盡改從前務博之意矣

答曾景建一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聲塵
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為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
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
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
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七

無終

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謂王荆公曰文
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
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
子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
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
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
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
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
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
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
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

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達言之道千萬
謹之尤所願望

此書所論分明先德性而後問學重簡易而戒支離全用
陸子之說考其年歲則書中及龜山語與第四書同而第
三第四第五三書皆及季通貶謫事蓋朱子是年六十九
歲矣指本心講端緒有以此二語譏傳子淵者然此乃孟
子之說不可議也

答曾景建二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
所歸宿為喜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
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為之實難為之甚易而守之為尤
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八

無終

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
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猥僻解則又不免
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
善不知渠以為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弊自是已分
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搜斥
為已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為說說而已若之
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分上真實下得切已功
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主一之功常切提撕窮理之事不須
貪多分明全合於陸子之說

答曾景建四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

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意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攷之不致然却不及向來所記詳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卻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謬便直置之不須其辭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兩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開費日力也

以主一之功爲善又謂讀書只依文義尋明白處去而戒其極力苦思與陸子教人讀書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諷詠浹洽久當渙然不可強探力索等語全相合季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通之行即謫道州時也

答張元德 治一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然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瑋瑋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收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援援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曾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讀書務少不務多已趨簡易之教矣元德以已酉歲始從

學兄別集與項伯元書是年朱子年已六十凡與元德書皆係晚年謂大學近多收定又恨論孟出之太早不知今之行世者是改本抑是原本也

答張元德 二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證跡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足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次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畧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都與嘉祐雜志也

着實用功不須安立標榜俱與陸子之教合稱臨漳四子云云蓋守漳舊刻之書守漳時已六十一此書則又在後

答張元德 四

衍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網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

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積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掇不起穿貫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畧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畧故物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釋處如其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十一
集義

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以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為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為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甫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甫所言便以為排介父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

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衡陽之計謂趙丞相卒於永州時朱子六十七歲矣語重收心而戒泛論雜觀全合於陸子其論荆公甚為平允與陸子荆公祠堂記無異

答張元德六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歷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別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為浮說說得即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論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刺了又以毛公說詩為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說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擲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它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為擊李墜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為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十二
集義

元德以朱子晚年從學今又與呂子約說書則子約訪江
西時朱子年六十九矣此書以說書為無益與從前黃陸
子不講學之說判然不同

答張元德七

元德問云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答云語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亦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
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
處悉攷集註更有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
也

朱子自云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而後人一字不
敢致疑何耶

答甘吉甫

大二年全論卷之七

此間為元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
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決冷言多窒礙且
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朋友不敢住自是黨禁之時以少讀書為宜而益加潛心
玩味合於陸子

答王晉輔

為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為本更將理賢之言從頭熟讀逐
字訓釋逐句消詳一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
未可便釋已見妄起浮論也

晉輔從朱子學時呂子約已沒矣子約先朱子一歲卒蓋
朱子最晚年也然所與晉輔數書俱與陸子之教合

答王晉輔三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

惠問尤以為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意
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
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求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
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
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
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為此冗長無益於事或能相累
耳徐侍郎所欲錢板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
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
諸書南康板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者是何本
也只有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察攷得失便自
見得若有所疑切莫見論當為契勘奉報也子軒之書多未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斷手而不幸即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憾
所以前此為之刊削別為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
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濶遠不
若且就云云文義上熾然咀嚼之為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
以字無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
是千萬節哀自愛

會無疑問學在朱子六十九歲此書言無疑人到自是晚
年戒其辨論而勉其著實向裏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王晉輔四

存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
不敢問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
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

蹤爲有害也。向來于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惡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當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以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將無慕於外。而所以與競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代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益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子約泉下。朱子已七十矣。所以教習輔者。全與陸子說合。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主

朱子

答杜仁仲良仲一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二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

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在其中也。

第一書謂理義不外吾身。即陸子所謂目自明耳自聰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也。第二書謂操存舍亡。外無著力處。即陸子所主求放心先立子大也。朱子與杜貫道書謂致道歸草草附此。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按趙致道爲朱子孫壻。事朱子最晚年。而致道歸時。尚未見三叔。則仁仲事朱子必尤晚矣。

答杜仁仲三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得。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主

朱子

獲佳勝。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陸子謂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朱子初不然。其說至是乃合一矣。文叔亦晚年問學者。

答杜仁仲四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

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觀此書首一段則知中庸章句分靜存動察之誤而慎獨之功無時不然矣如此解朝聞夕死甚是不知集註何以只作主順死安說

答杜仁仲五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五書俱鞭迫向裏與陸子合惟此書有博文之訓似乎小異博文固不可廢但不知以何者爲文又如何博之耳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十七

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貫道從學最晚提撕之說合於求放心

答李晦叔二

所論持敬對表裏用力切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柝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纔說性便與氣合講性字最透明道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不爲虛說更切涵養合於陸子教人之法

答李晦叔三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樸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則尊德性道問學不分爲二合於陸子之說矣晦叔南康人自是朱子作守時始從學書問往來又當在後其爲晚年無疑

答李晦叔六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十八

晦叔問云輝巽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輝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答云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又云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輝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謂已存者說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

也未審先生以為如何

答云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又問云鄉黨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已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答云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

罷却閑安排除却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全是陸子之教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答余國秀宋傑一

左

無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同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常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

余李同作問冊蓋國秀與李敬子同時從學也敬子以紹熙二年從學朱子年六十二矣而此書所答與陸子說全相同

答李繼善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悚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己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末也

文定事朱子最晚繼善又文定說子必尤晚矣而所以告繼善者與陸子之說合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自當有見不待它求異於專事讀書講論者矣

答李繼善二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於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干

無

不容盡布

戒思索之過而重踐履涵養合於陸子

答李繼善三

中間并條諒不易堪所示條目悉已奉報矣幸更參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台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敬子每稱云云知繼善從學在文定之後然所謂天所賦予不外此心知心學之重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茲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務去世俗壅垢之心始為真有所歸宿耳

此書雖係答道士之言然畧書冊而重心學甚為切已答陳道士亦然

與晏亞夫淵

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修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修德自愛而已

學蓋晚年全合於陸子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腳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所欲聞而以方有說為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

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學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禁偽是最晚之年書中所云合於陸子鹿洞義利之辯及答章伯康書

答孫敬甫

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知以盲廢不可親書頗以為撓耳示喻為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讀行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邦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學者否耶

辭職請老俱是最晚年事所論重敬甚為切已大學咬本仍自謂多未親切不知今行世者是何本也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過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洵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間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

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知是文元陳忠宣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避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如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爭不遜之端而反為下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槓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拙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其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瞞目扼腕而指本心奮發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謾杜季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瞞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

人自當面踴躍也大學亦有刑定其未變錄云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精義適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關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規審之於省曹否耶

朱子晚年為學與所以教人皆用陸子之說而其議論則詆之不已蓋勝心之為害如此既云其徒傳習亦能修其身齊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又云宗旨本自禪學吾不知吾儒之學修身齊家及政事之外更有何事又不知禪學之外人倫者亦能修身齊家施於政事否此等議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待辯析而人人能知其得失者也陸子存日則服其表裏如一實有以過人者及其既歿則詆其為自欺欺人以吾觀之陸子毫無欺處而用其言而詆其人正恐自欺欺人不在陸子也朱子生平素妙喜師惟可莫黃榮沈潛於理學陸子生平與僧道從不假借亦從無沾染乃必深文曲筆生以禪學是誣娶寡女者繼婦翁也此吾平心之論學者第取兩家全集讀之即可知其孰為禪孰為非禪至於指本心談端緒孟子之教也此有何病瞞目扼腕奮發切齒特子則輩言之過激耳杲老語在張子部或用之未可知若以誣陸子則毫無干涉也然教敬甫日用之間厚自涵養不然則皆為空言皆陸子所以為學與所以教非朱子從前所以教人先以讀書講論為窮理之法也所謂其

論則未炭不相入其學則符節相合詎不信夫

答孫仁甫 自任 一

未見顏色屏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惟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佛老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微也不亦宜乎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三

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假假也便還病倦草草

仁甫爲敬甫之弟敬甫諸書俱在黨禁時仁甫因兄問學必尤在晚年矣然所論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教人不過保養發揮皆全用陸子之說也

答孫仁甫 二

奉告反復其辭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告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矣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颺蕩之氣而爲入

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研煥甚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彼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相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畧報及也

論讀書窮理及操存持守處皆與陸子合陸子全書具在可考也

答余正甫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三

厚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嘆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爲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功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脇之曰是不可同同卽且爲荆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問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孔子言一以貫之孟子言道一而已周子言一爲要陸子

言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而朱子每譏陸子。謂子靜只要人求個一。今此書乃謂天下之理。其歸則一。豈非至是而乃悟耶。答正甫第二三書。即及禮禮書。第四書。即云無狀。剗皆最晚年也。

答聶仲至

喜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求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死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便觸禍機。然鄙心已決。無所復顧。為此宿留。令人腹煩耳。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不牢。實耳。輕棄筆。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七

朱子

告老之章。係六十九歲所上。七十歲始得請。今及子約極則七十歲矣。書中言叔昌向外意多。脚根不牢。蓋晚年之論。皆近裏着已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自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此書所論亦允。陸子以癸卯年冬遷勅局刪定。官至丙午。

冬始遷監丞。此書稱刪定。蓋甲辰乙巳年間書。朱子年五十五六歲。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首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八言心者皆指已而言。遂目心為已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足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漸次。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絕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七

朱子

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人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
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
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
子以爲如何

湖南高公書南齊門人南軒既歿而朱子與其門人講
論亦晚年事也平日涵養卽所謂先立乎大卽所謂求其
放心然進學在致知謂進之當知其有序耳故不曰爲學
曰進學卽大學所謂知本卽知之至也朱子誤以窮至事
物之理爲致知於程子進字未及分明因自謂竊程子之
意以作補傳不知伊川之意並不如是若明道先生則明
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矣

答或人 一云與余正甫

朱子晚年全書卷之七

主

朱子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
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
事思敬執事敬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
須然所謂敬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
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
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自
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
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
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已復
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
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
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此書專論敬亦心學也孟子所謂先立乎大何以立之亦
敬而已矣邇依小註作與余正父則亦晚年之論蓋正父
乃同編禮書者也

答或人 八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流深遠氣象從容實
與理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
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
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編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
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
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
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
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
然有含蓄耳

朱子晚年全書卷之七

主

朱子

欲得數年未死又云恐無此日自是晚年引和靖言講解
之陋謂近方見得此意已異於舊說而合於陸子矣

答或人 十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如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
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
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博文約禮學者
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
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
此憊悶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
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謂一向牽連說窮理恐蹉過脚下功夫合於陸子踐履之

教訓博文非讀多取勝合於陸子支離之戒此或人十條
若依題註作答劉公度則亦晚年之論蓋公度爲子澄尋
從因子澄而來學者也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
銜驚之謙而礙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
亦安能免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
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
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
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
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採生
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
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顚沛之不離今乃
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
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
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
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
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
功夫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盡心看不得乍看極
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
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
萬照亮

來書以不得卒業湖湘爲恨自是南軒既卒朱子五十歲
以後之論書中因公度專言主敬故進之以窮理講學然

講明與踐履固亦陸子所並重也

答或人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冀而進
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去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
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以此是良心本
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
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
深察而遠避之也

以心爲萬事根本已合於陸子之解撐眉云云似指傅子
淵然陸子之教講明踐履乃其兩大綱正與此書所云相
合即其門下士亦皆兢兢於此故人人能自立並非徒倚
撐眉云云也此亦五十六七歲時作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玉山講義

先生曰喜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學承
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
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冀開
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
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
正當學問諸君肄業於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
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
時有程瑛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
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
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

其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異同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稱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制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

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情性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曰萌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

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者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者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中亦未服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

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八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

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必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益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過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焉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識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裨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所聞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司馬忠潔之孫爲玉山令據朱子敬忠潔公二帖則紹熙

五年也。九年。子年。十一月。以仲冬之月。過玉山。道經
卽位。由長沙被召而過此也。此講義確爲晚年而歸重於
道性善尊德性與陸子之教合。惟辭繁不殺。不及鹿洞簡
義之簡明親切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秋綱

蔣光堄思恭校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
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
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
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
者。則以晚年全論卷之八

無怒軒

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莫不有
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
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
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
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
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宜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賢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二

無惑焉

於堯舜者然。然則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其端起矣。子思懼夫遠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撰本義。以承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意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瓊州學記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三

無惑焉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也。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情。主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也。之澤所以為盛。而其後世所能及。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暨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溽海之外。其民之能為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勸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嘉竊惟國家徵學之意。不為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為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聞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

在之書其所聞于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存是矣其後記詞文詞之末則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輕重乎嗚呼聖上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有古今之別遠近之殊哉於是邦政多可記已具刻於池亭之石而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畧不論若云是年歲在元點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宜教郎直秘閣朱熹記

此記以學為身心固有而記詞文辭則非所急因已盡合於陸子之說矣元點攝提格歲在壬寅也是歲朱子五十歲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漳州龍巖縣學記

四

無怒軒

漳州龍巖縣學某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舊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室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幾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為職為已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計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

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領讀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蓋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憊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涉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狗彘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況其所猶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易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領讀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聞將有自然不可抑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矢之晚至全論卷之八

五

無怒軒

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敬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若必欲窮事物之理恐非人人所能然謂聖賢之學非有難知難行之事則漸趨於易簡矣先行後知亦合於陸子重踐履之意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蓋已聞陸子義利之說而引伸言之也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諸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傍下學而溺于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

智以馳騁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與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顯蓋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肆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部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疾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本

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廟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像然烈坐有序月旦望幸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曾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詔故名郡士多原慙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藥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

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茲者固不復贅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觀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興作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此記論周子之學平正通達不規規於窮理格物之說是年朱子五十四歲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郎始因舊址列屋數間勝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七

無

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募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縣郡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謝管侯繼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齊來曰願記其實以告後人且有以幸於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虛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

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七之有志於爲己者蓋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獨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也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朱子論學務必先以窮理格物若此記末四語得中庸本旨無支離之病矣是朱子年五十有八其論學校科舉之弊使人見利而不見義亦因陸子白鹿洞講義而推言之也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而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徒克已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

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惴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清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暇問以職事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卒吏植庭中如土木偶肅然起敬遂棄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禁尤劇莽爲邱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字而已爲之慨然永嘆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九

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蓋自少時妄意爲學即顧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日新安朱熹記

首提玩物喪志一段將上蔡槐庵神情曲折寫出朱子於是益深信博洽講貫之不足以及言學矣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祐著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進功即孫庭詢貢士邵幾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十

無怒軒

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遂給其費乃附其
所其敝而補其所其缺且藉開田五千畝以墾其墾斥長橋
餽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
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
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
於是縣人學子知所趨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
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
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
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壁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
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為可書而
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為史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
實有賴焉幸夫子之志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
也子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
者又有成效如此同已樂為之書矣而况邑之父兄子弟能
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而不
汲汲乎誇多鬪富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
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為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
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非作風雨雷師於
其側以較祀事乎故遺疏積水以助旱潦作社倉儲糗粟以
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活民皆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
懇惻之意足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
後以言者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
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高商老為陸子門人朱子此記乃必稱其政與學謂不待

謂說言教然則謂朱陸之教有不合者豈非謬哉朱子作
此記年六十六矣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
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
書翰林曾公兄弟等輩雖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
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
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
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磨石刻之冀諸郡學講堂
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云
今日敎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
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
六二見三合會

卷之八

十

無怒軒

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
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
考乃欲以為鑒焉邦人士子咸願得予之一言冠其顯以發之
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為之
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
識其取士之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
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
其賢者能者其法簡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
取之之繁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
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
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
者其意為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貴於己

者矣。孟亦推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肯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我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為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利元吉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鄉約禮南城人淳熙五年

進士二人皆陸子門人故曰有所受學是時陸子已卒四

年故屬筆於朱子而朱子止欲二君推明所受之學之說

以告鄉之後進未嘗駁其所受之學之誤而別立論則陸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十二

無怒軒

朱晚年之論信乎其無不同也是年朱子六十六歲

福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溶孫如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勵俟其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程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兢勩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閎閎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發之也予懷古之學者無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十三

無怒軒

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費儲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督造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資之至於旁之守趙侯伯璣

十二邑之長陳君和等亦以其力來助而並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慶元元年朱子年六十六其為此記乃不專為記謝之末而歸重於為學之本豈非晚年定論朱子與林德久書云近覽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為福州學官作一記發此意即此記也此記所論全與陸子說合朱子之學晚年合於陸子惟此記尤為確証彼道聽而塗說者可以息其喙矣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月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

朱二聖全論卷之八

十四

朱熹

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臨之至其所以發明數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按陸子年譜云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嘗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授之尋以此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

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渾身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朱子之題跋如此朱與道夫言又如此亦可謂傾倒之至矣自此會而後朱子與人言學必言立志必言辨義利反身深察豈虛語哉尋以無極之辨致啓異同而論學則悉依陸子以求放心為要訣可謂非晚同哉今之謬附於尊朱者視陸子如水火悖亦甚矣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

朱二聖全論卷之八

十五

朱熹

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秋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雖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軻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讀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親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此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為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與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

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門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蹶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專以躬行爲主故得以聞一貫則信乎行在知之先而陸子專務踐履爲得其要矣淳熙八年朱子年五十二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與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矣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六

與張

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質積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老尼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語趨於近裡切已時朱子年六十一也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看切已文字分別義利子澄所言悉合於陸子而朱子取之是年年六十一矣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文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某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歸求有餘師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陸子所謂汝目自明汝耳自聰也發其端倪即陸子欲令先見大意之教也紹熙壬子朱子年六十三歲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剽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竊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此朱子七十歲所題謂言多心雜則病乎敬乃悔支離而歸簡易合於陸子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綱緲念昔鵝湖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想恨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辭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恨

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使逮于辭官而未獲停輟道左之僧蕭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未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與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噴涕沾予袂以淋漓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勢泄予衷一慟震門紙辭千里伯此一尊

復齋之卒謂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是兄弟之學同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而朱子祭子壽文謂道合志同既與子壽同登與子靜異乎今之改考亭淵源錄者不能因子壽之同以証子靜反因別子靜之異而併去子壽謬亦甚矣

曹立之墓表

存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是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道餘干曹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倦倦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予

因以立之告予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其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嘆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矣又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處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學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嘆曰吾平生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

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幸，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救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出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十其半矣。乃哀自論定。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子

朱子

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常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豈可以無從乎？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朱陸異同之學，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耳。兩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陸子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

爲然而陸子答書直以爲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譏陸子，而棄百事以趨之，則陸子之教前不如是。陸子自謂在人情事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且先期一悟等語，朱子晚年蓋屢言之。如跋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建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蓋陸子所謂發明本心，實本孟子而朱子此時猶未之知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辨無極意，亦和平，故與諸葛誠之書謂曩何由起而深怪門人之競辨者，所謂開流言而不信也。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共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主

朱子

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後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

此文作於淳熙十二年，朱子時五十六歲，謂道之傳不在於文字，卽陸子所謂我卽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的一個人也。朱子五十歲前此等議論必不入之文字矣。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及承恩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論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鳴吠宿信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指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蘇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型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於越否亦聞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踰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以妄議山陵自効在慶元元年是年六十六歲書中謂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與陸子則以學文

程文意合陸子文云物欲之蔽蒙據乎其中而汲汲於明理理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

彭子壽二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接應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此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致道得不浮沉乃幸此子壽論韓侂胄罷歸豫章時也少休神觀益得玩心語皆切已時朱子六十六矣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三

朱子

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季和以朱子提舉浙東茶鹽時從學時朱子五十三歲此書當更在後與答項平甫書意同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口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今欲告老不敢自請而外郡不為保奏只得一申省紙尾無可講說之狀亦且發去或者起而補職然不報願也紙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頗似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追悔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

已不遇矣此言不可學也

是年朱子六十九歲故自註云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也勉季和用自已分上功夫而以留意詩文爲虛度光陰全合於陸子

丁仲澄

來書深以其學優時爲憂目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晝夜憂慮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暑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願覺旨力矢二晚全論卷之人

朱子

吾

無

但昏弱之資教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過何語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論學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並重不可偏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朋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題注見臨漳縣志是在漳守時年六十一歲書中謂以聖

賢之言反求諸身久當有見即陸子踐履之教蓋天下之理必行之而後知之也

答黃直卿 十八

爲學直是先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克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益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續集與直卿書爲第一卷大概皆晚年者蓋第一篇卽云南軒之歿第六首卽說到僞學之禁此書第十八其晚可知論爲學之法俱與陸子之言合定本二字陳建以爲非指所著之書然第十五書云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覺絮矩一章尚未細密然則定本二字固指書本言之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主

無

各黃直卿 六十一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効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速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讀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破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以常惺爲切要卽求放心之道此是僞學禁嚴時豈非晚

年定論

答黃直卿 六十三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愈得渠如此所動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欸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輩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怕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

朱子遺鉅鈞二孫從直卿在禁儒學時蓋最晚年也透最上一關卽陸子所謂發明其本心也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八

答黃直卿 七十六

目疾不親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日疾云云皆最晚年之事不欲循尊德性之旨而別尋一道性善標目其實只一理也

答黃直卿 七十九

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此心當明隨事觀理無不與陸子合

答黃直卿 八十七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使矣已草自効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用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連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記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意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自得力量今人多足驢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不曉得也此風亦學業外須令知有合用心處此初覺支離之無益而漸就切已之功也經界住罷蓋六十二歲由漳州除荆湖運副也

答蔡季通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八

主

無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照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朱子亦用愛養精神之說而陳建以精神之語誣陸子豈不謬哉至謂春秋于我何事此言亦太過果如所云則孔子不必作春秋而荆公不以進講不爲過矣朱子生平專以讀書教人晚年乃併春秋亦謂不必理會所謂矯枉者必過正也陸子在太學却有春秋講義

答蔡季通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專上蒲自省察端緒也某求夫未幾然賤迹終不能安慶更不敢

即以罪誅逐矣此問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麻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子載之恨也

求去惟在南康與在臨漳二任內有之然後之未嘗至南康南康亦無不可就之事在漳則欲行經界而卒不就豈即此事耶在漳時年六十一歲以存心處事上省察誨李通合於陸子之教

答蔡季通

樂說已傾尚有未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天

無益

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其効也

與李通論樂在禁偽學時李通被謫猶論琴譜蓋最晚年也然謂讀書不如靜坐省察有功正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也

答蔡季通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李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南華幾何其不為不如釋釋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為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朱子教人一心只齊在書冊上日用之間如何得力舍本

根而尋枝葉反以他人踐實之功為莫理此陸子所謂難於意見難與言也呂伯恭此書在朱子守南康時所寄是時朱子五十二歲所取伯恭之言與陸子合

答蔡季通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効良以為挽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想已了幸早寄及

自云老人之學自是晚年修禮書則最晚年也然謂要約處非儀禮所及已合於近裏之功費隱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仍舊是矣然今中庸章句與註疏不合何耶

與田侍郎子真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天

無益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鑽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元也

此亦黨禁時語然語皆近裏

答余景思

閒中益得觀書富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閒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力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回來論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朱子自謂既老而後得閒則從前議論自為未定晚年定

論固當細考也。又自謂享用已不能久。則其為最晚之年。可知。陸子嘗月夜嘔嘆。謂朱元晦泰山石。可惜不聞道。人頗不以爲然。今朱子自以爲既老而後有聞。則陸子從前所嘆。固非妄也。

答馬奇之倚

其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脚。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

朱子晚年論卷之人

三

無怒軒

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致知力行。修身俟死。晚年所見甚定。合於陸子之教。修禮書最晚年事也。

答李孝述續善問目 婦之姪

孝述云。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者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復變態之神。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但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

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梁柱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答云。理固如此。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漸次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朱子晚年論卷之人

三

無怒軒

孝述又云。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靈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謙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

事接物亦皆難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應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答云同上。

孝述又云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穢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答云。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孝述又云。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卽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

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起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答云。是是但說太多了。繼善所問四條若出於陸子則整卷必以爲言心而近於禪清濁必以爲弄精魂而墮禪學矣。然朱子並許之繼善在朱子六十歲後始從學豈非晚年定論。

答李孝述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其本心之體卽得其真矣。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三

無怒軒

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問孟子極論一本句落者之說迷憮然爲問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答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按朱子譏陸子只受人悟。此段亦言悟也。然朱子以為所論其精。蓋晚年定論如此。陸子教人先發明其本心者。蓋仁義禮智。吾心固有。非由外樂。而本心為利欲汨沒。一旦教以聖賢之學。反似與本心相違。故孟子就寧死不啻蹴之。食指由本心之良。而以不辨禮義受萬鍾者為失其本心。蓋陸子全依孟子之教。故必以此為先。使人人自識其本心。然後知仁義禮智為天之所以與我。我固有之。而不忍自棄。否則浮慕為學之名。勉強從事。毫無得心之樂。將苦其難而不為。厭其迂而不屑。雖有嚴師益友。勸勉鞭策。俱無可施矣。朱子於此一段。初年未能分明。延平之教。又引而不發。故其師既沒。乃遂別為章句訓詁之學。欲上擬孔子之刪定。續修。至追悔延平行狀之作。為下筆太重。講喜怒哀樂未發。亦以為向見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其在南康。年踰五十矣。然與呂伯恭書。尚云大綱固未敢放倒。不免時有偷心。以為何為自苦如此。蓋是時尚未能識其本心。而無有自得之樂。故為此言。其明年間。陸子義刊之論。發明數暢。凜然動心。率同志者反身深察。奉其語為入德之方。嗣後與學者論學。必以求放心為要訣。而曉然於書冊語言之外。別有用心之處。迨至老年。始自歎為開道已晚。惜其受用不久。知其為受用。則不以為自苦矣。凡載在是編者。皆可考也。蓋失其本心。則以學道為苦。識其本心。則以學道為受用。以為苦。則必半途而廢。以為受用。則雖欲罷不能。此陸子教人所以必發明其本心。固非如禪家之頓悟。亦非如朱子所謂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八

三

朱子

一旦豁然貫通。而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李綱善此。問亦庶幾乎有覺。朱子稱為甚精。固已絕用陸子求放心之法矣。故因篇終而詳論之。

朱子晚年全論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紱編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陸之徒自宋代卽如水火厥後各尊所聞轉相詬厲於是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引朱以合陸至萬厯中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又尊朱以攻陸程矐朱子之鄉人也因作閑關錄以申朱子之說紱陸氏之鄉人也乃又作此書以尊陸氏之學大旨謂陳建之書與朱子之論援据未全且語錄出門人所記不足爲據乃取朱子正續別三集所載自五十歲至七十一歲與人答問及講義題詞之類排比編次逐條各附考證論辨於下以成是書其說甚辨案韓愈送王秀才序稱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貢之敏悟曾子之篤實皆得聞一貫之旨而當時未嘗相非後之儒者各明一義理亦如斯何必引而同之使各失故步乎

陸子學譜二十卷

〔清〕李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無怒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子學譜

二十卷》提要

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為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教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為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以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益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惡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

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

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
 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敘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
 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
 言與行畧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
 宗義所爲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
 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
 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
 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
 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
 習其事咕咕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
 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陸子學譜目錄

卷之一

辨志

求放心

講明

踐履

卷之二

定宗仰

闢異學

卷之三

讀書

爲政

卷之四

友教

卷之五

家學

陸子學譜

目錄

陸從政九思

陸處士九敘

陸修職九臯

陸梭山先生九詔

陸文達公九齡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安撫持之弟簡之

陸仲時麟之

陸伯番懷之

陸進士蔭

陸家長沖

陸學士泓

陸參議筠附

卷之六

弟子一

楊文元公簡

卷之七

弟子二

東正獻公燮	沈端憲公煥
舒文靖公璘	兄疏弟瑛
卷之八	
弟子三	
徐文忠公諱	蔡文懿公幼學
羅文恭公點	戴文端公溪
李參政性傳	呂寺丞祖儉
邵機宜叔誼	楊漕使樞
陳著吳武	
卷之九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項龍圖安世
傅通守夢泉	族人聖漢仲昭齊賢克明
包少師楊兄的弟遜	
卷之十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劉太博堯夫
朱少府梓弟泰卿	胥必先訓
吳伯顯顯若	弟厚若叔有誠若
張輔之商佐	黃郡守裳
周廉夫清吳	熊鑑附
朱幹叔克家	弟益叔
吳僉判景立	彭世昌興宗
卷之十一	

弟子六	
曾孟博滂	子極
鄧節推約禮	林秘書夢英
徐澧州子石	晁道州百談
嚴知丞滋	俞撫幹廷椿
嚴松年松	游知丞元
孟運判渙	鄒奉議斌
吳進士元子	饒長者延年
張文學孝直	章從軒節夫
李監院肅	子信
趙主簿端頤	董心齋德修
卷之十二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成
郭醇仁震	胡季隨大時
高教授宗商	石應之崇昭
詹宗丞阜民	兄斗文
許教授中應	高郡守商老
陳晉卿綰	王宗丞遇
胡達材拱	弟攝
楊漕使方	孫僉判應時
蕭倉使友文	
卷之十三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已	子義山
陳廣文剛	王進士允文
曾立之建	弟挺之
萬正淳人傑	
利進士元吉	

倪濟甫巨川

曾宅之祖道

李伯敏敏求

毛剛伯必強

朱忠甫之瑜

張季悅衍

宋秀才復

鄧文苑遠

張誠子明之

毛元善文炳

符舜功敏

符復仲初

黃遠材耕弟椿葉

吳雲錦紹古

卷之十四

弟子九

鄧中孚

張行已

劉敬夫羽定夫

張少石

張伯強

周伯熊

陸子思譜

目錄

四

蘇軾詩

周半先

桂德輝

周元忠

黃日新

劉伯協劉伯剛伯文

黃循中

陶贊仲

許昌朝

劉溪父造

豐宅之

諸葛誠之千能

邱元壽

曾敬之

徐仲誠

曾友文

繆文子

張次房

曾充之

鄭學古

劉季蒙

周康叔

程敦蒙

汪泰之

郭邦逸見郭端

朱季繹

羅章夫

卷之十五

弟子十

吳顯仲

馮傳之

鄭總領提

趙景昭

張季忠

葛少良

劉志甫

趙子堅

李季遠

廖幼卿見趙

李伯誠

張元度

劉仲復

陳去華

劉德固

馮元質

陳師淵

倪伯珍

陸子思譜

目錄

五

蘇軾詩

祝才叔

李德章

吳君玉

趙子新

童伯虞

喬德占

胡無相

許元錫

倪九成

李叔潤

蔡公辨

吳文學恂

李將使雲

卷之十六

門人上

包文肅公恢

袁正肅公甫

陳侍郎瑄

錢秘閣時

羅寶章必元

鄧侍郎泳

饒秘監應子	弟應龍	羅運判恩
趙郡王希館	趙忠憲公與憲	從弟與明
吳恭政淵	吳丞相潛	
徐都曹愿		
卷之十七		
門人下		
袁太師韶	楊叔謹恪	
趙家宰彥恢	葉秘書夢得	
柳知丞近仁	子曹	宋修叔林
孫進士誼	傅正夫促	
黃壁林應龍	李于愿	劉應之林
柏純父	曾定遠燭	
葉貢士祐之		
陸子學譜	目錄	六
張渭叔渭	弟清叔汾	孫明仲
王子庸	李元白	羅子有
戴泳	朱元龍	胡夢真
三耕進	呂人龍	洪揚祖
舒游	李南孫	史守之
黃應春	王文貴	孫枝
朱擇善	薛玉成	曹叔達夙
鄒貢士夢遇	舒裕甫益	洪茶陵簡
曹少府正	方成大溥	
吳和仲頊	馬主蔣謨	
樓子燮	樓從子應之	
王學博璋	余從士元發	
王子康晉光等附		
鍾國錄宏	桂待制萬榮	
陳文定公宗禮	文樞客及翁	
馬莊敏公光祖		
卷之十八		

私淑上		
吳文正公澄	孫平章當	
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朱	虞別駕榮
元文敏公明善	董忠宣公士選	
李忠文公黼	趙編修弘毅	
黃待制曄	李學正長翁	
皮公判潛	袁進士明善	
康山長震	楊徵君準	
王西齋梁	黎敦授仲基	
黃徵君極	黃博士伯遠	
吳敦授皋	丁大使儼	
陸子學譜	目錄	廿
包忠文希魯	大子宏門人傳第	
王提友人焦位		
柳雲卿從龍	李伯宗本	
包仲祁淮	徐山長基	
黃敦論盅	朱徵君夏	
王伯達章	戈伯敬直	弟宜
張伯固恒	吳先生弟子	鮑省元恂
見文集者附		
江東先生吳儀	趙徵君沆	
卷之十九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氏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祝經歷菴	

詹子南記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而已。非有為也。

先生語李敏求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就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敏求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取職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耳。敏求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

陸子學譜

卷一

二

無齋新

先生與趙然道第三書云。黃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羣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斯。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其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經訓之來。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問。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其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相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則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固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益其習。倫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陸子學譜

卷一

三

無齋新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其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經訓之來。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問。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其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相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則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固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益其習。倫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流競玩。惕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辜負其初心。方將束鉞。鉅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容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

陸子學譜

卷一

四

無怒齋

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未能有其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熱。安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跋其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嘉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而惠許之。至某所以發明。則又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嘉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陸子學譜

卷一

五

無怒齋

聖人之學。心學也。道統肇於唐虞。其授受之際。諄諄於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學。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至孟子言心益詳。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仁義禮智。皆就其發見之心言之。而其切於求放心之說明。道程子謂聖人千言萬語。止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至陸子則專以求放心為用功之本。屢見於文集語錄。故辨志之後。即以求放心繼焉。凡涵養操存省察。皆所

求放心。

以求放心也並附著於篇

先生作學問求放心程文云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雖微味豈乎無以議焉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其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以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而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足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綠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逞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鍊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能聽之不藐者

陸子學譜

卷一

六

學問

又作求則得之程文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惡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執得而樂也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故孟子所以言也

先生嘗謂李敬求云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敬云伯敬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與趙監汝謙書云垂諭新功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避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

陸子學譜

卷一

七

學問

止故道在通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遠而事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感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先生與胡達材第二書云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騁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庖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心家伶仃

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返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騁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初時未甚清明蒙然未知所向雖講切之欠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繚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騁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巖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誦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陸子學譜

卷一

八

無經軒

先生作敬齋記云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徇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

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墮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物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吏肅矣而市未始不辨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端端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齊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遺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

陸子學譜

卷一

九

無經軒

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秀萌於事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忘忽末蔓於馳騁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教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建功郎新陸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講明

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孟子論博學歸之於詳說故陸子謂學有講明有踐履而世人妄謂陸子廢言語文字皆未嘗讀陸子之書者也雖然陸子所謂講明悉本於孔氏遺書不敢改經文立新義率天下從事於不可窮之知以求勝於堯舜所不能備之物也大學之言致知格物也知為

在即致其知先後之知物鳥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鳥在誠身順親信友獲上皆善也其為功有序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善之先後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論家國天下之次則本於大學論親長平天下則本於中庸至南宋而後亂之其格守孔孟講明之法者陸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講明之語於篇以存古法云

先生嘗與趙詠道書云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如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陸子學譜 卷一 十 無語軒

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開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謂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思不免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頗有所不願學拘儒營生又安可以硬硬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先生與胡季隨書云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佩服

邁往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款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輟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藉以為決哉先生與劉淳叟第二書云淳叟平日閑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問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騷

陸子學譜 卷一 十 無語軒

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校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樊固久然有志者特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頗力行如何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頗閑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詬人以不言詬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顧史之不必伐術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謂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觀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熙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執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

陸子學語

卷一

主

無

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日積月累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讀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踐履

書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而朱子與劉子澄書譏陸子之學止是專務踐履不知踐履而外別無所謂學也朱子釋學而章謂學之為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豈非以踐履為學乎陸子嘗謂古之人言皆實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蓋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錄陸子教人

敦踐履之言列講明之後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像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有一生飯後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作則以學文程文云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理然其暗背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擣服習踐行者蓋

陸子學語

卷一

主

無

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素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以履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先生與詹子南論為學之要側重踐履有書云日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先生嘗曾定之書云。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知。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其事。即其言所謂。行。行。行。周道之衰。文。貌。日。之。似。其。條。盡。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予。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故。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者。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罔。圜。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徃。其。狹。而。懼。於。廣。徃。其。邪。而。懼。於。正。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

陸子學語 卷一 十 無終許

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顯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真也。

先生與張輔之第三書云。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言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賢生有拘儒賢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為輔之踐履。差了一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克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

陸子學語 卷一 三 無終許

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嘗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有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陸子學譜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綬編

陸川麗 吳校

定宗仰

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陸子教人亦以見師友為先。宋儒惟周子首開道統。其餘則各有師承。乃詹阜民問陸子之學所受。則告以讀孟子而自得之。於是直接孟氏之統。而於當世諸儒無所師也。是故論喻義責志。則宗孔子。論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則宗孟子而已。然於濂溪明道二子無一語不相契合。遠宗孔孟。近仰周程。豈非所謂焉不學無常師者哉。今錄陸子上承先聖先賢統緒之論為一

編學者敬瞻。庶知嚮往云。

周清史錄先生語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先生與姪孫蔣書云。道之將墮。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其志哉。勸哭於顏淵之已。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最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遠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棄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迷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充舜之道績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矯矯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咸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

陸子學譜 卷二 無善無惡

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爲會盡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秦王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以媚世朝三暮四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

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生於晚周麟遊鳳有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淫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惟達克齊憲章文武克齊相繼以臨天下而皇陶大其闡曰朕言惠可成行武王繼太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於荒野入於河自河徂亳歷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維德馨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長其來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先覺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于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可以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絕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陸子學譜 卷二 三

則不可以言道

關異學

陸子論學原本於此心之理。嘗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聖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無所謂異也。其有異焉者。或難於佛老而誤認其心。或溺於章句而自喪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夫章句之弊。與佛老之言。誠若有間。然莊子論藏穀亡羊。則挾書冊與博塞者。同譏焉。今錄陸子論異學之言。為一卷。總宗仰之後。庶學者知所向。又當知所戒焉。

先生與陶贊仲第二書云。為學只要。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

陸子學譜

卷二

四

無邪

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愷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過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先生與林叔虎書云。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

不肯為小人。而甘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深溺。流瀆經緯。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熱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陸子學譜

卷二

五

無邪

先生與邵叔誼書云。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眩眩。勉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稍。忽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瀆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本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揆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落助之益。

之能樂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然
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節
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
守所行者為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為
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故至徇流俗朋友
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
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覺
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
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
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
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

陸子學譜

卷二

八

無怒軒

求諸道之法誠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
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其第二書云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
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
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
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
道術趨向之間切磋商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
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
不專務議論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
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
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
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

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
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
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恃
大膽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髯潔縐而從
吾遊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
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
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
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
計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擔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
為兄之資稟實強敏有餘而宏大通達則不足懼為平日所
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忌

陸子學譜

卷二

九

無怒軒

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
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
謂若使釋果未達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平污而不進然
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
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辯之某雖不曾看
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
交遘禁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
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
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
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
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
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云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得箇中
得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
這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
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
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
穴魔宮皆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鉢
鉢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
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積餘土苴惟
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
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
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
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

陸子學譜

卷二

十

無怒軒

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眾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
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
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藝倫蓋天下之所
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而書固
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道
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其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
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
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
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
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詎敢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
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礪礪擊磬者果為何事

或若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
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
不得不有違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為然幸無愛辭卿時
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見在朋友彼此無他
疑正宜悉心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梓論
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辯然而改惟尊兄有以
知我非執已好勝者索不憚盡言若鄙言可採亦願尊兄不
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
可為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

陸子學譜

卷二

十

無怒軒

有如尊兄之賢不無可惜處通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
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過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
磋否哉即除伏幾多為親壽以學新祉
先生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祟
無世俗之陷溺無二業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
然宇宙之間其樂與可量也壬子月日榮泉守陸某書贈劉
季蒙
先生作好學近乎知程文云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
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
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
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
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

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知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庸。質腐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

陸子學譜

卷二

學

陸子學譜

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也。

劉定夫舉釋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先生語經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

釋老却倒來檢點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先生因倣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為道。勞苦而為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為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為道。學者者何憚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陸子學譜

卷二

學

陸子學譜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其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其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言語始得。

又云。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亮參入相。豈遵何之約束。擇郡。關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又云。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又云。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備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又云。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陸子學譜

卷二

前

無越軒

陸子學譜卷之三

讀書

世言先生不教人讀書者。妄也。先生深於經。熟於史。沉浸於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讀其雜著。講義。程文。經史。貫穿。其書序論。記銘。誄。諸篇。精於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讀書何以致是。朱子謂子靜若不讀書。安能作衆人之師。先生亦自謂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但比他人讀來差別耳。昔大程子責謝上蔡讀史為玩物喪志。及自己讀史。又運行看過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猶是也。今錄其教人讀書之法。為學者退息之居學焉。

陸子學譜

卷三

一

無越軒



平越王士俊校

先生作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程文云。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遠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庶績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容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審之多。有足以破陋。該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又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樂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先生答邵中孚書云。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勵之功。即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煥。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皋。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焚。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辛。賢。業。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淡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半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喻。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先生有策問論讀書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為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為。

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欺。為偽。相驅入於吾獲陷。窮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先生嘗謂李伯敏云。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藏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或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為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藏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伯敏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

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
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詹阜民錄先生語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

過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樂之

惡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

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

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然有事在

先生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爰將自明

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敘數十家之旨而

以已見終之開闢反復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

得也則何益哉

周康夫錄先生語云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

庶幾學語

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

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亦須自家有證據庶民而不謬

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云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了細玩味不可草草所

謂優而柔之厭而厭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為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儒術非近疎而寡效也陸子之學

未及大行於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見於輪對五劄其察吏

安民之道止見於與蘇宰趙守諸書其出身而加民者則

荆門之政過化存神期月間政修事治吏畏民懷訟獄衰

息周益公所謂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則孔

子之為東周孟子之安天下夫豈遠哉今錄其議論設施

關於政治者為學者示之則焉

先生為勅局剛定官輪對劄子其一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

臣之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

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為尚書

右丞或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

言證為人臣不能著形迹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

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

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

知也太宗置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

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

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

遠迩克綏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

陸子學語

版圖未歸警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

雍于千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

倦道兩賜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

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他也鸞

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

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

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也取進止

其第二劄子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

管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漢而降言

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

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慮於

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今陛下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
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邁而駭駭然
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
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陸子學譜

卷三

六

陸子學譜

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四人
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為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
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
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
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
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瓊
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取進止。

其第四劄子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
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立致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廢
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

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
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
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
必害天下。效見之者。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
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收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竈。因噎廢食者也。
有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
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
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連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
然則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
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
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

陸子學譜

卷三

七

陸子學譜

取進止。
其第五劄子云。臣聞人主不親細故。故皋陶廢歌。致叢脞之
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
擇吏宰。幾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尹以成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故。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未墮靡窳之務。往往皆上
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
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
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
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
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惡。使

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告於隔絕。而不得以達。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石先生五劄首論君臣當捐形迹以開入告之路。次言人主當志於道。任大守重。不可因陋就簡。以啓其大有爲之志。三言人主當知人擇賢。不可信庸耳俗目。以爲聽言之本。四言爲治當以漸而不可驟。庶可馴至於三代之盛。五言人主不當親細故。深懲好詳之過。乃能遂求道之志。皆落心沃心之大端也。人主必具此五者。然後可以論治。先

陸子學譜

卷三

八

無終軒

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弊。可次第數陳。惜乎止此一對。至次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駁。即于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輒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平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感焉。若范文正公。王文公。蘇文忠公。各有萬言之奏。則皆盡獻生平所學。上書之體。與尋常奏對不同。然亦不無煩冗之弊。孔孟家法。必不爾也。至於外任治法。附錄先生與守令書。及荆門政蹟於左。

先生與宋漕使若水書云。金穀爲邑。封壤編陸。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爲。婚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疫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感。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紆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

陸子學譜

卷三

九

無終軒

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穀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穀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婚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婚。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謀侵欲。無藝椎骨。憑髓。不聊生。縱遇循吏。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析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托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廢耳。郡縣積負

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欲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輪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輪。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輪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是問舍臺守倖皆賢。有所見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先生與趙節推書云。黃霸為潁州守。鰥寡孤獨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有大木。可以為棺。某平楮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旁。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以為鈞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奸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

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究其實。免用問馬。察牛之智。愚儒必以鈞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辯明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機。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卒之所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情詞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獲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問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遽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嗟嗟。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豈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問。甚賅。總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又云。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有

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之無良
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
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
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
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絕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
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為尤難

先生與蘇軍書云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有所建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遊不諳
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民蒙害每與同
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
足以當大官之賜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陸子學譜

卷三

三

無怒軒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昇之刺門某竊惟為臣之義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
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
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
即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其託庇治下
每辱養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之
助哉此者竊見有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
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
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
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
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則倚眾拒捍其
強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
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
召為職事官因以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
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遺意
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
屯田者一舉責括亦由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
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逼互增租刻佃故有租重之患因
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至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
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
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
皆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

陸子學譜

卷三

三

無怒軒

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
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
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
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垂
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
以贖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里中
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既久又相
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者令亦許其承佃明有
資陪之文使立契字輪牙稅盡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
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
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絕戶田產隸於常平
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

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
遺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舉行資括
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
絕戶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
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
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議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
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
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有補
於縣官之調度。亦終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
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不亦疎乎。若復及
所謂也。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也。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
資陪之債。若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通
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
僅能自給。豈能辦錢以買此田。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
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
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
資兼併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卽免茹痛相枕。籍爲溝
中。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
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
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議
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
遍於天下矣。似令有威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
爭之。况今未有威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
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隱
之上府。列之計臺。可開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
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
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
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
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戶。以
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
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棄業有破
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所能忍視而不爲之
計者。今方收獲春榆之時。誠得至爲剝膚。而其文書期會。姑
遠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憂慮偪仄。轉爲歡心。悽悽惻惻。
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適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
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特
愛念。敢布腹心。
又與蘇宰書云。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
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
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
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
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
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
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
斯民所當遵而不遵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
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
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

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繆悠之說以
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
者難以稽考吏胥與奸民為市使長吏無所覓尋其職此
所當深思精考最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
為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
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投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得
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
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
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
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策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
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當求師
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

卷三

夫

無華新

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先生與楊守書云遠達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歌益用鄉德
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
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展屋之相望可謂
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先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
不競已其積弊宿蠹殆難驅除得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
錯為民蠹賊質之淳點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
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非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慍
以日月淹速嘗吾之怠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闢損益以護吾
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貴厚黨與附合左右之
人初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竄偽事工為
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

素詰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蓋巷之
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祈
之際彼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
其情而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殊
其情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
其情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
所恃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
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一國之
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一國之俗
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義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
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

卷三

七

無華新

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
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莠稂蘆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
遠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
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
無是理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
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
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
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
訟也必矣象照知之素報效區區以裨萬一
先生與黃監書云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獎里亦立一

取賄多所藏。廢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能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後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違僻途。忽聞折令。復出正路。巡尉幸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去我輩大害。不可不。以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避。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廉給之。

陸子學譜 卷三 壬 無怒軒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懸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來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白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其愿。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早。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

著既喻年。皆簿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文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道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陸子學譜 卷三 壬 無怒軒

陸子學譜卷之四

南昌萬承芬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興校

友教

史記儒林傳稱七十子之徒。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謂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陸子之學。未嘗大展其澤之所及。友教為多。自朱子往復而外。國學觀摩。勅局編纂。一時聚處賢豪。若樓仲元。善輩。並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簡。座主也。趙忠定。呂伯恭。皆禮部同考官。當仁不讓。時有諍言。豈非直諫多聞古之三益哉。述友教為一卷。先生於呂伯恭。趙子立。皆中進士。時同考官也。然切磋甚至。

陸子學譜

卷四

無影軒

嘗與伯恭書云。往歲先判府窳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微聽。某前此欲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尊尊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關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並于雖言其聖。至所願則學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其居憂。教校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豈不待

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陸子學譜

卷四

二

無影軒

之秋。輪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飲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給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

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者。今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平折。而折較折橋。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耻及。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計。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治民產。正經界果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狼。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股劑之。如恐不及。履邦本病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儼而諸公皆譏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者不為無。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

胥吏見之

先生與朱元晦書云。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修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敕。伏想大樞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朕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霽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梯階。可沿以親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媳讀書其上。

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閭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鶴湖。然猶尚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充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黃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言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率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珠二寶。二本則一。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親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之。

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類舌紙筆之間也。其
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不足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
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
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也。洪
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
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以管言來言去。
轉加糊塗。此其所謂輕于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
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益益益密。立言精確。
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
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
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軒

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
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
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
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註釋。未顯尊信。
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
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視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
復不少。濂溪之誌。卒歸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
又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
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
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
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某
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有有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軒

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應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詠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論也。夫對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歲規切磋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離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併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併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兄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於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賢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其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噫，昔明言善議，奉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如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穿，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纖繞，氣象徇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

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
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
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
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大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
典訓無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
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
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
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顧子既
致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
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
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

陸子學譜

卷四

九

無學軒

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憾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
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
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
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
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
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
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
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
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
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繁辭言神無方矣豈可
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有
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而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
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
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
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
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
外此豈更復有大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
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
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
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

陸子學譜

卷四

十

無學軒

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沖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
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
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
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
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中即至理何嘗
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
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
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
備此一極無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意却使得極者
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
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
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

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闔盈虛消息長幼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失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專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祖識文義者亦如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証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

陸子學譜

卷四

土

無極

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遠坐以直點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點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說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廣然示人簡矣太極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洩漏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然於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洩漏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繁絳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致遠惟爲圖自愛

陸子學譜

卷四

土

集義

命令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浼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諱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遠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述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誤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幸餘教

先生與辛幼安書云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奸度惡之地而飾其辭說托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維索

陸子學譜

卷四

四

無題

賢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過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遠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

陸子學譜

卷四

四

無題

之誅善親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度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有過無大則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害國則何有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固因為之械繫為之鞭撻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墮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諸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急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暴橫虐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困罔械繫鞭撻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捷骨涇懸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累繫如驅羊初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悍股慄無楚之慘號呼顛天家破產賈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懇於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勢窮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達

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應底而不達。百里之宰。其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為豺狼蝎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昔是音其果可寄乎。果可失乎。至於是以。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進蔽音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權支費浮衍之由。察水飲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應子學譜 卷四 無惠軒

所謂議論之蔽。而受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要撫修。換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亦宜所屬。挽不勝幸甚。先生與李省幹書云。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自謂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政侯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賢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倘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蓋先生最喜講習。或以全不講學疑之。亦過矣。先生與李省幹第二書云。居今之時。而尚友方策。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厚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先生歸自臨安。湯倉使思謙來訪。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卜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為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為厚之人。或三四個。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幟尊

前時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蔡條曰。陸丈近至。誠何不去聽說話。蔡條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先生答陳君舉書云。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潤絕。徒積傾馳。遠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數。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細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錢拒紙。厚自黨與。假先刻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驚寒。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者。大公以減私。昭至信。以總僞。非尊兄尚謹望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

陸子學譜

卷四

七

集卷四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屢稱傳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得傳子淵與君舉書。然好若干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為林出。嚴松所錄又云。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荆門三

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遠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寒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窟。宿去。這一二年。老夫病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鬆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校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為之問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近省。无吉之善學。

陸子學譜

卷四

七

集卷四



家學

平越王士俊校

先生之學固曲心得。然家世授受不可磨也。自其高曾以來。世有令德。厥考宣教公。尤琅偉。慈湖稱其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家世益著聞於海內。其淵源固已莫矣。諸兄皆恂恂儒素。梭山復齋並稱海內大儒。至先生而集其成耳。子持之。負經世畧。求史列在。特傳從子。顯之。麟之。煥之。至從孫。齊冲。並能世其學。不特十世同居之盛已也。故

陸子學譜

卷五

無志軒

敬其家學。總友教之後。

陸從政九思

從政公諱九思。字子彊。姓陸氏。陸出媽姓。周武王封媽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卿又別其氏為陸。通裔孫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未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贊高閭里。為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世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從政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戡為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家道整肅。著聞海內。贈宣教郎。生六子。從政居長。初與鄉裏

後以恩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所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為之序。其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慈懇懇切。反覆曉譬。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云。按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嘉靖撫州志本傳畧云。九思舉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子彊力請以為不可。是年子彊適生子煥。之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忻然從之。九淵既長。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門。逆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浩子彊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

陸處士九敘

陸子學譜

卷五

二

無志軒

處士公九敘。字子儀。先生仲兄也。公正通敏。時賢高其行。誼稱曰處士。又稱曰五九居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誌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峰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為之煥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眾。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薪

月之糧食指日累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
目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婦如皆
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
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
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遊雖至窘急最豪無不立
具自公云已遠方士友聞訃慰言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
悼痛傷惋無異辭于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
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
卒次適徐翔龍周清與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宜義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按許齊齋謂學以治生爲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
不可不錄且陸氏十世同居處士之功爲多也

陸子學譜

卷五

三

孫君行

陸修職九皋

修職公諱九皋先生第三兄也字子昭少力學與鄉舉仕終
修職郎監廣州南嶽廟先生素其慕云陸氏徙金谿年
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少力於學
日課經于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
君子見公猶親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急
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
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齊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
誦不解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
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
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柢經理耻穿鑿
之習雖踴躍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

陸子學譜

卷五

四

孫君行

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
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
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
公亦嘗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園不盈
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察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察
公授徒家塾以求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
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置之憂當是時公於
妻于棗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
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
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禺許氏爲善院相嶺
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者千人然其季子往往從
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因得待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有
許昌朝見早雲

題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
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日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
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
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
踵禁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
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桌修禮儀尊師
道顧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
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
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
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機
以年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獎里閭熙熙不
知爲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

而智識濫矣。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問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偽之隱伏。賢識超超。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海若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求將見之矣。戶間偶日。其親退而却。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惟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學者。預有然否。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預有寤心。公之得於大者。如王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遂遂潛心。形似寂寞。微者過當。甚書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晦昔垂誦斯言。而感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

陸子學譜

卷五

主

集忠軒

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亡其業。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校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詳。人之所撰。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故。故抑發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勸懲。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為貴。其辭深切。若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

我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臥。自是倦之。然就枕即熟。曉覺時。醫者視脈。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責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三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已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故官重湖疾。不視藥。飲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

陸子學譜

卷五

六

集忠軒

子計前數日。從公於夢。自是節節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為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責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江西人物志本傳云。子昭舉進士。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象山為清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見於度日。視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只主張見在。正恐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熱云。

陸俊山先生九詔

俊山先生。先生第四兄也。嘉靖撫州志本傳云。九詔。寬和。愛重讀書。必優游詠詠。嘗曰。學之要。幸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與閭朱熹相敬愛。見其註釋太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辯論。嘗損

蓋其社倉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築室前山兄弟講學其中
山形如梭自號梭山老圃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
弟九齡九淵天下稱爲三陸先生二弟沒詔獨後臨終自撰
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紀類編經解新說及州
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紀中有居家
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爲希聖希賢之本今附於後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
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
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
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
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
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
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
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
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
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
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
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
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
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
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
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
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

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
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
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其
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免明愛
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
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
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
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
悌仁義則漠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
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
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
之乎夫謀利而遠者不百一謀名而遠者不千一今處世不
能百年而乃微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
使遠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
熱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減
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
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
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俱
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
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輩輩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
以自樂而人不致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附之
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
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

莫不節。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墮。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為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為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恐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奢。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養爲修葺。葺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入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靈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嘗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費。葺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使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耻。

原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客侈之。咎積成俗。豈能一家不要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情悅。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失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堤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樽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遽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失。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貨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入之制也。

宋史儒林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餘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費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按朱子答梭山先生三書。今見朱子大全集。而梭山文集今逸不傳。其駁太極圖說之語止見於朱子答書及陸子與朱子往復辯駁書內。今附朱子答書於後。

陸子學譜

卷五

士

無怒軒

朱子答梭山先生第一書云。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地位。而便以己意輕肆排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

陸子學譜

卷五

士

無怒軒

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尤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潤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格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以此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語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折見教。理至之言。不得不服也。其第二書云。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

如太極之說蓋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
於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其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
厭重複蓋有誤指而來論便謂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
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蓋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
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
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
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
蓋所謂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
父母而以眼固片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為
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蓋本說固欲如此
也今詳來誨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
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

龍子學語

卷五

五

無極新

不辯也蓋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
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
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煩而理之所
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
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
只此急迫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
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實
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
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畧濶其不然者又太拘
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

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
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其第三書云示論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
不敢復有虛濫也偶至武夷勿勿布飲不能盡所欲言然大
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云云蓋梭山先生性情和粹不
欲競辯故斷來章也

按太極圖即無極圖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
本朝朱檢討藝尊作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
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
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淇注
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

龍子學語

卷五

五

無極新

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復三
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
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
圖刊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元氣
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
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
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傳授之呂景
昂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
在道家未嘗謂為千聖不傳之秘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
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
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
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

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夫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慶州興國縣程公珣俾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間與元公親而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擬明道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浸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旨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

陸子學譜

卷五

主

無

也耶潘與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進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那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為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郕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願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至請其父而更焉執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

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今已附於友教條內

嚴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子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欲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竊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陸文遠公九齡

文遠公先生第五兄也先生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

陸子學譜

卷五

主

無

漢書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不赴改興國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卒呂成公祖謙銘其墓云先生諱九齡字子壽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泰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達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軀軼每臺臺為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

肆其力於學。廣覽博咨。溪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舉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爲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錫。譙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桀驁。早游校宮。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架。獲蕭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克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堂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

陸子學譜

卷五

七

樂新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冠雖不入境。閑習也。衆皆可從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其理。受輸之法。向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惟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皆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養無不而難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能其文。而不既其實。率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排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擇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仇之功。不敢進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荆州牧廣漢張公。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

陸子學譜

卷五

七

樂新

耶。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二十九字識其空曰。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按呂成公集與人書及銘墓文甚多。唯銘先生墓稱爲陸先生推崇甚至所敘事實多本於陸子所爲行狀。其遺而表敘入者今附於後。

陸子作教授陸公行狀畧云。先考居士君賀六子先生乃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時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瞻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擴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

陸子學譜

卷五

宋

無夢

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齊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敬禮。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攝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先生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起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談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子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

陸子學譜

卷五

辛

無夢

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矣。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於葵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葬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校吏功郎桂陽軍學教授。壬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問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校與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據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昭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孤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

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類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棄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收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卿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冠終不至郡縣防禦之計亦不可已足社之初大率應某非有成法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冠之來也有如冠至

陸子學譜

卷五

三

無起軒

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剗切仁者忍視之哉彼之以必護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冠至則先去冠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畢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冠未至先去之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剗切殘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宋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螳螂不後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

有方備禦有實冠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而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濶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乎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頗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廢吏賄徒乾沒其間簿書綠袍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條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昔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總以脾胃虛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先生雖

陸子學譜

卷五

三

無起軒

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於牀問疾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繁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溪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無摩而爲然慈祥惻隱之風有以消爭離隙不啻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汗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辭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一言一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以失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

故先生不棄人而人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遽見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其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有悟也杆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况泛然之交者乎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大小吾惟折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長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聖王氏觀公曹孫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遠遣祭織悉皆自經畫先生

未及著書若湯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按宋史本傳大概俱本行狀及墓誌其不本於二文者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閭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云又按文達公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伯恭第八十九書云子壽

云已淚可痛惜近道人醉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意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譏議惟文達公則粹然無間言其作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論而定之者矣

朱子文集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鵲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賴于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幸紛纭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如兄必將反而深觀遠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遠于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駕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雨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未滿乎予求屬者乃聞兄病在林亟函書而問訊併藥叢而將將曾使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問涕沾于袂以淋漓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泰衡可覺情昏執泄子衷一慟寢門絨辭千里南此一尊

按朱子祭陸文達公既云志同道合。又先之以前說未定。予言可懷似文達晚從朱子之說。然嚴松記陸子語云。先兄復齋臨終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及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是文達文安之學。始終無異同也。此豈朱子與文安各引文達以爲重。必其學實相同耳。三君子者。因皆不妄語者也。文達既與朱子志同道合。又與文安始終無異。是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褊心。必欲岐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狂妄論。如近日張清恪改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爲伊洛淵源續錄。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爲然矣。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無怒軒

淳熙二年乙未。文達文安二公赴呂伯恭鵝湖之約。嚴松錄象山先生語云。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生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生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如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心傳註繆。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千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堯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捐流積。至滄海水。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微。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憚。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其。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聞。心。偶。舊。松。出。寒。谷。入。枉。筵。與。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運。審。新。知。培。養。滋。深。沉。只。想。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鳴。建。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勸。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詩。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無怒軒

朱子道書云。鵝湖講道。切實當今盛事。伯恭盡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欽。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登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太繁。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究竟之前。何書可讀。復審止之。趙則謂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益。幸獲泰餘論。所恨勿勿。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而警切之詩。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奉奉。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復蔡先生文集於郡治。自爲之

序先生以復名齋故學者稱復齋先生

張南軒集有答陸子壽書云。杖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讀願見。以共講益。眇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於中。弗能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謹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為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華梯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急養。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

陸子學譜

卷五

主

無怒軒

溪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註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不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望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其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坐枉費心思。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徐楫堃集有復齋陸先生贊云。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

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慎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於鵝湖。蘭若相與辯論。旨歸迄今。詞像存焉。臨文達賢曰。德積於中。一襟和氣。學雖精。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韓韓常快。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袁蒙齋集有四先生贊。其贊復齋先生云。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德如吸其臭。如蘭。弟兄環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寞。令我心敬。人題其後云。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誤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為和。不新於合。乃所以為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若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

陸子學譜

卷五

主

無怒軒

或入之也。漸。或為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覆辯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為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墻耶。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煥之。從政公九思子。即與先生同歲生。而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先生者也。煥之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而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會稽陸放翁。與先生同遠祖。年長煥之二歲。其為煥之墓誌銘。亦尊稱以先生云。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阮生始。始生萬載萬載。

生子貞子貞生惠徽微生開開生貌貌生正公正公生探探
生山仁山仁生之之之生元生元生景景景後後後四世
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
崇崇崇生德運猶居吳遺唐季之亂始遷家撫州之金谿德運
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哉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
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宜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
冠被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
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
出長者意表與李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
敢以年均仰李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淫甚至十三學
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
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疑以爲不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怒軒

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憫世學多淪於異
端尤務自振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顧人爲時所宗
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
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
之益益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定三年十月
戊子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某
鄉之福林發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于男三洽
淡洽爲於泰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矣游遊太學有
爲才而器用淵粹可喜淡方就學女五頂點朱日邁鄧文子
其婿也皆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追幽隨之銘未刻既葬二
年諸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
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遊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

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追
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
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沒大名實偉
兮瞻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
止兮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老齒兮伯章之志
在其子兮我銘於隧亦以誄兮于濬有傳

陸安撫持之弟指之

宋史本傳云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
爲文九淵校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教輝
之荆門郡治火持之舍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
兵持之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誼
防江持之請擇像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怒軒

毋鼻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繁
血氣盛衰爲貌情故三四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功名公更
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
其爲之難也誼慨然又之邪謂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吳佩
爭欲留之薛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懇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
運司預選常平使東歸爲於朝謂持之議論下爲空言緩急
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強起持之長
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
又詔以地功即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又辭
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
經雜說
先生嘗爲子持之改所吟爲詩云百咏吟春不暫停長疑春

撫州嘉靖志持之傳云宋史畧同其稍詳者言持之弟循之字仲理資稟溫粹早知爲已嘗曰此心澄然本無膠擾又曰四時變化俱我妙用其洞悟本心不失象山宗旨與門人慈谿楊簡大同云

按魏鶴山大全集有陸持之墓誌銘較史傳尤詳其辭云嘉定十六年正月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秘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巢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通勤郎入省余辦秉筆沐史一見如舊交明乎之

陸子學譜

卷五

附

無怒

元日。余爲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強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輜於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於文安之墓側。卜日於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竊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材而執事於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欠行實請于其母辭也。嗚呼。

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戰。大父賀。贈宣徽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遵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悟。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於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爲敷局。剛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釋。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韶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第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剴然。落油然得氣。豁神珠。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

塵之起請

卷五

主

無怒軒

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辜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徐慨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猷爭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懲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獎薦於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寧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長之

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逕又致之累辭乃就計
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於牒不
至者磨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
抵使人反求追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
有律嚴謹聚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辨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
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
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足以踐
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
不蓋愧者往往皆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焉呼天果夢
夢矣乎二男子溪洞四女子尚幼銘曰金駘之陸自象山氏
第令季強以學名世天畲厥施固庸於時僅垂空言以叙爾
私謂天奇之而燕厥後吁嗟燕矣亦固克壽永興之升美烈

陸子學譜

卷五

聖

無怒軒

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傳

陸仲時麟之

陸麟之字仲時先生仲兄處士九敘第二子也少先生十一
歲學於先生才識明敏嘗從先生過南康訪朱子見朱子所
為虎洞講義題跋其卒也未及任人咸惜之梭山先生為作
墓碣後南城黃應龍題跋云嗚呼諸陸先生在時家庭講學
蔚然雍睦之風而恪任家事如仲時公者真芝蘭之秀傑也
其行事既卓然不羣而盡瘁同堂之責以至歲入耗半而補
事默辦公已矣繼世多賢向學亦衆此天之錫佑善人也今
亦有出力如公者焉是諸老先生為不亡庸知其未究於身
者不大施於後人哉伏讀梭山先生之銘文於斯有感併繕
敬書其下

陸伯蕃樞之

陸樞之字伯蕃梭山先生長子負才早逝先生與豐宅之書
云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樞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
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
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
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
又與饒壽翁書云閱人之多亦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
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溪造自
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緒還梓晉書皆盡快無
遺村力便曉誠難共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
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
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

陸子學譜

卷五

聖

無怒軒

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
寬平鄉黨鄰里莫不傷但兄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
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先生代致政兄祭姪樞之云吾年七十有六閨門且將千指
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潔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
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霽
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
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
以遂汝學問之志而市之未末緊汝是賴籬落之未葺春榆
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為吾治之吾平日見為人臣
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
愛之况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

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
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
孫為汝後高遊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
乎

陸進士濬

西江人物志本傳云陸濬字溪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
勉之舉入國學歷陞上舍開禧末朝廷罪洛兵端者欲函
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冠被褐憲使李珪檄
入幕中贊畫濬平欽上其功濬固辭寧宗嘉定四年登進士
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先生與姪孫濬書共五首第一首已見定宗仲條內其第二
書云家間通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

陸子學譜

卷五

重

無絕軒

士論翕然宗之所謂蓋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
人耶此人么麼姦究諸事權貴陰為護應媒孽善類自吾在
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負乘之
譏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
不足以為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驚二字史家多以
稱人之長關雖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中書亦有此等旨趣
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
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
文却要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動厭
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諸君得人甚有
方畧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
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權欲而

與為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輪納者遂入酒肆犒之則稱頌
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哉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
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何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召
之者如何耳

其第三書云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
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與夫相迎始復一登茲
山廢久田萊壅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
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為無倦志耳倘得久於
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按山所與汝言真
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
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
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聞

陸子學譜

卷五

重

無絕軒

舊篋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
可也
其第四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
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
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遠好事者藻繪以矜世
取譽而已亮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
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
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而中實不弱自向者
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
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

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已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開闢。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遠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含致吾意。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怒軒

無怒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家。嫌夫子曰。我未見好人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故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樂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集慶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憚。

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晚。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爲汝剖白也。蓋其期望之者如此。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怒軒

深甫諫和戎書。最見稱於當時。今從其家譜錄附於後云。國子正奏名上舍生。臣陸澹等。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等竊惟方今事勢。有可爲痛哭流涕者。而廟堂四五大臣。莫肯爲陛下任責。侍從三四故老。莫肯爲陛下盡言。苟幸事業。不計其窮。雷同附和。如出一律。國無人焉。以至其極。天下安所恃以爲固。夷狄安所恃以憚。而不敢肆哉。自古兩兩相持。一事失中。禍不旋踵。今有國體瞭然。易知。區區夫早人。皆謂不可。而主議者固冒然爲之。臣竊惑焉。最者。權臣妄開。吳端南北生靈肝腦塗地。怨聲徹天。怨淚徹泉。陛下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皇天悔禍。權臣速誅。安危之機。正在於此。議論舉措。不可不審。三數日來。口語籍籍。甚可駭愕。臣雖愚。竊爲陛下惜之。夫以陛下聖度。包荒兼愛。南北屈已。講和。誰曰不可。然而謀國之臣。吳橋已甚。增幣加貨。累百鉅萬。竭民膏血。以飽狼貪。亦可已矣。禹送權臣之首。權致歸附之人。大失人心。重傷國體。借使更秋踐言。猶可以自立。況虜情恣演。方藉此規。國身乃隨其術中。恬不覺察。彼必輕視中國。謂此無人。漸靡有加。誅索無已。其將何以應之。靖康時和議。往事可鑒。今市井之人。行伍之卒。一聞舉措。心冲氣塞。相顧隕泣。致怒而不敢言。一介微臣。何愛一死。不爲陛下陳之。臣私竊計慮。有七不可。故昧死條上。陛下垂聽焉。臣聞誅賞之柄。當自己。

出移於臣下然且不可況移於敵國乎。逆者權臣遠誅。雖就
趙臨未快。衆憤陛下重以韓琦之故。俾全首領。形於詔旨。頒
布天下。豈王構復命。敵國藉以為辭。於是臺諫有斷棺截屍
之語。及再旋將命。再辱於是。侍臣始有面首警中原之說。
典刑不效。惟虜是詢。登載汗簡。貽笑萬世。此其不可一也。臣
聞國之存亡在於人心。敵國相持於此。尤急者。騎劫攻齊。所
得齊卒。劍而置之。前行又盡掘齊之墳墓而焚之。齊人怨憤。
戰氣十倍。遂以敗燕。人心不可失也。如此。今自南而北者。彼
則械送而沮怒之。人心向背。於此乎決。田單所以返陳於齊
者。今顧順受而安行之。為計如此。猶為國有人乎。此其不可
二也。昔國僑用百里之鄭。介於晉楚之間。童牛積禾。宜不足
以有立。而於伯國之命。未嘗詭隨。問鼎必辨。責賂弗予。卓然
有以自振。豈才裕兵強。足以抗衡上國。特不甘為晉之縣鄙。
故能修政事。正紀綱。以植其國耳。國家襟帶江淮。連跨荆益。
非小弱也。何致漂漂懦懦。一切苟且。無復生意乎。或謂已斃
之首不足惜。倘或虜情無厭。巧偽交致。勳臣猛將。盡欲誅求。
則陛下之忠臣。皆有首領不保之憂。人懷疑懼。未知所終。天
下大勢。豈不可慮。當是之時。雖粉王構之骨。膚有及乎。此其
不可三也。昔在先朝。敵國跳梁。蕩搖邊疆。當時主和議者。驅
歸附之民。俾之駢首就戮。備極痛毒。失中原之心。其後追咎
往事。貶責議者。今乃不鑒前轍。二三降附。舉以還敵。曾無留
難。萬一使者過。及彼將盡求淮上之民。斯而不與。前功俱廢。
驅而與之。人所共憤。主國計者。何以處此。且人已降。殺之不
祥。脫身歸附。何負於前。一旦械繫置之萬死之地。其忍為之。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陸子學譜

青女降霜。白虹貫日。匹夫匹婦。有所憾恨。上通乎天。胡可弗
恤。今若竟成。少思不復旋踵。豈惟有幸於降附之人。是驅天
下之人而使之北嚮也。此其不可四也。天下甚輕之物。有國
家視之。皆甚重者。不可不察也。仇胃本以冗散。踞居元老。
虛之位。罪惡貫盈。自貽覆滅。區區頭顱。在此視之。不過嚼昔
一武弁耳。一旦委之敵人。彼必張皇受賊。以為得中原之大
臣。能冒尊爵。固應榮此。獨不為國體惜乎。藉令三關可復。梁
可歸。和議可成。事之輕重。亦有可議。而況有大不然者乎。
於期之首已入。商於之地不酬。覆水難收。噬臍何及。此其不
可五也。夫李全以遶水來歸。功雖不就。忠亦可念。袁州重圍。
非納合道僧懷印以來。岌岌孤城。何以却敵。今善撫之以勸
來者。尚懼弗從。况又從而檻致之乎。二人之來。一年餘矣。山
川險阻。軍國利病。彼何所不知。萬一虜人脫桎梏而事之。
吾叛以以致死力於我。當是之時。其能括解體之人而與之
角勝負乎。此其不可六也。夫虜情叵測。機事難料。二關之險。
可以窺四川。梁之域。可以控兩淮。則彼視若不甚惜。顧乃
索權臣之首以辱吾國。取歸附之人以令彼眾。不爭區區之
利而爭人心。其為慮深為謀遠矣。堂堂中國。反不慮此。內之
奸賊。不得以自正其罪。外之降附。不得以自全其思。一意買
和。淺陋疎虞。手足畢露。寧不為敵國所現。此其不可七也。臣
之所陳。不待英傑。皆能與知。廟堂之區畫。侍從臺諫之議論。
顧懵然於此。不知而為。則不知知而不言。則不忠。宗室安危。
民生休戚。在此一舉。陛下幸聽臣之言。試為陛下下。夫二
境交兵之時。行陳之人。力有不加。遊談之士。志有未極。自非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陸子學譜

知義軍免叛。爲今之計。莫若令使者設辭。辭之以爲叛臣。賊子人所共惡。大國志在勸忠。必不獎叛。和議已定。兩國降附之人。更爲期日。相與接受。於境上人情不甚相遠。彼不欲殺其附已。而又安敢殺其附人。其事必且遠緩。可以申解。至如元克創謀。造意身首異處。未酬其罪。軍兵憤怨。痛入骨髓。皆有食肉寢皮之意。今若泉之於邊。以快衆怨。必且競肆。紛紛。復存全。名正詞順。自足以間敵國之口。處斯二者。各有攸當。而人心自固。國勢亦尊。敵國有所忌憚。而不敢侮。和議不俟致曲。而必成。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屬者陛下奮發威斷。總攬權綱。收召耆儒。一新軌度。天下拭目洗耳。想望風采。敵國雖動。未之敢抗。奈何偷風薄俗。悉仍故舊。政舛令乖。無異曩時。細娛是安。大患弗圖。幾旬之間。未價

陸家長冲

陸冲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公九思孫。藩之從兄也。德年並高。卒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冲之力爲多。

寄任廣西王府侍讀。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言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諱賀。字道卿。的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毅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久九敘治。藥寮次九阜。校徒於家塾。以東儲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謹具表進。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謚典。聚食喻千指。合費二百年一門。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冲時爲青田義門家長。進謝恩表云。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廟。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始終萃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襲瓊合璧。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觀。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遐思。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需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瓊末亦被寵章。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明益明。長藉昭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

營之至云

陸學士泓

陸泓字傳甫先生長兄從政公之孫從子經園先生行之之第四子也歷仕至殿閣學士其事蹟無可改惟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云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須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葬時江西運管黃侯爲撰誌銘事最辭達足彰厥美後復改葬幸于士橋自記碑除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橋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按士橋號青田仕至觀察使

按先生自厥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自先生以下又五世同居至宋元鼎革室廬焚毀然後蕩析此五世中科

陸子學譜

卷五

星

集憑時

名爵位甚盛不獨先生兄弟六人兩進士兩鄉舉一徵君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政公一門尤盛八子十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淪修職郎落進士國學正洪祭酒浩御史瀕禮部郎中潭給事中梁學士齊汀州守梁國學錄沖王府伴讀洪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提嚴州判曹孫中士梁戶部侍郎士渠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尚書士悅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儀禮局序班士槐工部贊敎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橋觀察使士松迪功郎士本吏部尚書士桂順義令士機金判士東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樞戶部主事士楠應天府助教士棧元山東路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宦至三十餘人史冊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

士公以下至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如從政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撫州府志本傳

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博習修潔紹興十五年進士初筮仕爲貴溪簿官舍舊有木石之怪夜則觸人筠撤而新之令不嚴而民効其力已而益作邑殿獨簿舍存調岳陽敎授改宣敎郎除諸王宮敎授出爲江西憲時洪遵爲刺史一見如舊扶滿倅江陵張南軒爲荆牧以相福無華善言不隱薦之轉浙西帥司參議奉祠官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卒年七十六筠平生好讀孟子與象山意合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者撰思考

陸子學譜

卷五

星

集憑軒

互以成此編周益公序之嘗過豐城至南禪寺有綠筠軒其姓名因僑寓于孫逵爲豐城人按嘉材爲先生總麻兄之子而年齒甚長復齋先生親傳時嘗從之學其志於道嘉材格發亦有力焉生平著述甚富而翼孟音解尤著廬陵周必大序之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者撰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聲折腹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降子爲年殺三苗本作窺二女果作媒之類皆繁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遂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說就近執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孫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則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

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遐。必自下陟。遐必自遐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孟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薄。追敘先志。請題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異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陸子學譜卷之六

弟子一

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於史記列傳者多五人而已。陸子倡道南宋。弟子亦以數千計。今考其姓名。卓然見於史冊地志者。亦七十餘人。其論議姓字見於陸子文集。而門閥官階無可考者。尚不下百人。楊衷舒沈慶元。所稱淳熙四君子也。蔡文懿。徐文忠。羅文恭等。並一代名臣。可謂盛矣。今次其事蹟及論學語。共為十卷。楊文元公簡。

後

陸川龍 與校

行狀

門人錢時撰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寇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體儒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頽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誦。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有。至泣下。至自奉象山陸文安公。竭其墓。謂年耄。盡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即累贈通奉大夫。妣戚氏。碩人。先生生有異。聖清庚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備屋輝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廟望之。以為火也。輒集眾環向。入小學。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

隔牖問一紙凡逃故事呼誅過門若無有朔望例得假學兒
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送先生凝靜扁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
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
已余燈默坐候熟寐始揭余估畢或漏盡五鼓為文清潤峻
整黎明聖經不肯見時好作俗下語喻弱冠入上庠每試輒
魁問者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問閱鏡十餘
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燕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
衆出不以已長先生乳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
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
相戒奉約東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買數千日銀錄書
若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
未上憶通奉公詞默自反視己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

陸子學譜

卷六

朱子

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
字為父爰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顧一見
莫可得述語離平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
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達平且嘗聽扇訟公即揚報答曰且彼
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
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
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報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
他語即揖而歸端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
謂華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
月也已而松檟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曉
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寒姚氏去官
居至室哀毀盡禮後營墳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

思履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
肯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
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
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
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為赤縣而士
俗蕭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繁衙例主學士無以風
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糜粟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
咎捶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
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
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
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
憂去輒提篋以隨願率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

陸子學譜

卷六

三

朱子

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荆江濟受紹興
府理榷便就養行徑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矧
燭因失毫末稍吏僅行文案束手膠奉莫敢舞越陪都臺府
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
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
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過也必捷拘往事置之法某
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嘆曰是尚可為平歸取告身納之爭
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錄兩造是非
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重辨擇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
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還思思之而審堅守
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
學能治已材可及人居無可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

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遠若荆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畫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頓吏牘日相衡在家天府濬穰類多疾契聲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脞會莫不服為神明幾旬突意恤恤臣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自愛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放尤稱

陸子學譜

卷六

四

無怒軒

門生求脚色狀例選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刻章編集盜數削返之改宣赦郎知紹興府嵊縣以外艱不往守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養真賢實能使進于科目非其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赴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為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鰲鰈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庸庸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故養茲邑猶欲使舉邑人皆為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詳詳不傳劉除氣習脫落意藏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皆曉其時田於凡陋視道為高溪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類冥而不知有並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最人無賴潮教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為鷹犬挾借聲煽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信信然來播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圖中加責罰論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陸子學譜

卷六

五

無怒軒

自頭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街化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興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執孫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賢易后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願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漢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哀服之條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舉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薄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為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贊其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
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
相與上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
其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辨之
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
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
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
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
轉危為安人情受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演辨臣為
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
矣不當復求今日之言不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遭斥
諸生復激於義為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人正士例証以偽
陸子學語 卷六 六 無怒軒

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
則戰上帝以為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
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
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
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故
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
讐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師剋制諸
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剋制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為意
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
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播達
破口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力筆小吏狐
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開德憑修尺牘答曰我
陸子學語 卷六 七 無怒軒

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
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為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察嘉定元
年上屬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
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
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
內外有餓殍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
都城之東有婦閨舅姑之儀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
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
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畿輔之下而
致此極又况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
其屍陛下為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
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賊吏之手多少財賦徒

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殫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藉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開源之饒者欲渡江郡守過之結怨饑民是故之故為亂又開源清官以哺聚中上司累累登不報昏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為非反非為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則緝訊或舉債或謂產者虧妻資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污為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緣使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安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實人本實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咸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類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姻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

陸子學語

卷六

八

無志軒

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幾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迫射刺擊取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固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任二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制洞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謂民相食處處額火之人爭傳論流入北境見者輒垂涕舉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討事臣聞旱者灾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回體頭面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賦污怨謗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攷實行故放辟奸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徇于羣神昇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劉所陳皆詳灾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遠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清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既幅在念不知為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孔聖訓且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為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為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

陸子學語

卷六

七

無志軒

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聖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為夷狄。為禽獸。難議。蓋章亦歷舉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則章既上。然後取部。示標照所舉者。皆曰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刻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故。問京狀。先生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屬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還將作少監。其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為前班上春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陸子學譜

卷六

十

無怒軒

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至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則自知素知。則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濁清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點點監司守令。皆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淡念時務。莫先於擇賢。又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

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于去位。安石豈不動心。政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及因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亮舜禹湯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先生褻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曰。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足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乘國史院

陸子學譜

卷六

十

無怒軒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為是有道也。以為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為紀。為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求去。得溫州。先生每嘆風俗之壞。自上落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補有時。不縱為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親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貨。因戒之。具狀來。眾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

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
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勸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
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聲載路如服
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頌局於日分難遽達
先生架大鐸戰門外今詠者自鳴鳴即引聞立剖決無時每
受詞林訪縣官賢否以至下一問之言人人同乃照陟文移
僚屬何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昭於庭者無問誰何即
釋筆拱答揖入言荷足雖賤職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
為撓有私疑者五百為羣並境內分司幹官概不嘉尉及水
寨兵捕之巡尉像儀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
徒五百合家族何當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矣賈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
陸子學譜

苦澆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
命廟官立毀之廟官懼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為吾
用耶科育械之往還即日撤去滿城謹踊勒石名揚公河楷
泰之梓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
指隨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議察使於先
生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
不敢入往傳道數回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
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
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
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莫敢
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
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
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敢不
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
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球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
曰杆提若永嘉可為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
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階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
歲嶺朱樂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
錫椅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
人曰吾儒素為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為樂蓋亦子胥血自肥
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
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平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
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

先生鐵納出身間貴游。扭聲樂。事故放跡。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皮置之。一名卿第。治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懷發願。間素侈頗清。兼并哀止。問巷雍睦。無念爭鬻。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德。有父母慈。家。省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攀。爭扶擁。綠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頃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職。錦字為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送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勸治公私。交慶。意利所及。載白老人。以為前此未有。數千竹帛。形千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

陸子學譜

卷六

面

無怒齋

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校。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為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楚取賂。以直為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詞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為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惧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夜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盂水。採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善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

天下切勿以為善小而忽之也。堯舜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眾以改過為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絕之於後。庶幾頌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封。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賸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况告君子。復詳制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外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或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宅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

陸子學譜

卷六

面

無怒齋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飢。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壘。日數十萬。邊吏聞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况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飢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願與之新。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舊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為任。知縣三年。除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官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擇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

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特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制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稽泰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難稍寬。而有杆提州郡。過嚴民甚。免苦。又鹽法累收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折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家子若干。萬緒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報刷。故最有一大利。官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為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請之術。為通才。權術苟且。暫達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達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連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論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陞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後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王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游賜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視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

者。德朕日素所簡記。今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生紹興十年庚申。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繼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開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贈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親來歸。胡不念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哀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為之悲慟。鄉間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不涕泣。哀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於死。哀不悛。不悛。娶林氏。封令人。二子。塔。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宜敷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州倅。舒公。諱瑛之子。銑。孫男五。堃。堃。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全。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學。鳴。呼。三。飛。策。至。最。總。纂。郭。說。筆。輟。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為。經。章。句。以。為。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外。年。稜。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无。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義。聲。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為。禹。以。之。行。其。所。無。事。務。以。之。慈。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為。則。為。定。為。繁。為。筆。削。為。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范。范。千。古。智。探。巧。索。如。賈。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奎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

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
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然無須更微懈又且克永厥素習
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
自曾監也家食者十四載養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
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終連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
子始取先聖大訓聞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詭萃六卷而為
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
易為己之變化故而屬辭比比天地之天地變化之變
化非他物也私者私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已易人皆
徇目為見物耳為聞而不明夫象與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
明夫理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聞居辨人心自明人
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教
之有必焉故教之有固焉故教之有教焉故教之聖人不能
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
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索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
絕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塵說紛
黃鼓疑似支離坐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格致窮理
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日曰格致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
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
設法導淳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日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
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贖增之賦及博而禁
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文使各
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邑里之學六曰教廢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
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先生之學以
古聖為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
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顧
焉其領正局而歸也門人益親近方僻婦人孺子亦知有
所謂慈湖先生焉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
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
片言隻字无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聚之其已
成編者甲紫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
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問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
擇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朽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薨有日乃
復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
門人嚴陵錢時撰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真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入非馬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爲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按真文忠公辭誌銘而任表然西山集中無慈湖墓表文

陸子學譜

卷六

子

無慈軒

並未及爲抑集遺之也然文忠公所見者傳正夫所爲之行述非錢子所爲之行狀也傳作今不傳宋史得千餘言悉本錢狀今不復錄惟傳未有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二十一字爲狀所無今附於此

書問雜記

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習氣未盡先生與楊敬仲書云此心之良哉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已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于無間亦分內事也然憊急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做虛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案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華學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隨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

又與書云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

可以可大可荷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躡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陸子學譜

卷六

子

無慈軒

而後獲也若於此而別生疑惑則不補助長之惠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慈湖祖象山先生辭云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陽之簿牒雙明閣之下某以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獨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叩扇訟之是非乃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

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其窮其涯此豈惟
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
非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
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地以是載而早日
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化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
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
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
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
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之知道而遠
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
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

學子學譜

卷六

主

學子學譜

侯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廣然
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
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
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
所日用何侯乎復知何侯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
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放傷生微聲竟
哭亟欲奔赴病質炭炭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敷今也
畧定氣血微強矧聞某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
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真西山作慈湖訓語跋云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
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抄畧

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
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
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
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
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
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
爲者也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
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難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
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此心易動敬則此心
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
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
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學子學譜

卷六

主

學子學譜

真西山又作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云司馬文正公平生未
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
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脩而於翰墨尤
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若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
作行體蓋其肅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
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從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
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
知立德之本云
四明文獻志有明陳文定公敬宗作重建慈湖書院碑記云
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之
於慈湖之濱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二

袁正獻公燮

行狀

真文忠公德秀撰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相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陸子學譜

卷七

集卷七

父文贈通議大夫

此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焉春秋時陳大夫清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諱生本州助教志生贈大中大夫裴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穀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廣闊相得歡甚公之高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冒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忌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敦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事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陸子學譜

卷七

集卷七

如雲樂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遍輒成誦少長讀東漢書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然起敬公之而問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瑛亦皆聚於公朝夕以道義相切磋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為同舍嚴嚴壁升前席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莽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平運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葦葦散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間里至是始為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緩急凡按征發軍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以決在田野為保社在軍旅為伍法轉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

有旨陞提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
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
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
累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
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
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
訪公公不為變遂以此論罷自是偽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
足矣公其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為福建常平屬
官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如滯訟如山窮日夜
詰問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賊劫寧
作雨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也盜賊尤不
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參謀官後帥傳公伯
成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一以相屬
公周砥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
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遷
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
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為太平
可致而彼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
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
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與師幾危社稷獨
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
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
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
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慳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
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
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
為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
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獎邵宗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
之不然者損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
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
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楮
管錢九萬緡為糴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糴循環相因市直頃
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
以董之恤恤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辨餘
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稍餘羨用賴無
之郡治有本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遊削
交絕至事閒風教惠養則汲汲為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
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為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
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
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成謂不便
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
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種世衛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為
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令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
是中者如柳破的常數十峒寇臨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

兵計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崗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監與府事會朝廷新易精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與于辟公即上意本以拔弊而非欲害民因王君樂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掘縣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殺削深為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俟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類緝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也

陸子器語 卷七 無惑軒

神而巳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以明達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然不辨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又官言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方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議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引年看選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還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迫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諸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振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為謹敎士至國有大議叩關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生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惟陛下慨然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雖虜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成聲雄畧可以決勝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苻岳至桓冲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聞味已定無問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

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受惜生靈遭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辜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亦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廢顧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平以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無怒軒

迷言今日未遑他務且須參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參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遠汝爾汝無面從舉賴臣下正校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備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諂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闕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堂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為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蓋再殘虜敗化王畧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復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說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俟接連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攬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陳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必據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無怒軒

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實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森然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見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入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閭瀛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選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鈐刀奔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

陸子學譜

卷二

元

集珍軒

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驕樂者今愁嘆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益自指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笑屢變而藏鈔之久者近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焚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適以廉謹責之豈漢軍有幸廣利於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季必困賕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

陸子學譜

卷七

十

集珍軒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諫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虞是懷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撻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發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始合苟容以拂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覓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則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車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由禁緩則由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採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雹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

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廢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道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此曹惟我是怨而殘廢以我為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慨張紀綱振起頽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當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視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陽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為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

陸子語 卷七 士 無怒軒

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頹廢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愍庶幾垂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鈎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原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大羊巧於窺覷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國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紆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蜀私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

陸子語 卷七 士 無怒軒

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王音屢發其尤大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王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請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

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
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
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請至上官均言好學好
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
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視所問之人邪正。公言
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
便是小人。又請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問侍讀。程瑀
隨言者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
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
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
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答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既洪充
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朱熹

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
物粹和之氣。可掬。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
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擊虜番亡。聘使屢返。
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因默
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我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
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再也。而目
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奸
名。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
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
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學士。皆

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休。或勸公宜
少休。者公曰。吾以爲筮。腐筮。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寢。
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
宰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宰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
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鄆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
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
奏。開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轉銀絹。皆再百。
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
傷。蓋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
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紫齋先生云。寶慶
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
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開明大道。揭以示人。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朱熹

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
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策
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
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
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
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
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
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
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
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
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某之清
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來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小懈者懼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涂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遺不肯以遲已也問其量必欲如浴海之涵浸梓其行必欲如

陸子學譜 卷七 莊子學譜

友以切砥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已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富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擊臣顯柄天地閉塞獨翔不以為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益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以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己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道而非視也身雖遠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極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為歛墓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賁極危備極其至於友朋忠而直自為幕府事其長教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發欺嘗告之曰導諫雖可吾未必非賣我之人便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實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鄧傾蓋如舊友嘉定初卒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已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篇謂法度

陸子學譜 卷七 莊子學譜

之言自秦以前乃可於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發刻峭語而溫純條暢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奏議諸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王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准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實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集卷八

修孝宗實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焉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耳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郭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告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

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哀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肅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期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泣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薨慈湖楊公實為之銘於公大節墓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篤行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為之狀慨念時昔諱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醜是慚然不溫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陸子學譜

卷七

一八

集卷九

列公所有書鈔十卷

其西山作紫齋先生訓語跋云紫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德秀以年家子初拜侍於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敦論時事人多誦其淵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為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咸始出關夜宿南山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出何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流涕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德秀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德秀頗自約教輒對客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為德秀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於先生沒

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謹志於訓語之末云。

西明文獻志載正獻公輪對劄子云臣聞天下無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無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綱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心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已有嫉惡之心彰彰罕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默然開納屢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寔受寵直臣時備教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雖必罪去而姦臣根株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向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芽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當臨朝嘆息謂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茲聘迄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實諸班列固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

御史曹修古論事頗切忤宮幃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美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塔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謫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等皆當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開則光明正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按公此劄專以君心人心爲重正有得于陸陸子學語

卷七

手

畢恭戰

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也。
舒文靖五子曰。斂曰。鈺曰。鈺曰。錯曰。錄。斂。斂。沈端憲。屠。鈺。楊。文。
元。堦。鈺。字。和。仲。王。伯。厚。錄。黎。齊。答。和。仲。書。云。純。仲。近。日。不。倦。
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高。論。謂。學。者。功。
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伎。書。其。可。廢。
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胥。從。之。矣。賢。昆。仲。朝。欵。夕。聚。浸。
濯。磨。礱。有。日。新。之。盛。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
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粗。纂。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
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伎。者。是。雖。聖。人。於。
書。不。敢。廢。况。他。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
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
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謹。守。先。訓。未。嘗。一。

老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
輒自菲薄耶然讀書一事決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
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
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于學則門戶有光矣惠思
韓宋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為貴者惟人亦然當記陳止齋有
詩云山來盛事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胆健益取東漢書所謂
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伯厚
題其後曰右紫微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撮其要
切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
兩事為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學是尊德性聚齋先生之學
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所以根
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

陸子學譜

卷七

主

無怒軒

不覽古今務為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
所謂通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
紳書凡銘誥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
梅之饋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
其極自或虧于晚學或倦于老俛焉草草不知年數之不足
尤當以是自做書不云乎汝不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嗟爾
後進惟憲言時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
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

虛谷方氏跋聚齋袁公年譜畧

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
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聚齋此
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之心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

知愛親也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飲也墟墓而哀也即此所
謂本然之心也或者謂陸氏之學與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
竊謂文安公之學固已發之心而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
其性孟子所謂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而仁之端倪於此
星露者也見其惻隱之發焉而知其本心之中具有性之仁
也四端皆然然不存不亡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
公之學存養未發之心而省已發之心全其性而節其情子
思所謂人已俱不睹不聞之前性之靜也有戒慎焉有恐懼
焉而已所發暗獨問之際情之動也則慎其獨焉存養以保
其中也省察以充其和也貫體用一顯微無二心也此朱氏
陸氏之所以異歟而未嘗不同也所以同者何也無不若苗
之弊亦無揠苗之弊未此心也陸此心也所以異者何也陸

陸子學譜

卷七

主

無怒軒

氏專力行之踐履而畧致知之著述朱氏雖多有著述而未
嘗敢少於踐履致知夾持而進特江湖學者以朱為漸
以陸為頓樂於頓之易而苦於漸之難者為一說以漸為循
序平進而頓學以頓為一起直入而不敢學者又為一說後
生小子不知其同而妄議其異也文公蓋嘗有言各尊所聞
各行所知要之升堂之階初異而入室之與豈終不同哉

按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案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
學藏本無州宋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
從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
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驚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
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也朱子
徒以其有先發明本心之說其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又

有過高之論遂以頓悟之釋學目之不知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即孺子入井發明惻隱之本心謂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論啜菽之與宰死不受發明羞惡之本心而為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不得我不得禮義而受萬鍾則為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故在富陽即廟訟之是非以發明楊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其証也豈若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哉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自該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吾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該亦無可自棄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割竈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涉目

陸子學譜

卷七

主

無怒軒

而道遠途說陸聲附和成曰陸氏為頓悟之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並無此論也方氏此跋頗窺二先生大旨而頓悟之說未能辨別故復為論之如此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証以提婦翁矣

沈端憲公煥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大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溢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成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奉紀本意使賞近哀戚之心重則愛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欽者支費頓減歲早常平使分探官屬賑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屬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閉居雖病猶不廢讀書奉孝然以母老為念善類淵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君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學士文閣特誥端

陸子學譜

卷七

主

無怒軒

憲煥之友舒璘

按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寧波志沈煥本傳有宋史所未敘及者云叔晦自定海徙鄞俸俸觀尊瞻視音吐鴻亮與之友者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詰益者自遠而至於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為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說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

呂成公問辨。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緯事業。草講求。日益深廣。慈湖祭沈叔晦文云。友弟宣敷。即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叔晦通判國錄。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末其人。遂得從其賢。遂相與切磋。講肄相教。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所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祭文

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奉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宜某。由是蓋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某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相從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袁正獻公作端獻行狀。其略云。自君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

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考其平生大節。寧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竦顏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浸浸焉自期於成。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盡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不容物。久矣。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嗟如軍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焉。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經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嘗作詩。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祭文

歲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年。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者。史籍傳記。采諸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緯事業。草草讀求。日益廣深。君子是以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沉于下位。而聲名流於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公。兄弟西美瑛。

宋史本傳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

於發。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做床疏席。總是佳趣。掃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微習頌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達首欲薦璘。或謂達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刺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受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黑紫之陽春。澤南中特立文塔。

陸子學譜

卷七

毛

無怒軒

寧波志舒璘本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力於躬行。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勸誘磨磨。適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後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學者稱爲廣平先生。

書問莫辭附廣平類稿

陸子與舒元質書云。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楊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繁迫迂。

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難策耳。

陸子學譜

卷七

天

無怒軒

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遊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知元質者。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真。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袁正獻公祭文靖文云。變與吾兄。金蘭之契。踰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系。自溫還。明休息。勞動謂沉疴之既痊。每撫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嗚呼失聲。何以至是。惠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曾涕也。嗚呼天乎。天稟之粹。如彼。厥麟爲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擢市。經術淵源。詞采宏麗。退

然不矜日益磨勵陰師親友剴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蹈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乎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幾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胆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讒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謂而所深痛者朋友之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哀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尚饗

明文獻志

文靖之教尤行於後既沒之後徽人祠祀之哀正獻變為之記曰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為主對越上帝而無慊實諸鬼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陸子學譜

神而不忤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偽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啻中人而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為人汲汲乎不啻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游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變質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徵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絕廢弛浸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為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為學苟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還調同寮有為之者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陸子學譜

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挽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麗語為謝益信道甚焉利祿之念戢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既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詣學陰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問往又聚風雲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母痛念疾端吾架幾當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念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庫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供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為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

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為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珪璋璧琮人信其為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為嘉祥考其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沒諸子一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以為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則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燮曰事關風教幸為我志之變不敢辭

四明文獻志

言總成虛話

成物之道咸在吾心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

持敬之說某素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縛

補如蘇東新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數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若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晦翁當世人餘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自能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陸子學譜

卷七

至

無怒軒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為學儘好萬一饑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饑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殞獲失措寡廉鮮耻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莊嚴作人自己良心元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為吾主動靜皆應難酬酢萬事固有他適則向之所難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夫已甚欲其日新難矣。黃氏宗義曰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監保長義倉荒政皆鑒鑒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其鑒則

其道遠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可知大概矣。舒西美名號元質之兄學於先生自疑所學艱難支離先生有書與之併以戒元英焉。

先生與舒西美書云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蓋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開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豈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元英名珙元質之弟亦師事先生嘗有書訓之今集中不載

陸子學譜

卷七

幸

無怒軒

惟附見舒西美書中

慈湖祭舒元英文云。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適
功部新邑川教授高宗南。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
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
晨。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
多。少。實。尚。遲。遲。聞。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
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
又。自。是。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
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
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
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臺。臺。可。觀。使。元英。得。志。行
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

子學詩

卷七

七

無

不可望矣。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鑒。此。真。

寧波正學祠。明浙江督學薛公應旂之所作也。自為記云。泰
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調詰詞章之間。而
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于是正學失傳。而紛紜之論。亦
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
為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適本真。而獨得大傳心之
學。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鄧
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
磨。而深契夫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
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于天下。後世而
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
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蔡之何王金許並列者。
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為之慨嘆矣。嘉靖辛亥
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載。議合四公祠。祀
焉。因即郡城鎮明巷廢址。建堂立主。題四公之謚。妥安如禮。
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
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
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余故樂為之記。

奉化廣平書院。在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也。元
改為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
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日月江漢。光
潤所被。皆為名儒。于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
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于呂。朱心融神。

子學詩

卷七

七

無

會稽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綱之實。其海人有時雨之澤。沈
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沂泗位不配德。而散行
於鄉。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惟昔先
生當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詠於斯。聚辨於斯。先生歿。門
人敬事不怠。肯像祠於塾。乃適追先志。無飾堂宇。師子若孫
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講說
結誦。誦如蓋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
仁。遜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懋哉。





陸川龍 煥校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宋史本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

陸子學譜

卷八

一

樂善軒

秦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

陸子學譜

卷八

二

無善軒

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

按宋史徐文忠公傳悉本於葉水心所為墓誌其棄而未...

用之內為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現氣騰如靜中震寢冥外朝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水心未嘗師陸子其言亦不能得陸子所以為學之功與所以教人之法然其語意則固護切紫陽而推崇青田矣

事蹟書問

先生年譜乾道八年壬辰春記徐誼子宜侍學又云子宜侍先生每有省益是時誼與先生並以得解赴南宮試同在行都也省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蓋從學在省試之先故試後論試卷如此慶元偽學之禁除為首四人外朱子居第一徐文忠公第二其端始於寧宗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開陞及刑廢吏自伐之人並令省

卷二 卷八

卷八

無怒軒

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違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達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諫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潛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源周南吳系勝李臺王厚之孟浩趙筆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杜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五人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舉徐子宜語云與晦菴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某無能連點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開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漳

卷二 卷八

卷八

四

無怒軒

更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若更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崇濬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昔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離然見李叔淵與之言惡俗交我之處注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飛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當相聚否

先生與子宜第二書云癸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中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在清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

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妄然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違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詔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府輩視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湎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德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爲之。則至理可明。誠說可破。至理明。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

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正。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言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怨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飲氣。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慈湖真子宜辭云。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併。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陸二些語 宋八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連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蔡文懿公幼學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進月書上祭酒。尚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宴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除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維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二。即位之始。冀太平

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振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纖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姚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差貶接。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切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勿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作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

陸二其書

卷八

二

集賢軒

所制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權秘書省正字，兼寶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切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慈懷，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哀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翌日之朝，都人延頸，遲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譏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時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久之歟。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宰宗即位，詔求直言，切學又上書。」

陸二其書

卷八

八

集賢軒

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損衆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體，錢有銀絹有瞻學糧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切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切學遽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無從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以誤陛下至此。」劾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切學每奉洛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貴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劾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切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稅，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權錢銷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還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切學次第彈劾，寬熙尤衆，號稱職。還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

戰猶通籍禁閱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銅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異以姻權。臣違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資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發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人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杆提無術。力求罷去。遂陞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王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結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眾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遂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受。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滯。沛然如決江。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終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遺事

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試南宮。奏名。諸賢從遊。聽其言。看與起。永嘉蔡幼學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先生問其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此師事先生之實錄。而傳止云。師陳傅良者。蓋學文於陳。而學道於先生也。

按宋史本傳。不載蔡幼學。蓋惟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跋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云。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希弁南宋人。既知其謚。必不謬也。又云。其書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舊飲而

陸子學譜 卷八 十 宋史本傳

羅文恭公點 宋史本傳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早。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暎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遂

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
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報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
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
間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
浙右還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
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
服從事有死而已常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
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
舊為宮寮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啟告點言君子得志常
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
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
俗小人心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臣子學譜

卷八

十一

無名氏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
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履獲之
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
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
燕閒遂除黃裳為朔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
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
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
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眾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
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
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
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消
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
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
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漏於酒色不恤政
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
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閭門逆境容有縱酒
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
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
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効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
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天津園點請先過壽
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還豫
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護問遂生憂疑以臣觀

臣子學譜

卷八

十二

無名氏

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
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
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議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
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
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
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
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闕門止之點叱之而入上
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
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眾慟哭而
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
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
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遣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也。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較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書問

先生與春伯書云。通聞晉貳奉常卿於柄用。深為吾道慶。大。靈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載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

陸子學譜

卷八

五

無

久不能以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聞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安分傳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難以儆效。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先生與劉志甫書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即此書也。

光宗紹熙元年。先生又與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痊。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閑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否覆。除此牢戶。可謂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容考。思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咨劄。今皆未辦。

陸子學譜

卷八

五

無

宋史本傳

戴文端公溪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開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上。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監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子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官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按戴文端史稱字肖望先生集中俱作少望

書問

先生與戴少望書云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詳詳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或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要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嘗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咏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我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類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我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按先生與徐文忠公誼書云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砥之即謂此書也

李參政性傳

宋史本傳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選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陞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之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撓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卷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先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召為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學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李特贈少保

書問

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裁賊其本心則一而已

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達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項項者亦何足復汗人齒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

陸子學譜

卷八

七

無怒軒

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輪寫忠藎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又嘗與書論學云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議論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惕之久深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已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濫竟未開明

呂寺丞祖儉

宋史本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表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表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潛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者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用

陸子學譜

卷八

八

無怒軒

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錯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放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劾

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此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然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疏既上東撫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同上安置鄱州中書舍人鄧駟繼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藉十世有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

臣子學語

卷八

五

集賢堂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書問雜文

先生答呂子約書云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流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遺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勝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克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秉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樂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篤切難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按子約師事其兄未嘗他有所師而子先生及朱子皆嘗問學若先生此書訓示切直固以弟子畜之矣考亭淵源錄列之弟子其實子約亦未嘗師考亭而子約問學于先生為尤宜考陳止齋集中有答丁子齊書云聞子約見子靜陸大不受其說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大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

臣子學語

卷八

五

集賢堂

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止
齊言如此蓋子約學於其兄則尊史記而務事功問於朱
子則求經義而尋章句皆子約所樂習而易于見長惟先
生此書指為志陷學蔽而教以近實蓋先生所謂刀鋸鼎
鑊功夫宜其未能即契然子約見先生後立朝剛正卒以
建言受譴非有得於實學者不能揚慈湖當作莫呂子約
辭稱其學雖畧異大致則同其辭云承議郎楊某謹遣致
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
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
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
而後相知此有甚於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
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

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
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
誠意篤志深知乎其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
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
質莫奔絃索寫衷中聞合離如風轉篷不復多述惟哭其
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觀此可知其所得矣

邵機宜叔誼
邵叔誼名未詳浙江人官階所至無可考王謙仲蘭帥江西
時叔誼在其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先生與謙仲在勅局時為
同官故相往來叔誼因從先生問學嘗述先生語頗失本旨
先生答云此非某之言乃邵機宜之言云云語語懇切叔誼
亦嘗問學於朱子故先生與叔誼第二書末及之朱子集中

作邵叔義

先生與邵叔誼第一書云前日竊聞曾以夫子所論齊景公
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得忘笑談之
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忽
勿盡蓋若益察日跡於統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
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
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
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
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
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
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文昭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圓月異
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
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
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
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
且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問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
子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
施旦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

先生與邵叔誼第二書云。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強盜。爲強盜而不謀。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爲數語。述所聞。每垂其實。既得旬日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夫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聞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率其言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聞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礙。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寔室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緣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實。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

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章精觀之。

楊漕使擇

楊樸字通老。福建長溪人。初學於朱子。復問學於先生。其歸也。先生爲序以送之。云。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如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昨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樸。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按考亭淵源錄云。樸登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還國于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爲悅堂先生。

陳蕃叟武

於越國志

陳武字蕃叟。君舉之從弟也。從君舉入太學。與蔡幼學齊名。東萊以告芮祭酒曰。此皆永嘉新進。不可不收拾者也。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衣袂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以語蕃叟。皆徑用之。遂中同榜。然君舉好坡公文。而蕃叟弗善也。其文自成一體。蕃叟後亦入黨籍。

按宋史儒學之禁。爲首者趙留周王四人外。自朱熹徐誼而下。至呂祖泰共五十五人。陳武列在三十二居袁燮之次。而宋史無傳。浙志云云。不足傳信。試前授題。特吳越人近年陋習。宋時安得有此蕃叟之文。與蔡文懿齊名。方且

上薄坡公豈不能自取科第東萊暗中摸索能識陸子豈不能識若舉兄弟何必先投題爲物色地且乾道八年尤文簡知貢舉東萊特同考官安能預定題目而出之哉又按若舉於陸子在師友之間觀陸子與若舉書及若舉贈黃元吉詩可見若若舉則請業請益而自憐於弟子之列者也陸子與子宜書云端卿若舉成之津步諸公自相諫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又云若舉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益切磋之者深矣

陸子學譜卷之九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宋史本傳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東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

仙笏儼然敷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寢廢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頌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匡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及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界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實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具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千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

不求名與華藏其用云

按林公庭梯江西通志伯正名泌其舊名而後以字行
耶人稱為嘉泰進士今史稱開禧進士科分亦殊而陸子
集中與徐子宜書亦稱其字為伯正云劉伯正嘗相聚否
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云云林志欽伯
正官階甚畧止云歷官郡縣當省部院然與史傳所稱頗
合其並稱為徐千人則無異也林志又稱其以母老乞養
常為母祈壽甘露三降庭梅云

宋史本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
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

陸子學譜

卷九

陸子學譜

以覆天下而不能施受於庭閣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
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
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
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
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
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
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
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
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
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
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陸子學譜

卷九

三

陸子學譜

械之費幾何嬪嬙官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
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
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
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誦一舉而更張之
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
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官掖兵以待敵
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官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
故省官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官中之
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官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省
則省之官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矣
夫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
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
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于祠
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
合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
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緩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
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
是示天下以不渡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
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
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
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
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
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

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僞胄所惡安世因貽僞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僞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爾爾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國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開獵代叔似爲宣撫使每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宜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奸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總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陸子學譜

卷九

四

樂善堂

書問

先生答項平甫書云孟子樞苗一段大緊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明辨其未知處耳

按并宗淳熙九年先生任國子正平甫奉親之官越中多見先生高弟又嘗受傳于淵格發遂以書來問學自謂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明年復以書來謂欲望重

慈特賜指教詳見先生年譜然譜謂答書不傳集中此書不知是何時所答平甫信服先生踰於朱子嘗致書朱子推尊先生朱子答之有云所語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是以其言爲是也又云子靜專於尊德性而已於道問學過多詳見年譜然平甫始終信服先生之教朱子病篤時答平甫書有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甫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之語蓋平甫雖兼師朱陸尤信陸學故朱子云云也

傳通守夢泉傳聖謨仲昭齊賢克明附

祠堂記畧

包文肅公恢撰

先君子受學於陸象山先生邑中同志者時有若傅公子淵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諸前輩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陸子學譜

卷九

五

樂善堂

淵指蓋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時菴成以爲老友公嘗語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暢橫發塞宇宙貫乎古今其生平類如此宰寧都素憚難治公至一化以道不踰年而丕變潭帥周文忠公稱其政有光前耀後之休雖西漢循吏未足比云遷清江通守紀綱方振遽卒於官後四十七年其從子臨川縣尉浦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後建祠於族之玉虛觀側俾子弟以時祀焉公名夢泉號若水子淵其字也登紹熙二年進士所著有石鼓文書譜學曾澤之許學者稱曾澤先生

按子淵卒於官部使者請于朝祀于鄉賢祠又建專祠其文忠跋其行狀謂縣大夫繪像祀于學宮身後之榮如此

而陳建作學部通辨誣爲失心以死。世有失心以死者。身後能如是乎。則陳建之自失其心焉耳。

事蹟書間行狀跋

傅子雲錄先生語云。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見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曰。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入云。淵節而疏目。旨高而超淡。甚佳。淵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引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引大則非細也。嚴松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菴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

陸子學譜

卷九

六

無志軒

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卷。嘆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先生答傅子淵書云。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踰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譬書尾善則速達。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蓮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

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又書云。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面剖。

又有書云。日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說。此

傅子學譜

卷九

七

無志軒

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錮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徒置楊朱事。墨翟則徒置墨翟事。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寬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又有書云。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於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先生與劉潛使書云。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

也

真文忠公德秀作建昌三傳行狀跋云士有爵位窮於朝而名不見齒於其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值奴蓋難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檢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謫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微之不可掩詎弗信夫

按西山所謂仕幾達而不年者于淵也蓋于淵令宰都循卓之聲聞於當軸甫遷別駕而遽卒也

傳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卷九

卷九

八

卷九

先生答傳聖謨書云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鈎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富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于路結縵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若此貧孰與

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又書云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由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又書云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

卷九

卷九

九

無怒軒

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難啟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輒成臆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譏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繁辭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如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論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

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與合致致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揀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獨拘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誠罷能一來乎傳仲昭嘗見廖懋卿坐間微寐因言其必未能自拔先生聞之因與廖幼卿書云此不為深害朋友間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蓋仲昭克治之嚴與先生誘教之善可以互參矣詳見先生與幼卿書

先生與傅齊賢書云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寡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以自

先生與傅克明書云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辭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普處誠難責於常才獨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警寇則此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包少師揚兄約弟選

事蹟書簡

包揚字顯道以克名堂人稱克堂先生建昌南城縣人子于振貴贈太子少師兄約字詳道弟選字敏道兄弟皆嘗學於先生既而從朱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為文說一卷其論學則篤信先生之言錄先生語為一卷嘗謂人不務躬行踐履而專於講說誦習者必至充塞仁義朱文公浚疾其說嘗謂顯道輩便是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朱文公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
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
當局如何

文公嘗謂詳道資稟篤實誠所受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
與去就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述
入而復失之耳蓋詳道顯道皆先事陸子後乃兼問學于朱
子故朱子云爾然包氏弟兄固終身篤信先生之說非失之
也顯道記先生語云子因隨衆畧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
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顯
道每常愛說閑話
又云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車一盤

卷九

主

無怒軒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
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
自撥擱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
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
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
得些子

先生與包詳道書云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
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
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乘軍陵犯汙穢淫邪之行常
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
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肖爲而每求其
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

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
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
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思慧巧習技藝則易
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
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
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而
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惑惑人之耳
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
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
昧重以間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辯渾
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
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

陸子學語

卷九

主

無怒軒

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休刑驅而勢迫
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
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
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
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
資盤旋旋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
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
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
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於聖賢之
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誦商周之詩於亦未
必不指汗沱爲滄海謂邱垤爲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

不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加其罪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其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其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為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學壤之話，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

陸子學譜

卷九

古

無怒軒

通曉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時皆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絕矣也。

又答詳道書云：承論為學日益，良極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數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寔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汙矣。又書云：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點，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修其好，或謂侮以逞其意，皆點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其於所點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觀於非所可附借矣。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察審考，使有日改月化之

陸子學譜

卷九

古

無怒軒

效或庶幾其可。廖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復自如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又答書云：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資淳真，但不為李、許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如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所望云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又答書云垂論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乘之使自求之廢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當皆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何如

又與書云近嘗得率率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涓涓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告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詳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

陸子學譜

卷九

共

無終

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放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開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開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如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又與書云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

還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闊闊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闊闊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幾丈夫實可漸取若能往省身改則天之所予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先生與包顯道書云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莊云乃楊丞在南堂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至

陸子學譜

卷九

七

集

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晦菴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更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先生與包敏道書云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儘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其第二書云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況不減曠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敬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

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慕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慕春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于常出讀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言詞亦尚虛騁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又答敏道書云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

學子學語 卷九 無聲齋

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遲遠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又答書云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開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容通此山顯道肯來亦不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洗薄平戾之氣頃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款款謝絕

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固然之理也

又答書云為學無他技巧但要理明氣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此理誠明毀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寧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勝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絲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此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又與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制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

學子學語 卷九 無聲齋

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此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敏道祭先生文畧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微先聖私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照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維和非惠維清非夷豈尹之任幾聖之時益其推崇如此

顯道作先生贊云辭莫使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真西山集中有跋包敏道講義一首云紹定己丑之孟夏時江包君敏道過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

仰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異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許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暑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隨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講足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兗等將以君之學傳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敬道字也

陸子學譜

卷九

予

集卷新

陸子學譜卷之十

後
陸川龍 吳校

弟子五

傳主簿子雲

撫州府志本傳

傳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及登朝留之觀堂子雲尋赴太學遭象山於道共泛桐江各同如警象山精舍成學者數百人坐以齒子雲在末座間設一席於傍俾子雲代講或非之象山曰季魯天下英才毋妄議子雲學務明善知本言行動中規矩象山嘗執其手曰

陸子學譜

卷十

無終軒

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又謂諸生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與親近自是從游者日盛晚奉大對為端獻公卿素加敬仰期以首選弗果子雲曰塲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為名言主既宰簿決訟必傳經義人服其學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孟子指義雜駁經解郡守葉公夢得書師事子雲以公配享三陸祠子雲又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書問著作

先生嘗與傅季魯書云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溪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

雲高屯壘嶂畢露疎雨透濕清風寥寥不知其爲憂也何時
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傳子雲祭先生文畧云道寒宇宙而人至靈不散於物易知
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微厥蔽俾安正性周秉文筆五
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袂所見益鑒所益益支易知易行
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之德落哲粹英道審既
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於家訓或得於羣籍
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
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以可大道實簡易倚正偽
之不辯而先後之外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
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
源祖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吾先生
生情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請
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
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魯不一施今則已矣派矢不去
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曹不一迷今則息矣莫
大於層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
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
而止矣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衡季悅編先生遺文成子雲爲之
之序其畧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偽
雜揉諸子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偽精別古
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

故一時超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
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
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偽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
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
長於放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
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偽之
害正淪實揀焚拯溺如已隱憂撲滅障流厥功彌大故民聖
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季魯所著書及文集外有門人所錄講學語一卷吳文正公
澄爲之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錄
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
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身心上切實用功一時精
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仿
彿也而可筆錄乎朱語詳詳而所錄多冗復陸語峻潔而所
錄或時劣此語錄之病也故曰可無也陸門高第弟子傳季
魯人稱琴山先生其元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編所記三十五
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錄將欲候木以傳余謂傳之不
足以章世美觀之下足以得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傳以邇陸由陸以邇孟在此而已安
用語錄爲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錄木之意不能已遂爲之題
其篇端

劉太博克夫

撫州府志本傳
劉氏大字淳典金谿人氣槩軒豁文辭溫雅從陸文達公游

每夜香靜坐曰欲與天地同其大象山笑曰天地自大但勿拂之乾道己丑補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登進士第除國子正遷太博陞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奉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上褒其學問正當退朝目送之曰監司須得如劉堯夫者劉光祖稱其詞高才清志大論壯奏事上前排斥權倖甚勇又稱其詩語新穎勝皆古人所未道通判隆興府卒於官有井齋集若干卷

書問事蹟

先生答劉淳叟書云承論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如江下威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困學者大患然改

學子學語

卷十

四

學子學語

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事於淳叟者徒以志向臺臺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恃於用男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臺臺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臺臺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覲降赦苟

得脫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母蹈此轍

先生又與劉淳叟書云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遷延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致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當開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法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勉月所屬漢漢所及不已於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呼而啟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飲然自安於執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

臨二學許

卷十

王

學子學語

按淳熙乙巳楊誠齋爲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爲丞相一日問誠齋宰相以何爲先務答以莫先於薦士因列薦朱子等六十人而堯夫與焉薦語稱其當冠釋褐立朝敢言云季海即首薦朱子提舉浙江常平尋以劾唐仲友七疏不已語併侵季海始相遠戾餘人俱不及用焉又按當時因淳叟晚頗信禪學因妄傳其爲僧實無此事府志本傳

稱其任隆興判卒於官未有官可以爲僧者先生與朱子書云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巖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云云疑指此事然其晚年學禪則實有之先生與君舉書言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即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索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關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不謂遂成畏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慕用才術所託維殊其趣則此其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云淳叟子孫甚盛在全路者散處數族不下千家五百餘年甲科不絕所爲

陸子學譜 卷十 六 無墓莊

井齋集元明之際尚流傳於世今不復見惟吳文正公澄作金谿劉太博文集序尚存草廬集中今錄其稿於後云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巖崎蓋其天資絕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于深惜其遠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發之木故爲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耳

朱少府梓弟泰卿

朱梓字濟道金谿人嘗任湖陰尉年長於先生與弟泰卿字亨道並師事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語錄第四卷云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彼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當悔過慈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闊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恭敬時自然恭敬當溫柔時自然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敦濟道言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里舉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獨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愛人之所病者在心因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又云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善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一日朱濟道力贊文王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先生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又云濟道滯形迹不能識人被入購濟道問智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因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六氣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若不知如何爲不祥

陸子學譜 卷十 七 無墓莊

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獨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愛人之所病者在心因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又云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善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一日朱濟道力贊文王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先生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又云濟道滯形迹不能識人被入購濟道問智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因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六氣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若不知如何爲不祥

先生與朱濬道書云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其第二書云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識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逕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乘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

陸子學譜

卷十

八

無慈錄

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開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開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緣何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湏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渙然冰釋矣

又書云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章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味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

驚湖之會朱亨道從行嘗記朱陸二先生所論云元晦欲人先博覽而後反約先生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先發明之說未可証也元晦見詩有不平之色似不能無我

胥必先訓

胥訓字必先先生吳夫人之第三妹傭也見先生所爲吳公行狀必先於先生爲傭傭年齒小二十餘歲先生爲吳公行狀在淳熙十一年時先生年已四十六歲任承奉郎充詳定司勅令所剛定官矣據行狀所敘必先時甫聘吳氏女于尚未娶也然淳熙八年先生訪朱子於南康必先已從行見朱子所爲講義題跋蓋從學在連湖之先矣必先嘗與楊慈湖等侍先生遊西湖在舟中與周元忠奕慈湖爲詩有局外

陸子學譜

卷十

九

無慈錄

有基輪與我之句見意湖遺書其餘官階事蹟無可考先生與胥必先第一書云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運就荒吾之三運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累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動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丈勉厲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顯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其第三書云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辟諸田疇荒穢之久難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

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
官來是幸

其第四書云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驚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
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
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
哉

吳伯顯顯若弟仲詩厚若叔有識若

吳伯顯名顯若先生妻弟也與弟仲詩名厚若叔有名識若
者皆從學於先生伯顯最長伯少先生九歲其家世見先生
所爲吳公行狀云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典仁字茂榮
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
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

陸子學譜

卷十

無錫軒

公雁江爲鄉先生從遊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
公季理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親恭隨得弟子禮有所未
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
雅好文學重遠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
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郭之士
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
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
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
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
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來
率親舊救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
召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

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
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
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
之難亦必免之其恭謙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
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
則致其豐饌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遊遊辭
去乾道庚寅許君及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
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於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
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讓公公爲區處條畫如
指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爲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
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
不復去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陸子學譜

卷十

士

無錫軒

娶黃氏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
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齊訓次未嫁孫男女各一
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於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
塋之側墓之日送車塞塗祖奠於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
不齋咨涕洟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
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於後謹書以
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婿承奉郎充詳定司
勅令剛定官陸某狀云伯顯高才篤學而淹滯不用於世年
止四十三先生爲伯顯墓誌云臨川吳伯顯余妻弟也外舅
五子伯顯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姻族賓朋每所數賀年
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常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
盛伯顯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

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三禮月試皆當冠其倫然竟不為
名人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遂益艱伯顯處
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
嗚呼痛哉伯顯名顯若世系先諱其禮部侍郎尤延之所為
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
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於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
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
歲矣前塋五日奉議郎新權徐進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陸某誌

先生嘗稱伯顯為學與之書云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
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者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
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前進然此在八哥亦

陸子學譜

卷十

主

無卷新

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著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
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親望而畏怯
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
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闊耳之狀近日雖稍蘇終是不能奮
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
於八哥亦未足深評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著真實朋
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
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先生與仲詩書云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錄
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
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最重
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似不甚知其實然其真

大綱亦好護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
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
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幾天下治亂古今得失
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偉好但不不要被場屋
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
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設作公案事實我
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幹旋還轉得
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
自題評研幾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
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
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
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由
於而多者

陸子學譜

卷十

主

無卷新

先生與吳叔有書云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
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
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
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
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
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也往來事要不必論直使自即今
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從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
明其志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為此以為驗爾
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
力辯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
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並冠

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現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辯之。乃善。先生因吳叔有舉蔡邕無營之說。以問先生。特為說以贈云。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靈。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達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說不足道矣。

張貢士商佐

張商佐字輔之。金谿人。舉鄉貢進士。先生仲兄九敘之長婿也。學於先生。早卒。見先生所為仲兄墓誌及與朱子書。

先生嘗答輔之書云。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

韓子學譜

卷十

古

樂

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能復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育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王人。雕琢王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慕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于孟子游于張蓮伯王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然愧畏。欽服而師承之。

陸子學譜

卷十

古

樂

古之所謂曲學。設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顛倒。狠很。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德有道。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草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行。行所知。只成得箇權版。自沉溺於曲學。設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權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

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橋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元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其第二書云。前者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

子學譜

卷十

本

集卷十

蕙師友之言必當湯馬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擔版。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言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醒。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辯。無惜詳列。

黃郡守棠

宋儒學案本傳

黃裳字元吉。浙江寧德人。少有奇節。應淳熙二年武舉。題

三。三。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先生治及門之士。首稱傅子淵。而以元吉。少。劉文範為次。已復曰。諸中大有人在。是此三人中無浙人矣。或謂先生仲兄九微。次塔黃叔豐。字元吉。則金谿人也。豈寧德黃裳亦字元吉。而誤合為一耶。或云黃裳乃福建寧德人。非浙江也。今姑從學案而附識於此。

費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歎願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言初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費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嚴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

子學譜

卷十

七

集卷十

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為之問。款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君舉送元吉詩。今見止齋集。

元吉在荊州時。錄先生語。名曰荊州日錄。內一條云。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慎。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實地。已外無益於人。此皆已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誠。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先生與黃元吉書云。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

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及也哉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以親書冊就事物豈皆然惜然暑無寒發開明成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實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言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周康夫清史熊鑑附

周清史字康夫金谿人先生仲兄九敘第五啓也早從學於先生嘗錄先生語六十七條爲一卷爲學甚力用功亦切實

陸子學譜

卷十

六

無怒軒

淳熙八年春二月與同學之士熊鑑等六人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見朱子所作講義跋康夫嘗有書問居家之道先生答之曰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禮思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者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已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康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久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同帶不通處其在爐鑪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

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熊鑑字氏里居多無考康夫所錄先生語多學問切要之言如云有所念憤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又云大綱提撮來細細理會去又云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欲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事事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言或觀一物自有觸芒之玉又云心官不可曠職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題題題題又言皇極之君微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又曰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又云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又云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皆得爲學之要者也至於錄先生論曆法論數學之語亦他人所未及

陸子學譜

卷十

五

無怒軒

康夫祭先生文畧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統緣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經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咸謂其推崇之至亦得先生切要處勝它人所造也

路彥彬諫亭

路諫亭以淳熙八年春二月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朱子作鹿洞講義跋謂其徒六人從行諫亭其一也他無可考或云即路彥彬也彥彬於先生爲親戚吾郡路姓甚稀未知是金谿人否今附先生答書一首於後

先生答路彥彬書云得函敢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領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奉奉於左右

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肝見累日不火食歌聲若
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金茲則茲當扶棘推
穀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患遺非某之任也。聚族
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饑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然亦
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
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喻也。來詩似未免俗意。非所
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朱幹叔克家 附益伯益叔

朱克家字幹叔從學於先生居象山精舍志氣甚銳先生嘗
有簡朱幹叔諸友詩云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
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同時有朱益叔者亦學
於先生文集中有答朱益叔書云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

陸子學譜

卷十

手

樂志軒

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
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
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
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併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
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咏歌伐木之篇編
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又有朱益伯者亦嘗從學皆先
生同縣人包顯道錄先生語云邑中講說聞者莫不感發獨
朱益伯鵲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
元妙

彭世昌與宗

彭興宗金谿人字世昌首創應天山書院以居

象山精舍也淳熙十四年丁未歲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
范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遠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
氏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其上先生登而樂之因山形如巨象
以名象山世昌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在山中結廬從學先
生與世昌書云堯舜之盛詢於鵲堯夫子之聖以子夏為裕
子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
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咸從之智皆當取
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
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
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法焉在世昌未易全
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
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
陸子學譜 卷十 主 無志軒

吳景立

吳景立金谿人字世居沙岡地方仕至藤州僉判師陸子友傳

琴山虞文靖公集有為其元孫梅隱先生名辰子字君明者
誌墓文云吳氏五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云又李仲公先
生作吳公君明行述亦邇及金判稱其與琴山傳



弟子六

曾景建極

撫州府志本傳

曾極字景建臨川人父滂字孟博為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德章師復終始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景建早承家學志氣豪放名四起朱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甚勤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塘趙公相與廣酬贈多嘗以詩語訪詢得罪諸道州解吏窘之甚司法羅必元曰曾景建作詩傷時國何罪乃釋其縛使之善遊卒於諸所李公心傳為上言曾極父斥可念上曰非為江湖集者耶後有言歸墓所為詩文有存陵小雅金陵自吟

按景建晚嘗與朱子論學朱子答書見大全集中然詞章之意多其篤信道學未能如其父也其父首崇陸學而志無特傳故錄景建傳

林秘書夢英

撫州府志本傳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夢英與象山平相若篤信其學遂師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和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為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問



平越王士俊校

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寬民職與學作人士習不變太
守延至郡庠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為博組繪以為工論
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咸發憤判靖州討平洞蠻
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端明
薛公叔似辟為宣撫司參議官在幕府終六閱月隨司罷歸
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除秘書丞權司封奉
祠歸年踰八十人稱山房先生

叔虎為武陵令大修學宮教士興學以書求先生作修學官
記先生答其書云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願
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官之壯恨不得即
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
貴溪作重修學記設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

子學譜

卷十一

二

無終齋

曾見否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
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
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
聖賢如閭龍逢之誅比干之剖心顏冉之天疾孔孟之厄窮
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蒼
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
婦之喪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
記頗多不能盡錄今小兒錄經德堂記此文頗有補於吾
道荆公祠堂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殘力字下脫若虛
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
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憾當時僕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

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碑紙寫去偶有此
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
小本敘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
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
後世之益若夫志早識開居斯世為斯世之從固不足以論
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
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
慈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
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清君舉書往先生武陵學記
發明學與教之本與原道同今附於後

子學譜

卷十一

無終齋

象物有所蔽勢有所還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
為愚為不肖為禽倫於是而歎天命於是而悻此君師之所以
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行之昭著
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
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
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共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以切磋
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
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
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識知所先後
則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
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
亂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抵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

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說不幸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也有故築蓋住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爲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恃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憲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翁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

卷二 學譜

卷二

四

林君

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泮象山陸某記

鄧節推約禮

撫州府志本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端慈純正橘園李侍郎浩以子妻之遂家臨川從象山先生學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嘗爲江州德化丞兩攝邑葺理凋弊得民心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定交再調常德府節推卒於官公生平學問根本於家庭孝弟慈愛之風達于鄉黨嘗與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號直齋以次子泳貴累贈中大夫泳嘉定十三年進士仕至州部侍郎江淮制置副使

淳熙中楊思謙提舉江西常平倉嘗聽先生講論欣然有志爲學文範爲其屬先生與文範書云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然未有所得殆欲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奸勝爭強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於邱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不圖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爲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汝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談知所止則其終往調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問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素者特素其未素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汗深雖不同其爲蔽理弱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汗下者

卷二 學譜

卷二

五

子

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終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其第二書云。道卷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文範在德化。甚有善政。先生與劉潛書云。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文範丞德化時。張元善體仁爲漕使。先生與張元善書云。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連回祿。未赴德化時寓

子學譜

卷十一

六

無怒軒

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微。若蒙垂允。但付此間。且賤即附往也。亦嘗託家先轉。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慈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擬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規史冊所書。異時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

晁道州百談

撫州志本傳

晁百談字元默。大中大夫諫之曾孫。家臨川。師象山先生。明理學尤深。於泰定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與周益公爲文字交。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百談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進同正士以強本朝。旬外知南康軍。陛辭

又以除戎器。飾邊備。爲言。至都道早蝗。後首罷科率之令。發粟寬征。民無流徙。會公向杖屨遊廬阜。所至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語人曰。吾嘗慕元結爲春。復當供萬物吐氣。但老矣。恐不得踐斯言也。入仕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

按元默與山堂先生換之文。尤篤山堂之卒。元默爲作行狀。見臨城翁所作山堂先生墓。

徐涪州子石

撫州府志本傳

徐子石字幼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錄之說。忽有省。發與清公范西堂應。終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第主閩縣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究邊防。若外治

子學譜

卷十一

七

年。赴南省。改秩知涇陽縣。通判光州。薦統制萬文。廉可用。入智射。捐俸以示激勸。逆全寇。能欲窺浮光。子石與郡守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陞辭。極言制治保邦及邊防之要。上肯。改除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年六十五。子石生長貧困。中視貨利。若將浼焉。所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誡之辭。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藏於家。弟元德字靜甫。以文學稱。寶慶二年進士。爲浮梁令。號齋。問學於兄。亦能守約。云葉冰心道書。薦士三十四人。于執政。陸子與楊袁舒沈諸弟子。皆與中有徐元德。疑即靜甫也。

俞撫幹廷椿

撫州府志本傳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隆八年進士。授泉州南安簿。再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終。遷充奉使全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司幹會大治縣。奸民盜儲。因緣生變。帥及憲潛奏。為節制軍馬庭椿廣布耳目。以所獲盜為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庭椿個儻有大志。而廉介自將。自北地還。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論事物之可備採用者。為北轅錄。錢象祖為之序。又考周禮以司空散在五官。先儒汨陳之若。復古篇行於世。

按壽翁師事先生。兼問學於朱子。象山集中止有答饒壽翁書。未知饒字即俞字之訛否。惟朱子有答俞壽翁書。言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為何如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慮軒

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云。云蓋壽翁兼師二先生。而所見有不合者。故以書來問。而朱子答之如此。又云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蓋又欲知其所得於先生者相合否也。與饒壽翁書四首附於此後。

先生與饒壽翁書云。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懲。無違回。

以自取湮沒。

其第二書云。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賄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履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氣寧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覆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又曰。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闡發。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之。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九

無慮軒

第三書云。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銷張瓊瑤。以映照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撒筆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虛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萃索。居網弛棟。捷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懲。毋貽雲臺羞也。

其第四書云。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蓄縮畏懦之態。昏昏然為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免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嚴主簿滋

撫州府志本傳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學象山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舉進士不第郡博士禮爲學正新學舍核學計知無不爲素與周丞相必大善州學之新自作書屬丞相記之事見學記嘗若十論扣問言事晚主柳陽簿訓某縣丞卒有寄松窓葉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藏於家

書問事蹟

先生論嚴泰伯云只是一個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熱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

願是望

卷十一

十

無怒軒

無怒軒

其第三書云宋無海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王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難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于萬爲此道勉旃

其第三書云道理無奇特乃人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習俗膠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又云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又云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人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之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取見

過以觀新功

先生以紹熙二年壬子歲卒久未賜諡嘉定八年乙亥歲嚴滋等列狀請於本州云故別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百千輩今其道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誠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滋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謹號未加識者歎爲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明年下所司議謹十年丁丑歲奉旨賜諡文安蓋始於滋所請云

游知丞元

撫州府志本傳

卷十一

十

無怒軒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舉進士晚思授安化簿就攝邑事以理學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餼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于鑾上南嶽祠往就養卒

嚴松年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師事校山先生又事先生於象山錄先生語爲一卷言一日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然孟子云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如有先後。畢竟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其首。鄭文範居次。傳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斯間然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先生嘗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者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松對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恐其入於禽獸也。是禽獸也。為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為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

學子學譜

卷十

主

無恭

此其所以錯鉢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此兩句却費了。

鄒奉議

撫州府志本傳

鄒藏字雋。父臨川人。博記敏識。初授學於李德章。又得鄧若作名世春秋。學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嘉定四年。省試同經士。多未省鄧謹。龜陰田所由失。試曰。陽虎居鄆。入於讎。以叛。適以之奔齊。經不書諱之也。衆皆服。是年擢丙科。成進士。授德安府司戶。黃陂齊守漢陽書來。

扣所學答曰。人能識得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趙公。委經理三關。形勝構置。有方。初開禧而寅虜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宣司補官。事覺。獄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反。漢陽獄皆富人。心趙公以勁氣正論。薦留幕府。辭曰。制置性剛。某亦性剛。恐不能容。漕使吳公。桑勝。又檄入幕。命二子淵潛師之。南塘趙公。汝談時為庾使。尤莫逆。永來陽武。同有冤獄。辭連州縣官。臺部符憲司。委試勘。勘成。服其辜。人稱神明。暇日以所聞。象山言論賦三十絕句。章為註釋。扶滿歸。無意仕進。家齊袁公甫。作象山書院。來聘。賦掌教。以老病辭。端平更化。南塘趙公露薦。有旨。堂審不赴。堂除岳祠。以奉議郎致仕。所居扁曰南堂。叢書萬卷。文氣至老不衰。生平任真坦率。卒年八十四。有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主

無恭

驚湖之會。俊父從先生行。嘗錄先生語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欲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問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適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

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異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與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加款服。

黃勉齋令臨川。俊甫嘗與論學。比勉齋改令新淦。寄書箴其不足。勉齋復書云。幹士申之。憂偶獲遲近。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悃仰。忽辱台翰。纒纒尤綴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窞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酬其口。尚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奉養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

子學譜

卷十一

四

無怒軒

孟運判渙

撫州府志本傳

孟渙字濟父。其先太子中舍名日新者。居澶淵。後人徙臨川。渙資高。曠幼師臨汀楊方長。師象山先生。又得文法於蒲陽劉夙兄弟。以恩補官。再中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瑞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制二稅。洋征。蠲無名茶租。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條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渙素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尚書家無鬪族。人分其貲。留以

行澶淵曰。此萬氏物。他族奚與。居官未嘗飾厨傳。以公清方正見稱。

饒長者延年

撫州府志本傳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遂為臨川人。魁岸。側儻。進復齊象山之門。象山稱其開豁有力。量以經學著稱。併旁究天文地理醫卜方書。真西山何月湖皆款服之。篤信自守。隱居不仕。輕財好義。值歲歉。殺價翔湧。延年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設價定於此矣。捧斗漿量以米中錢數為準。時斗米百錢。而公所得纔六十五。遂為定價。鄉人德之。郡守傅公欲薦於朝。固辭。紹定三年。值寇亂。一葦趨金陵。甫兩月。得微疾。屏藥靜怡。一夕明燭焚香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一。計

子學譜

卷十一

五

無怒軒

有傳

吳進士元子

吳元子字子嗣。臨川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父炳若。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也。子嗣科名世家。少年高自位置。因居志欲復古禮。以書問禮於先生。往復再三。先生責其所居。近在百里之內。不亟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子嗣遂至象山。築室受業焉。或疑第六書有仙郡云云。恐非撫州。然云近在百里之內。必非外郡。當時建昌分郡未久。士大夫遷徙無定。如李侍郎浩。鄧節推。約禮並以南城人入籍臨川。然則郡固未可憑也。

書問

先生答吳子嗣書云。卷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其第二書云。不以前所覆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禮闕。其未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禮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相人者。乃至親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嘏之樂。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張之通。可以類見。惠祭當論。主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其第三書云。往歲衆致書。見問以卷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問生說異其服。爲至現事。深用駭恒。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其生其謹思之。

其第四書云。文字之及。餘烈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

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者。在未嘗惟志本。終將併其本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習畧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書未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麗維庸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與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吾子非疾。無名疾。無德。令聞廣舉。旋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舉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情于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其第五書云。前書致其問舉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知此病力改。敬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此。近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衆異。則吾道有望矣。其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倘能一來。諸當面盡。

其第六書云。錄示仙都首篇。筆間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云貴戚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貴戚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

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問以小人不能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計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効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實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海厚汾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其第七書云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道與夫相連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

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聲軒

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關微與夫至今未來豈俟后土之乾又蒼陰雨故耶昨日風光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颺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備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其第八書云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

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改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

章從軒節夫

撫州府志

章節夫字仲制一作仲至臨川人少穎悟從象山先生默然絕尺象山語之曰硬監脊梁要做到了節夫佩服師訓博通諸經深達自得常取象山晦翁辭異旨同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所守益固從學者眾卒年七十九自號從軒著書數萬言子子先登嘉定九年進士第仕止吉水令先生居象山講學仲制在山中嘗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同若法令者之為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聲軒

無聲軒

能供千斛水

按壬癸二語陳建妄謂出於佛書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竊意壬癸水神益謂精神如水有本則不竭耳張文學

撫州府志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受學象山之門所見者確所據者實有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領袖都學誘掖後進士論翁然歸重與章從軒蔡介軒講論終日不倦多所發明卒年七十七所著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

董心齋德修

撫州府志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三赴漕試不第隱居力學曰吾族自顯庸矣何必仕嘗游象山之門終日靜坐潛心理應從之遊者多德成名立咸尊之曰心齋先生

李監院肅父浩子復

蘇州府志本傳

李肅字仲欽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父浩字德遠登紹興十三年乙科授饒州司戶進光祿寺丞輪對陳無逸之戒又言猶衛大將楊存中恩寵太盛秦檜死高宗親政朝士猶務絀然浩與王十朋馮方查審朝憲相繼直言太學之士作五賢詩以美之自是不能安其身請祠歸卒宗即位召為太常丞張浚督師江淮為宰相所沮浩援仁宗用范韓章得象故事乞輪朝廷協濟除吏部郎兼恭王府直講浙東水災督賑不言

陸子學譜

卷十一

子

無怒軒

浩語及近客宰執臺諫百執事無所避巧外知台州為亂露刃堂下浩指揮部分一語而定除直秘閣未幾復召為郎初台州有豪民鄭憲藉權人為奸利繫獄而死籍其家至是權貴人教之訟寬劉洪奏李浩疾惡太過為豪民所誣章留中上親批其後曰所斷允當還司農少卿嘗勸大理寺所議廢雜事為欺回後大理寺獄上曰棘寺宜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除大理卿為接伴使朝廷議遣泛使浩言其不可力求去以直實誤聞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時有論擇帥者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朝廷令市象於交趾浩力爭而罷召還入對論士大夫風俗其八曰陛下責實效而設得以自售上問其人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權權吏部侍郎政府不悅吸言者論之旋予祠明年除秘閣

陸子學譜

卷十一

子

無怒軒

有送還錢却不受當路因舉廉吏肅笑曰此足為廉耶恩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士多嚮慕肅舍無所容則開武侯祠以居之其所講明恪守陸子之教以辨義利為先卒年六十二肅子復字信仲嘉定元年隨其父學於先生其家在府城而追隨諸益尤為親切先生嘗與信仲書云兩遺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廣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欲然前者家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頗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得具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嗜音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有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崇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按德遠侍郎為先生前輩與先生諸兄交好而尤敬服先生故命子若孫俱來從學此書中所云大大似指侍郎言然稱為吾友侍下又教以此心此理云云自是指其父仲欽非謂侍郎信仲父子從學由於侍郎故併錄侍郎傳也宋史李浩傳尤詳以不及敘文陸氏事故用府志傳參以陸子書為又按葉水心作鄭景元墓誌云女嫁蔡幼學李復鄭公宿學為陳止齋師而信仲為之婿蔡文懿名臣而信仲為其僚婿則信仲所造非尋常者矣

撫州府志本傳

趙端願字正翼祖籍直下家臨川幼孤貧處之裕如聞陸伯微得象山家學因相與講貫參以伊洛諸書及求諸

行願其言無虛矯無屋異嘉定七年登進士授安福縣

率簿以廉謹稱嘗入江西帥幕議不合浩然肥遯端平初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優游扁所居曰常卷與鄒南堂游新堂章復軒往來切劘曰公性行不同而趨向則一益南堂之學博新堂之行純從軒之辭辨常卷之論粹皆一鄉之望也



陸子學譜卷之十二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弟師茂

趙師雍宋史未立傳黃氏宗義宋儒學案云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師茂字詠道問學於朱陸二先生師雍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是暗指朱氏則其歸心於陸也明矣按二趙事陸子最久信陸子之道亦最為篤問往復不一而足陸子期以遠到嘗贈序以勉其兄弟云書莫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然道兄弟恪守此訓以文雖為病故有著書心蔽之說陸子既沒然道與朱子書謂恨不及見兩先生論辨有所底止朱子復書詆斥乃有千金蔽帚之喻亦已過矣趙氏與包氏諸葛氏兄弟及項平甫等並兼事兩先生特其意皆偏信陸子耳非專事朱子後乃別事陸子也且其書止云不及見兩先生議論有所底止語亦平常非如胡絃之攻道學傳伯儔之附侂冑也而莆田宋端儀作考亭淵源錄乃直以然道與胡傳並列叛徒豈不謬哉分門別戶黨同而伐異此偽學之禍所由以烈也然同時講學張呂陸三君子不聞有攻之者何獨仇於朱



于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矣

書問

先生與然道云。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從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逞非。往而不返。雖後難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一

集學軒

其第二書云。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當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壘壘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昨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其第四書云。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條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

明日者。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樂。則是自淫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先生與咏道書云。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友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一

集學軒

其第三書云。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恒為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今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大。殊無滯滯。溪用慰。胡為述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其正盡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胡繆。隔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滯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淡省痛難。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

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其第四書云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哉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四

無怒軒

按朱子答然道書謂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云云是已嘗居官特所授何職莫可考耳又陸子與詠道第三書云知有叔氏之戚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滯滯是亦嘗從學於先生者也惜亡其名與字考朱子孫壻趙師夏字致道考亭淵源錄稱為詠道弟豈即其人耶抑又別一弟耶

胡季隨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號盤谷五峰先生宏之季子也初張南軒先生從學於五峰季隨復從南軒受學南軒以女妻之南軒弟子多在湖南然以吳德夫獵及季隨為最著朱子訪南軒於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五

無怒軒

潭州季隨嘗問學焉最後謁先生淡服其教陸子與季隨第一書謂丙午之夏吾山屏舍相從越月是也朱子親其背已與之書云得元善書聞與子靜相見甚歡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云云語雖若自引咎實指先生之教而先生之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者必先於知所知先後故與季隨第一書以致知明善為先未嘗欲速而好徑也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言胡季隨從晦翁學自言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平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季隨讀書齒牙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告之曰然讀之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觀此段則知朱子之所以教學者多困以章句宜季隨見先生而甚欬也先生與季隨第一書見講明條今錄先生與季隨第二書云王文公祠堂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安肆指議此無足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于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未久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能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遠人絕甚于貢非能知顏子者

然亦自知其非僞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念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事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願在曾子私見之個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失之以達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六 無惑軒

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起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起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千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遠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貢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按李隨先生之教淡信而篤好之朱子雖有善歎之疑而李隨信之彌篤先生亦嘉之遂為婚姻以次女妻李隨子焉肝江宋黃應龍壁林集有陸氏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陸氏名某撫之金谿青田人象山先生文安公之次女生六歲公授以開範孝經丁文安公憂父母吳氏及長兄薦堂先生伯微之教通論語孟子大義擇配以適南岳胡文定公之曾孫明公之孫盤谷先生季隨之子受時稱名聞詩禮者莫加焉盤谷去世孺人事皇姑黃夫人肅恭怡順極至蓋三十年無恙髮意訓子若孫弗墜家學既而夫若子相繼捐館孺人皓首孀居處性飾身齊家鄉下種種有矩度生於淳熙丁未二月七日卒於寶祐乙卯二月四日以是年冬葬於衡陽樟木原胡氏祖塋塋所通孫二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七 無惑軒

集教女孫一人適衡陽王偉其孫以子嘗從文安門人學來請銘某又嘗陪湖南憲使宋自牧至衡山時樞使陳桷齊帥潭來祭岳山長陳子春挾貴氣借胡氏家藏朱呂張陳諸儒先往復書尺及五峰諸公手澤癡且久孺人曰家有小田宅可留此先公所寶將以遺後人不可失命介聞於帥柳齊肅然立索之歸其孫以岳教名聞於朝罷斥之聞者義公此舉而避孺人年高而志屹立知所重輕也為之銘曰懿範則文安之女夫子則明公之孫儼義名德之門千秋萬歲阜可堪此石不朽嗚呼是為有宋江西陸文安先生季女之墓谷可陵此石有銘

郭醇仁震

郭震成都人自蜀中來學於先生先生嘗教以學先知本因

以本名齊求先生記之先生為之文云唐虞之朝禹治水舉
陶明刑搜降播種其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
樂龍納言各貢其職各教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為
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所以信之者皆在其時肯之所
學後世之為士者自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
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
是又未可以沒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
以本名齊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
驗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人

無怒軒

石應之崇昭 兄斗文

宋儒學案云石崇昭字應之浙江新昌人與兄斗文字天民
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為象山所喜復惑於異說而
祭東萊之文以為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
駭其迷繆尋應之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
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應之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
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應之以進
士第初授無為軍學教授後積官至侍從象山與高宗商書
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黨者判若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
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先生與孫季和書云山徑之誤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問不
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駁駁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

至今茅塞每為悼歎季和向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
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
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又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
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然先生集中並無與應之
書則知先生之文佚者多矣

朱子答周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
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
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之為幸也

石天民應之兄也名斗文與應之同師事先生官階事蹟無
可考先生與徐子宜書云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
近嘗告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欺志
向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九

無怒軒

高教授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軋道八年壬辰歲先生成進士由富
陽歸家楊敬仲首師事先生由是宗商與石應之孫季和等
並來學相相尊信應朝嘗任邑川教授朱子與唐元善書云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
其人也其官階所至無可考
先生答高應朝書云比得書知為學日進甚喜為學不當無
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以大然
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
以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
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謂無傷
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

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略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其第二書云前月併收雨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劇山房比年况味想盡得之於讀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後山之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淫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復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

卷十二

卷十二

十

無恙軒

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述學之甚問應朝二書晝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高郡守商老

高商老浙江括蒼人師事陸子最篤登進士第授承議郎以紹熙五年任常州宜興縣知縣修學宮建社倉時陸子已沒並請朱子為之記開禧三年知撫州軍事秋九月刻先生文集於郡庠自為之跋云洙泗之教憤排啟發鄉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為要切

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直啟洙泗鄉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為州鄉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為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哉

朱子為商老作常州宜興縣社倉記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餘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公升輟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縣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

應子學譜

卷十二

十

無恙軒

其縣善舉開資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浮殍滿道顧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藉無餘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蔽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燕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為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國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饒餉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庚午。既望。具位 燕記。

朱子又為商老作常州宜興學記云。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修學記。卷十二 主 燕記。

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鄧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齎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經理興築之緒。為可書。而之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

為史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村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固已樂為之書矣。而況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闢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為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蹟。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頗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授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燕記。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主 燕記。

唐宗丞阜民

車讀書問

唐阜民字子南。浙江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阜民以淳熙十年侍學於陸子。最為篤信。嘗錄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應安排否。一日。先舉公都子問釣。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問。日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

遂見先生。先生且逆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辟干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通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智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又記云：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來。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告。竊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進。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由來。自此幸勿輟錄。他日亦可自驗。又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驟驟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陸子學譜 卷十二 五

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宗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爲疑。何哉。願速更之。毋滋其惑。

先生與詹子南第二書云：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及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束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馳。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樂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繼由於學。乃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其第三書云：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

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辨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事蹟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潭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既而由賴倅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官。輒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初事朱子。兼問學於陸子。一日來問學。之道何先。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五

無怒軒

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磨知已之不美而改之。于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要。我性善性惡。伊洛釋老等語。不副其求。故曰：是而愈。蓋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見包揚顯道所錄先生語錄。按子合與文達公爲同年進士。又屢仕於江西。故問學於陸子云。

許毅授中應

事蹟

許中應。里居官階莫可考。陸子知荆門軍時。中應爲鄂州教授。師事陸子。信道甚篤。陸子之卒。喪過鄂州。中應爲文以祭。推本心之原。排支離之失。其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聞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魯參之皜皜。而故淫邪遁不能。

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因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聞氣而自得師獨平大天淵之無際洞平微芒之無遺混混平由源而達委鼎鼎平自餘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為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郤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千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其生平學術議論恪守師說薛象先蔡季通等皆推許之而不知者疑其脫略載籍其實陸子之所以教與中應之所以學皆非專求於心而不讀書也陸子嘗謂東書不觀游談無根所以教人讀書之法甚備而中應在鄂州亦建閣藏書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名以稽古則其師弟子之讀書可知已建閣時陸子已卒遂因季通求朱子記之朱子或於人言猶以脫略載籍疑中應答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聩未必能及許致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或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搖閣壞了云云其後為記亦用此意誠為已之學謂無事外求為非其實中應現在作藏書之閣名以稽古乃反以為不讀書則當面屈枉人矣且閣記所謂挾冊讀書誇多闢靡以為利祿之計者雖朱子亦不取也此時陸子初卒無極爭辨之憤未平故語意猶多抵牾明年紹熙四年為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則全合於陸子之教謂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

豈有待於外求哉又曰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辭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愈無以逮乎古人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既為此記又與林德久書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為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即此記也朱子自五十二歲聞陸子鹿洞講義即追悔從前所學溺於章句之非詳見於劉子澄書深懲痛省不一而足至五十六歲因無極之辯又復忿爭見之筆墨痛詆陸子至為福州經史閣記則陸子已沒氣平心定然後知本原上甚欠工夫而記誦訓詁之不足以為學也自此以後見之筆墨可考者一以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尊德性求放心為主終身無復異詞所謂朱子晚年合於陸子豈非灼然而不容誣也哉明有陳建者一無知識妄為學節通辨之書載朱子與季倫論許中應書及稽古閣記以證朱陸晚年未嘗相同不知其後之水乳交融也故因敘述中應求記事而辨之如此俾後之學者得以考焉

按蔡水心作趙壽鄉善悉墓誌云善悉除江西運判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偽學畏不敢舉者也由是觀之則許李二子皆著偽學之籍矣

楊漕使方

事蹟

楊方字子直福建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取道崇安請教朱子數月而歸趙忠定

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薦於朝授宗正寺簿請外
通判吉州知建昌軍謁陸子問學一日李敏求呈所記語錄
子直與朱季綽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
信聖人之言先生曰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
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棟擇乎子直無語先生曰若使其都
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棟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
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葵太甲
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入讀得別些
子耳子直聞言信服又頗聞陸子駁持敬之說因以書往問
朱子答云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成儼恪
數語而加功焉又疑學者病在言語多而無心得朱子又答
書云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工夫草草所以
難子學語

卷十二

無益軒

大

無益軒

若存若亡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開中却覺有進步處大
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耳蓋子直既聞陸子之教有
得於心故疑朱子之教而朱子晚年所見與陸子同故亦直
以求放心為要訣而應之如響也子直後召為樞密院給事
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嗣位除秘書郎出知吉州
偽學禁與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開門讀書學禁弛起家知撫
州至官五閏月乞祠以歸尋定初召為侍右郎進考功郎剛
正不合時宜去官越二年除廣西漕使發摘奸貪官吏畏服
循歷所部深入梓鄉卒於象州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
寒泉語錄八稱為濬軒先生

陳晉卿

陳紹字晉卿福建福唐人官階事蹟無可考惟先生集中有

贈陳晉卿序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
然善推所為克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
子靜為福唐陳紹晉卿書云云詳味序語則亦及門受業者
也

孫登判應時

事跡書問

孫應時字季和號燭湖浙江會稽郡餘姚縣人乾道八年陸
子初成進士由行都歸江西道經浙江郡縣舟車所至賢士
景從季和其一也淳熙八年朱子提舉浙東鹽茶季和方為
制司幹官與議荒政多所裨益朱子列薦浙江賢有司則季
和與楊敬仲皆與焉慶元三年為常熟令大興教化五年立

陸子學語

卷十二

大

無益軒

吳公言偃祠時陸子已沒乃請朱子為之記稱孫君能舉千
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予在
故臺喜其事而樂為之書云仕至邵武軍通判

宋儒學案云季和舉進士初授黃巖尉滿任士民欲置田宅
留之居不受邱留帥劉辟之入幕季和言吳曦必反宜預備
改知常熟縣以前令積逋賦秩年判邵武軍而卒季和問學
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季和師事陸子最為篤信初侍學浙中又辭親赴江西從學
先生嘗答季和書云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適江而西既喜聞
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
方示有四方之志此見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大
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為失養賴子之家

一草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其子亦從其師。周遊天下。履
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解。此豈僅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
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
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
信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
里之遠。無異於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
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蠹賊。以自飽
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
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
證思而勉行之。是問為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著數
陸子學譜 卷十二 手 無怒軒

則自相手足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矣。
按季和有燭湖先生集十卷。見明內閣書目。永樂大典多
採用之。中有祭象山陸先生文。云。嗚呼先生之姿英亮。卓
越先生之志奮迅。堅決先生之學簡易。昭晰先生之論數
暢條達。先生用心真實。惻怛先生教人感動。激切先生德
行平生高潔。先生文章嚴健。超絕嗚呼。斯所謂名世之才。
振古之傑。信乎天實付之以斯道之重。宜若開之以格君
之烈名。鼎成於天下。進益乎於朝。列一造膝以極論。明皇
心。其有發露將行。兮或尼。罔不見兮。采芻優游兮。山林詠
歌兮。風月獨私淑兮。其徒脫塵埃兮。玉雪出諸餘兮。一邦
楚之人兮。大悅忽甚。哭以過喪。竟何為乎造物。嗚呼哀哉。
昔道統之承。承百聖。儼其合節。昉洙泗之無師。已參差而

異說矧千載之塵緒。新左提而右挈。膏粱車而並駕。美質
難兮。一轍。迺先生之仁勇。每力爭於毫髮。紛紛其美。性
淺或疑於相軋。加數年其可冀。會皇極以昭揚。恰此事之
今已渺方來。而孰察憶。趨隅於送旅。心專專兮。蘊結踵中
旦而不寐。實真家之一露。曰。淡恨其自茲。戒斧斤之斬伐。
邈東西以有年。耿微衷兮。如渴日行役。以過楚。期欲往而
道輟。曾報書之幾何。痛終天之永訣。寫此哀其已晚。望眼
眩而心折。尚不辱於師門。儻敢識兮。一歎。
按季和之後。最昌明忠烈公疑。其後也。死哀濠之難。為一
代名臣。自燧以下。諸子塾塾。孫鑣鑣。曾孫如游。並至公卿。
所謂四世五尚書者。蓋季和之積厚矣。
胡達材拱 弟 輯

陸子學譜 卷十二 手 無怒軒
胡拱字達材。浙江餘姚人。尚書沂之子。有文名。由門廩監回
易庫。早卒。初乾道八年。陸子道過浙江。達材來從學。復齊先
生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
誠之。胡拱達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
悉數。皆彞彞嚮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宋儒學案。稱象山先
生言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馳騁於外。未知自
反。嘗答達材書云。咏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
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
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識。酬酢之繁。即
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
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
害。苟除其善。自若不善。而達材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薛色臭

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安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僕寫但卷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胡博字崇禮。拱弟。同兄學於陸子。而尊信尤篤。浙江士子為陸學者多宗之。崇水心作胡崇禮墓誌銘云。崇禮。胡氏名博。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務。西京中祿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墓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衍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厚終始。信實。敬發。顯。而守以毅。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稱。戲。節。詐。未嘗留色。眾所競。儆。巧。點。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折乾道名臣。

陸子學譜

卷十二

至

無卷軒

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為法。夢想及無一念不以家門為重。先世故書。縑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龍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歲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荏吾兄。餘姚之胡。崗連壘。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過。親疎相卹。枝腹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壽。壽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蓋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歲詣縣板帳。一日。餘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憐其直。遂為謝曰。當議而行。不敢違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後水。湖常州死無虛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懇於

朝廷。會所知為丞相。急轉米長。與安吉山谷中。緣門糜飲之。

民賴以少。崇禮而崇禮良苦。被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以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而併笠。夜績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餚。羹。歷歲。閭閻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浮樞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為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虛為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為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授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

陸子學譜

卷十二

至

無卷軒

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嚮遲速。何足計哉。銘曰。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獲。淡種後收。靜而自至。福焉待求。露榘亭亭。雲塚翼翼。崇禮之銘。于以尚德云。

事蹟書

潘友文。字文叔。浙江金華人。左司潘時德。鄭之從子也。從學於陸子。在淳熙末年。嘉定間。歷任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則陸子已不及見矣。文叔兼事朱子。嘗以書問學。有不敢

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進陸子教也。

先生答潘文叔書云。得者知爲學有進。其慰但所謂急。進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是增擾耳。何適而非此。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其第二書云。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處書所謂微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三

無怒軒

謹乎其所不親。思懼乎其所不聞。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微戒。抑畏。成謹。思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周零。腐威。弗協於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於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不凡。其所贊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觀於海者。雖爲水。將於聖人之門者。雖爲言。文叔第未得遊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併。以遂傾倒。



陸子學譜卷之十三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已 子義山

西江志本傳

李修已字思永。豐城人。父希說。以學教授鄉里。修已登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時陸文達公九齡分教。是州。盡告以躬所操履。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與爲師友。既又事朱文公。益講伊洛之學。議論森嚴。臨事敏決。兩令宰鄉。衡陽皆劇邑。有政聲。當路交薦。將召以寄。畏故相趙汝愚入黨。禁通判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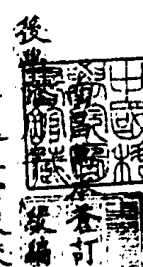
陸子學譜

卷十三

無怒軒

都府。繼知成州。竟不得召用。韓侂胄當國。聞其才名。諷使華附。修已笑而不答。有文集十卷。子義山。字伯高。早傳父學。中嘉定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以心法論政事。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繇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禁俗尚鬼。有妖現。譴法祖。假禍福惑人。義山曰。此張角。孫思漸也。斬法祖。煥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用省府志。

按思永始師陸文達公。既又事朱文公。其從事陸子。則無可攷。然其入門之功。則固本於陸氏之傳者也。虞文靖公作鶴山書院記。稱其曾祖利州府君。與華父先生講學。同時會講者僅十有三人。而思永與焉。則其淵源之所及。亦



高人傑字正淳與國軍大治縣人文達公子壽為與國軍教
授時即來受學旋師事先生躬行實踐所造甚優朱子守南
康時正淳借曹立之同往問學焉極為朱子所許可與人書
屢稱之立之未久遽沒而正淳往復頗多朱子與吳茂實書
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
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
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
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
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
病云云夫見得是安得不主張既覺其善又難於自屈勝心
之為害如此據朱子作立之墓表謂守南康始來謁則知正
淳亦以是時往謁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三

申

朱子學譜

曹立之建弟提之足

曹立之名建餘干人與弟廷俱學於先生立之卒朱子為之
墓表云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驚湖而江西陸子
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
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為人且
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
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
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之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
果及子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
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
為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
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

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
惓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息之嗚呼吾道之衰久
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成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
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歿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
與子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
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功
頴悟日誦數千言少長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
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為
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學焉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
古行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
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五

朱子學譜

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書
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其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
夫畢竟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
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
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
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
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
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
於一悟而遂至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
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
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為矣猶書其牘曰未死之前
不可自棄遠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

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營潔無復纖屑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救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子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齊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

陸子學譜

卷十三

六

無怒軒

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于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數爲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按朱陸異同之發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兩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先生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爲然而先生答書以爲亦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識陸學而棄百事以趨之則先生之教並不如是先生自

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其先期一悟等語朱子晚年蓋屢言之如改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建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而此時猶未知之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平和故與諸葛誠之書謂衆何由起而溪怪門人之說辯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然猶意立之爲人過於稍急聞人言議先生爲禪學不能細心辨別遂舍師而他求妻教之不從即道之去皆於道有所未安先生之學聞風興起讀其遺書者猶知其非禪立之親炙而不能知可謂智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刑于寡妻然後至兄弟而師家邦妻未有不可化者孔氏三世出妻及曾子出妻皆漢儒雜記多誣而不實未可爲據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七

無怒軒

吾於立之沒不取也若先生不怪其背師而歎惜其死以書相弔則誠道大德弘非後學所能及已

遺事書問

先生語錄云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嘗自讀書亦見得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疑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乘一而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入道有書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然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又云曹立之嘗致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教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亦聞朱子之論而致疑先生之學之後其初固不如此也先生答曹立之書云某驚劣之資福惠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膏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所論趙學古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

陸一學語

卷一三

八

無怒軒

未達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索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或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浚具然用此解易則不可益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上問護及之不必帶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帶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帶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

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其第二書云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詳辯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爲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辯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當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

陸子學語

卷十三

九

無怒軒

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辯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通辭以適其意而不辯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思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其之

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遑如此。但失此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可復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解息。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國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與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特當其敵時。雖其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做人。豈可望

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終於伯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琵琶之竹。協以鳳鳴。枝以柰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伯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躍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說不修。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材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僞。雖曰僞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僞言必信。行必果。輕信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說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難說。謹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先生與曹挺之書云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詘辱至有一貫多學之辨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洞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流過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列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滿養窮乏之方若有事後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方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錄未曾如此若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作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利進士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建昌南城縣人師事先生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慶元元年與同縣人鄧文範約禮彙國初以來建昌軍進士刻石題名實諸郡學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元吉乃與文範共為書屬朱子為之記書言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暇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夸乃欲以為鑒邪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祭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朱子作記言三復其書為之喟然又言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所受學指先生也元吉官

階學業所至別無可攷惟見於魏鶴山所作陸持之墓誌謂肝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從將師事之則其所造亦高矣

倪濟甫巨川

倪巨川字濟甫里居官階莫考然從學於象山精舍自是同鄉近地人濟甫與饒壽翁交好壽翁則先生輩從親黨也先生嘗與濟甫書云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字澄微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與復不淡是夕月午啟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山翁先生自謂時在象山精舍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曾宅之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一字擇之廬陵人初從劉子澄遊既乃師事先生紹熙三年先生卒又五年為慶元三年始往見朱子時朱子年六十八矣朱子曰甚荷遠來然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朱子問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却無下手處朱子言向來見廬陵諸公問目大抵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像一場說話喜以前與朋友往來亦只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又為人取笑今後須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言頃年亦嘗見陸象山

先生朱子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味歸齋寧，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言：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朱子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云：按此見朱子語類記錄之言，又經數轉，自多失其本旨。先生嘗以存名其齋，極取存誠之說，何嘗謂不必存誠？惟謂持敬持字爲未安耳。目能視之說，亦說外其論，見傳于雲所錄言。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並非如祖道所說也。蓋耳自聰，目自明，就本體言，所謂形色天性，萬物皆備於我，也。自立，就用功言，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先生之言，悉本孟子所謂在我全無杜撰者也。及門之士，多能恪守而不遷於異說，惟曹立之與魯宅之輩中無所得，故見異而遷耳。然楊慈湖傳子淵，包顯道等以議論過高，而累其師說立之宅之等，又以識見過卑而失其師說，宜朱子聞而疑之，以爲近禪而不知其師說固不如是也。先生與宅之第一書，已有述某之言多失其實之語，則其告朱子也，無怪其所述之失旨矣。今錄二書於後。

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業蒙訪逮，切礙未充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開猶子樵之之計，以歸內外樵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

陸子學譜

卷十三

古

無怒軒

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歷勞之旁，即朋友往往往，轉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淫不解，遂以成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痊，始得偷視，氣力倦憊，久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搜摭，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語，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已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攷，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辯，則有案底，不至大說外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緣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繫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以與我者，及爲容主，客倒置，遠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迷惑，自爲支離之說，以自榮，終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成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滿道，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淡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先生答曾宅之第二書云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幸難雜檢其時復書亦無草稿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舊朋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足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雖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母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得實蓋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知得言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日力耗其精神而無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李伯敬敬求

李伯敬字敬求一字好古師事先生最久自錄先生語爲一卷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設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絲

陶靖節箇中三數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漢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防閑。伯敏云。為其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靈應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是卻免矣。詩云。當鍛鍊時。分動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陸子學譜

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與端緒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牽繯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魯傳道。他未有開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謂學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非矣。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其不壯。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其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致鐘於富。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勝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說得。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勝口說。為人。不為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

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歟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為斧斤所害夜間方得休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為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為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

陸子學譜 卷十三 無怒軒

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到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是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關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害所以淪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伯敏又嘗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有答李好古書云向來見陸剛定所開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好古得達終身守先生之教不復名他師云伯敏官階里居並未詳

陸子學譜 卷十三 無怒軒

毛剛伯必強

毛必強字剛伯結屋象山從先生問學溪得先生教人之意又能推究先生與朱子所以放異同之爭者皆由兩家門人傳說之謬而非實有所異也先生年譜記剛伯之說至為詳明允當其言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為主筆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成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

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入失其不有遺起晦翁之疑良可慨歎
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
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毫子又曰吾之與人言多
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聞伯里居官階亦無可
考然親其所論造詣甚深亦高第弟子也

朱忠甫元瑜

朱元瑜字忠甫臨川人初名伯虎淳熙十四年丁未春先生
至郡城訪湯於使思謙忠甫始從學

先生有朱氏子更名字說云淳熙丁未暮春之初子抵城闕
後生學于來從于游者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故入
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朱忠甫

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
日亦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
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負芒屨賜更之余於是
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取不掩瑜瑜不掩取忠也夫王之
取終取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取者瑜不學則瑜者取天之
所以于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取今于
既覺之則取者瑜也故曰元瑜能覺而更起謂不掩不掩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悟豈能盡免於取哉總之是而
不替其忠則信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
告之以其說余留階月而後東還吾輩朱子又篋書旅於吾
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觀其說始書以遺之

張子悅衍

張衍字季悅官階里居未詳或曰南城人事先生最久情實
剛毅排斥異端疾惡如仇先生嘗勸其開導異已者不必嫉
之而季悅防衛不少假蓋門牆之禦侮也先生既沒首收集
遺文刻之在三之誼甚篤今附先生答書二首於後

先生答季悅第一書云咸僕凌雲致書發誠快讀辭旨煥然
演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而意未怠而
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喻四日矣白雲縹緲日相
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王田中綠影
落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
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威僕來取威親賢德如此此所
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論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
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遠謬陋覽之深有假寇兵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朱忠甫

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藝言天下
無小入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
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思絕矣城郭社鼠託
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感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
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
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
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
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
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
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俾
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魃魃魃魃莫能達之古人所貴
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

科中進士者也。元善工爲文，試不售，以文謁於先生。言將遊學以成名，先生爲序以訓之。元善大悟，止不進，終身受業焉。與鄧文苑同一轍者也。先生嘗作送毛元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舉目，隨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沒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資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坡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贊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貨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廩，則不至飢寒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鮮明，非所謂

學士學士
卷十三
美
無
之不足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趣向大，與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嬰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從從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貴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軀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符敘功敘
符敘字舜功，建昌人。師事先生甚久，始見時頗好爲高論，先

生答書歲之云：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儕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爲然，及會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於之過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其第二書云：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願爲不苟。蓋亦無大小道，無深淺，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難不行耳。子淵大獎，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見喻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

學士學士
卷十三
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心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遠甚，遺此不他及。

符復仲初
符初字復仲，似是舜功羣從兄弟。同先生，故集中答二符簡相連，又俱往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答書亦相連也。先生答復仲書云：業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規，是不肯徇情縱

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
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
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復仲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答云見陸火回書其言明當且
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黃達材傳 弟康年傳 弟文傳

黃椿字達材建昌南豐人父文康博學高隱長先生二歲而
問學於先生若事嚴父師書問往復終身不倦幼達材與弟
椿字康年俱字彥文者並師事先生其父之卒三子者乞先
生文誌其墓今先生集中有所為黃公墓誌銘云南豐黃世
成少事瑤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
理結履石仙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頗脫

趙子學譜

卷十三

天

無

以出暇日慧石像與世成制論時事美其才勉之使出堅
不可奪世永遂奇之名其號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
郎澤及世成世成推與弟澤再及之又推以與次弟有學弟
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沒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
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為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
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
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揀荒湖廣之彈盜
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
切漢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
成而得其為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剴煩若易處大若
細其施不匿其守不逾為文操筆立成藻思瞻蔚統紀不紊

陸子學譜

卷十三

天

無

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偏言論必沉涵細繹頗復論著
訂其真偽然不自以為是也此十數年摩余以書無暇時若
所嚴事學道者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來
矣乃自視猥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甚亡也其子來
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耶世成
父民曾祖建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功郎處州
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
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椿先四
年卒次曰枬曰槐曰椿曰椿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家
幼在室孫男二人燕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巳
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
一月巳酉葬於石堡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
爵之尊於其仁無其貴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
咎執曰余咎嗚呼壺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
陸某誌
壺隱服膺先生之教心悟力行嘗得李延平授朱子講說喜
其所見相合抄而藏之後達材以示朱子今朱子集中有跋
黃壺隱所藏師說肝江黃樸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
抄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猷
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簡牘不能奉舉服
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微之
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惶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
於此熹雖不及識而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
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

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先生嘗與黃康年書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顧是謂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擊使失於警戒舊習染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勉之
先生答黃彥文書云龍示威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漢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于覽冀州今自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屬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按先生

嘉許彥文如此又厚相期望則彥文材質亦非凡近者矣

卷十二

子

無怒軒

謂者德益壯云云恐引是一老成人非黃彥也

吳雲錦紹古

吳紹古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人雲錦山名其所居宅在山下因以為號紹古早學於先生嘗從先生遊遊浙江既歸作書室先生名其堂曰經德又為作經德堂記其言曰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转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後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聖俞猷要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巢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為文武師皆是德也聞龍達

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餓於叔孫貍貍於微生畝楚狂接與晨門耦耕負資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克虜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大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齊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替股之命縶縶而焚得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荊蠻太子申生使人解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為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豈驗之者在於塗巷泥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絕豪傑不與皇極

嘉許彥文如此又厚相期望則彥文材質亦非凡近者矣

卷十三

子

無怒軒

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實義主利陵夷不持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縣命於蛾標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橫存珠亡轉為藻績邪釋解正漫真渝又轉而給冠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牙義介節引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浪絕者足為且吾以贊觀瞻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誅亡亦已久矣戰策之興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魯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後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

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榮莊之徒。恣睢其間。舉其短。以新其用。孔謂緒詩。禮其勢然也。戰國處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銅項籍。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象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漢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惡矣。雲錦吳生。紹古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為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政。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辯而謀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陸子學譜

卷十三

聖

無怒軒

而又清抗。刻厲於學。且而諸子亦皆淳篤。趨向不污。信爾前人之教。行於家。行者厥惟漢。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戶。教其子孫。俾克光紹。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篋篋。窮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背而胥焉。或落而鬼隸。奔走焉。殆其甚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倖而遂斷。自於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兢兢業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然。子之談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數人。其不天乎。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今於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

陸子學譜

卷十三

聖

無怒軒

陸子學譜卷之十四



陸川龍 校

弟子九

邵中孚

邵中孚里居官階俱無考。師事先生甚篤。嘗以書自述所學。先生答書勉之云。承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畧獲。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無怒軒

總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則枝葉常日益暢茂。如木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則波流常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何時相見。諸當面。畫未開。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按先生答中孚此書。尚有後一半。已見第三卷。

張行已

張行已官階里居亦無考。或云。即象山之山主也。師事先生。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之堂曰明德。見先生五十年歲年譜。

劉敬夫劉定夫

劉敬夫名思忠。建昌南豐人。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瑞州通判。

與弟定夫並師事先生。亦俱往問學於朱子。先生五十歲年。

譜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精細考索。復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杳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盡信。或是緯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

可一往見之。於是敬夫往問於季魯云。定夫亦嘗與朱子論學。不甚相合。先生答朱子書云。劉定夫氣稟強。強。強。強。朋儕鮮比。比。比。比。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惟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先生答胡無相書云。定夫約早晚登山。蓋定夫師事先生。亦結屋於象山也。性好為詩。積成卷軸。先生甚許可之。嘗題。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無怒軒

其詩軸云。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廣山。一日先生感歎時俗汨沒。未有能自達者。因歌定夫所為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為者。惟有雲臺山巋然。

先生嘗有語云。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來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

先生又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顯道謂晦翁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張少石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潤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潤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潤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潤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潤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伯強

張伯強里居官階無可考。或云亦象山主行已之羣從也。淳熙十四年結屋於象山之上。從先生問學。象山精舍正廳事曰養正堂。左為居仁齋。右為由義齋。伯強讀書其中。又自為退休之室在林壑幽處。與行已同居。先生題其額曰儲雲。

周伯熊

周伯熊南城人。字伯熊。以字行。中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七月至家。問道者日盛。周伯熊來。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三

無怒軒

周季先

周季先里居官階無考。止見先生五十歲年譜。蓋結屋於象山之。上而從學者也。先生題其所居曰志道云。

桂德輝昭然

桂昭然字德輝。信州貴溪人。師事先生。嚴奉。乾道八年先生既成進士。歸家。需次。德輝即來從學。先生機也。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感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云。按德輝後登慶元五年進士。其歷官所至未詳。桂店即今之鷹潭。距貴溪縣四十里。桂氏之族至今猶稱盛。衣冠文學相望不絕。

周元忠良

周良字元忠。建昌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早從先生問學。所

至必侍行。嘗在臨安與楊敬仲簡。胥必先訓。同侍先生遊西湖。元忠與必先奕棋。敬仲為長句二章以紀其事。詩。今見蔭湖遺書。又與羅春伯點厚善。嘗應其招。暫辭函丈。以書來問學。言疑者滿腹。皆未得吐。先生答書云。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啖。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又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而後解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寔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四

無怒軒

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也。尊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元忠得書。旋歸就學。淳熙十四年先生既得貴溪之應。天山精舍。改山名象山。授徒其間。四方聞風而至。嘗不下數百人。元忠亦結廬其上。先生嘗以事歸金谿。未至。元忠作書請先生登山。併請示期。先生答之云。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緒經其間。以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籀日。如景晴雲綸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義和會少出幽陰。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云。

黃日新

黃日新里居官階未詳或云金谿人先生與書云與同舉送則先生鄉舉同年也先生無意應舉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以李侍郎浩勸駕始以周禮應試舉第四人十月丁母憂未赴禮部試又十年至乾道七年辛卯歲復以易經與鄉舉明年成進士日新與先生同舉未知是壬午抑係辛卯也先生與書規勸甚至必可與進道者今附先生與日新書於後云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自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舍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雖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

陸子年譜

卷十四

五

無怒軒

所貴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輩猶矣蓋惜主人犬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犬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則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慈點姦惡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策之道以說其極格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幸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矣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劉伯協恭弟伯又

劉恭字伯協建昌南城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嘗仕為浙江瑞安宰歷官階至中順大夫早從先生為學淳熙十六年己酉歲侍先生遊翠雲寺寺在金谿雲林山蓋三十六峰最勝處也先生題寺壁紀同遊之勝言劉伯協我子朝餐又云伯協誇翠雲泉石不減廬阜云先生嘗作書與江西帥及金漕諸使極言郡邑官吏貪殘之害伯協以書規勸謂其人家世貴盛不必逢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恐於名分未安先生以書答之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榮耀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輩貪食私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

陸子年譜

卷十四

六

無怒軒

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于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者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獎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碌為屬民之事縣令以義理卑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伯協得書謂先生言固是然道大何所不容先生又答書云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

移不知類也。

伯協爲瑞安軍時，與陳君舉徐子宜蔡行之等交好，嘗載酒遊趙氏園亭，與君舉叔靜道甫子宜行之同集，小雨新霽，君舉有詩云：「上已所餘春有幾，不堪春雨付春愁。」君能載酒知誰似？我欲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謀未定，隔林斜日故相投。尋苔踏過算燈去，收拾殘紅掃滿頭。君舉又有奉陪王德修登觀湖閣，兼呈邑宰劉伯協詩云：「親湖閣在東溪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雲山通。老柏却看朝日上扶桑，勝遊氣合南三郡。」原注云：劉揚益也。劉江西人。妙蓋家傳晉二王，後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永相望，二詩今見止齋集中。

劉伯文名與官階俱未詳，或云伯協羣從兄弟，同學於先生者也。先生三十四歲年譜記朱濟道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陳正已別伯文皆不爲文字云云。然則伯文蓋從學於陸子之家者也。」

黃循中 李奔補附

黃循中里居官階未詳，或云臨川人，即紹熙元年進士名若訥者也。先生集有與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過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官探閒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道，與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嘆，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循中嘗與朱子門

人江德功論學，述所論質之先生。先生答書云：「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繆，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辨於其不足辨也。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夫，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夫。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奔輔會次，幸示之，按舜輔姓李，莫知其里居，自階蓋先生門人多至數千人，固不能盡傳也。」

陶贊仲

陶贊仲里居官階未詳，或云南城人，即慶元五年進士。陶述或云嘉泰二年進士。陶述亮也，嘗從學於先生。踐履篤實，先生既之，荆門贊仲聞晦翁因無極之辨，與先生抵牾，以書請問其故。先生答書言：「太極圖說其學出於老氏，并示以辨論。」

應千聖

卷十四

無終軒

之由贊仲因索先生三書及晦翁來書，先生又以書答之。贊仲好象數之學，先生以爲非身心所急，故書中併及焉。今附先生答贊仲二書於後。

先生與贊仲第一書云：「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喜狀。冬春久暗，種不入土，春季當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霽然之賜，幸臨職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校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之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

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人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辨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難知矣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難於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標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

說以增其真所而市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益不精而眩亂之風反更張大學不辨本末不知高下夫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矣日益肆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謬妄之情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庸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其第二書云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解皆寓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誤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

許昌朝

許昌朝名未詳里居官階無可考惟先生翠雲題壁稱淳熙已酉長至後二日寓許昌朝家明日之遊昌朝與焉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昌朝家其地則金谿人也先生嘗云許昌朝集朱呂學現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

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畧畧地順以大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按先生門人有許中應。又有許昌朝。並嘗為教授。中應已見前。或云昌朝即臨川開禧元年進士名之選者。曾任南雄教授。時金谿多由臨川籍中式。如先生與文達公中進士。江西通志選舉未並注。曰臨川人。蓋亦以臨川籍中式者也。

劉進士造

劉進士。字深父。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或云係天台劉深父。寄為候官尹。著杯水論。而真西山為之題跋者。未知孰是。先生答深父書已節錄於第二卷讀書條下。其餘補錄於此。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一

無怒軒

云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教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豐宅之

豐有俊。字宅之。慶元府人。清敏公稷之裔。從學於先生甚久。先生嘗答宅之書云。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友之樂。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又云。使人到山間。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行營雜錄。載宅之偶過酒樓。見小娼類故人女。詰之果然。因白臨安尹王宣子佐共出資厚嫁之。亦有得於躬行實踐者也。

諸葛誠之見受之

諸葛誠之名。千能。浙江會稽人。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歸家。道經富陽。誠之與孫應時石應之等。俱來從學焉。

先生與誠之書云。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欬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論唯知頓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一

無怒軒

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此純然。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為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為復。別有未足處。愧惕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長戒謹不覲。恐懼不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

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發。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違不同而相與辯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辯明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問子。齊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淺深。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失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豈不。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立

無益軒

先生答誠之第二書云。承喻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喻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賤賤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淫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對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解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求復。豈得達無艱也。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也。自解矣。此類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問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

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在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淤底。以露其體。茲心不夷。而昏亂百度。此語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念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立

無益軒

其第三書云。承喻為學與業時異。觀書靜。誠有用功處。但如此。快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浪惠。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快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是。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燭。照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其。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私。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稿三通。而美深甫書辭甚暢。至于宜書。則寤東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豚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誠之篤信先生之學。亦嘗與朱子往來。淳熙十一年。朱子作曹立之墓表。論立之疑求心之學。辭氣抑揚。頗偏重於讀書。講論。包顯道等見之。深不以為然。其實先生並非一於求心。而不務講學者。故朱子以書來問。而先生答以亦好。未嘗駁議。而誠之恐彼此學徒。競辯或啓門戶之衆。致書朱子。勸其不可相激。朱子答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立之故。反有。

所教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不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屬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云

諸為受之誠之之兄也兄弟皆師先生受之信道之篤進學之勇願不及其弟先生嘗答書以勉之云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遊為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為無顧忌大言誠以時昔親炙師友之次實切自反灼見善非外繼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比大發愧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邪齋

自此鞭策為塞不敢自弃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倘一旦幡然沛然躍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勿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邱元壽

邱元壽福建邵武人名未詳年齒甚長聞先生講學負笈來從執禮甚恭嚴松錄先生語中一段云邵武邱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

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

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刻地難理會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為克舜克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為克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克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感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授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六

無邪齋

曾敬之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可考師事先生好作文先生嘗以書戒之云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尋常入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仲誠

仲誠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可考疑亦金谿人早年先生於槐堂又及事梭山先生則非遠方學者矣先生語錄記徐仲誠請教先生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

云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按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什麼。審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曾友文

曾友文名未詳。少聰穎。應試不售。以相人術遊於士大夫家。先生愛其才。勉令為學。贈以言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終論。理得道經。史未見。祇悟乃獨業。相人之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時首之類。頌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

陸子學齋

卷十四

陸子學齋

之友文感先生之言。發憤為學。卒為善士云。

繆文子

繆文子名未詳。里居官階無考。惟見李敏求錄先生語云。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暮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頭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又云。人須是開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天恩。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

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自省力。不到得。臨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得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張次房

次房臨川人。初師事文達公。嘗居官。有列於朝。棄官歸。學於先生。莫詳其名。惟見嚴松年錄先生語。有云。臨川張次房。子屑。賦歸去來辭。棄官而去。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曰。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云。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推輓者。姑息之愛也。

陸子學齋

卷十四

陸子學齋

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衰弱。先生教授。極力推挽。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復衰。次房莫至。無飯喫。否若今諸公此舉。勢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著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按語錄所記。先生有荆門之命。是時王謙仲已由江西帥入為樞密使。位已尊矣。而在朝諸公以謙仲故。欲輓次房。是次房與謙仲交好。而其官亦不卑矣。又云。恨聞言之晚。不能謝絕。是以諸公推輓而復出也。然不可考矣。

曾充之

曾充之未詳其名。貫惟包頭道錄先生語云。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為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尚解忘。今

當機對境乃不能明云云先生知其隱事則亦近地之學者

鄭學古

鄭學古名貫亦未詳惟李敏求錄先生語云先生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為利害所動只為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為分定者能幾大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為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

劉季蒙

劉季蒙名貫亦未詳先生贈序自署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則先生守制門時來問學者也其造詣不可知觀先生序言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樺伯真為大業無世俗之陷溺無二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九

樂聖軒

崇之遠哉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無宇宙之間其舉孰可量云云豈其人天資高明已造此境抑初知向往猶徘徊於歧路耶

周康叔

周康叔名未詳或云先生同里人也包顯遵錄先生語云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于訟事來蓋先生教人務求躬行不專講論故於來問學者並直指其心害之病令惕然求其本心庶知所愧厲而卓然有以自立也

程敦蒙

程敦蒙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惟見先生語錄蓋與朱季繹楊子直同侍學於先生者也

江泰之

江泰之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或曰金谿人或曰貴溪人先生語錄載泰之問某每慙忿室慙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慙忿室慙未是學問事便慙忿室慙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慙室知學後慙室與常人慙室不同常人慙室只是就事就末

郭邦逸

郭邦逸名未詳里貫亦無考先生年譜載先生答邦逸書在紹熙元年先生居象山方丈時而書中謂偶有姪婦之喪不得占復又謂山間朋友雲集不可久孤其望是先生暫還家而邦逸以書來問學於家者書中云垂示晦翁問答是嘗問學於朱子心有所疑而轉問於先生也朱子續集載答郭邦逸書無論學語不知其所言云何今錄先生答邦逸書云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

樂聖軒

你奉書細視紙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鑒鑒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也則善矣吾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

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違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衆人之辨也。語云。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著違日不得。

朱季繹

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葵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還除。未足爲門下言也。姪孫蔭處大學。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於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又攷紹熙三年監察御史郭德麟以察事左遷。德麟二字與郭瑞叶。疑即其人也。又攷朱子答郭瑞書。稱其清名直節。足爲里閭光寵。意郭瑞非新安即建安人矣。

陸子學譜

朱季繹名未詳。先生與包顯道書云。朱繹之婦不及作書繹之恐是季繹名。則亦南城人也。與李伯敏同從學於先生。故僅見於伯敏所錄語中。先生以其好主張已見。又好辨異端。偏於議論。先生嘗謂季繹即是異端。欲救其失也。朱子與門人書亦舉先生此言。謂朱季繹亦其所指爲異端者。不知何如。蓋先生所謂異端不專指二氏。先生嘗謂人同此心。同此理。又云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季繹多立意見。好多辯論。故以異目之。非謂其有他也。伯敏所記稱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六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以知人之害也。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

者今吾友又云宮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伯敏又記先生語謂先生嘗謂敏求云人要知道我之所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為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益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李繹之學駁難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一日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書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乎為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德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通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怒軒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鮮自明須是陸師親友伯敏云此間頗有李繹時相勉勵先生云李繹與顧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為外不為已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來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為敵咬咬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諸公義均骨肉蓋其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箇微信處

羅進士獻

羅獻字章夫建昌南豐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早歲師事先生比登第時先生卒已四年不及見矣其歷官未幾先生勉其進學嘗與之書云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不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其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致其知改其過也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怒軒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綬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十

吳顯仲

吳顯仲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然先生答顯仲書謂包顯
道歸。遠此為復。則必建昌南城人也。其第一書云。屬承訪遠。
蓋負笈及門者。先生語錄中一段云。顯仲問某何故多昏。先
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時清明。纔一
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
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

落得一番

卷十五

無卷軒

落得一番。是因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涵味。溪長人資性長。
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傳李魯
如何而道。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
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
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亦能甚矣。所以淹沒人。只用說閑
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
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先生與吳顯仲書云。屬承訪遠。深見嗜學之誠。顧某謬無以
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
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
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
無浸潤之益也。凌遲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其第二書云。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僅平常。要
帖無甚病。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
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誤。庚也。况朝夕得親炙黃丈。又
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遠此為復。其兄
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顯仲頗留意文藝。而嘗以不能工為念。先生答書云。得書。承
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教道。說
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
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
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書
本好勝。失其本心。其所謂不依本分也。

附子學譜

卷十五

十

無卷軒

馮傳之

馮傳之名未詳。或云。即楊慈湖妹婿名象先者。未知是否。其
官階無可考。而先生答書。有已遂改秩。自此進用之語。則亦
非徒一命也。傳之敬服先生。論人物不必相識。但據其言論。
即知其心。見先生答王顯伯書。又先生與薛象先書。論舊同
官。傳之與焉。則與先生在教局時。相同學者也。其書謂傳之
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養其大端。若只
如此。恐不濟事云云。蓋期望之意甚切。又嘗答傳之書。言春
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通之幸。敢不
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
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幸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
猶未徹耳。來欲謂不可為外。而擾動是矣。若賜賜然。願流俗

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惟天爲大天降衷於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傳之氣質恆平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盡則吾道幸甚先生又嘗與劉志甫書亦勸其勉勵傳之蓋奉奉於傳之也

鄭文肅提

鄭浚字溥之閩縣人列爲學禁中福州府志云乾道進士慶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三

無怒軒

元初以起居直學士草趙汝愚罷相制有扶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冑大怒出知本州後召入爲刑部侍郎卒諡文肅先生答鄭溥之書云趙仲聲歸奉書慰浚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組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月朔除一小功報復即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遊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每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塵蔽昧沒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四

無怒軒

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廢倫之敘致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塵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察遠近古願加不怠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論賢者封事不逮秦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得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者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實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統一之言可謂切當至於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爲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爲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爲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爲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原根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舉

綱領卒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看驛馬。先生卒於荆門。年譜載江准總領鄭澠祭文。止存其畧。後見任希夷伯起所為斯卷。集有代江准總領鄭澠祭荆門文。云嗚呼。道晦難明。學絕誰續。人而有志。命何不淑。伊昔中州。有來二陸。奮跡江介。翔鸞振鷁。家庭之行。世想其風。賢關之美。翕然景從。聲實方盛。長公云云。君益自振。燭然有光。聖去千載。所傳者書。君獨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外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如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若夫素懷。尤具經濟。武事兵書。抵掌論議。英明通達。事物無細。自以無前。曾未用世。豈不登朝。惟監之貳。一麾荆門。僅爾小試。城浚浚。為國遠慮。所懷何長。所事未既。顧念曠。晤言朝夕。分處江湖。歲年屢易。忽聞訃音。悲懷慘愴。王事方殷。陸上學譜 卷十五 無志軒

趙景昭

趙景昭名貫未詳。其兄景明。名熠。先從學於呂伯恭。尊來為無州守。景昭與先生為同年進士。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者。以省兄至撫。遂來問學。鶴湖之會。景昭從行。與聞講論。深相信服。景昭官階所至無可考。其除授大理司直也。先生嘗以書勉之云。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與。

歸刑官。古人所重。卑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未容人遽實其名。然珠藏淵媚。兄必有以處之矣。

張季忠

張季忠名貫未詳。從事先生。勇往力學。為同輩所推服。先生嘗與季忠書云。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慮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檢點。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按雖未加益。上似有脫句。

葛少良

葛少良。金谿人。未詳其字。其兄名逢時。字才美者。能文章。有聲庠序。與文達公同年成進士。其父名慶。字德載。有德量。而材武過人。屢破山賊。有功於鄉黨。以子貴。封宣義郎。致政。知敬禮先生。故少良與第四兄宗允並師事先生。見先生所為。其父葛致政公墓誌。

劉志甫

劉志甫名貫無考。先生答書言其與王順伯相繼入冊府。則

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頽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足為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情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

李伯誠

李伯誠名貫未詳或云慶元人也與楊衷沈舒四君子同事先生意湖遺書有代李伯誠祭先生文云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為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禱祥矣茲敢敬致三牲之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九

無善辭

德昊天罔極觀此文之辭雖出慈湖代作然伯誠受教亦已深而所造亦已高矣或又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

張進士宏

張宏字元度臨川人先生晚年始來從學中嘉定十一年進士慈湖遺書有贈元度序文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以有本自成全何服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於心乃成造意休之於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

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收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為然矣告別復求書教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求意辭之不獲乃敘其畧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濟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山官舍按此時蓋元度初舉於鄉如京師應省試也

陳去華

陳去華未詳其名廣東廣州人師事先生天姿甚高而年不永先生深惜之嘗論及門之士必稱去華嚴松年錄先生語云廣東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為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十

無善辭

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其未至全無理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在這裏者到某語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為北方耳

劉德固

劉德固名貫未詳與胥必先同事先生則必金谿人也先生與胥必先第二書云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言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

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國解說必令
文義暢明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便未不害本文不妨
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
曉不曉不足為輕重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
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
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
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馮元質

馮元質名貫亦未詳止見先生語錄中蓋與朱季輝楊子方
同時來問學者也

陳師淵

陳師淵名貫亦未詳惟見先生翠雲題壁所謂陳師淵作

陳子學譜

卷十五

士

無終

洪者也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是日許昌朝胡無相劉伯協等
從先生同遊者甚眾而師淵獨具飯自非地主不能然則師
淵亦金谿人也

倪伯珍

倪伯珍名貫未詳蓋結廬象山之上而師事先生蓋亦同郡
或信州人耳先生與吳子嗣書云近得周元忠書謂伯珍伯
珍諸人有意遣與夫相迎時伯珍等俱在象山也先生題伯
珍所居曰愈高蓋其所結之廬在象山最高處耳先生與黃
循中書謂與晦翁往來書錄往伯珍葬輔會次幸示之蓋諸
人皆結廬山中者也

祝才叔

祝才叔名貫未詳或曰臨川南櫟人結廬象山之上從先生

問先生題其所居曰規齋才叔因以為號凡先生為諸弟
子題象山結廬齋額並見淳熙十四年先生四十九歲年譜

李德章

李德章字德章臨川人初從學於文達公復齋先生旋與文達
公同中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後乃兼事先生西江志曾極
傳云遠近學者宗陸氏之學自極之父滂與李德章師復齋
始二人與先生兄弟年輩相等而能屈已以從首崇師道為
聖閭率先蓋皆有識之士卓然不圓於流俗者也

吳君玉

吳君玉名貫未詳或云臨川人即淳熙十年甲辰科進士吳
琮或云名鑑即葉水心所薦於執政三十四人之一也君玉
至槐堂從學乃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後初歸家講學時君

陳子學譜

卷十五

士

無終

三天安高明嚴松年記先生語云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
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
其所曉較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歎云天下皆說先
生是禪學某獨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
又云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趙子新

趙子新名貫未詳少年從學先生甚稱之嚴松年錄先生語
云先生嘗稱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之心子
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奸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
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焉
居終日默默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
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為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

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卓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童伯虞

童伯虞名貫未詳或曰南城人蓋音注柳文名宗說者之族人也幼事文達公後事先生時先生秋試未為考官所取則從學之年在乾道元年乙酉歲之前先生答書年譜亦載於乙酉蓋從學較他門人為最早矣書中稱其趨向不凡為環所居數百里間所不多有又謂處其館幾半載則非同郡人即建昌人矣今附先生答伯虞書於後云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渾昔非日有所學易荆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子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學

無怒軒

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著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願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章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人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感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子智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

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逮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喬德占

喬德占名貫未詳惟先生答書報策甚嚴蓋亦有志於學而未能實用其力者也今附先生與德占書於後云某侍下粗造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過知難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替雖伏矣亦孔之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學

無怒軒

照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驚愈迷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庚先生三歲失母二十四歲丁父憂三十九歲丁繼母憂此書侍下粗造則德占從學亦在先生早年

胡無相

胡無相臨川人生而聰慧名妙明撫州府志云少時遇一僧教其面壁靜坐遂有領悟能文自號無相名公卿多與之交象山先生講易一日無相亦來聽講先生問理會得否對曰三畫未分露消息六爻纔動錯商量意識當時章句門話者穿鑿也先生頗許之自是來侍學嘗偕劉伯協許昌朝等侍先生遊雲林山之翠雲寺無相為茶供見先生題翠雲寺壁

晚年結菴常清觀。儵然自得。常以書寄先生。憫俗學溺意見。先生答之云。惠書愛憫俗學。傷悼邪見。淑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款。張誠子更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按無相早年雖從僧人爲禪學。實未嘗爲僧。不過如朱子問禪於妙喜耳。撫州府志遂列之方外。而稱之以僧誤矣。如果爲僧。則陸子書記豈不一語及之哉。如顏子堅則斥爲非復吾人。何獨畧於無相。竊意過僧面壁。亦不過因其名字之異。而傳會之未必實有是事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五

陸子學譜

董元錫

董元錫名貫未詳。從學於先生。又師事文達公。疑亦金谿人也。初元錫以書問學。謂知己難得。又謂疾小人如仇。先生答書云。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固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耻不義。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森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而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汗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

陸子學譜

卷十五

陸子學譜

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講解論語。却反壞了。董元錫未忘俗見。久好議論。人長短。故教以不得說閒話。則漸好。而教以詳論。則反壞也。

倪九成

倪九成名貫未詳。惟先生集中有答九成書。勉勵甚至。又責其精神意向無復。向時從遊之意。則從學非一日矣。今附錄答九成書於後。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遊之意。無復髮鬢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讀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

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有誠能。深思俗見。俗見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出陷穽如決羅網。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不伏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其足尚何事。觀我朵頤云哉。人靈似當作性靈

李叔潤

李叔潤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泣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子宜書中。又及端卿端木等。皆問學於先生。意亦無可考。

薛公辨

薛公辨

卷十五

七

集解

薛公辨名貫未詳。文集目錄作蔡公辨。未知孰是。集中有先生與公辨書云。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公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意。人常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助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矣。

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騁。則自難省覺。心靈則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謂動皆乖謬。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按書中之言。則公辨為先生抄錄。所為文字。蓋弟子之親切者。而字畫之未善。必細為指示。亦大程子作字甚敬之意。而推原於心靈。有無省覺。固非僅筆字好也。

吳文學恂

吳恂。金谿人。宋潛溪濂作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吳氏初自延陵而分。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舍先尉邦基。生恂。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云。則恂之所造甚高。惜其行業無可考也。其六世孫東吳先生。係有大名。見第十九卷。

李將使雲

李將使雲

卷十五

七

集解

李雲。興國人。將家子也。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復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常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見先生四十六歲年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六



陸川麗 興校

門人上

歐陽子謂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後世誤
渾為一孔氏門人見於論語者可考也。孟子論見知不獨
在親炙。凡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皆得與焉。蓋世之相近。源
流親切。則亦與弟子無少殊耳。陸子再傳之士。名人甚眾。
而發明陸學。若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宏偉。統緒所在。不
可沒也。今錄門人為二卷。
包文肅公板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聲軒

宋史本傳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楊。世父約。叔父道。從朱熹。陸九
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遠。辟光澤主簿。平寇亂。
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粟。討唐石之寇。
授寧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溪陽之間。恢
部諸將為討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韓。辟為機宜。復有平寇
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堦。檄
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
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
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
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

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糜金帛。領市
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
尊畏之若是。眾感悔為之哀。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
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污
穢之耳。又四年。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
尋為大理寺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
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若一旦集諸軍討平
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殄氛
乃滅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
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慙子者。年
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
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人為之也。因責于侍養。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二

無聲軒

陸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
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
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
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
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
遷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
指為以小人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罷任。事者即歸民。
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瑞
明殿學士。金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盜獄。課益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封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此慨為程頤程頤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僅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懷慎臥箕箒約事戒諸子欽以淚衣作者別親戚而後卒有先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贈銀絹五百

遺少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先立門閭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閭之高不惟

淳熙六年

卷十六

子

淳熙六年

以人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初先生祠堂增葺書院九月建校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表愛和叔傳子雲李魯伯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文肅公撰三陸先生祠堂記發明先生之學最為明晰可以盡破俗學之疑今錄其文於後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華在一郡一宗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校山寬和凝重復齋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

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校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深觀書無滯礙緒問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素獎悉章誠意乎而人心興起卓然為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

淳熙六年

卷十六

子

淳熙六年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先立門閭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閬之高不惟以人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意而徒為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均見善
非外樂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心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
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
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
肺腑所蘊秘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
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贊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
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
不因以致其辨微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門
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
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
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曰此理
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已

學

卷十六

五

樂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顧此理哉是先生之
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為一門何耶釋氏
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
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
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無復有毫
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渾伯其為太崇無復迷惑則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教亦明
矣而或者指以為渾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
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
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節律以知律呂復齋嘗問
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
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

言之真所謂伐山之竹不足以受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則與後研究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
以窮理為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為學即是讀書而以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反說為證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虛
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親覽檢閱之
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
淡玩味而冰釋理順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
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為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
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嘗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
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
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
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人或謂其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六

無

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嘗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
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
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
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
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
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
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
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
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渾浩流轉見其所深造而所
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為本
而能使治化乎治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管箠不施雖如吏卒
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荆門之表而周文忠以

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
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怠。而人之得於
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
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則也。焉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
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
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迺其旨與校山未
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
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簣之時。則亦無
間然矣。遠論其父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
凡文之不逮者由學之不逮。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
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校山諱九韶。字子
美。復得諱九齡。字子壽。諱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耕。諱文安。

學書有祠

卷十六

七

無志軒

學書有祠。未祠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勅。
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
士趙與幹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
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回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
闢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
有也。庶幾嚴事之禮。雖左侑以袁公。爰以其爲先生之學。而
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遠。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
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未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
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繼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
落成云。

按包文肅公詩文雄偉。有集行世。書法亦工。吳文正公澄
集中有題宏齋包公與齊歐陽公遺墨後云。王谿翁嘗登

時江宏齋先生廬陵吳齊先生之門。子於二先生。皆開其
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之
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有所不爲觀
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爲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
哉。王谿翁名未詳。既云登宏齋之門。則亦亦陸子之淵源
矣。文肅諸父雖兼遊於朱陸之門。其心悅而誠服。則陸子
也。至文肅則全爲陸子之學。而直斥疑陸子者爲虛見識。
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
功。蓋陸子再傳弟子。惟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爲能大昌
陸子之學。故門人中首列二公焉。

宋史本傳

袁正肅公甫兄肅

學子學譜

卷十六

八

無志軒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熈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食
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
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詭譎者
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
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
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容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
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
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
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
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
以答天譴。召和氣哉。火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
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幾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損。

不去現募終不立應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
去將帥終不可擇狀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
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
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
復有倫安應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敵原以增積貯核
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等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
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發源綱絹萬七千餘匹
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格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
乾道寬恤指揮受納撥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
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初築百渠丁父憂服除知衢
州立句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
山三邑積蓄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
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通歲旱至登
庫庾之積凡州縣策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
二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
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由軫之
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
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車勢益急詔給
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盜迫使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
檄諸郡開制司聞於朝為傳提舉之圖冠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桑夏雨久湖溢諸郡被
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
人也廣信以為備郡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為諱
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九

無怒軒

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於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
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
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
勅姦貪失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初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
陸九淵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
作勅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
作監領事如故總力辭常平事慧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員之
風濫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
從間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
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更卒並舉為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
苦之甫奏復舊例丁未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
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
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
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
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
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之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
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
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為
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
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
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
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
世詔令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搢搢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十

無怒軒

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奏繳不誦奇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盡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使輸募。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願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願訟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關辭秦氏。斗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西江。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或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為。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陸子學譜

與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詭難城。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延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衆議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他志。翌日。延與甫。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與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巾等。又入爭之。清與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還中書舍人。入覲。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與與甫。並召。而清與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與。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起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徽。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樞吏部侍郎。引疾至。

入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嘗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遣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早魃為虐。諸弊蝕其心。腹大敵制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策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為詳明。權兵部尚書。督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嚴父。訓。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總禽鳥之知鳴。與心相契。其樂無涯云。

遺文事蹟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陸子學譜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正肅任江東提刑。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祀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初。院於山間。拜命守荆門。不果。至是。正肅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易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而。季魯聞而識之。曰。書院為講古習禮之地。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懷然。然已。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事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容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遠。山峰環峙。高可仰。大溪橫陳。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

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等一世之弊
平易切近明白光輝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
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
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
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
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
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
非此耶工役似興禮宜皮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
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
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卷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已
未正肅刊先生文集自為序其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
嘗刊於江右南得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舊本以惠後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三

無怒軒

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是用乎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一謂義倫是謂乾健
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
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前載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勉竊述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容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
十一月朔王肅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告文云
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
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
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祀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
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
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

上繼先聖之統緒也肅職守攸縻弗遑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先生之學
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
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傷世無弊書院
肇建躬致一奠可開非問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成集
道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
協力同心所以敬養所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
為師友校山復齋皆為一時聞人而象山又傑出其中陋三
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
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為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
同而為之反覆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
之

學譜

卷十不

高

集粹軒

集斯世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治如也乃禮慈
湖門人錢時為堂長主敬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
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正肅作象山書院記其畧曰寧宗
皇帝天化之末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光朝碩儒咸賜嘉
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
名文安廣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黎齋先生有位
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議論寧考劾容天下學士想聞風來推
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前承學小子
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退通歲集齋曰志道明德
唐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正肅提刑江東既建象山書院又創都江書堂自為記云或

問曰：子初象山書院於貴溪，與白鹿書院於廬阜，而又建
鄱江書院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
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
第遊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數十年，又皆寥落如晨
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南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
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之賴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
行，章與其實，或昇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筵，於佩成集，彬
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才，雖易於振拔，而後來
之秀，未保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聽其話言，參諸履歷，則
未可得其爲士之實。於是選通經學古之士，師生徒而課之，
余授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
書院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敗，
某超詣者，無溪實詳錄之功，驚辨博者，乏通貫之明，之
相依，做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
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
書堂，相與切磋，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爾在家庭，則孝友
處鄉黨，則信睦，准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標正直之風，果
若是矣，必問其肯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習熟遺
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
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原，止善，
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得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
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
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
於何求其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至平至常，爲古一日，何得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終
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
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自得者，得乎此。以
此而學爲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正
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鄱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
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
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者
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源脉長矣。勉之，紹定六年孟夏，鄆
川袁甫記并書。

正角自題正獻公文集云：渾然天成者，有德之言也。道
德不足，言辭雖工，所謂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
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鑄，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
陸子堅詣

王真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
成誦，精神絕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
車成枕上，至暮年，世傳舊日富，然未嘗襲人，哇連尤不喜
屬難字，每誦元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
至其指事力陳，累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證以
証時務，啓沃良多，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明，聞者感動，
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
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
肖孤尚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恐散落人間，兄
弟相與哀輯，尚多闕畧，姑取其已槩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
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茲若此，不肖孤尚未即死，庶幾
旦旦熱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衡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市南拜手書

真文忠公德秀作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鄧山袁侯自衛守為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獄刑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閣因任嶺南市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飢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記事侯之幕府有蔡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耶蓋天之為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幸珍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飢且瘠而不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七

無怒軒

雖然侯之所為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為不仁者違天而自賊者也以侯之所為然後為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為之動其得為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若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按正肅公所著書有孝說孟子解信安志防拓錄等書而江東荒政特其一耳然公之有得於家學上承陸子而終為實心實政者於此亦可見其端而陸子之教所謂實實言行皆實行隨處可驗又世俗無識之士妄謂朱陸異而不同有若仇敵故特錄真文忠公序文以明其妄又忠得朱子之學於詹元善自南宋以來號為能昌明朱子之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七

無怒軒

學者無若真文忠其為袁正獻公行狀既推崇不遺餘力而願師其德學為正肅此序亦稱其為天之所屬而推原其學於本心不惟不相詆而論學亦無不同後之為朱陸異同之說者其造詣未能逮文忠公之百一而失口狂論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試讀文忠此文及正獻公行狀亦可以惕然而知所愧悔矣文忠又嘗為正肅像贊云精潔肅心得慈湖髓方寸之明照萬里是為鄧山子袁子正肅上承家學又兼師慈湖也正肅兄肅字晉齋其文忠公同年進士也師事舒文靖於新安仕蹟甚著弟商字可齋亦知名於時

馮興宗周之德二人亦慈湖門人籍貫官階無可考惟見於袁正肅公跋慈湖遺書云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

德取訓詁之要聚為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
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
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于民。真如
父母。皆是先生純純。端端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
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
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廟。自幼而學。壯
而始覺。覺此心湛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與
化鳴呼先生之聲。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助的真實。
一編已多矣。其少。

陳少宰墳 子少司寇萊

宋史本傳

陳項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鑄友善。死。鑄

陳子學譜

卷十六

元

無怒軒

哭之。頃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鑄指盤中銀。使項屬對。項屬
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鑄笑曰。亡友不
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使
司第一。試禮部。復為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
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
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
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盡令省元初授。
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頃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頃始。得無
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帝即位。詔求言。頃
上封事。云。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
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
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

陳子學譜

卷十六

子

無怒軒

之機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
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
之以明。斷之以武。而頃直聲始著於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
合。去之。歸奉其母。召為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
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
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
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
簿。都城火。頃步往王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
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
又有吳潛汪泰亭上彌遠書。乞正馮轡王虎不盡力救火之
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
遷太常博士。獨為哀樂議。諡餘皆閤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
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諡。頃曰。端常居
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諡
曰。榮惠。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履議合。宣
者陳洵益欲改。頃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頃以書告彌
遠。痛加警悔。以答羣心。早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防
政體。不納。未幾。貴妃入內。頃又言。乞去君側之盛嬖。以正
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頃問之曰。吾甥殆好
名耶。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
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
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
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泰檜死。所任不過萬侯高沈該耳。
侂冑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也。次言內廷當嚴宦者

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
劾項出知常州改衢州。越下日發崇坑。遵江山而東。項獲謀
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劫盜。不事耒耜
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責者
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
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規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
崇道觀。諭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
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驕貨。項按臨之。弓手
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腹心。盜橫貪害。項至
福開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頃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
丞相。賢輔所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惡貫盈。非君不能治。
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
之。項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狗於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
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牒檢
計。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感。民生之
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
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返樂者。有
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
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
羅網。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初以培根本。今任用混雜。薰蕕
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項乞補外。
不許。又辭免和羅轉官資。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項家
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無怒軒

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頃曰。異哉。我生
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來年十
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
封。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為淮東總領。似
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
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序跋文畧
理宗紹定五年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劉壽
諸石。時和仲為浙帥。跋額後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
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連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微之表
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
文元楊先生。黎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鉤。予以昌
處宋文明之治云云。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無怒軒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龍何庸錄而
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
言焉入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和仲一號習菴黃文淵震論云近世慈湖先生楊文元公教
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
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
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
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意湖為邪教化與行習
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鑒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
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

東正肅前題習菴觀聚堂云習菴聚堂扁曰觀聚堂前何有
萬象可觀山如郭郭烟雲吞吐草木沃若春光媚媚修篁環
繞千學著

卷十六

主

無影軒

山不知隆暑何况秋空呼日入戶朔風吹雲松聲如怒上天
下地四方曰宇物生其間何可勝數我於是觀樂哉斯土隨
意作室不華不嚴買山旋添稍葺園圃得趣幽閑不入城府
良朋偶來傾倒肺腑不及時事惟談鄰魯朋去何為周易一
部消息盈虛窮今亘古觀乃自觀寂無一語又題其尊明亭
云非德不尊非道不明爰取斯義以明吾亭亭在山巔氣象
巍然山從何來蜿蜒蜿蜒我坐亭上極目一望羣峰畢朝尊
無與抗我撫亭下萬狀難寫一一分明入我醺竿有時携筇
偕二三朋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錢秘閣時

予相從于允文

宋儒學案本傳

錢時字子足淳安人幼奇偉不凡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

冠許司馬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
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
得焉政事亦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書閣校勘詔守
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
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
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見集人再為融
室先生

按宋史本傳與此傳畧同此傳脫二語今增入

慈湖為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
至契于子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刻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
外無終始無作輟日月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遭家
子柏率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記其孝敬燭疑如見族人事

錢時學著

卷十六

書

無影軒

有誰決就問一言而定閭閻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
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
可殫紀棺梧野灰捐地數畝為高里其夫號獨坡翁字晦仲
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于是起敬誌銘其墓某
與子是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于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
是欲其孝妣之善譽善於不朽于是之子柏字誠甫亦近於
嘉

慈湖贈錢誠甫帖云誠甫遠訪從容近日問答亦詳將歸侍
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怒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
教矣母或昏

象山學案云：元文號竹間淳安人錢時之從子也。登咸淳九年進士第，知武岡縣，受學於時。

羅寶章必元

宋史列傳

羅必元，字季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近丞相史彌遠，謫通州。解吏害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書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室

無怒軒

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刺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鄰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樸，包選舉，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按羅季父師事包敏道，其調護曾景建之成，毅然釋其繫而還之，尤爲同鄉所重。蓋實有得於陸子之教，故能臨事卓然，毫不惑於利害也。

鄧侍郎泳

撫州府志本傳

鄧泳，字德載，父約，禮從學於象山先生。泳早承家學，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分寧簿，居荆湖制置司幕下，再調江陵錄事，改新建令。上都堂稟議，除太社令，淮西制機幕，兼沿江制司，參議加軍器監簿，措置江防及齊安告急，往見孟珙，勉以力疾出戰，洎奏功，珙曰：「鄧制參第一，除太常丞，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屢遷右文殿修撰，同修國史，遷刑部侍郎，會天變，求言，泳奏愛惜根本，愛惜人才，愛惜日力，切中時務，仕終通議大夫，自號吳坡居官所至，以廉見稱，晚歲坐累遷謫，卒年六十九。泳爲橘園李侍郎浩之甥，入史館，遷刑部，官籍皆相毀云。

饒秘監應子從弟安撫應龍

撫州府志本傳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室

無怒軒

饒應子，字是夫，延年長孫也。延年師陸子，教子孫世守其學。應子嘉定五年進士，歷岳州教授，監封樁上庫，改知新建，辟知定城縣，實祐五年除太學錄，陞博士，開慶元年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兼國子編修，九月權兼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湖北湖南皆受兵，詔淮西赴投應子行次江上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理朝堂聚議，應子奮筆曰：「誰爲此謀？宜斬。」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徐庚全輩叩關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丁大全並宋臣等罪，景定初遷大理少卿，改秘書少監，未幾以何夢熊論罷去。國年五十有七，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應子從弟。與應子重承家學，端平二年進士，初主餘干簿，馬裕齋趙節齋交薦於朝，改知德化縣。

丁大全當國欲處以要官拒不出理宗擢用不附丁者除監察御史首條陳敬天愛民用人聽言四事及戒貢羨餘明日果有帥臣獻方物者上怒却之在臺端風力甚勁或勸其婉言公曰言官其可婉耶竟以不合罷歸未幾提刑江東改浙西按閱案牘或終夜不寐還直願謫閤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初萬年倉以惠飢民年六十卒於官所著有詩文類編六十卷史討三十卷畫心錄三十卷奏稿三卷行於世

羅運判愚

撫州府志本傳

羅愚字季能文恭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補外得與國軍陸路陳三說以講正學親忠賢為本根以尊道撥重言責為綱領以獎忠正顯靜退象介榮示節儉省浮冗為規模上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忠

無怒軒

嘉祐以清勤褒之至郡值歲飢賑恤有方還湖南憲使制雄先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作清勤堂高定子為歲求端平聖訓也自號北林辛年五十七愚恪守家學行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出處裕如其西山魏了翁並稱之蓋陸子之餘波所及也

趙郡王希範

宋史本傳

趙希範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過冠左右駭散希範拊棺慟哭不辭冠義而去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嗣冠李元礪方起行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範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母有所見乎希範曰守城非策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

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範人為危之希範至關審形明開申令望候分畫相定賊已遣謀殺關右信得謀詰之縱其去舉火相示而麻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衝放突至希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範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範由他道以避之軍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彈壓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監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米行召對論鑄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西蜀餘料舉之弊次論大寧監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中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忠

無怒軒

其敢自陳希範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範易班希範力辭弗克特授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親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常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範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職體閭閻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遷安撫軍承宣使希範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為勳家越明年論祠祭不罰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進奉間上震悼親視朝賜含欽贈以金幣希範

人之恩居官初寒感暑未嘗調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按信安學於徐文忠公諡其授受緒言莫考然親史傳稱其告理宗以初政急務莫先明道則其平素用力於道學亦匪淺矣

趙忠憲公與憲從弟與明

宋史本傳

趙與憲字德淵大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至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

慶元府進學

卷十六

宋

無

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按司書門下省檢正諸公事拜司農卿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郎還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為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親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後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兵軍部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提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兼兼知鎮江府兼兼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為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時與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憲所

急於財利與於聚斂之臣矣

按寧波府志與憲本傳稱其初居青田墓楊大元公簡偏道學於慈溪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得其心學至歷官司農少卿時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因慶縣地之湖北創立慈湖書院以崇祀文元公又申開其事於朝設立書院山長諸生誦法之盛與宋相終又自青田徙居慈溪其心悅誠服倡明師學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損矣又稱其於嘉熙中知平江府郡中飢分撥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行飲射禮於學官廣結誦以嚴教養學官子弟為立生祠其惠政感人如此而宋史目以聚斂其信然耶聚斂必有其實傳中並未指出其若何聚斂豈以吳丞相潛珠言沈炎為與憲腹心爪牙甘為

陸子學譜

卷十六

手

無

得學云云故滋物議耶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憲身為宗臣催科嚴切以濟時艱容或有之且潛亦為炎論罷則相惡之言未可為據又稱其卒謚忠憲史傳亦不載惟見於本紀而已其先居青田後徙慈溪于孫現家其地府志必無外錯而史傳止稱其居湖州則亦誤矣宋史成於元之中葉時方崇尚朱子排詆陸子之學以其次正虞文靖二公之賢時論猶以陸學為疑使不得安於胃監則已往之為陸學者橫遭誣議固其所也故存宋史本傳以備忠憲官階而復參以寧波府本傳而論之如此至於吳丞相潛與兄參政淵並學於鄒奉議城蓋亦陸子門人而疏論忠憲甚厲亦如東坡目伊川為好意見偶不相合則不能不異而各成其為君子不相妨亦正不必強

同也

意湖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云。與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為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檢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其後見德淵。德淵曰。與憲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苟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言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吳泰成淵

宋史本傳

六淵字道父。紹興修撰承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寧府學正。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聞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驟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寬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江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有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楊子縣。兼淮東轉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判部郎官。

陸子學譜

卷一六

主

陸子學譜

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力陳其不可。大約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兼商令御史王定勅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師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吳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授。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為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瑄奏之。瑄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關濟之使。什伍令士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太穰。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

陸子學譜

卷十六

陸子學譜

子 27-487

大興國調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左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奪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寇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擒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兼知平江府。歲亦大校。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斯黃之事。凡荆司。空山燕家山金剛寺三大岩。嵯峨山鹿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岩。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子學譜 卷十木 無終軒

故時有蜈蚣之語。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養文集奏議。吳丞相潛 宋史本傳 吳潛字毅夫。宜州寧國人。秘閣修撰。系滕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鎮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非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微樂而已。聞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子學譜 卷十木 無終軒

既乃以爲金人既滅與北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
賊爲慮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寢廣百
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腦肝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
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
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
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
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
潛之言率驗遷大府卿兼樞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獲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
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
意以新立國之意二曰值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圖富強
以爲綱帶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言
人才以待至純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整肅
八曰圖新功八曰措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掃
禍端而圖善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
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
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
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
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
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
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
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爲衰漢潰決與河
破亡兩淮倣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貢士習已壞
以靜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衆惡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數相高而功相相熟毋以陰謀相許而以謙見相先協謀
井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
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弊本末以寬郡民興轉運使王
楚革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王隆萬壽
宮試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備防禦等十有
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
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
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
以求亨通之理乞遊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
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吳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
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奉文閣學
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
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
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
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參
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機政以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
三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
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

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祠且畢。卒乞歸。里。進封崇國公。判舉國府。還家。以禮觀使兼作諫。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奉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州被兵。湖南擾動。惟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遂因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離附和違逆。於阿前。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陷黃漢。廣右之兵。已陷柳賓。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矣。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由近年公道晦。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義絕。弊使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縱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陸子學譜

卷十

李

集

受章鑑焉。時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屢舉要途。蕭索來等。羣小。嗾。國事日非。沒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審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奏實題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收陛下致危。亂者。皆此小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奏等與祠。而請。竊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客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奏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請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間。奔。擲。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吞。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兼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卿岳。請贈諡。特贈少師。

按二吳之父名在偽學之目。與文元袁正獻同列。又延雍奉議斌。教其二子。斌。象。以。與。丞相。實心實學。發為功業。照耀一時。參政力辭起復。丞相論反身修德。皆有得於講學。而合於奉議所稱象山第一義者也。

寧波志名宦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潛出入朝省不常。初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敦養。以學。供日繁。庖饌不足。乃於常餼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造食。官給權量。俾齊隸各以時值取於市。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所製存悔齋箴。徇惠來學。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諸生感之。肖像祠於石室。郡城不飭有惡。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遂塞。潛乃受之。陸子學譜 卷十六 李 集

門人下

袁太師韶

袁詒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校法提舉常平黃榮徽詒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詒不聽是歲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詒榮並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改詒知桐廬縣同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

廢多宗室特購事無有善去者詔始至絕私謁莫敢託錢塘岸歲爲割鬻率取石桐廬詔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詔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予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詔定元年拜叅知政事朝夢呈論濟王事當遠竄詔獨以夢呈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爭逃避者乃拜詔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慙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楮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詔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

後學臨川張
蒼訂

平越王士俊校

從之遂計全韶以言事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
竊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
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
之有姿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
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
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
得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
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
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
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汝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太師在袁正獻公弟子之列其授受議論雖無可考然今

陸子家譜

卷十七

11

無怒軒

自上尚有師弟。秘書坊爲正肅及太師作也。蓋自淳熙以後。慶元一路。悉宗陸子之學。名公卿良士。莫非楊素舒沈四君子之弟子。而太師又正獻公族子也。其淵源尤爲親切者矣。太師曾孫綱字伯長。仕元爲學士。以文名一代。自號清容居士。有集行於世。蓋亦能繩祖武者也。

楊叔謹啓

楊格字叔謹文元公簡之長子也宋史未有傳官階所至未詳惟錢融堂時所爲文元公行狀稱洛任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按叔謹與袁正肅公甫真文忠公德秀等比德相友進學甚優文元公之教爲之不墜少時嘗請文元公書訓語公書楷作授之云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

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珠璣噴噴而
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用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
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其故發之者如此文元公生平不作
草書惡其不莊敬叔謹亦嘗學楷書一日過庭請書訓語文
元公即書法為訓以授之云世謂王逸少書為天下第一吾
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
起對曰鄉間有一富戶為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簾緣以小黑
漆裁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耻放
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
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
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
於謙益今之楷即隸之說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幾楷猶

隸字學譜

卷十七

三

集學軒

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
隸故予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遠矣
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
同而又弱顏方正勢非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
同此其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
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密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顯
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微之戒之毋荒陸時慶元二年中
冬之十三日後叔謹通籍得差道將之官文元公書訓語送
之曰克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
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
為畏甚不易得矣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勤以守中庸
此守非思慮言語可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兢業業不兢兢即

禍福榮辱之樞機云蓋叔謹造詣高而文元公期望之遠如
此

趙家宰彥誠

宋儒學案傳略

趙彥誠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文華殿
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彥誠嘗辨象山先生非禪又題已易曰
聖人之易不離先生之書不離斯人篤好而刊之心不離刊
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
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元道實有覺
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云

紹定三年夏四月彥誠任江東提刑重修象山精舍自為記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焉彥誠壯歲從慈

隸字學譜

卷十七

四

集學軒

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書開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
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
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
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
知二字禪學矣手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
遂湮沒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
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
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淡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
派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葉秘書夢得

葉夢得信州貴溪人學於傅琴山先生登理宗嘉泰二年壬
戌科傳行簡榜進士官階所至未詳惟象山先生年譜稱其

以淳熙十年庚戌任撫州守更創三陸先生祠堂距成進士時四十八年則其年亦已老矣包文肅公為記謂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則嘗為秘書丞監者故以秘書稱之也先是復齊象山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淳祐十年夢得為撫州守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夢得自為之記其略云山川炳靈德美並出美通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龜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賴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世其生也晦字仲而諱之其沒也都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夢得為撫州守時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鉅壩陂築石為民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五 撫州府志

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灌溉歲歲增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為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汝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定山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為野自野入石門為汝由郡東文昌堰達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巒複嶺義發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為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繞繞如玉帶圍腰金石堂屹於外故里識有壹分經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罕秀人物瑰瑋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於正流相為消長若支盛則正壅塞索可涉越旬日不雨則絕流

地脈枯燥風氣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遇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其姓者極力築限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郡嘗屬寓公符簿遂者經營上流順地勢之宜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觀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閘復成絕潰後之來者顧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蒞事之明年燕凝作嘯通酌與言欲回其濶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備雇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為市咄嗟而辦源浚流長軸植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惜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寶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為浮議者曰肝城歲

陸子學譜 卷十七 本 撫州府志

輝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銅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岡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潰而東多歷年所率為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東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陂若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必慮有檢柅多為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欄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若水復古道或至衝啗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閘歲滋久竹折木腐其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銀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為之耶

亦宜易市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同俾前部後杜之歌。事
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輯議。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淺辭。
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副或者之疑云。淳祐十一年季冬望日
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後溪趙興新記

鄒知丞近仁

鄒近仁字魯卿。饒州德興人。學於慈湖。仕未達。遂歿。慈湖為
基銘云。其為學。平首得鄒夢過。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
覺。而濬其澤。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
某。某與語。從容異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
覺。某為之。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
某。而手振衣而坐。名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汝輩
身學道。則為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計來。子哭於寢門之

曾子學語

卷十七

七

無怒軒

內曾不憚修途。至通名子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子哭
曾哭而拜。子答拜。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
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
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
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
告以有過。則飲衽謝服。所當為。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為靜江
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峰。次曾。銘曰。孔子沒。月至日
至者。人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
有之。魯卿嗣之。

按林氏江西通志。作名魯卿。字季友。號歸軒。所著有歸軒
集。宋修叔林

宋林字修叔。浙江金華人。師事陸伯微。見慈湖所為。宋母基
銘云。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
節行一世罕儔。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
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潛然脩潔。承
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潛然脩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
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
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
禮如成人。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
子姓。纔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姓
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
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問論
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

陸子學語

卷十七

八

無怒軒

孫進士誼

孫誼字子方。浙江慈谿人。楊文元公之壻也。學於公。既成進
士。而致文元公以文。莫之曰。舅某茲致祖莫於故孫甥子方。
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
用。舅刻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長女。每每講切。謂甥用力於
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王力。未續。妻與子。遽

而哭舅拘官問訃望哭既歸哭極日月過速今且莫勞老不
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

傳正夫

傅正字正夫江西南城人傳通守夢泉之族子也學於楊文
元公爲高第弟子嘗輯公議論經籍及訓誨弟子之言爲慈
湖訓語今與魯汲古所錄諸語並見慈湖家記中多爲論如
云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
二章有子尚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有難盡
信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文元之卒
正夫不遠千里以行述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請爲墓誌西
山題行述後以未能溪悉先生之道不敢爲誌而請爲墓表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九 無怒軒

黃璧林應龍

李子愿 墓伯柏 純父劉林應之附見

黃應龍南城縣人師事傳琴山先生學行甚高著述亦富登
淳祐元年辛丑科徐徽孫榜進士第應仕官階未詳學者稱
爲璧林先生明天啟間禮部主事梁維樞兼管內閣典籍因
編輯內閣書目中有黃璧林先生文集十四卷注謂宋嘉熙
間黃應龍著黃爲傳琴山弟子云
璧林嘗爲陸子年譜跋謂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
年譜猶缺友人李子愿恭伯始取棠愿年相與討釋稍備然
未敢定淳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傳曾潭學者柏純父著

聞象山語恨其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來世愚謂時
尚談說而文安敦人務在樸實自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
是非蓋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觀是編可百
世俟聖人而不惑遂遵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
其美志彙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
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
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拜手敬跋

葉貢士祐之

宋儒學案本傳

葉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
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千
絕四碑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十 無怒軒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
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
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
物慈湖至吳元吉掘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
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鶴鳴是同是異難
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應一點吐圓明
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里清

元吉父母俱賢慈湖誌其妣張氏墓云張氏諱景昭故將作
監丞允恭之女孝敬明悟嘗親書史事親有孝友之稱歸司
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
正民悅湖海羣冠仲謨每有輜畧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
論謂善儒人以夫家司計者個儻廣費儒人長慮玉出玩服

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獨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
伏臘之需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為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
了齋陳公為婿不可使俗子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願靖者今
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為戒
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事試業開門不妄交其至吳元
吉來訪報禮甚恭元吉弱冠與貫儒人不以為善聞聲而大
警悟獨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
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獨人已疾病命
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獨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
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云

曾定遠燭

宋儒學案本傳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十一

無著軒

曾燭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
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
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然定遠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
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為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
即道也定遠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
喪煙煤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
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
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
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邪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
止是謂正其心及成起意耳定遠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
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

必有事焉初非臆意料想之謂也

曾定遠初刻慈湖已易時趙家宰元道方以承事知吉水縣
承事因題定遠所刻已易云先生學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
此書知有此書者眾好者鮮彥誠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
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誠曰先生推明
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
誠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餘見彥誠本傳
定遠自記已易云先生已易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燭得其本
因謁知不趙公是正之鈔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
所改近趙公為輯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
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
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十一

無著軒

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
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華畢備厥
功蓋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
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
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燭謹書
趙家宰元道又題孔子閒居解云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
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其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
平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
彥誠敬書

定遠自題所刻孔子閒居解云燭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
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燭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

開後學因錄本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辭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廟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謂五至三無皆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靖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眉謹書

張渭叔渭弟清叔汾

張渭字渭叔初事呂寺丞祖儉後與弟汾並師事慈湖渭早平慈湖銘其墓云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冑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偽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主

無怒軒

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振本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孟頫有覺焉後移書葉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喜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宴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夜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藥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焉於好善勇於改過朋父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五月戊戌葬於

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受斯

孫明仲

宋儒學案本傳

孫明仲字當春人慈湖爲富陽簿明仲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事如此如此者聞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領異某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其矣而心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王子庸

宋儒學案本傳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于庸問學自謂有疑慈湖陸子學譜

卷十七

古

無怒軒

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于庸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耀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也止也止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也止也即意即疑何思何慮疑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拘拘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于庸也

黃氏宗義曰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歐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四明志云舒氏門人有李元白者

字三江慶元奉化人仕爲國子博士初從蔡文懿又傳廣平詩學歸歆其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子伯誨伯森皆舉世科門人黃應春杜夢觀安劉王良其傑然者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又袁黎齋門人有朱元龍者先事呂東萊後事黎齋又有胡諱字牧之弟諱字正之奉化人並師事黎齊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諱別號東齋著易說易林詁別號觀省佚翁著觀省雜書三十卷尚書釋疑十卷沈氏門人有竺大年字耕道亦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爲端憲公高第弟子所著有禮記訂義等書楊琪銘其墓按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順始遺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祖屬之習變而爲儒雅

卷一七

無怒軒

無怒軒

無怒軒

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景日比矣蓋頤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原學脉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又有呂人龍者淳安人受學於錢時爲世所稱有洪楊祖者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舒津字通吏者奉化人文靖公從孫讀書績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蒞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博采傳記著續策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許字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雖寒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史隨筆五卷心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得文靖公之傳又有李清孫字甫山者寧海人師事舒津登宋甲戌進士第受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嚴州判致仕人稱爲霖峯先生當時楊衷舒沈之學東

浙學者未傳而戶誦也今姑錄其可考者附門人之後焉又有史守之者字子仁史氏家傳云丞相浩之孫以祖蔭官朝奉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賜緋退居月湖之松島時彌遠方貴盛而守之心非其叔父所爲著昇閣錄以寓規諫彌遠每有所爲必曰十二郎莫知否軍宗御書碧社二字賜之又清河書畫舫云守之築別墅于甬東名鴻禧府延慈湖黎齋講學其中嘉定間起倅嘉禾不就所著有世學二十四卷潛虛解心易子卑卿字景伯尚郡主知縣有仁赫又有孫枝字吉甫者鄞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枝父允受業于沈端憲公之父越州簽書判官銖故枝少即從端憲遊嘗問學于朱子著尚書解十三篇袁正憲公見而嘆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嘉定間與長子起子同登東南榜進士枝

卷十七

無怒軒

無怒軒

無怒軒

卓邁有智略自秦隴荆襄達于淮海凡邊事軍謀無不練達淮帥起至幕下枝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于累官大常少卿有清廉聲次子願質紹定五年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又有黃應春字元英號西軒者奉化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應春受業于李元白嘉熙二年進士遊臨安四方之士翕然宗之內翰應係左史黃自然以其所著詩說激進送監看詳除國子錄累官朝散郎知處州廣平門人以應春爲最云又有王文貫字貫道者鄞人寧波府志云文貫中寶慶二年進士嘗從舒文靖公進得其詩學之傳時甬東以詩著者余太學端臣以慶源輔氏爲宗文貫亦受業焉教授其州除宗學諭弟宗道嘉定元年進士于詩亦有論著

朱擇善薛正成

朱擇善名未詳湖州烏程人丞相勝非之孫也師袁正獻公擇善嘗往訪其文忠公德秀於閩德秀送以序云自余歸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公之孫且嘗遊於紫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岬岬乎其間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子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力以去之是如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殄寇譬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子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

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又有薛王成者名未詳永嘉人也嘗學於楊文元公著述甚富子璩字叔容能繼其學著述亦富淳熙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史館劉克莊謝子強上其所著書入元不仕林霽山景熙作二薛先生文集序云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丞給事受業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棟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為鬼蜮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渾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內外治疎為采薇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傳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寒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刻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闡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助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不克紹以貽斯文蓋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幸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公亦重可敬夫

曹叔達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慈湖令樂平時叔達往謁見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夜思之至忘寢食凡十有四五日而忽覺與樂平

舒益裕甫齊名慈湖。淡契之未仕而沒慈湖以文其之曰。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寔忘食。夜忘寐。論淡旬而忽覺二十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遠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想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傳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賦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恻望。哭敬遺斯。莫哀哉。哀哉。

鄉貢士夢遇

鄉夢過樂平人以詞賦舉鄉貢進士。慈湖來為令。師事之。未得第而卒。慈湖題其墓碣云。饒之樂平鄉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元

無怒軒

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未得比邑餘干之曹鳳字叔達。叔達留縣庫。晝忘食。夜忘寐。旬有四日而忽覺。嗚呼。感哉。自孔子及學者率陷溺於文詞論議。喪其本靈而事口說。夢夢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千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千知之。魯卿之子魯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感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孔張閭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燦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其勇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慍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

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乃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昆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齊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平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遺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誌其墓。銘之曰。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廢其本靈。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二

無怒軒

樂平自元祥從邑宰楊公遊。其叔祖魯卿繼之。自是邑之學者靡然向化。並為陸子之學。先後覺悟者甚眾。其尤著名者見於林氏江西通志者。有舒益字裕甫。洪簡字子葵。以蔭補官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永興尉。尉學有自得。寂靜弗忘。酬應未嘗入仕。篤志於道。皆楊公弟子云。

鍾國錄宏

西江人物志

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游。大見器重。登嘉定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若惠政。同門袁甫來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為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謂告省親。累擢皆不起。

桂待制萬壽

寧波府舊志本傳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楊文元公弟子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裁以剛介御民以慈秩滿民爲乞留于弗獲其訓迪者恥爲不善嘉定戊辰調建康推官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萬榮固辭遂差主管戶部架閣明年除太學輪對奏絕虜選將二事一以美斷除武學博士每除宗學橫經上方嚮用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嚴刻以監課拘繫甚衆萬榮具書告在不從於是挾行牒與所拘人同寢在苑即委縱遣陞守南康柳悍軍省浮費察奸吏民幸其利三疏乞祠進直秘閣還尚書郎特奏二劄上嘉之因請老除寶章閣待制奉祠崇禧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取古人資於折獄者爲常陰比事行於世從子錫孫紹定五年進士精於春秋累官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給其家

陸子學書

卷十七

三

無志軒

陳文定公宗禮

宋史本傳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京獻府教授升著作郎

遂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數曰此可一日居乎陸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成蛇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運願一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篋開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處言道兩官選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當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諛隨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

陸子學書

卷十七

三

無志軒

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通國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先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還禮部侍郎尊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也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肝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葉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按文定公江西建昌之南豐人宋史本傳失載籍貫今補

入文定公入對每以謹念慮之微。嚴義利之辨為主。蓋陸子之教。至文定而一光。當時盡用其言。則宋祚猶可少延。而惜乎愷于草小。進退無恆也。

文樞密及翁

文及翁字未詳。宋史未立傳。惟四明舊志稱為德祐時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平生讀書以求心名。其齊篤好慈湖之學。于其片言隻字。收拾殆盡。咸淳間。制置使劉黻請於朝。即揚文元公宅為慈湖書院。在慈谿縣東北五十步。屬及翁為之記。其畧曰。慈湖先生。昔在大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閭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宴坐返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是先生知至之始。事也。又觀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間。舉扇論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忠信。而有証其註孝經。述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脩治務最急者六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鷓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王雖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火氏。為先生作傳。及開闢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為先生賞延于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于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衿佩鏘鳴。相其投者。縣宰王君

鹿子學譜

卷一七

主

無終軒

鹿子學譜

脩提管陳君允平。應俗流失學士大夫。童習白粉。誤不知心。為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饗富貴。喪精神以失度。靈者摠摠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亦祇以釣譽。舉梯利。漆膏唇吻。飾簡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為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為禪學者。何異眾人皆醉。及執獨醒者以為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模。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記。

按文昌劉公制置使劉黻也。作書院見宋史。載本傳。寧波府志云。書院歲久頽圯。嘉靖間。其裔孫楊淡修葺之。淡于書院之西數十步。又作小樓三楹。制甚朴陋。扁曰鳩居樓。前為園八九畝。而獲常數十畝之殖。歲有餘饗焉。淡蓋自食其力。無求于人者。故勤而勞。約而不困。儉而能施。樂而有常。其滿林桑菽。有五柳之餘風。故人皆稱為不詩酒之陶元亮云。

鹿子學譜

卷十七

主

無終軒

馬莊敏公光祖

宋史本傳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其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督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

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散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學士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維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縣緡緡帛倚門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

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與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遺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子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博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贊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廉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五

無怒軒

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每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大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徵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爲京尹則制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按莊敏從學於袁正肅得正肅經濟之實學所至有政聲是時其文忠與正肅二公繼朱陸二先生之後並稱理學名臣故莊敏兼師文忠至元修宋史凡兼事朱陸二先生者止稱朱不稱陸其再傳弟子亦然蓋當時以朱註取士

天下人止知有朱並諱言陸而莊敏此傳亦止稱師其文忠也莊敏號裕齋其總領淮東兵馬錢糧時刻正肅文集於懷院見正肅子從所爲文集題跋今附於後

正肅公有蒙齋集子從題其後云先君子正肅公文集四十卷門人裕齋馬公刊于淮東錄所矣片言隻字散落尚多友朋相與彙集得十六卷爲續集其奏議駁疏爲前本所未出者今併刻之家傳國史附焉追惟先德九原不可作名節在朝廷政教在郡國道學在士夫不肖孤何足以知之姑識歲月於卷末云咸淳甲戌十月男朝奉郎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借紫從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五

無怒軒

陸子學譜卷之十八



陸川麗 嶼校

私淑上

孟子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自以為私淑孔子則凡
紹述儒先之學未踰五世者皆得以私淑名之矣宋元
更化之際儒學廢缺趙江漢復被俘始以朱子之書放
於北方實許師焉朝廷因其書取士利祿之誘士爭
趨之於是陸子之學稍衰然陳靜明先生獨以陸學教
於江東吳文正公一代大儒始宗朱學晚亦悔而從陸
其及門弟子名人甚衆道德勲名甲於海內佗若鄭師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山趙東山諸君子亦推崇陸學甚力則心理之同不容
昧也今考其年時未遠於五世者錄為私淑二卷俾學
者知陸子之教久而益光云

吳文正公澄孫參政書

元史本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時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
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
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
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
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
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
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
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
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
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
興按察司經歷鄭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
言行省錄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
數日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
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
權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
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
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
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
業日次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
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陸司業用
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
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
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
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
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
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
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
校奉議大夫俸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
起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責金
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

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
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
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
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
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
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証其
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
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
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
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改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
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
位千學譜 卷十八 無考
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
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
舊次云時澄已無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
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
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安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
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
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
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
問聲震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若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
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舜
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

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
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朱之有也然則可以終
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於朝野見歸於東與
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惟數十
里踴躍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
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力破傳註穿鑿以
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
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
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算
書初於清告草屋數間僅能大通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
廬先生天歷三年朝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四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墜卒年八十五
贈江西行省左丞相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長子文
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富自有
傳
按元史撰於明初總其事者為宋文憲王忠文二公其論
議本於金華四先生故吳文正公此傳引用公元亨利貞
之說意在於尊朱其實此特弱冠之說不足以定文正公
之學必如晚年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齊記乃足窺公所學
之歸宿確在於陸子而鑽研文義之學則皆公所深悔謂
為陋此竄曰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者也
元史吳當本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
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

子從澄進者悉就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原授萬德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監丞。十年。監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監祭御史。尋復為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剡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遂於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克。鄧天瑞。遁。鄧原自剡死。十六年。調檢校章。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

陸子學詩

卷十八

五

無志軒

剿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朵歹總兵。無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權。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代德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雖任牧民。亦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廷賞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

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彙。

文正公論學文字附

文正公嘗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學士靡宗。誰復知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自不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

陸子學詩

卷十八

六

無志軒

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達夫周程張邵與。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讀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往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振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訾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趨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正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進。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篇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偽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又嘗爲象山先生語錄序。云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肝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表。所錄不無淺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垣當鈔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於家。樂順携至。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

賢不肖。無豐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日之口說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又嘗爲仙城本心樓記。云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儔。自宜爲神君仙子之所棲止。其後岡名象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家。寄跡老氏法。好尚適與衆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祠老子。若仙巖。若壺山。若雙巖。左右前後。森列環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面之。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瞻文安在前也。致和東京師語其事。且請記。予歎曰。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界之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邪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有所未及。適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里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頗曾思孟以逮周邵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之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奇秀，又但以老子之宮而名天下哉。又嘗作送陳洪範序云：金谿陳洪範家在石門，繇其家而臨川，臨川而崇仁，崇仁而樂安之南，走三百餘里，即予之所止而見焉。問所以來之意，則出一巨素，有諸君子贈言于觀之嘆曰：古人所務者內，所圖者實，今乃務外而圖虛何也？予之年方壯，贊其美宜及時而勉學以成身，以悅親，苟如是，朋友稱之黨里敬之長老喜之，子弟效之，推其餘又可以如世俗之人之取爵祿顧不此之爲而爲今之行，子計左矣。且予之鄉陸子之鄉也，陸子何如人哉，亦嘗頗聞其遺風乎？夫朱子

之教人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所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或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教也。然則其義安在外貌必莊中心必一，不如是不可以讀書講學，又豈能真知實踐也哉？子亟歸而求之，舍是子無以贈子矣。他日再來，子將觀子之進與否。

又嘗爲王學心說云：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知必其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然知其所知，孰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徒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國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至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臨川黃公若字其學者，王敏求曰：學心，故爲誦予之所聞。

以下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采

元史本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欽。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至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諸生。中得字求魯。泮。歐陽元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為詩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攸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于戈中無書冊可携。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士

秦

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榮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逸。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渠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服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組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傅旨諭集勿克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秦

生仁宗更以集為翰林。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候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獲微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儀。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館。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廢則知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以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道。微亦其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厚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欺妄為奇論者。果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誦讀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警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聞。雖國會舉薦不及。用其宗即位。拜住為相。頗起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

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中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選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太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燕許

子學語

卷十八

主

燕然軒

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進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宗師特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崔華之場也海潮日至於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將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

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斯成而不可為矣事竣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當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竭今未可去耳除奉章開侍書學士時聞中大飢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謀聞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怠於近效則怨謫與焉不幸大苗之饑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給溝洫限畝節徭征歛拊其傷殘老弱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東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無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濟方一鼓無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

子學語

卷十八

主

燕然軒

矣帝稱善因遣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數諸僚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廢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間無益時政且餽餼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各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政理之達生而知之辰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

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開舊章因于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瑞應奉蘇天爵大常李好問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聞見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下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下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

臨子學譜

卷十八

五

無怒軒

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給即請易藥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人材必先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流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遠謫終不為勳光人梁伯廷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廷游其間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終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鴈膳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察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弟吳幼君崩大臣將立安祿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名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安祿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剌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魯實書其事於脫下赤顏又詔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廷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名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從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字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榮早卒教育其孫無異己子兄承以筮庫輪賦京師府敬于繼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姪孤妹具有恩意

臨子學譜

卷十八

六

無怒軒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數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議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盆泉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貨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懇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懇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雖學博洽而究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七

無怒軒

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纂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蔡同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子四人安民以蔭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

虞承字孟受文靖公兄也弱冠與文靖同師事吳文正公澄文正公爲之字辭云著雍困敦相月六癸虞氏二千外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承也維五集也維伯愛加爾字用勗爾德執承執受忠信於禮執集執生道義於氣禮喻夫承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生者其效如芸之熟苗以長茂于告汝承自誠而明行有餘

力一貫粗精于告汝慕自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一實未裡無爲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忤威大周流進退同覺集匪詞華采匪辨博希聖希賢承爾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國母希爾先蓋文正公所以期望二子者遠矣孟受仕爲某縣丞以運糧艘赴京師至江淮間風壞艘坐累卒於京文靖公經紀其後竭產救之乃得塏孟受二子曰望曰登登有學行吳文正公亦爲之字說以訓之字望曰與京字登曰與齊

虞別駕集

元史本傳

虞蔡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廉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七

無怒軒

從禁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寬有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禁皆赴掠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避至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木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禁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正黨所爲坐捕盜司召至至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禁乃斷平井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爲政若此其滿除嘉魚縣尹禁已卒禁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

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窮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然不問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按仲常早歲聞吳文正公道德之懿明本心辨義利自號曰貞白故愿官所至嚙然不滓有貞白丈藁若干卷行於世其名與文靖公相亞以先卒故稍不逮然皇慶二年叔常赴選吳文正公作序送之以比蘇子由其序文云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為盛衰其能之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於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華李唐至於中宋二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九

無怒軒

百餘年又日以衰敝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噫何其難也同時眉山乃有三蘇氏者萃於一家噫何其盛也三蘇氏以來且二百年矣眉之別為陵之虞先世以文士立武功致位宰相數世之後有孫子及富江之南其文清以醇有子曰集曰槃一家能文者三而二子表表乎時眾之上幾若眉之三蘇然噫又何其盛也子及再為大郡教官倦遊而家居伯子集國子助教遷國子博士久處京師其文也人固見之其名也人固聞之矣叔子槃由書院長赴吏部選其文也或未之見其名也或未之聞也子由之文如子瞻而名可與兄齊者也昔二蘇之齊名也歐陽公實獎拔之今在朝豈無歐陽公其人與槃此行也必愛知焉凡既顯名於前弟復顯名於今虞之兄弟有名於子

及猶蘇之兄弟無忝於明允也蓋其期望而稱道之者如此而惜乎其不永年耳虞氏兄弟可謂有光於文正公之學矣

又按仲常與兄文靖公並以文名世而貞白素不傳今止錄文靖公文二首於後其送李橫序云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改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橫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灑掃應對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辛

無怒軒

以折之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振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鄉材大夫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小者近者而不教之大者遠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啟夫

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中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蹴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敵為為涵養德性。謂淡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漢護其短。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製造之具。刑政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主

蘇軾

未嘗漸事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舉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

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蘄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校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受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學。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問來謂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敘所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主

蘇軾

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有所感而興起矣。又嘗為思學齋記。云。子始識臨江杜伯原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之。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前漢如。意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予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去。免役省墓。吳

中將涉漸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開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受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益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為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烟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當問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

肯不礙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則。因以為記。按文靖公道國學古錄。文章為有元第一人。比於唐之有韓宋之有歐。蓋崇傑之士。獨為一代宗主者也。其文無體不備。獨錄六二篇者。故送李權序。則知朱陸二派之所以分今而未始不合也。蓋思學齋記。則知陸子之學。卑不溺於訓詁。而不墮於空虛。足與興文正公尊德性道問學齊記。互相發明。而文靖公所見之明。所據之實。與所造之廣。大而精緻。所以卓然為一代斯文之宗者。亦於是而可知矣。

元文敏公明善

元史本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

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寧兩學正。辟椽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椽。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殺諸謀。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殺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賴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陸椽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韓中書左曹椽。椽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重。

後瑄敗江浙行省精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
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辨白其事者乃復據實
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
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師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
者以進明善舉家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階同譯潤詩之書
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與聖
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有
過可也帝旨出賑山東河南飢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
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
擅命從軍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
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
試官及廷試又為讀卷官所取士復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
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
可之罷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
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
仁宗實錄英宗親禪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
署者三春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
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
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脫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
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
定者爾自漢以來先儒所當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
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
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堂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卷十八

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
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露中肴酌酒
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
惟求得佳士教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
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
將為復初推折今為飲此酒惟勿如是明善受厄酒跪而酹
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
厄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其人吳全節與明善
文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彈言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
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就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
陸子學諸 卷十八 無恙軒
文益精當明善大為乃驛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
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蒙父岐州路同知早卒
校復初受學見吳文正公本傳集中往復問答甚多
董忠宣公士選
元史本傳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
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
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陣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
之始知為文炳子奉功佩金符為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降
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
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
選為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議其

第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金行樞密院
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王乃願執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
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願飛矢及乘與前士選等
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
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
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
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
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
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
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爲
豪民占以種桑水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理力開
復之成宗即位金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

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知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
威素著不嚴而肅然有大臣風入會稽密院事俄拜御史
中丞前中丞崔氏久任風紀善幹旋以就市功既卒不忽木
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
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疎然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
師征八百媳歸國遠冒朔霜及至木賊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驅民轉粟餉軍路谷之闕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果
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
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與此役
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士
選率同劉之等奉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
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又遣吏論之
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
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已侍從皆爲之
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
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
帝聞師敗績憤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
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
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
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
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
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樣元明善
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洪於家築以教其子諸老
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還南行

其身每一之官必費先業田廬為行費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慈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按並公身後恤典甚盛贈趙國公謚忠宣史俱水入傳疏漏甚矣其詳並見吳文正公所為神道碑文又按並忠宣為元勳世曾生長富貴家而所至蕭然如寒素讀書修身老而益厲其得力於吳文正公之教深矣至於崇書院禮名儒全虞元二子之交其有助於吳文正門牆之功甚大蓋儒臣之賢有元公鄰未之或先也

李忠文公輔

駐子學譜

卷十八

元

李忠文公

元史本傳

李輔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下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輔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服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輔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輔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禱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成疏無成書可考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為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

駐子學譜

卷十八

李

李忠文公

書命精巡視河渠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積漬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漢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郎未嘗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校補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地饑徐蔡陷斬黃焚掠數千里遣都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屠下流賈江東西襟喉之地輔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無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日之閒紀綱起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反省臣相繼遁輔離散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石宋李璣帖木兒方軍於江間之通輔雖孤立解氣愈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輔大喜向天憑酒與之誓言如賊口賊道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賊過賊路倉卒無就乃墨士卒面統之輔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休險阻乘高下水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輔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機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過橋不得動進退無措輔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輔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

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從辟旅斬賊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半章政事亮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起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采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穎亦死於賊采昭兄季子也事間贈黼忠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無怒軒

按李忠文公以大臣子入國學與其兄藻同師吳文正公而於公之孫參政當友善文正公集中有送國學李黼泗州省親序今附於後

穎川李黼之父藻者仕於朝新便養出守泗州黼偕其兄藻為國學弟子員留京師達定省越三載泰定甲子冬謁告往泗州寧其父母且奉其祖父母封贈之命以歸亦可以悅親榮親矣僉謂黼研經銳學不倦其成科名受官職也可日月幾親之悅親之榮將有倍於今者焉斯其為孝也歟噫此世俗之孝也若君子之孝則不止是韓子曰事親先其質後其文盡其心不參於外質者行也韓子文士爾而其識能及此况不以文士自足者乎夫子論孝始事親終立身立身之要慎其行也可法可傳之謂立行道於今揚名於後世使世

贊歎敬慕稱為某人之子是顯其父母於無窮也豈止一科名一官職而已哉黼之往也自監學之師以下俱有贈言同人二子請予言序其首噫黼誠才子也其研於經也奚所志其銳於學也奚所事予未悉知也而吾之孫當劇言其穎出乎輩流予其可不以遠者大者期之夫

趙編修弘毅

元史本傳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或問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後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於翰林書寫再轉為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無怒軒

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與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鄰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選將何之不聽姬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黃待制

撫州府志本傳 奏用元史本傳

黃待制字族士金谿人弱冠謁吳文正公於郡庠文正方類編小戴禮俾撰列諸箋疏得失上之文正稱嘆又學文於虞樞其不器之至正十七年北遊燕金華黃潛於人慎許可獨怪

獎。且與之通。謂丞相太不為。按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遣太常博士韓子博士。監丞招翰林院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推作秉政。天下大勢已去。呼累疏大計。皆不報。每彈指長嘆。同列或以從宜。適變為問。呼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我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也。二十八年。京城破。呼召從人張午曰。吾義不可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午倉皇進井負之以升。言曰。今南兵不殺。猶賓禮偽臣。他日幸致富貴。今我自盡。忠未聞小官而死。社稷呼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子使人環守。會南將令朝官俱輸告身。呼結午曰。爾言良是。可取吾昔身來。第羞見同朝人。必乘醉乃往。午大喜。持錢沽酒。守者稍倦。呼解冠裳。履舄列真井上。復投而死。年六十一。邑人陳介與午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愁軒

之西山。早初娶桂。早卒。或勸呼娶。呼曰。共美伯姬。區區婦人。尚守節義。吾弟幸生男。即先祀不絕。乃不復娶。有詩文集若干卷。

李學正長翁

李長翁。名貫。未詳。師事吳文正公。經明行修。屢任教職。文正公亟稱之。嘗自韓所作詩文名曰小草。文正公為之序。云。袁路二邑。雖有聲譽。觀其文不苟作。韻語僥語皆工。得如斯人。百輩布滿州縣學宮。文事其興乎。雖然。又有進乎此者。譬之木然。文猶枝柯。葩華也。修行以培其本。明經以美其實。文乎。文乎。非但木枝虛言而已。

皮潘判潛

袁進士明善

皮潘字昭德。清江人。以父南維。總管添補邵陽。考滿歸田。二十餘年。朝命三名。始起。判平江路。少受業於吳草廬先生之門。其行也。草廬作序。送之。稱其博覽記工。談論為儒。學之。與。史。治。之。皆。厚。又。云。書。學。李。秘。監。詩。學。黃。太。史。皆。升。其。堂。蓋。昭。德。亦。草。廬。弟。子。之。知。名。者。也。又。皮。氏。從。學。於。草。廬。先生。者。甚。多。同。時。有。皮。野。字。季。賢。亦。清。江。人。草。廬。先生。為。作。詩。序。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愁軒

昔與先生游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立者。後其子京。為本路學教。遇先生至。郡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疾少間。未嘗輟其問答。久之。部使者請先生觀新。無。後。成。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悼道之無傳也。虞文靖公嘗為誠夫父。袁仁仲。甫。墓誌銘云。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曾大父恭。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娶吳氏。鄉貢進士。賢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明善有子曰啟。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園。明善懼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

墓於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於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於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于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干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延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孽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害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墓猶念念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

康山長震

西江志本傳

康震字宗武泰和人嘗從吳草廬劉溪齋學湖廣左丞吳當薦爲慶陽州書院山長秩滿當遷以親老歸作莊山書院招延學者館啟之元季監州與定議爲守備計城得完未幾熊天瑞入寇匿山中不食而死有思治集藏於家

楊從君準

西江志本傳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吳文正公澄文章高古甚爲虞道園歐陽圭齋所推許危大僕尤敬服之時修宋逸金三史歐陽諸公薦之不就號玉華居士

王西齋梁

撫州府志本傳

王梁字良甫樂安人父科字子純宋末貢補國學因亡隱居不仕草廬嘗曰者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遺梁師事草廬先生賦詩送之有人以書觀書書與已爲二我以心觀書我心萬卷備之語梁汪陂溉田千頃鄉賴無旱梁力學爲草廬所器邑長受理薄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

黎教授仲基

撫州府志本傳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世治長不用僧道仲基性端重不苟簡嘗謂草廬於郡學他日復以請蓋先生喜曰期年所授無如君氣質文章皆善者乃書其後曰爲文不若進學進學不必文工君能以爲文之功進學此堂即不缺矣自是數受教大曆二年郡以明經博學薦至正初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湖陽臨桂二縣教諭改龍溪書院山長太平路儒學教授斷黃盜起嘗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太平不守歸築室於瓜圃邑人熊鼎南城胡子昂宜黃樂變皆在謀下偽守鄒克銘修邑學無一人至者招仲基稱疾不起復召其徒恐

被禍乃分百五十人與之克銘大喜。原稿有加。遣使致饒。不受。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田集十卷。語錄八卷。

黃徵君極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先生。元統中。南臺薦以不求聞達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治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

黃博士伯遠

黃伯遠金谿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忠文公英嘗作六賢詠。謂為元詰。劉傑。朱夏。陳介。黃暉。及伯遠也。

吳教授卓

吳卓字齊舉。臨川人。宋後齊丞相六世孫。早師吳澄。得為學。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主

無怒軒

之要文章森嚴有法。教授臨川。遂占籍焉。號平齋。有吾吾齋類稿。從子均仲。撰春坊中允所著有新增復古編。

丁大使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游吳草廬澄門。草廬禮之。為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時吏督鹽直。榜笞無虛日。乃傾貲以代輸。撫鄒氏孤子。命為娶婦。而教誨之手。編小閨彞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大使。兵變未任卒於家。

包忠文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穎異絕倫。嘗受今文尚書於吳草廬。動履端嚴。為後進楷法。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士習為之一

新及歿。門人私謚曰忠文先生。所著有四書凡例。易九卦衍義。詩小序辨說。文解字補義。及原教說儒等篇。門人傳其王

粹最著。其字拱辰。進士任延平路錄事。轉本縣尹。政尚廉平。人咸慕之。洪武間召不起。槐字景符。得希魯與旨。居上林以道自處。弟子受業者皆循蹈正學。卒年九十四。同時有焦位字致中者。亦進賢人。同希魯游。草廬先生門授書。理以此。開元末兵亂。痛父母死於其命。誓不飲酒食肉。結廬墓側。明洪武初辟池州教授。希魯次子名宏。字用夫。傳其父之學。洪武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至京師。上問陰陽鬼神。對稱旨。奉使山西察苛政。至洪洞縣官舍疾革。大書於壁曰。學傳乎道。道統心貫乎一德。功被乎天下。言利乎後世。此聖賢之學。君子之事也。書畢。正衣冠端坐而逝。有訥居世。此聖賢之學。君子之事也。書畢。正衣冠端坐而逝。有訥居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主

無怒軒

文集六書補義各若干卷。

御雲卿從龍

御從龍字雲卿。九江人。志行卓然。年既長。始學於吳草廬先生。家閨閣之中。築精舍曰靜虛草廬。為靜虛精舍記云。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閨閣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為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室其重府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予。予故為之陳其樂。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主於

一而無所適則才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接物之後
風而不誠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
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
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者仁也
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心故愛人利物之心
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
姻戚朋友鄉黨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如九州四海而為春
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
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為况無
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為哉周子所謂念前之草與
已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與心廓然豁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李伯宗本

李本字伯宗榮孫從學於草廬草廬沒就學者皆依李氏本
與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菴皆為
之記棟父李淵嘗三刳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虞文靖公有送李伯宗序云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
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
人曰吾鄉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
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又集之歸至斯郡也己

後見公庶及開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已此伯宗之見于而
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
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
能無少出入也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
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亦畧思
于蓋聞吾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
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暇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
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
氏遺書盡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
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難而少廢焉懼夫獨學
之寡聞也未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
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夫都邑之大而取友
焉韓子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
哉某又聞之孔子言竟校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
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此內聖外王之所以
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紜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數哉雖然
則必有棄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
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
前無古人當宋咸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
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卑

無怒軒

及而不知其道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意。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子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驚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固二賢之差殊。而精攻神會焉。於聖人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自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包仲邪淮

包淮字仲邪。江西南城人。師事吳文正公。嘗名其讀書之齋曰泥川書塾。吳文正爲之序云。泥川書塾。肝江包淮仲邪所。以名其讀書之塾也。包氏自贈太子少師克堂公。早遊朱陸二先生之門。而資政殿學士文肅公。擢儒科。登政府。文學政事。爲一世師表。淮文肅之曾孫。少師之元孫。克承其祖武。亦可謂聞人志遠矣。昔周子家舂陵。而稱汝南。朱子家建安。而

稱新安。皆不忘其初也。蓋與太公封於齊。而不忘周者同意。是意也。豈世俗小生所能知哉。仲邪年少才俊。博古而通今。由文肅上。邇孝肅。文學政事之美。固已不待他求。又充其所到。而朱而周。則包氏世世有人。將有光於其先。仲邪勉之哉。

徐山長基

徐基字士崇。清江人。得之齋。早有才名。草廬先生示以爲學之方。有士崇字說。見先生集中。元統間。用薦爲書院山長。所著有玲瓏齋吟卷。

黃教諭盅

黃盅字子中。萬載人。受學於臨川吳文正公。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於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公嘗題其書堂曰大本。虞文靖公爲之記曰。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可皆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求求子爲之記。而不知子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子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未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豈必有模稜想像者哉。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

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技于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五為施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返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釋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欽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凋謝潰管衡突而後發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朱徵君夏

撫州府志本傳
朱夏字元會一字好謀金谿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數舉進士不第益杜門究心經史為文不及於古不止草廬閱其文而稱道之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惟一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知者往往惜其才而不及用也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王伯達章

王章字伯達臨川人學於吳文正公公有王伯達字說見文集時名流皆相友善將請于京師李仲公為序送之云余嘗過臨川王子伯達於河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于

退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為京師進時春雨初歇草木明茂予與伯達登覽乎山水之間徘徊於瓏邱之上頌當世之設施論古人之製作相顧以樂信而後別伯達蓋與先生之門人也其始冠先生字之而又為之說其間見也固博其講貫也同詳而足行也蜀郡虞公序之虞公賢縉紳也南豐羅子序之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管之於車或推之或輓之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於是乎書

戈伯敬直 弟

戈直臨川人初字以敬師事吳文正公為改字伯敬作字說訓之曰敬以直內夫子傳易之言程子謂夫子言敬以直內不言以敬直內第宜字叔義亦師事文正公公為字說云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兩字說皆合於陸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子取持敬辨義利之旨伯敬嘗著貞觀政要集論每條歷舉古人論議而斷以己意皆卓然可觀第一條論君道謂三代以上之治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尤為有見於陸子之學也

張伯國恒 吳先生弟子見文集者附

張恆河南人早師事吳文正公篤志經學公字以伯國為字說以勉之嘗問孝經大義往復甚切公集中有答張恆問孝說一篇其事蹟及官階所至並無考河南覃懷有姜道源名河亦同伯國師事公又有撫州余浚道名淵黃王成名珏臨川彭永年名訓清江曹伯通名貫廬陵易以清名原崇仁陳思敬名幼德肝江吳王成名珏畢崇遠名光祖並從學于先生先生並為字說贈之以勉其學又有新安吳希顏字季淵師事先生學成名立任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先生為序送

之又有臨川饒熙宜黃樂順諱蒙三人並師事先生與元復初友善先生並嘗為序以送其行又有臨江黃良孫任袁州學正立雪崖書院昌明先生之學先生為之記鄱陽陳仲江名浣者從先生學其歸也先生為序送之又有南陽張師恭豫章舒慶遠河間廉克浙東潘漢章並學於先生集中並有送行序有河間張岳者見送舒慶遠序中同郡有乙卯進士李隆戊午進士李岳者皆先生弟子見先生所跋會翰改名說番陽李亨者仲公先生之族學於先生嘗跋其家集燕人吏師魯者先生志其母墓云師魯恪愿從余學其母節婦也樂安有夏友蘭字幼安者敏慧與邑尉明安達兒同師先生幼安早卒先生誌其墓又有崇仁陳世字伯高者尤以早慧稱在門牆甚知名年十九即歿先生誌其墓尤嘆惜之當時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樂恭軒

先生南北所至聚講者輒數百人著弟子籍者以千計今惟姓名見先生文集者附記於此餘無考矣

鮑省元恂

明史列傳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泰定元統間省試第一人至正中薦授溫州路學正學士張有御史劉彥博薦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以科舉取士召恂同宋濂為考試官十五年禮部主事劉庸薦恂及安吉全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明經老成達治體可備顧問帝遣使辟召恂詮長年先至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踰七十矣帝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帝曰特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

容晏語庶不負平生所學何辭為皆言老且病辭益力遂放還

按崇德今嘉興府石門縣仲平恪守吳文正公之訓以力行為學而當時方崇尚章句訓詁之學故雖以大學士位之猶力辭而不受也

東吳先生儀

吳儀字明善金谿人自其五世祖師事陸子傳之子孫世守其學科第蟬聯名德相望儀師虞文靖公名益著宋文憲公為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惟吳氏自延陵而分國譜之句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舍光射邦基生師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師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樂恭軒

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又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績承家學為事難初號輟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儀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咸又薦於鄉立儀之孫咸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宋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其門先生隨其資器率予訓迪必使優柔厭厭而後已凡所數釋皆五經與義不拘泥於箋記

而大旨自暢。晚尤靖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傳傳曰。類編曰。五倫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蓋卷帙曰。此書善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然於文辭尤豐。雖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闢抑揚。不忽地度。論者謂如晴窗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慈而端嚴。陰德極著。必正本冠而坐。家人聞其聲。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惟為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求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東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異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求悅。必收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于常奉敕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于未暇為。而先生計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擬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塋。塋山且勒文。懸緯之碑。于聞世之右族重。其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之所靳。今先生之門。何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于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平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是矣。錄不

趙徵君訪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哭

無怒軒

趙訪字子常。休寧人。生有異質。自孩抱時。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性理大全。諸儒語錄。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勵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及長。徧詣師儒。請質。不問遠近。恆留產為束修。資所親。或非之。弗顧也。聞九江黃楚望氏。杜門著述。往往拜之。問年。曰。已未。楚望曰。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若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弊。意在斯乎。先生因問窮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曰。例舉一事而湛思以得之。蓋楚望氏之學。在窮經。以積思。自悟為主。故其教引而不發。使之自思。先生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入數年。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

先生退而致思寤寐不忘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其專篤如此楚望氏常校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易置其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二年之內夫入姜氏於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楚望氏略以二義貫春秋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意在於斯矣

遇嚴陵諸益於夏氏大之夏因出其家傳先天易書示之曰

無義易二大衆也先生受之而別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

閱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又數謁太史虞邵菴氏於臨川

虞殊敬異之館於家一歲歸居東山精舍益致力於學久之

有鼻得元末兵起結茅於星溪之間閭山潛心著述雖顛沛

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儼壬寅春始歸東山明太祖初起嘗

統兵過其家物色之屢被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辭洪武

卷十八

兒

無怒軒

二年起山林隱逸共修元史先生在名中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未幾疾復作卒於家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嘗言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爰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別著葬書問答一卷行於世先生之學以精思爲入門以自悟爲歸宿蓋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極盛然其朱流或以辯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推究文義間而當時鄉先達從事著述所以羽翼程朱教者兵有成書先生舉謂於學者之

要未有當也

東山之學發端於黃楚望而成就於虞文靖公其親詣臨川而謁虞公也以書上虞公云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常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於不足以及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訪之所

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訪之幼也聞江南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訪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訪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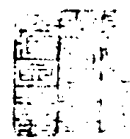
季

無怒軒

早歲學於鄉耆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克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途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東山之言如此蓋有見於文正公晚年之學實有以上接陸子之傳而未敢以自信因欲決其然疑於虞公也其指切南宋末流講學之弊尤爲至當不易東山造詣固已高矣。

東山作象山先生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又一首云。大道之廓如日行。

天正氣之如雷出泉洞微聲刻刻垂精和即簡易功成



陸子學譜卷之十九

後

平遠王士俊校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信州上饒縣人資京顯異不屬為富貴利達之求生於宋理宗景定二年丙辰自少時卓然講求聖學深信陸子之書宋亡元興遂絕意仕進時許文正諸公方崇朱子之學既設科取士非朱氏之說者不用先生守所學不變閉戶潛修躬行實踐德益充望益重於是有志之士爭來問學弟子率存祀諸行吳謀最著而先生以靜明名其書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私軒

齊學者因稱爲靜明先生其疏也視諸遠狀其行甚詳今舊集不傳惟李存所爲墓誌銘見侯菴集中其辭云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之行也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以病其達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爾其者識非之毀短之明推之又甚者求欲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富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二月此書成於年七十有五先生諱苑字立大

曾祖友誼祖元公父一子孫氏丁男一曰喜女三壻周良
弼段新項孫男三曰賴東辰辰子開先後明年三月
丁酉頤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已酉年山先生別方正大於
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學無所不究其理深沈里巷之
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其困苦其身而奉養於
學所異同之辨無十舍之虛一命之貴而有愛天下後世之
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以教之君子也歟其論若其他言
行其所以於世學者之方門人視舊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
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撫其大者誌諸墓為之銘曰學久荒今
則萌周鼎後有成由先生

靜明先生於陸子弟子門人之書無不搜求講貫嘗取錢子
是百行冠冕詩編錄之以示諸生而李仲公為之序云自宋
陸子學蔚

卷十九

無終軒

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則以微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
分其詩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融堂錢子生於宋
之叔世取昔之孝者忠者而贊之以詩而心以為是二者百
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錢子有道之士行於家
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贊取
其所行者也是故身巨之埋兒則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泣
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豪之噴血雖出於憤烈
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順子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
而見理亦有所不可求孔褒之爭死則貶其未知倫理之輕
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京師是皆所以引人反
求諸已者嗚呼此豈徒然為詩也哉先生謂哉上饒陳先
生獨受而讀之日與諸生讀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

下人心風俗為己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危
素又板行之間者見者皆從而依助之之人也之心也又豈
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宋傳而人誦之也使
宋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
或雜興而亂恐其於此未必不如嚼蠟然則如天常民彝何
李存上先生書頗於先生之學有所發明今附其畧於後云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靜明尊先生座上人心猶宋風
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經義
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
治嗚呼尚志之士欲盡舜吾君免諸吾民者亦焉得無憤
且歌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火中而燬燭也至
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知弃之弗畜之

陸子學蔚

卷十九

三

無終軒

矣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而失其所以為人舉安之而弗
悟其非則是曾戰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華
不才亦豈苟私於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
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周之澤
未甚遠也猶且毀短於人窮乏奔走雖門徒或謂之迂至昆
弟不喻其意而况於今茲者乎敬惟陸下本心之學先紹於
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
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贊述之夫豈規規然於
繩繩訓誥之末以增人昏德半人陷弊者耶今先生又特立
於波瀾顛倒之餘扶植於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為不為人

業大師之賢而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幼且勇不足於已能不難於未聞不膠膠於故常之習不屑屑於黨黨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此路有所成矣况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

陳先生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李存字明遠行二故又字仲公饒州安仁縣人生有異稟工文章年甫壯名已聞於四方其友舒衍勸其為學始師事陳靜明先生學咸望益尊屢聘不起元史稱為江東大儒事詳弟子臨川危素所撰墓銘其詞云至正十四年七月番易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

陸子學譜

卷一九

六

無怒齋

口始聞卷哭於清忠亭又明年春元教于宗師有與為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廢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志還塾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也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競曾大父昌宋贈朝奉郎大父橋鄉貢進士父萬頃由進士制置司奉議官之極從大父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引冠編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為古文章事視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寢必奔走視之未始間報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適已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歸三還其券并謀屋室器物鄔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蚤有州

里之舉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時昔慕子之多才藝今遊於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舉末也何為哉未之遽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憫惜乃大感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使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劘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為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為隱居計來學者眾邑令禮為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為主文三以高第邱園薦王文獻公為南臺中丞為古孫右丞為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先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以翰苑會去國不果著書室

陸子學譜

卷一九

無怒齋

曰竹莊題曰侯庵恒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倫甚可慮也徵陳子其其然為小人之歸或謂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煥然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語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顏古神清衣冠藹藹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示倣兵與門人何琛迎養於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塋榮祿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樞之孫子男三人卓章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婿曰某孫男一人樞曾孫一人復觀素

少以文一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存心之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索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路書數載不敢忘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死猶生歸葬故鄉家銘千穴式草所聞敢告來哲

仲公先生初上陳先生書已見前第二書云存不才獲師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於此哉而俗中且斷斷然訕訕未已俗中之斷斷然訕訕未已者唯知較子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學也者一說於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耳易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遠乎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而疑心焉有慚心焉焉乎吾心之靈本無限本無繫縛本無拘繫本無流洩其有不然而者已私賊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於先覺而覺焉後知者必有待於先知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適於正於天地鬼神何慚千古往聖賢何慚於祖先父母何慚於子孫後裔何慚於吾君吾民何慚於後世學者何慚存敬誦何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慚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此何耶是故表見車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

為其富也吸粥和饒有不足為其賤且貧也為其不足為其威也死絕不足為其變也夫豈強為之哉理則然耳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常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不絕如縷者賴此經存焉耳而經之義蘊於訓詁近世尤盛切而誦習其說比得純於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有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他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墜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者謹獻書以聞惟先生終惠之教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九

無怒軒

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為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為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為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奉奉在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克其克克舜其民為已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於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官勳成以彰其功此豈小智小才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為盛之初六幹父之蠱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為吏道之弊而數政思四海九州之大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為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吾君相之盛心而以

伊周孔孟自於式哉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爲中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其不當舍摠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爲二矣亦豈達達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弊而儒亦有儒之偽若以孔孟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則何以有子欲無言之說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爲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吳端蒙坐邪說終起而已又不得其僅以行其志則詩定書繁周易春秋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表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

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辨之義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烏乎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綱衣之有領振而舉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效將所以臨民治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侔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且今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八下者也況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

僞多端好詭百出徇私而不徇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牽逐隊拱手累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强者爲矜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任也始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觀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感感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爲患者哉嗚乎其表直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士

無怒軒

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先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爲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爲有司所取爲朝廷所用宜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爲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外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

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於資稟之厚。行之於報轉之間。振振乎有餘力者。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爲吾黨有志者告耳。

祝經歷

靜明先生門人。寂者李仲公。而寂先受業。又率舒衍等往師事者。爲祝蒲遠。明時沿元舊科舉。止用朱子一家之說。其修元史也。凡爲陸子之學者。必排之。故靜明先生與江東四先生。皆不爲立傳。仲公先生寂著。亦止於張仲舉傳。稱爲江東大儒。而吳舒二先生行實。皆不傳。祝著述有仲公所爲墓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誌銘願詳其文云。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耄者自衛來。今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嚴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幼而嗜學。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著述從之。遊稍長。頗不羈。他日忽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雲流形。庶物盡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思以大明此道。朋友如慕鄉者。輒明目張膽。爲言親之。循同根。援之。與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氣質之偏。思攻辨之。不遺餘力。故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事師之禮尤謹。苟宜費而乏。雖質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茂才異等薦之。行省授其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

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文安公舊講學象山祠宇。又廢。言之郡縣。率同志復時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業者。不下百十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終。求而資之。娶未與。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輳。調集處路儒學。南臺都事。奉公某。聽其講。謂明暢。即命予受學。滿陸饒州路儒學正教授。遺書幣致。旁郡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買住公平堂湖廣行省。辟爲樸史。參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賊敗。徙奴兒干。厚賄求近。不可措。州宣慰楊公某。率酋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述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贊。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既而授將仕郎。澤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得賊數百人入境。同知保童勒迎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被掠脫身走。卒遇官軍。寘草中。保童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榜掠死獄中。保童因僞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署。覆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保童。賄不就辯。四人又死獄中。通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按察公歷廣東。西聞其冤。命更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伯顏不花。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推問。市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於外。保童復不就辯。且教曹吏家人。訴於府。復移藤州。會赦皆免。公竟死藤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文。剛。文中扶視踰五嶺。以歸。至陳章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一月甲辰。葬公饒橋。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數千言。及平生所爲雜詩。

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決其論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傳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顧雖與公為同門焉下不逮遠甚而初德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淳之辨勝之死殆不善為身謀應之曰非而遂之者遠不為也居其位坐視無事死若遺肯為之乎前乎吾事撥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而去之益倫則憂且緩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無乃用其細曰變夷之俗然而念驅馳報殺傷二十年間嗚呼而逆命者往往而有多由吏于其土貪者魚肉之忍若草莽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蓄遠之為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可安遂辭數十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膺下焉窮瘁焉心亦可悲也夫是為銘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古

無案軒

李仲公有贈祝著遠序云大學之道不明於世又韓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予一者則又謗謗踴躍焉何斯文之末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履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知之也雖其弟子祝著輩亦皆卓出於類存欣慕之將以明年往遊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著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著茂才異等宜中其科際巧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惜久則大喜何者江浙之士號多秀敏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澤弘厚之氣有人於其心修省變化之言易以相感夫然則是富彙一在也而存於進者有不可以算也是則無所於惜而有大可立者中其與否未論也

吳寧光議

吳謙字尊光饒州安仁人陸子曾孫女所出也其官階事實未詳然早事陳靜明先生傳外氏之學與視李舒三君子齊名仲公與書稱其筆墨簡樸恭儉為之又望其賜顧以請警策則尊光所造亦深矣今附仲公所為尊光母孺人墓誌畧見其世出云孺人諱某姓陸氏世為撫州金谿縣青田里人宋文安公象山先生九淵其四世祖第而歸饒州安仁縣松唐里吳君中立斯賢二子長謙次恒女一人婿同郡臨川夏柄孫三人通迤進至順五年癸酉三月丙子無疾而終得壽七十有五謙以元統三年乙亥某月日葬里中山謂其友李某曰謙之母性靜而和寡言辭平居堂與間若無人者容止甚安坐立必整先君子年若干棄二振家甚貧母助儉以掌之不為憂但常曰吾為汝家婦時惟恐得罪舅姑若輩宜自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古

無案軒

母為爾先人及外氏羞謙因得從師百里之外歲時一歸省囊裝蕭然未嘗一語及也素少疾雖老願輔間潔無嗜澤丙寅之歲恒復卒謙則無所事得朝夕養而吾母亦不為人世留矣吾子有同門之好賜一言以刻諸幽則吾母之美將不隨以死乎其悲其言不敢辭銘曰生有德血氣治既高年不病死理斯所宜孫子仲公有復吳尊光二書其一云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遇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跋望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舉敬審初寒履用勝裕用以自慰吾曹隨時中分筆紙隔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為之區區之見自覺益親切但汨沒於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淵陳如許深自恐缺記文愚見所到具別楮謀語從汗王楷拜領厚餉皇汗而已紙尾所喻謹在

、舒元易行、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美

無怒軒

中蓋所謂疏附而奔奏者也詳見仲公上靜明先生第一書
今節抄其畧云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
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哉後竊取糟粕以修
飾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
乃爲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
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
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囂然而居取譏於
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舒衍謂存曰吾時
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
之學所事來屑也子之轍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爲哉若不
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
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人之是耶。勢則然爾。餘見前黃氏宗義曰。祝藩李存舒。衍吳謙志。同行舍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於陳氏。全谿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瞭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問答

聞仲魯言未詳河北覃懷人來造信州因師事靜明先生氣
質剛直踐履篤實學成往遊金陵幕帥聘主郡學詳切講解
四方聞風而至者甚衆仲魯切指身心人人省悟興起雖貴
者不問直指過失無所假借人亦屈服而尊信之因置田宅
倚寓其地焉

李仲公有與閔仲魯書云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畏友兄父

不奉書良深馳仰。歲裏得元易數字云：尊兄有書例，索書及何以克當？每有泰來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謂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及有不足之嘆？吾昔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且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拆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家裏，以適日計，無謂也。去年僅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已道耳。且是西昂大非前，爾遠來遠寄，遠內人及長媳皆相繼變故，爾遠又困於烟瘴，又無消息，殊可念。不肖有夢之機，江許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爾記得去年曾奉拙字，尊兄郡庠既無職責，而又有好第，可以應門，具一舟溯流而來，顧省生死一者，亦一好事，不密雅意，然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曾子學錄

卷十九

無怒軒

文

無怒軒

曾振宋字子蒙，本撫州臨川人。曾文定公輩之後，其祖遷贛州安仁縣，遂為安仁人。師事簡明先生，講求陸子之學，躬行甚力，尤精於易，其為人詳平，仲公所為行狀，今附于後。子蒙姓曾氏，曾未而後，夏少康之子，曲烈封于鄆，春秋時為莒所并，太子巫仕于魯，因去邑為姓，閱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問，集賢侍制，吳君最清，為之跋，其先蓋居建昌七世為少師，南豐先生輩，輩生給，給生志，皆朝散郎，意生迪，迪當進撫州臨川白圩鎮鎮中，查氏喜而婿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迪遂徙依查氏，迪生富，富生大昇，大昇生全，全自白圩遷航之安仁黃渡，全生克俊，二子長貫，通次振，宋子蒙其字也。子蒙幼而端慤，好讀書，未冠時，父析其業界之以，觀其才子，蒙應門總務有條而不紊，未幾父疾，子蒙祈於神，請以身代疾，少

愈。越二年卒。子蒙克俊，如禮子蒙善植生，事母謝氏甚歡，家日以饒，樂延師教子，若姪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當致之賓席，時上饒有惡逆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子蒙，亦慕而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語訕，而亦和易不逆，門有貿易之肆，常携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僕以誤多，得貨即語而還之，或有買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子蒙聞之，復與之貨而不取，直又嘗有輪租者，租已入困，其人已去，子蒙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學易，指書正經一卷，囊佩之，或休息於道，或待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不燈，危坐揭卦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余久疑乎是，今已泮然矣。萬物

陸子學錄

卷十九

文

無怒軒

即我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為里役也，則戒子姪奴僕，毋呼焉，以立威，毋刻削以飲怨，延祐間有周經理田糧子蒙達長于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富有持金以餉者，子蒙曰：國家重事，寧私耶？既而自有戚其公正，而以書來謝者，子蒙曰：奉公而行，何謝之有？為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嘆服之。母劇氏卒，子蒙為不飲酒茹葷三年，他日忽得瘧疾，但不食而泄，初若無所甚苦，候疾者皆應答如平時，但拱手而寢，越數日與其兄訣，妻于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欲佛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子蒙曰：吾心澹然，無異平時，昔時也。明日且是命取水來盥，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九月望日也。子蒙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易，次曰昇，一日易來再拜請

曰先人之極蓋於禮闈祖境之右縣以己巳九月壬申歲
於里之白茅 惟執事知我先人願有述其平生將藉以乞
銘於視先生舊迹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
之推也苟爾非所以與人為善之義然占今天地之間有道
德於身有功烈於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
待論亦有有名位足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
以勸懲人身沒之後亦宜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
若翁生存在往古時其所為亦眾人之所為而亦何表異之有
然於斯世又必待有名位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
於民俗果何動焉且稽之古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
翁賈而不食故其於時也未曾大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
而未嘗小試能遠理其物我不為無見不動心于焉死近於
陸子學語 卷十九 無怒齋

張學士贊

元史本傳

張學士字仲舉一字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
史又為杭州餘庫副使書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
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著一旦翻然改曰大
人物豈今請易業矣乃謝家開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素
於李存先生有案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九淵陸氏翁
從之遊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
學遠於詩最高學之盡得其音律之與於是翁遂以詩文
知名一時已而薄為雜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眾至元末同

陸子學語

卷十九

主

無怒齋

郡傳嚴起居中書為書院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
都生等退居淮東會朝見修遼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陸禮儀院判官又遷
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勸於誘掖後
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
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為之折衷論辨之際雖以談笑無不
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翁獨
然然丞相獨思慮曰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
翁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
相所決耳撫思監書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依以翰林學士承
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字羅帖木兒之入京也命翁草詔削奪
權屬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翁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翁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河奪乃命他學士
為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為怨也及字羅帖木兒既
歸乃以翁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辛酉年八十二翁長於詩其近
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
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
刺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能就沙刺
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翁因相視大笑蓋
翁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焉
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無大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
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二卷翁常集兵興以來死
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錄識者遺之

仲舉師事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尊信甚篤每有行有爲
千里必告焉仲舉於書無所不究其經學則本於仲公先生
仲公集中嘗有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云國家以
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風俗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
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候余言仲舉明於春
秋者也春秋聖人定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
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僞是經者固或溺於意說後
之號爲道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
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出乎科舉得爲政於一州一邑而
推是是非非之義以是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
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述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是非非之
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奎

無怒軒

危學士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家於雲林山白馬鄉陸子之故里也故
其集曰雲林早師事吳文正公未幾公卒聞安仁李仲公先
生傳陸子之學於上僥陳諱明先生因往卒業久之充然有

得趨然於仕進之外未嘗應舉年四十餘始用薦起入經筵
爲翰林官是時虞跋揚諸公並以年老歸休或已物故
太樸雄才博學獨步一時文章典雅詞深厚凡有大著作
並出其手十數年間遂隨通顯是時國政日非元祚將終遇
事盡言無隱宰相咸其多言不恤也北平章以私憾殺右丞
抗疏爭之不得遂去隱房山居四十年安強起之任翰林僅一
日而明兵入燕京即赴井自沉寺僧以因史挽止之明太祖
徵至南京元史之修也實錄不亡實由太樸所以踐不死之
寶又請鑿宋穆陵顛骨出亦匪徒出也歲餘被謫後人頗用
警議然謀之者亦幸生無事之時耳不知身當政亂時能如
太樸之盡言否其遇變也能自沉否毋輕議昔人也明史有
特傳頗詳而宋學士源所爲墓碑銘尤爲明備傾側甚至學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奎

無怒軒

士年輩相近見聞可信今全錄於左俾覽者得考焉其文云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
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
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塋金溪白
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
晝夜號傷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遵守官少暇未克
而撰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
引爲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
計萬里行而勒文以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
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
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徙州刺史京兆建昌之南城唐黃
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仵偕亦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

潭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
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諡曰忠貞其名南庭十
五世孫不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元累
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進封汝南
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進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豫國公永吉
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
如其夫母鄧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
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
上轉宣文閣校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
林為應奉翰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
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
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
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
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
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
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陞陞資政大夫依除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
元順帝北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
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
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若等劾公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終軒

亡國之臣不宜用坐免詔出居和州閏再歲而卒公生四歲
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遷於危知公能亢危
氏宗督屬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探座為人師與同
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嘯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
復徒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粹之門質而正之
二公為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
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藏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
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
中丞張文穆公起嚴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
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
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
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
公嘗歎釋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
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
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
飲復賜馬潼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
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
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撫闕
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
臣政要公悉心力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
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
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
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報
發錢建監門扉密舍勅開園以來分放師之名於石尚書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終軒

某致政居於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
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
書公辭曰臣官曾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
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
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條置帳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
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
遺無據公買錫餅領官寺威里屋壓叩之復恭獲得寶乃始
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
之非謹謹法嚴祀典以杜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蒞為博士
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東
脩較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
奉詔聖田於淮南一州相地受畧羣除荆棘開田幾千萬畝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表

無怒軒

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隆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
皇太子受玉冊故市皇太子講廟用杜體百官以朝服賀
東宮公謂克學曰僅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宜正之遂徹
衽離而以便服賀其權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
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
知天曆初舉兵欲討賊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構殺之公
力為雪其冤家賊民魏致遠買田千畝後見畝田二十家不
能自生以田奉還之公計其門以教廉讓其在工部也順
帝欲以掌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列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致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
降香祀敬濟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
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

故會維揚京口旋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
錢贖之所全活者甚眾上淮西宣慰司余闕捍賊功狀請陞
其官秩復請立宋徐師孝先生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
分治京南保宋之境無纖土時海盜不至軍國多仰焉新
城民聽後復遷其子公憤之賊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
民悔愧後復遷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
將並公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
何多也公曰時危思重情豈能默然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
世史官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
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柱總西方兵勿遣其逆帝帥樸軍事
用樸審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
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領厰安南立兵農宜撫使司以安畿內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表

無怒軒

任賢守令以撫流寓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司使公
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
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經曾有行止科吏主之且具
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
淹滯有待還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
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
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起
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
今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
諭崇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
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朵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
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營官因糧延議杖斃百免其官公

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與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得林之會晦至燕都蒙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憐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公疑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作所獲南軍千戶醫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准安世集千戶賊敗陷濟南時臺中陳宗傑請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成泣曰奉政生我枯骨中患大無以為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幸與送臣中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賊徐就輪案已具要官虎徐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領此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聚書言其在稱海官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遺使獲之果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天

無怒軒

羅帖木兒廂羅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聲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如其職而分地處之用李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鄭樸帖木兒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易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相恩監惠妻不出事中竊初江南經畧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授國木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誥劉資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黃墓禮部員外郎姜頌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歲數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詰勸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

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曰奉養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營錢而後為耶因次第修之其左右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營基之地而無圖志可考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劉王其之寬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整遠達兒為肩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和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天

無怒軒

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適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母死公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之起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傳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願骨為楊榮真卿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誦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猷待制黃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眾累持

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施好善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門於名教可入廟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米歲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藏政院使亮滿元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印國器常備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賜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泰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公罪願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雙字者寶秘之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美國夫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李

無終軒

人于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旌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曹仇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天次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賁縣張氏張思伐者樹以闢家塾有見夜叩寢門告公曰吾香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見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不快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備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官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

李仲公役危太模書云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青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文甚感介念劉仲儼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貴於人者比蒙不鄙遠賜臨已難終嘿薦薦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改否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筆盡以究欲言孝女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考及葛祐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儼未識面不奉書會開煩致下意徐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宣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李

無終軒

仲公又答危太模書云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受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我在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乖戾亦恐非但當竭盡此誠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棄擯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設進此說不啻左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已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模實莫敗草萊實酸粗衣爛飯莫妄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

增道員繼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曲有多少憂
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所斷不易之義
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
想只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
不可越分特愛已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恕不責怒謬文數
首錄去求教後便率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與危太樸書云此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亨尋便附上不知
曾微省覽否結歌乃在辟廬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
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視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
兆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於
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
意否也任他千兒百怪我這裏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
心適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成卦六爻皆無大吉以
此見感人之難雖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个
至誠上事天子下接戒獲臨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曹學
樂教是三代之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
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難與它
人言也區區老拙交道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
亂絃耳幸恕其條平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都
倍者留示子孫輩況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輿論
者幸示其目庶幾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仲
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暗
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徐文學

徐幾字守約江西宜黃人徐為宜黃世家幾遠祖大經兄弟
五人並登進士科甲相繼甚盛從兄潛生有學行遂於易元
至順間江西行省解額止二十三人潛生三中鄉舉不第授
贛州廉溪書院山長著四書斷義易義於式並行於世幾早
歲負才名志尚高古不與時俯仰博學善屬文援據經史下
筆數千言不涉浮詞作詞賦得楚險遺音從李仲公先生聞
陸子易簡之學晚遊兵臨川之竹山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
十九篇其上皇帝書畧曰臣平生苦學見於文章製作盈几
時輩妄謂當與漢唐文人畧相先後使居館閣當作為聖朝
一代大典紀述聖君賢臣之事業鏗於炳耀間錯金石足以
載當世而垂無窮會有疾不果上而卒所著有東游集徐子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類稿幾生平抱負宏闊不可一世讀經史貫穿縱橫上下千
古比師事仲公先生乃一反之於約以為文必原於道德而
後前之以文詞為文之陋其序侯菴先生文集云都陽先生
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
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
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
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
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子嘗
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
于方幾經訓誥為解乾坤易簡子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
者既如此其於文辭舉舉乎枚舉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
醇若經章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言談

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果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渾且泉也。奔泉流水不足為其峻且清也。諸造化生物之蘊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著詩人口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嗚呼知言哉。先生歿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為若干卷。將畧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為文序其槩。先生予師也。卓予畏友也。予何敢以同。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文從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徐幾謹序。蓋其心悅誠服如此。同時宜黃有鄒矩字元方者。亦博學工文。與幾齊名人稱鄒徐。洪武中以通經儒士薦任南城縣訓導。因守約聞仲公先生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張孟循述

張率字孟循。饒州安仁人。少負奇才。以詩文名一時。議論風發。泉涌若述。甚富。既師事李仲公先生。求身心之學。仲公切歲之始。欽華就實。仲公先生集中有與孟循三書。其第二書云。允叔之歸之日。僕適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東。朋友講學。且宜痛改舊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曾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冠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為何如。予中想已安。區區省得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繩還常佳。但不免有斷續之懸。爾外附書一封。還幸如心。聞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大暇。時想全妥帖矣。勿勿。

其第三書曰。顧此衰老。時熱不能少盡。旬旬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首附渡。所曾微覽。否。續聞先。極欲以七月。禮。層。愚。以為此舉未安。士逾月而望。也。禮。爾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守。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境。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皮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墓。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久。要。不。避。借。越。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為。是。不。宣。

王監稅獎

王景達。師事李仲公。甚力于學。甫仕。遽卒。戚友哀之。仲公為作王景達墓誌。其先蜀潼川。培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侍右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饒州戶時蜀在邊人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危於兵。同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署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坦。切。而。端。愿。寡。言。笑。喜。怒。不。外。見。稍長。善讀書。鏘然如出金石。既冠。昏。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承明稅務。天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於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生。次鎮郎。次德槐。女三。長適許。適同吳某。命其次以是月乙酉。附武岡府君墓。下里曰高嶺。挺嘗受學於存其疾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挺欣然聽納。勸妻子各事。母我戚。遂逝。今墓也。其孤願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挺為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言謂天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

平壽其何必喜而天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仲公先生弟子甚盛其見於後集者有上饒徐震字伯翰上官昂字叔升晚居臨川從遊者多英才若劉禮字孟中李綱字伯尚皆知名於時而官階莫考今附於後又有閔氏弟子劉學錄則誠者未詳其名亦附見焉

仲公有贈徐伯翰序云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於干祿則多出於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爲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翰奉養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於楊撫州今則又將浮彭蠡而過秦淮或由大河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游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爲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善義莫先於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驚而不暇則亦終於沒沒焉而已矣今子敬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常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聽其論辨稔其德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累也夫如是則亦焉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

又嘗有贈上官叔升遊京序云上官昂來曰昂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者余曰吾年還既往而業不加修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紛紛然接於我之目者皆可欲也造造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無聽至視無視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非爲之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家有孝子百祥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世是謂天德之棄昂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爲別

又嘗爲中說贈徐孟中云我輩布帛在天下饑者無不資其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爾草爾舌極當世才辨豈有易於聖哲之言哉況夫盈天地間形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汝獨弗思乎故而靜變而紛紅發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顧此一孟中其後霍不齊若是果孰使之然與今遠呼汝曰孟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磨或踏之翼之異類之則必佛焉怒曰我人也其彼之賤然則是以形軀爲孟中也越乎形軀者蓋真孟中觀面無觀也入耳無聞也孟中非達而外在已耳孰已以已求斯愈失中乎中乎他日常復吾言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子生起漸曰敢不敬承遂書以爲中說又嘗爲劉孟中字說云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無徒求中之說當求識夫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實已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乎京師焉求之是信聚攬而索養忘舟車水陸之勞易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懼忍羈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於已者請其干取之方辨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徒資夫勝口佔畢也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嘗爲李伯尚字說云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

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綢衣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豈有毫髮求知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綢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恭敬達於鄉里趣向乎於師友所謂德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小人人毀我益自檢人譽我若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綢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綢之義也

按先本後末先內後外正陸子教人之法也

劉學錄字則誠名未詳餘千人任高郵州學錄閔仲魯之弟子也其之官高郵時李仲公爲文以送之云余與眾懷閔君仲魯皆學於上饒陳先生之門先生歿去家維揚踰二十年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壬

無終齋

不相見其神清以表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敷暢使人深聽而卻容消于雖思之而駁駁乎老德不能具舟命駕多見其不如古之知已者他日餘于劉則誠來吾山中預言家有別墅與維揚閔先生遊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則誠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淮東憲使得錄高郵儒學之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次餞而于序其端因序之曰吾子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有賓客以似其勞酬應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聞當風興夜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已名之興業胥進而胥長其將有不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高郵必當拜師門而行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趙寶峰偕

寧波府志本傳

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幼老以不凡常讀楊文元公所著書然自省有見千萬象森羅渾爲一體乃悉棄舊業草崇之不憚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縣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始徵徵政平居躬行孝友日舉聖賢之言以裁狂簡學者稱其先生

楊微君芮

寧波府志本傳

楊芮字大章文元公之五世孫紹其家學日與友人講明心性之奧造詣深遠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元參政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明洪武初又徵之以疾辭不果行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壬

無終齋

寧波府志本傳

桂同德別號客齋桂待制萬榮之四世孫于經史無不通尤遊慈湖之教其誨人以德行爲本爲本府教授常集諸生于講下訓之曰窮經究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先務苟規于章句而不真履實踐此爲人之學非聖學也所著有客齋集

桂長史彥良

明史本傳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中以白衣賜安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

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幸其朴誠時選國子生
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
及小瀛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
每謂善至書其語賜便殿七年長至訓臣撰南郊祝文用子
我字帝以爲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
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
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鞫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
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
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
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止太
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
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
諡敬裕

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
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
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
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
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
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方正學作雙桂軒銘云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游京
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和易識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
無隱顧履萬石君襲勝之流舉朝之人服公德無異辭信所
謂仁者也既而覆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
曰全宰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
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奇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
歸天台宗敬以書奉白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
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
昭於斯不可以無徵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
豈其然影著於形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管其夢蒙
虛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敷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
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旌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
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
子之祥歟歟不誣天亦可親日示於人肆其屈伸桂公植德
二子將食茲祈無望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新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寧波府志稱桂彥良爲桂待制萬榮五世孫學以尊德性爲
本洪武初以聘起仕至晉王府長史上有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之稱常作存養省察圖以進。明初最能昌慈湖之學者長史與春風先生烏本良云。按桂氏世傳慈湖之學。至若良大顯於明初。太祖尊重之。在宋諫劉基之上。以爲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則聖明所見學術之統。宜有所歸矣。而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不及其師傳家學。豈未見寧波志書耶。蓋自元初許平仲諸公尊崇朱子。以其所著書取士。朱學而外。不復省覽。亦不敢齒及其賢。舉業之士。不惟不知陸子之學。亦不知朱子之學。爲何如。道聽塗說。習以成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明史館尚未成書。爲長史傳者何人。其能發明長史所學之淵源乎。予日望之。

春風先生烏本良 弟斯道

烏本良字性善。浙江慈谿人。幼同弟斯道講論經史。作詩習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聖

無怒軒

字爲先。達所推。雙父沒。儲無戲石。日營以奉母。時斯道方弱冠。年第二。女弟三。皆在齠齔。仰給焉。遂授徒錢塘。以自資。時大家有願以女妻之者。本良曰。此來爲母與弟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二弟稍長。畢嫁女弟始婚。一日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及春秋易解。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力學不倦。淳祐四先生之風。復興起焉。斯道尤才高。一時登第。授江西吉安永新縣令。一中其兄之費。題署中堂。額曰春風政化大行。永新士民愛戴如父母。崇祀名宦祠。至今官署中。春風堂之額不改。斯道既歸。築室著書。題其室曰春草堂。學者稱本良爲春風先生。稱斯道爲春草先生。春風春草二集。至今流播云。

鄭待制王

元史本傳

鄭王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遵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耆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王爲文章。不事雕刻。厥疎流傳。京師賜復斯。歐陽元成皆稱賞。至十四年。朝。元。除王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微之。王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若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王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具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聖

無怒軒

鄭待制生於新安。奮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是時新安學者。若陳定宇胡雲峰之流。率以章句訓詁爲事。爭爲講章。敷衍陳言。臺林榮屋。自以爲能承朱子之學。而苟有意於躬行心得者。則羣詆之以爲陸學待制。獨心非之。以爲朱子之學。不如此。而是而陸學未爲非也。嘗爲送高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云。子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詣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遠密茲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耳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禮智雖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耳後之學皆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蓋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氏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學行墨墨至於頽惰安廢而無以收其力行之効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殲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器

無怒軒

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歿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為朱氏之說乎抑為陸子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待制持論如此可謂豪傑之士矣宜其卓然有立仗節死義不負所學也



陸子學譜卷之二十

附錄

宋史本傳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深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兄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有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問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

陸二學譜

卷二十

一

無怒軒

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四海內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教令



陸川雁 興校

所制定官九淵少門諸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達陳五論。一論警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朝致而不可繫。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先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虐。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有其罪。使自新。因語史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至。吏大驚。即以爲神。中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遺一人。罕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先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郢之鄂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虞。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

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雖瀨不能以限。孰者所在尚多。自袁出。青荆膠散。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閭閻。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憂。罷罷開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錫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殿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更每早倚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校兄有志於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人告休屠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乃雲沐浴更衣端坐。陸子學譜

議談

嘉定八年。奉旨賜諡。市下太常。九年三月。宣敕。郎太常博士孔緯。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至於安難與。誠聖賢之闕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而

久恭而安皆取此也。自軒既沒。迄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已。私淑諸人。如監本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頡頏。繼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傾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取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木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煥然作怡然。真育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未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衆。獲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言論與遠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見諸道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辯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功與理會也哉。雖其推是學以為大。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鎔。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咸為其心悟。理顯出於自得。或稱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

陸子學譜

卷二十一

四

無終軒

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說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謹曰。文安於義為稱。謹議。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曰。儒者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死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意。皆未有能發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充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少角時。聞諸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起絕之論。不一而足。其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丞監。旋即奉祠以歸。愚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間。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譁。當平人情而

陸子學譜

卷二十一

五

無終軒

循乎至理無一毫暗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謚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附告謚文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校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素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

陸二學譜

卷二

六

無怒軒

天不慈遺山顧本懷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愛賜嘉名世世頌赫象山之象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文集序一

宋楊簡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詞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哉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

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克己之進入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倅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文集序二

宋袁燮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陸子學譜

卷一

七

無怒軒

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者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遠營至先生始大分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速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遠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王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雖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指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此乎爰識先生於行都視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衣裘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胡復營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遠

言炳炳精神猶在從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文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深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備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焉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燾書

文集序三

明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

孟子學譜

卷二十一

人

無怒軒

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墮項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由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闢園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素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顯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文集而請于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之見先焉則襟襟精鑒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集序四

明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枚級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學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而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象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廓與象而與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

有哭聲。蓋此等組立。豈昂之儀。儀立而止。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慕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誰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辯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其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辯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子故曰。辨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朱儒最後。象山陸子氏。出盡去世之所謂。數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致者。心也。辨此心之其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而僞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蓋乎象山指其僞。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溺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迷於應。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十

無怒軒

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僞爲心。子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銘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僞俗與僞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語錄序

月湖楊廉庵集象山先生語錄爲十卷。自爲序曰。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寢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

生矣。先生語錄。無類。不便觀覽。庸庸之者。乃以朱子所謂尊德性之說。而求之。則所以師我者。固有餘地矣。

祠堂書院記

二陸先生祠記

宋楊簡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卑卑。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十

無怒軒

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疑。毋自疑。慮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貌貌。晚改。學者崇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益明。破學者之窠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

推萬說於胸中特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
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
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
二物始信天下之人皆與充齊焉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大有固邑人崇敬二先生
以休養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為記且曰欲以昭明二
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
心不敢穿鑿其說以溢惑來者更起恭而書其畧紹熙四年
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二先生祠記

吳子良

聖天子臨雍進周程張朱五君子於從祀海內知鄉方矣
顧朱子所與及復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主

無怒軒

以其道鳴東南士不致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
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其先於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
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
合祠之何故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以裂心學之所以悖也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言道本無
黨偏也道本無黨偏心其可有黨偏乎近世學子互立標榜
曰某自朱氏某自張氏某自呂氏陸氏陸氏陸氏夫當諸君子
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
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
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中泐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
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
行不徒揣度以為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為

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遠稽文獻而要
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
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為刪詩定書計禮正樂
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
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疎
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
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為賢心之精神之為聖知二知十
為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
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
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
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為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
朱張呂陸之說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而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主

無怒軒

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而約之於孔子則
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羣益伊仲
傳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
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槐堂記一

宋傅子雲

子思子百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闢以
來神聖繼作闢於天下而垂於後世者教也凡其教之所修
明者道也而道根於性性得於天非人之所可毫毛加而斯
須離也皋陶陳天敘之典而虞治以熙箕子演帝錫之疇而
周道以隆其後周公未興哲宅心之旨以裕成王復即王命
敷明德敬典之訓以告康叔由是太平興而頌聲作洋洋之
教所以使由在位以及微賤皆知好德由禮以全其天者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於此哉。周道既衰，文弊俗浮，吾夫子以將聖集百聖之大成，欲復西周之舊，而振起之。當血氣未衰之時，未嘗久而不夢見周公也。慨環天下而不遇，卒成戰國之紛爭。功利是尚，而詐謀媚興，處士橫議，而詖淫蜂起。其能明孔子之道而清之，將不在孟氏乎？蓋孟子學於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傳得其宗，故能道性善，以極暴秦明仁義之闕。充塞由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者，達諸家國天下，則道若夫路治猶運掌，而皋陶箕子周公輔成，夏商周之旨脉得復傳於後世，盛哉其功也。孟子去今千有七百餘年，七篇具存，餘獨甚矣。其間出而力扶吾道者，固有其人，然至我朝伊洛諸賢而始盛。殆中葉奮之久，故間見層出者，非一惟象山先生稟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有其真。

陸子學譜

卷二

古

無聲齋

齊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瀾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浮末者，翫焉就實。膠溺意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滓，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遊之天衢，挾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日者，快幽隱微之觀也。豈天以放悟斯人之長昇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子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壽之年，志既不遠，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偽，興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先於孟氏矣。先生沒，郡縣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例惟金谿鍾秀生賢先生屢嘗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夫王公諱自人時合先生之事。

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為之記。嘉定癸未，倉使蕭公舜恭因先生故議文安命縣特於學之東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詔復齋曰文達，縣又並立塑像，以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給其費，蓋欲以尚德崇化，屬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來宰是邑，祇謁禮畢，垂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子雲告，則旋屏書价，命即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衆。陳侯曰：是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固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胡肯先君子之刺臨川也，相民口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臨川為屬邑，推遺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諸齋，既命修其敝壞，悉就整固，乃捐已作買民廢地，自縣治之西祠堂之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聲齋

進臨海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遊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後之室，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堂也。進北數步，築其壇，抱奇巖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石壇舞亭，壇欲諸生游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行舍菜禮，肅雍未事，心志齊同，命子雲記之。子雲竊謂陳侯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形末，屏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子雲居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

辰榮繼斯任樂於作成座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
所不宜以愚劣辭然哀願益甚然恐無以仰副陳侯之
之意則又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易其院本旨進學大端以
為陳侯教育之助乎茲所以較不自憚本古昔以敘其繫也
雖然陸退自適茲焉發足而千里之至在其勿盡寒流摘枝
固自有本而皆生虛見亦能亂真此正陳侯之所憂而願同
志加人一已百之功幾似是而非之辨以躋於輝光純一之
地者余不敢不告陳侯名諒之字之道故諫議大夫謚獻肅
之孫故京尹侍郎陳君先生之嗣云紹定六年十二月丙子
記新建寧府甌寧縣主簿象山書院主敬傅子雲撰

重建槐堂書院記

宋葉夢得

山川炳靈儒英並出其道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
陸子學譜卷二十

二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與二陸先生之學
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
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祀之朝家又從而褒表
之非偶然也若稽厥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附祠於學
之左而贈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咨
建祠於學之東且初止善堂聯於學崇齋宋公又記之紹定
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初善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
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刻諸堅珉發明昭
郡以琴山饗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刻諸堅珉發明昭
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迨淳祐庚戌
假守臨川風夜紙栗罷參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並以增
葺來告夢得殊然作曰宗從善俗他育重於此者乎乃蓋觀

模乃捐泉布俾遷利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為四齋藏書
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墻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
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整葺悉存厥初經始
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觀深氣象軒煥筆峰聳於前彌谷
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
人李子愿為堂長以主故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
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迨計使吳公
子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
斛豆錢三百餘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
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租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
屬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
開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為定志士咸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七

無怒軒

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初既有諸
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
方而爵邑為二先生沫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
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
則盡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
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
所先以宇宙內事為已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矜
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
夢得所以奉奉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
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
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暨於兵

為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奇孫同倫徵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齊孫志和志從具呈命事程果重修

袁崇齊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雖家山而非逸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區人謀之攸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而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遺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教賜旌表陸氏門閭記 包文肅公恢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為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同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乎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

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
開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安久寢廣。則人倫民德之
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
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
沒功近效。云乎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
權發遣。祀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軍兼管内勸農事節制
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包恢。記。

象山書院志畧

象山精舍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舊名應天山。宋陸子靜先
生讀書其上。建精舍以自居。四方學者踵至。門人彭世昌為
創齋舍數十楹。精舍前翼以四齋。曰居仁由義。志道明德。其
矩齊卦養正達誠等齋。則散處之。先生以其山形肖象。故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幸

無

更今名。慶元二年先生門人創建翁立祠堂於精舍之前。臨
江章茂猷為記。紹定二年江東提刑趙彥誠為增修祠舍。自
為記。迨元至順間。進士祝著復為重修。春秋祀之。元季殿於
兵。至我朝景泰壬申。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即其舊址重修祠
堂。奉祠於山。復齋象山三先生。貴溪志又云。縣南二里有三
山。山麓宋嘗創建象山書院。於其春秋致祭。薄之裔孫承祀。

新建象山書院記

黃直

金谿舊有槐堂書院。在儒學之左。以祀三陸先生。但祠宇介
乎委巷。卑湫隘陋。吏士者往往視為故事。間有知所崇尚
又或限於時絀而不能舉。嘉靖壬辰三衢程侯以名進士
筮仕金谿。崇儒重道。敦禮興化。因謁二先生祠。慨然謂諸生
陳嘉言蔡階毛滋等曰。斯豈崇尚真儒之地哉。象山之在當

時學問淵源。直接孔孟。非世儒支離破裂。可擬議。近來此學
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尊從祀。况金谿先生生長之
鄉。可無專祀之地乎。諸生以本縣南關外刈鵝嶺地勢高敞。
可建書院。為軒復謀諸舉人黃綸。薛新。周瑚。王紹元。何諫。傅
昂。彭天錫。金以爲然。遂捐奉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
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鑑。
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其事。自甲午夏迄乙
未春工落成。設先生之位於堂之北。而以楊慈湖傳琴山二
先生配。歲時額以仲春秋次丁致祭。仍置田若干畝。以供
所費。牲醴祭品。具有定數。名曰象山書院。夫祠院弊於因仍。
而專祀陸於一旦。則我侯昭來學補世教之功。永永無斂矣。
象山書院在縣南關外一里許。地名刈鵝嶺。嘉靖十三年也。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幸

無

新建象山先生書院申文

撫州府金谿縣為崇道學以勵風化事。准本縣知縣程秀民
開前事。竊照為政以厚風俗為要。而厚風俗以崇道學為先。
有宋之時。真儒輩出。有如陸象山先生者。偕其兄陸九韶。後
山先生。陸九齡。復齋先生。挺生金谿。鳴道江右。其學以先立
乎其大者為主。而不專事章句訓詁之習。故其道精瑩簡
易。凡所以教人為政者。悉自其良心之固有者而發明推行
之人。徒見其鵝湖太極之辯。少異於朱子。遂以禪學詆之。甚
至謂子靜專於尊德性。朱子專於道問學。非獨不知象山。雖
朱子亦重為之病矣。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
推象山從祀朝廷矣。然表章之典。尚有所待焉。金谿先生生

長之鄉也。宋紹定六年知縣事陳詠之因其家舊有觀堂書院。即今儒學之左。以祠二陸先生。元至正末。邑燬於亂。書院廢。天順六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呂。即故址重建祠堂。位象山復齋。泉山三先生於正北。以傅子雲楊敬仲配於左右。正統三年。江西布政司未例為崇崇道學事。創行本縣。將陸東山先生裔孫陸時慶勸實。免本戶雜泛差役。責令修葺書院祠墓。及歲會門子一名看守書院。正德十二年。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行縣以每歲二月十五日致祭。但前書院僻處委巷。卑隘側陋。其廟宇止是小屋三間。且侵越於豪富之家。而雜沓於烟火之室。往來士夫慕象山之道而拜謁者。徒付之歎息而已。夫象山之道。今海內之士皆知其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欣慕尊尚。而何其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新

生長之鄉。過化之區。尚未間表章而作興之。此豈所以勵風化也。嘉靖十二年五月。抄蒙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高。批據本縣學生員陸德崇。陸德明。呈為未先賢理祠墓。作養後學事。蒙批仰金谿縣知縣程秀民。查處申奪。繼傳。已已經整造牌坊一所於青田象山墓所訖。獨其書院之在學左者。尚仍其陋。今查得本縣原有西昇寺坐落二十都。有田八十餘畝。弘治以來。崇民王統王菊一等包占田畝。以致寺廢僧逃。止遺佛殿二所。淪於草莽。尚可修葺。又見本縣南關外地名川。鳩墩乃金谿之水口脉地。地形高敞。可以建造屋宇。復審里老潘美周劉漢等。金以刈鵝墩。改造象山書院。並無室礙。除將西昇寺廢殿二所。移瓦前墩。以為前堂寢室。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築日衡祭九山。陳本正蔡九庭。

唐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縯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何董其事。仍捐俸重復新建門樓一所。五間。川堂一所。三間。左右東西廊屋各一所。六間。崇以墻垣。飾以丹青。工將事。畢職又恐典守無人。則廟宇易圯。又將前項寺田逐清查。共追得田一百六十石。見在使人歲收其利。亦足以供祀事。但未經呈申。恐無以垂久遠。合行移關具中。伏乞遠獎先賢。俯慰民望。頒之扁額。錫以定名。將前觀堂書院改為三陸祠堂。仍設校山復齋。泉山三先生之像於中。以彰一時同胞之盛。將今所建刈鵝墩名曰象山書院。專設象山先生之位於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為之配。以為一時特隆之思。及將前所清寺田一百六十石內。除三十石與近院民人王佳十七等對換田二十五石。填作院基地。外實在田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新

一百三十石。共六十五畝。每畝起科三升。該糧一石九斗五升。給帖一都排年楊永忠王元等輪流照業。每畝年約收租穀一石。共該收租穀六十五石。每石值銀二錢。共該銀十三兩。每年除銀一兩五錢。輸納糧差餘銀一十一兩五錢。內除銀八兩。買辦牲禮祭品。以供春秋祭祀之用。其餘銀三兩五錢。歲留以修整書院屋宇。而又每歲於約後內添設門子一名。為之看守灑掃。其董事尚義之民。量加賞勞。則盛典將垂於不朽。人心樂勸於有終。道學崇。風俗勵矣。緣係崇尚道學事。理卑職未敢擅理。合關縣轉達等因到縣。准此。合就申稟為此。縣司合備前由。令行具申。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奉批。據申足見崇禮先賢之意。俱依擬行。此繳。欽此。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奉批。俱如擬施行。有牌記未申。

卷之二十

象山書院落成祭文

程秀民

維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九月甲子朔越十九日壬午金谿縣知縣程秀民等謹以羊一豕一香帛齎禮昭告於宋儒陸象山文安公先生曰於穆先生挺生是邦立天之極振道之綱聖人不作學失其源詞章訓詁晦於多言公用弗寧反趨厥心良知獨得孔孟是程易簡之蘊精一之秘有發其端功存萬世嗟彼俗學行矣弗察操戈入室視若朽鑿天啓哲人相我斯文慈湖琴山樞衣公門篤信力行介石之貞闡揚道妙如日孔昇遐哉百年公論昭明夢者既覺醉者既醒爰及聖代乾運中興輔臣倡我從祀孔庭恩典以隆潛德以光獨惟宅里表揚未遑我生不辰孔懷景仰叨蒞茲土再瞻公像緬維祠宇湫隘卑陋爰議興築以規悠久筮諏既從詢謀亦同首斥私俸鳩徒庀庸民心有靈感而遂通捐貲輸力如雲是從更卜基址厥地惟雄更程土物厥勢惟崇翼翼寢廟繪山飾藻曾不期月既堅既好呈之藩集達之憲臣交相贊襄聿觀厥成維茲吉日敬潔粢盛位公於北妥公之神慈湖琴山分配左右參天與地同其不朽嗚呼先生克祐邦人士與於義民登於淳風移俗美永享明禋

歲祀象山書院祭文

陳九川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朔越某日金谿縣知縣某等敢昭告于先賢象山陸文安公惟公學崇本心統承孟氏異端精辨聖道載光茲惟公鄉宜崇祀典今茲仲秋統率師生以牲帛禮齊菜盛庶品祇薦歲事以慈湖楊公琴山傳公配尚饗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述以知其事沿革以見其人使後之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爰先代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冠殿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為請衆咸義之為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房室門畧備

陸氏書院

卷之二十

三

無終軒

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教之方又藐然曾不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矣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彰也公與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如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如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為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

於成庶幾。或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其
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
實亡。室過人。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
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青田書院在縣北三十里。乃
三陸先生鄉也。元大德七年。縣尹張居懌。建塑三陸先生
像祠之。元季燹於兵。大明正德丙寅。喬孫志行。志愛會族
重建。

崇正書院記

王 奠

番禺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養與教。既於四鄉
各建倉廩。儲歲歉。克濟民惠。厥德垂規諸永矣。既又慨然作
曰。吾不敏。無以教於邑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天

無志軒

子亦嘗祀於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
之統。真皆百世之師。蓋並祠之。振揚其休光。使金谿之學者
尊其道。宗其學。尚亦於風教有裨乎。於是乎躬出相地。得縣
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舊廬而祀清
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最後為祠堂。
立二先生木主於其中。前為講堂。建作號舍於兩翼。又前為
戟門。又前為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
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祠。公亟嘉之。報允焉。是
舉也。出於侯之劄。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
爰擇十一月丁丑。率諸生釋菜。以受二先生之靈。遂來。特記
曰。子之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傳之海內。學
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之合一矣。願益有以發明之。以厲乎與

起而來集於斯者。俾其學二先生之學。而弗昧其所從入焉。
莫之惑何足。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白鹿之訓。申之以心
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之學。外
心以為學。則學所學。非聖賢之學也。非天下之正學。是故學
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悖之
以人欲也。故發之於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於君臣也。必
無不義矣。發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不
信矣。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為。而為一於義。而
不雜於利。為已而不為人。為內而不為外矣。夫如是。則吾心
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以為心者。盡而所以為學者。亦盡
矣。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學。深詣乎
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曰。講明義理。由其身以
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為之際。戒
謹恐懼之心。嚴斯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
之講。有曰。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不
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為小人。必將於利欲之習。但
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訓
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於
此心之外哉。二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為教哉。追景二先
生於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千百世之下。則盡以二先生之
心為心。以二先生之學為學。辨之於精神心術之微。義之於
彝倫日用之顯。必求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必求為聖賢。而
不為愚為不肖。斯不亦善學二先生已乎。斯不亦無負於二
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真得于聖相傳。志。其發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天

無志軒

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真得于聖相傳。志。其發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則有纂學。以闡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學。其將自是益闡於天下矣乎。迨一書院創於盱江。崇正書院創於金谿。皆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廣於天下矣乎。莫私淑於二先生。夙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嘆夫馮戾之義舉。大有功於二先生。有功於來學也。是故記之。嗚呼。斯記之所為告也者。豈獨以勵夫金谿之人而已夫。

後學辯論

歐陽圭齋作重建金谿學記云。金谿為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凝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為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手

無怒軒

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千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驚於趨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侯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贊舍一時而俱新云云。按圭齋以文章名於一代。當崇尚朱學之時。而議論獨能如此。不可謂非深知斯道者矣。蓋人固未有無見於道。而能以文章名一代之者也。宋潛溪濂學於黃文獻。潛學於許白雲。謙益其淵源。固由金華四先生以上。邇朱子之傳者也。其為金谿縣孔子廟碑。而末系以詩云。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

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飛。萬象著焉。其推崇如此。專之曰大賢。而親之曰我明。其探聖髓而比之以天日。至矣。茂以加矣。蓋前輩留心聖學。實有見解。則雖淵源朱子。不敢不尊陸子如此。而後來無知之徒。如陳建呂留良輩。於潛溪無能為役。乃輒敢詆譏陸子。誠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姑蘇筆記云。象山先生天資高明。卓識偉然。雖未嘗註四書。而散見於文字間。其貫穿通徹。何可及。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一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正字。則辭不窮。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手

無怒軒

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晦翁於集註云。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迺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近世讀者指象山也要知象山此說。明潔諸當。雖程子所見。亦偶未到此。何止於亦通而已。晦翁若明載此說。作陸氏曰。豈不佳哉。晦翁謂必有事焉。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雖引援不同。實與象山同意。近李明通作象山文集序。謂古心先生嘗云。象山如烟消日出。不涉半點字義。余頗疑此說。講明道理。如何全不涉字義。得廣信府志。象山陸先生贊云。先生字子靜。名九淵。臨川人。舉進士第。為世儒宗。開明義理。研析精微。其術道甚嚴。與諸生聚辯之地。曰象山。屬廣信之貴溪。項同晦翁諸公。講道於松峰蘭若。祠像儼然。誼文安。今上即位。追表而錄其後焉。贊曰。

真誠洞古寒光照空誰今津騎障我昭融星會講習日參異同象山赫赫增高鶴峰

袁崇齊嘗作象山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宏齊贊云蓋有先生贊云高明其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于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

外皆皆處說託民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充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混融

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鳴鶴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明倫部尚書席文襄公書作鳴鶴錄以明陸學自為序云鳴鶴錄者錄陸氏之寬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倡道

龜子學譜

卷二十

圭

無終軒

於建陽一倡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注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遊考亭之門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卿亦曰陸禪學也予讀其書誦其言目滿心醉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釋老甚而若將浼焉問無覺者終身迷誤莫知反也及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歎曰嗚呼寬乎孰謂陸公為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落蔽提聾而中有威威焉又從而歎曰

于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訪諸士顧文言頗繁見皆覽覽者未終卒難曉悟政餘乃擬其書問語錄之要者各類二篇曰鳴鶴錄傳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二乘空寂之語無六

道輪迴之說必將曰寬乎人言可盡信乎茲殆賤目而貴耳也嗚呼此吾輩之寬也則彼之寬前一人道術之寬使天下

人心如飲醇酒而莫知其醉雖欲無鳴將能已乎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闢如孫龐同師

鬼谷而自操爰居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美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

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氏之心不得表自於後世負寬者不徒陸氏而吾朱夫子含

寬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一二大賢

龜子學譜

卷二十

圭

無終軒

嘗伸此義以救末流信者寡而傳疑大半是錄所由鳴也君子感其鳴一洗其荒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矣錄曰鳴寬蓋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明大學士徐文貞公尊信陸王之學自編學則一卷又為學則辯云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為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均之為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道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合問學而

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
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
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
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
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
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
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勉有所
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
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
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濶畧於
踐履而徒務傳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
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無怒軒

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
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
行者乃取博與篤而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
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
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
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
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
已門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
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譾舉
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日均之爲聖
人之徒則某之所罕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
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

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
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
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
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
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言於尊德性
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
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大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
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
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
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閻允溪廖恕
謹識嘉靖乙未秋九月吉旦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無怒軒

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答顧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云
過順德作中夜談深以爲慰比辱手書具知動定陸子集辨
詰不遺餘力仰見吾兄任道甚勇衛道甚嚴又懼承蒼感於
異聞欲挈之使進於大儒之門戶良友切磋之益可謂厚矣
顧承蒼之心若有未安者不敢苟焉景附輒陳其愚見而幸
吾兄之終教之承蒼少時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行年三十取
程朱之書徧讀之始有志求道獨病其言浩博往往未定於
一莫可據依及觀陸子書依六經孔孟以立言本末一貫內
外兼該了不異明道程子意既而思之伊川程子亦嘗有是
言攷之朱子全集則其傳之延平李氏與其晚歲之所自得
又無一不合者因六經孔孟以求明道之言因明道以求伊
川程子朱子陸子之言乃知此心此理無不同而聖人之道

果可以學而至也。世之論學者。既未嘗沉潛反覆於程朱之書。而陸子書則概棄弗視。其所以詆斥之者。但設為想像之辭。或載其卑辭刺語。轉相傳說。率非陸子之實。此論行。凡朱子之言。與陸子合者。反譏匿之不復道。於是朱子深造自得之學。終以不明。而聖人之道。亦晦。永蒼深病其然。故願得同志之士。相與講明之。以歸於一是。今讀兄所論。仍據前人想像之辭。為斷則是幸。未觀陸子之全書。而無以得其實也。陸子言心。皆以所載之理言之。初不認心為理。世所尤詆者。心即理也。一語。惟見之各李宰書。蓋以開夫言無心者之繆。其為說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羅整菴嘗引此二語以辨心即理也。之非其未見陸子全書明矣。而分而合。苟玩其文義。雖童子不難辨矣。學不難見聞。而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朱

無整軒

之其書極尊朱子。然其大有絕相刺謬。而多與陸子合。所以詆陸子者。蓋未見其全書。而徒疑為陽明之學。所從出云爾。學節通辨一書。其言詭譎華悖。大類訟師誣告文狀。不足道者也。承蒼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為其鄉先生所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為此書。以媚上官。而陰誘其鄉先生。初未敢顯出。匿諸北方。萬曆中。顧公涇陽為之序。至我朝。陸稼書先生偶稱之。始傳於世。自言陸子文集無可議。獨取之語。錄大抵皆橫誣而已。未乃摘陸子言精神者數條。以為專務虛靜之證。不知陸子最不善言虛言靜。精神第常語。又止見於門人所記。攷朱子文集。言完養精神者。乃不可勝舉。承蒼嘗悉列其醜詆之辭。繫陸子本文於後。皆不合。復取朱子之言證之。異時呈之吾兄。自見其謬。由此觀之。陸子固不可詆也。雖然。吾兄未知陸子。而其學乃甚似陸子。如報災一事。所謂自盡其心者是也。平時能存心。則此理甚明。當報災。自能報災。擴而充之。以有此端耳。謂是物格知至之驗。恐吾兄亦未可遽承也。非獨此事而已。承蒼所聞於吾兄。而數為在京諸公稱道者。若禱雨講約辨冤獄諸善政。皆是心也。當如是。自能如是。豈嘗一一考証於古人之書。而後為之乎。必考証於古人之書而為之。則是偽而已矣。豈吾兄之心哉。此言雖發自陸子。然非陸子之言。六經孔孟皆言之。即程子朱子亦未嘗不言之也。嗟乎。六經孔孟之道。至宋儒然後大昌。周程任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雖所從入之途。或殊。要其歸趣。未始不一。今徒見陸子之言。先本移才。由內及外。遂以斯道易簡工夫。專屬之陸子。未嘗每稱陸子而執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朱

無整軒

夫析理氣爲二物。假書冊以攝心者。以是爲朱子之定論。至其恒言存養。又隱然病之。朱子之學。果僅止於是乎。聖人之道。果若是其支離也乎。後之學者。將何從焉。承蒼與兄皆有志於道者。非若科舉之士。遇以朱陸異同命題。茫然援昔人之言。判之而已。當究觀兩家之書。以求其至當。然後操之有要。而爲之可成。由承蒼之說。則陸子爲能守約。朱子自多學而識入其平也。亦近乎約。由兄之說。則朱子始終未離乎多學而識之見而已。孰爲能專。朱子者耶。承蒼今年五十。兄亦且四十。將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度已難矣。六經孔孟之書。少而習之。宋儒之精言。漢唐以來史冊所載。治亂得失。是非賢不肖之梗槩。畧已過目。竊謂自今以往。姑務先立乎其大者。於人倫日用間。隨分自加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新至乎踐履篤實之地。事役有暇。則益讀有用之書。爲涵養充拓之助。用力若此。亦庶乎其不悖於道也。不識吾兄能俯從之否。都中朋友。絕少。自李象先歸後。惟日與君家二登話。此孫侍郎亦言爲學當以陸子爲準式。一二前輩持之尤堅。豈非所謂此心同此理同者耶。所示別紙。條析奉報。如兄固不謂然。願惠書明白言之。以警愚妄。幸甚。承蒼再拜。

別紙附

來教云。充其所見數句。何嘗不的當精切。但恐本原之地。差却。則所謂見所謂推。所謂看察。絕一皆自有其指歸。譬如認賊作子。其撫摩鞠育。殆亦無以異於已子。即極家行住坐臥。都不放空。亦何嘗不自謂行習者察。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朱

無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朱

無

承蒼註案。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盡。蓋著益察。日臻於純一之地。數句。皆依孔孟以立言。知孔孟之指歸。則知陸子之指歸矣。謂之的當精切。何復致疑。如謂本原之地。有差。則當明言其差處何在。恐未可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也。

來教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以下無數此字。皆指心而言。故下文即引心。連日休以明之。孟子所謂得者。得此理也。今云得者得此也。是以心得心也。文理難通。善與義自有事實。在今云積此集此。則與寂守其心者。何以異乎。

陸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錄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連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非由外錄我也。此字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故下文推廣其意。八此字皆指理。不指心。引書二句。趨重德字。其意甚明。後一篇答曾擇之書。則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錄。又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合觀之。亦可以瞭然矣。以心得心。自是吾兄誤解。積心集心。雖三家印學。無此文義。陸子殆不爾也。義見羅整菴集中。發此論。故斷其未見陸子全書。陳建則謂只用一此字。從來文字無此樣。不知象也者。保此者也。又也者。效此者也。易固有之矣。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造次顚沛。必於是。吾斯之未庸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形狀。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儀也。立之斯立。此等樣樣。陳建
能知之。陸子未曾言心。猶有寂守之疑。若朱子曰。中庸見天
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德之謂教。亦
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
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蔡九峰交朱子之命。作書集
傳。其序始終言心。吾輩又當如何置詞耶。

來教云。自有諸已。至其為物不貳。始終求之一心。所謂易
簡工夫也。

詳觀陸子此段。即不見一心字。有諸已以身言。寬裕溫柔十
六字以德言。若因其引用中庸不識無物。遂以為求之於心。
則是子思語先有病矣。所謂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
由原泉混混。而至於不舍。晝夜其見得此理至易至簡。可久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終新

可大吾兄稱之。豈虛也哉。

來教云。自學問困無窮已。至末云。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又
云。於其端緒知之不至。又云。學未知至云云。皆以為學當
求諸心。所謂以知本為知至也。人情物理一段。明明將格
致知林然。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又
已將學問思辨駁倒。

來教又云。一篇大意。不過謂學只宜求之於心。格物致知。
學問思辨。皆其外皆其末。無奈大學首格物。又中庸又有
學問思辨之目。故不便直言林然。是以其言繳繞屈曲。左
道右掩。蓋亦自知其難通矣。

詳觀陸子此段。凡六百七十言。惟先覺不作。民心橫奔。及耻
非其耻。而耻心亡矣。而見心字。而復大旨。俱不言。其曰學

問困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背向。可以立決。
孔子之所謂志於道。子思之所謂入德。格物致知。程子以窮
理。言學問思辨。中庸以擇善言。皆是意也。彼以浮文相蒙惑。
信聖言為誦論者。不可謂之學問思辨。耻一物之不知者。不
可謂之格物致知。陸子致之。豈得為過。陸子生平恪守經訓。
從來故增易一字。何至有抹煞之疑。兄謂大學首格物。極是

而朱子欲補敬字在前。又加窮理二字於格物之上。以存心。
易格物字於大學正文。既窺易其章句。復補作格物致知。傳
似以聖人之言為未當。而附益已說。此則承蒼之所不能無
疑者也。不事見聞。而專求之於一心。陸子從無是言。亦無是
意。言虛無言寂靜。尤其所斥。昔人議陸子不出此數端。皆與
陸子之學相反者也。格物致知。學問思辨。陸子教人。端自此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終新

入子與趙詠道書言之尤詳。特不為訓詁之學耳。竊觀吾兄
之意。乃直以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端在讀書考古。愚謂
此特其中之一事。而必以切於人倫日用者為先務。朱子集
中亦嘗有是言。至若朱子教人。且多讀書。以為撞來撞去。或
可撞着。此恐是一時之誤。未可據為路頭。莫若於教說之中。
擇其一說之是者。篤信而固守之。亦朱子所以事程子之道
也。商之如何。

來教云。只一存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即是主宰。象山所
謂此理。亦是昭昭靈靈之心而已。此只一存字。可明如佛
氏之明心見性。是也。若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
物者。非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何以能明。孟子言君子存之
如下文明物察倫。行仁義。惡旨酒。好善言。是少二。夫亦

不是空空存是以夫子之聖猶好古敏求顏子之賢猶博文約禮不是一存字可了孟子亦有求放心之說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程子亦有存久自明之說所謂自此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今象山乃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是欲將此心之昭昭靈靈者為作用看猶子一段可見異乎孟子伊川之言矣

此篇因曾輝之將存誠持敬合說而陸子折之以為存誠字於古有考特敬字是後來杜撰故引易閑邪存誠以明存誠字之所出因云不但言存誠可即言存心亦可故引孟子存其心之說又云不但言存心可即單言存字亦可故言已嘗以存名齋而引孟子君子存之雖有存焉者寡矣之說遂申之曰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謂雖不言存誠只說存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怒軒

之一字自可使讀者明得誠之理是解書不是論為學工夫下文云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其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明得此理即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效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即固執篤行之效初不說空空存陸子言理況自言心心可謂之昭昭靈靈理不可謂之昭昭靈靈是與陸子之言異也蓋志氣清明三句恐有諸病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必已常學問能求放心者始克臻此境地以朱子大學之訓求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知至之事從事於學問乃格物之事今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則是知至而后可以格物也然乎否耶朱子求放心節註謂可以止達兄謂可以從事於學問直以從事於學問為上達是與朱子之言異也程子曰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待窮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怒軒

索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本不達義亦微別一井與之似以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釋自明二字是與程子之說異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是與孟子之言異也猶子入井一段雖言心而依楊惲隱之根源則是理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正欲使人明得此理今以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為非是又與孟子之言異也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一語尤與程朱之言不合由此觀之凡之博學審問則得矣其於慎思明辨之功得毋尚朱盡耶佛氏明心見性之說蓋謂明得心即見得性吾儒所謂性只是仁義理智佛氏棄人倫滅天理其所謂性者非也既失其性則所明者不過空虛寂滅之心而已亦非吾儒之所謂心也此處爭道理不爭字面朱子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明明之也具衆理應萬事非心而何程子謂明諸心知所往則明心二字亦可不諱矣何獨於陸子之言心而必言理者反歟然議之乎又兄其不言心而專言理也乎陸子未嘗言一存字可了然聖賢之學則確是一存字可了但有自然勉然之分耳兄試將孟子本文及程朱全集議論反覆玩味再向自家身心上切實體認一番自當知之尹氏存天理之說本自程子陸子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大意極合兄每見陸子說理字輒不喜反似有取於理障之說但不知捨却此理更有何物作得主宰耶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爲本。又曰。常常收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曰。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用功。總閒慢。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離。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又曰。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此之類。却只說心做主宰。不說理做主宰。其與陸子之言。是同是異。幸明辨之。

前見陸子與邵叔誼書有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遂疑此字指心言。此書有云。此理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著一理字。似可以釋然矣。今備舉上下文。而獨截去此二句。豈一時檢點不及耶。易曰。修辭立其誠。吾輩不可不三思也。

來教云。心一也。數句。是象山受病根源。故整卷開之心。即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學

理也。亦象山與李宰第二書中語。然亦不必移易於此。乃見其誤。其曰歸一。其曰無二。其曰不容有二。蓋象山之認心爲理。已自十分明確。無庸再費分疏。宜其與考亭相祖語。其有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夫豈誣哉。嗚呼。象山以過人之姿。踐履篤實。乃毫釐之差。遂至謬以千里。信乎學之不可不熟講也。又云。此心此理。是一是二。

此篇歷引孔孟之言。而總斷之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其義甚明。而兄謂陸子受病在此。豈果以自古聖賢皆非一心。自古聖賢之言皆非一理也乎。謂自古聖賢之心皆一心。故所言之理皆一理。而即斥其認心爲理。兄論陸子書如此。誠無庸再費分疏也。所舉答李宰書前已言之。朱

不一之故。實因朱子中年立說稍異。兩家門人復交相。固是以不能無齟齬。迨陸子既卒。朱子未見其全書。故終不。其爲禪學而已。所論著。則無不與陸子相合。惟其精詣如。以克紹道統之傳。此說甚長。不及縷悉。但全首朱子文。可知之矣。陸子極尊二程。其有不合者。則以六經孔孟之言證之。不敢苟同。所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正可見陸子用功切實處。凡讀古人書。必以心驗之。以身體之。而不爲浮文虛論。然亦未嘗顯駁其非。後學所以事前賢之道。固宜爾也。若朱子於伊川先生之言。不合者。十常六七。務自立一說。以求勝於伊川先生。此亦中年學未純一之故。後來則無此病矣。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數句。整卷未嘗開之。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則屢引用其說。想不以爲謬耳。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學

此心此理。是一是二。願明言之。陸子曰。心皆具是理。恐未可將理字割出。向心外也。

來教云。仁即此心也。以下。尤見象山宗旨。仁人心也。誰謂非孟子之言。按。雖謂非三字。微涉輕侮。似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語意與象山自別。此恐宜作題目入思議。此心此理。終是割不開。只一滾說。未見分曉。四端雖具於心。同是一理。其實有四者之不同。深體認之。可見今潭而言之曰。此理也。不知心只一心。理不一理。其認心爲理。已可槩見。故引孟子良知良能以明之。而直揭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此其所以成慈湖頓悟之非。而落於江良知之誤。且此節緊要全在擴充二字。孟子欲人識其端而擴充之。今象山竟將此二字抹煞。其意不過欲証明此心。其

學而識之非謂復其本心為有事為積善為集義此所謂
易簡工夫也其所謂一陽為主於內者亦不過以此心為
作用故曰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
讓而讓此理也此與當惻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
同一作用白沙所謂得此槩柄入手更有何事後之先一
貫而後忠恕以知本為知至者皆此意也不知仁義禮智
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非窮理格物極深
研幾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亦何由行習著察究其本然
之善以復其初也今以復其本心便為有事為積善為集
義則是其所謂易簡工夫者不惟將格物致知一層抹煞
其踐履篤實亦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力加廣克不遺元
守其心而已

孟子學譜

卷二十

聖

更制行之誠至矣語見周夫既不能窮理又不能實致
本集此等處皆不足信耶夫既不能窮理又不能實致
其擴充之功只恃一心以為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夾用有
所未明其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者必至於顛倒錯亂
猖狂自恣而後已也此象山之學所為悖於聖人而合乎
禪宗朱子詆之於前諸儒闢之於後又豈為深文也哉
孟子因當時之人將仁字全說向外故欲人反而求之曰仁
人心也本不是將心訓仁人亦決無疑孟子將心訓仁者
平所解原屬蛇足此訓詁之學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也天
下之理析之則有萬殊合之則為一致愛親敬長一段由孟
子惻隱之心一節而引伸之正是即其分之殊以明其理之
一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
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今據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以不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文遂疑陸子認心為理則孟子程子就非認心為理者凡人
立言必有次第陸子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一段欲曾擇之識
此理之端後二段方言擴充之力前段歷舉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數端而總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
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是以本體而言後言復其初心
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是以工夫而言孟子惻隱之
心二節先言本體後言工夫次第亦正如此凡乃不究觀之
止據說本體處即謂將擴充二字抹煞曾謂居安宅由正路
立正位行大道者猶不可言擴充也乎最後一段說擴充之
功尤詳且盡其曰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
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
乃所謂必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怠乃
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此乃所謂必有事焉
此字緊承使此一陽為主於內四句暗對前段仁字並不曾
云復其本心為有事焉為積善為集義復其本心正不容易其
工夫在為仁為仁工夫在有事勿忘在敬在積善在集義積
善集義者復之始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復之終所謂擴充之
力執有過於此者乎曾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
之間而違於是者猶不可以言擴充也乎方論為仁工夫原
不必追說到格物致知孔子告顏子止言克己復禮可見陸
子與常人言故較詳密亦是胸中道理爛熟所言自無滲漏
中間一段云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徃其狹而懼於廣徃
其邪而懼於正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正欲曾擇之
明得至善之所在如孟子言知皆擴而克之歸重知字格物

致知之道不外乎此。初未嘗抹然格物致知一層踐履爲實。是朱子稱陸子之辭。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用力。則所踐履者何事。非加擴充何由篤實。兄所云云。似與朱子迥異。所謂行乎則隱。靜讓是非之途。必至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者。亦果有幾乎。朱子有云。聖賢已死。他憑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此言雖淺。固宜服膺。兄於陸子集。全不看上下文。與其言中之意。止撮取數字。輒據爲罪案。而加以刻深之詞。此非言語間小小過差。亦恐足爲心累也。朱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有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纔謂其盡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尚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瞽目以禪學。當

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又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平處去。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立置陸子於張呂二公之上。章章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惟崇張呂無異詞。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撤之。獨於陸子。噉噉不已。豈朱子之心。哉。議陸子。則以朱子所詆者爲據。觀朱子晚年議論。無不與陸子目合。又安以爲朱子解也哉。慈湖之於陸子。猶上蔡諸公之於二程。慈湖言煩。悟陸子不言頓悟。豈可追咎其。陸子於門人數稱傳鄧黃項諸子。而不及慈湖。嘗嚴其言一責其習氣未盡。而朱子至稱之既薦之於朝。又令學者從之。避此必有說。慈湖書畫見之否。若止是困知記所錄。未足爲定論也。陽明之學。從朱子入。不從陸子入。故晚年定論。一編尚欲依附朱子。而顯與陸子異。至其門人王畿之徒。專欲從良知發用處。推致其極。以爲不待存養。不假窮索。則益悖矣。然考其全錄。提唱致良知三字。在正德辛巳以後。立論過高。學之恐有厭下學而希上達之病。若前此所守。極正人品事業。卓然爲明代第一人。儒者思爲有體有用之學。固當奉爲標準。吾輩今日果能從聞見上用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言。自當遵守。凡古人言行。即有未盡善處。須詳思其所由然之故。一一申說出來。庶不失爲光明正大胸次。如全不觀其是者。只聽他人口吻。奮然隨之。叫號謾罵。無論古人品地有定。不易壓倒。縱令能壓

倒古人亦於自家身心何益耶。願吾兄之熟講之也。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二語。似屬創論。雖字實字。更太密。係管閒先儒之說。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皆統具於吾心。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今但用理具於心而散之於萬事萬物。猶近心為太極之說。然已是將內外截然分開。不知吾心之理。如何將來與萬事萬物。萬事萬物待將何人心中之理去散給他。既散之後。吾心所具者。尚餘幾何。後來入如何收取些轉來。皆費研索。若仁義禮智之理。孟子固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豈可謂散之於萬事萬物。告子以義為外。孟子固之。荀子以禮為外。程子固之。如吾兄所說。則是仁智之理。亦散之於外也。可乎。不可耶。朱子大全集。偶不在篋中。未能盡記。第以理推之。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辛

無怒軒

其必無此語。若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足以管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則與兄所言者。有不

所在故不得不奉商也。心有體有用。體立而用自行。故其要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程子曰。存久自明。陸子曰。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皆此意也。兄言持一心以為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不明。極是。但尊意似謂讀書即是窮理。依着書上之理做去。即是擴充。未審則謂讀書考索義理。亦是存心之事。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子夏以為仁在其中。心愈存。則愈明。擴充只是將心中本明之理。推廣出去。使滿其量。若此心不存。止靠書本上所明之理。究竟與心不相浹洽。一些本體也算不得行之於外。必有顛倒錯亂之患。鄙見如此。未審是否。伏乞高明誨之。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辛

無怒軒

陸子曰。誠身之道在於明善。然則明善。即其大指也。來教云。此書言格物。知至矣。其所謂物。格。知至者。在乎自疑自克。而謂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已私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不過欲人合所學以從己之說。即為自克。即為物。格。知至。與聖經所言物。格。知至者。異矣。陸子曰。學問之初。切磋之。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洵是過來人語。吾輩能實下工夫。自知之矣。又曰。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解克已復禮而大旨。則為荆公而發。不必以深刻之意求之。聖經所言格物。畢竟如何。若今日時文所說。實之五經。孔子

孟子之言及漢唐史冊所載諸儒議論有一處相合者否乞以見教。

來教云此書以識路頭為知止但恐路頭一差定靜安慮一齊差却。學於古訓有獲今云知止則於古訓如歸吾家如入吾門先說約而後詳說先知至而後物格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子言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路頭者行之始所至止者行之終未嘗以識路頭為知止也不識路頭則差識得便不差下云集義由仁義路頭若此庶乎其不差矣此書又言不知所止豈能欽厭止哉不欽厭止豈能安汝止我為學先後次第論之極明恐不如吾兄所議下文言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終軒

矣以見人患不能知所止誠知所止則書冊中之理無不可通非謂先知止而後讀書也然程子謂今人不先明理義不可治經則讀書亦非可漫然者又鄧文範是問讀易之法易與他經不同讀易之法又與記誦訓詁不同孔子晚而學易即謂在知止後矣不可耶書言學於古訓乃有獲不是讀古訓有獲今人不明學字之美故以多聞多見為博學學字之義明則於朱子陸子之書無難解者矣又陸子此書言往訓不言古訓古訓則可專指經文往訓則凡解經之書如程子易傳之類皆在其內此等處亦未可草草看過陸子全書從無一字泛說也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出於陸子門人所記其可盡信但朱子有云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頗與此意相合至程

子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則又豈特六經為然也哉

來教云此篇言學矣然其大旨則謂學當求師伊洛諸賢以師道自任而所以道之非其道蓋言物格致知之非也故下言傳夫子之道者不在游夏之文學而在曾子之愚魯大約象山之文雖波瀾浩渺縱橫出沒而不離乎其宗誠考亭所謂黑腰子也

陸子云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其推尊伊洛諸賢可謂至矣後則言當時之為師者不以其道導門弟子非指伊洛諸賢也格物致知聖經肯訓陸子誨人必本於此執教以為非者但專以讀書考古為格物致知則大失聖經之意耳游夏之文學不能傳夫子之道夫子為子思擇師獨在曾子洵是千古絕識諒在吾黨決無異詞六經非一人之作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終軒

孔子曾子子思門人始專輯其言一聖兩賢若合符節孟子處戰國時以好辯稱其言尤為縱橫變化而皆不離乎其宗良由理本同然得之於心而宣之於外自是不容有異後來漢明道所言前後一轍與孟子同象山之書亦然其氣象尤酷似孟子若伊川之言考亭議其未定於一考亭之言整卷議其未定於一蓋其始也求之於多多則難矣惟其晚而自悔故卒亦無不一也試思中無定見孰能不離乎其宗者此又可以為象山病耶至此篇行文明白條暢初不見有晦暗處黑腰子三字乃禪家不通鄙語朱子偶然稱引門人遂筆之於書可謂無識吾輩復何為數舉之耶

來教云此篇自任之意甚力推倒伊洛諸賢意中言外皆詆訾考亭然以聞見為支離而謂此心此理我固有之聖

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明明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陸子曰：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值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慎，誠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愈邪說，距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蓋謂伊洛諸賢得聖人不傳之道於千載之後，而歎夫親炙之者不能如曾子，子思之於孔子私淑之者不能如孟子之於孔子，推尊若此，後人無以復加，推倒之說何為而發也？朱子陸子皆以道自任，故朱子謂南渡後惟已與子靜理會着實工夫而我朝安溪李文貞公亦並稱為百世之師。謂此書言外有不滿朱子之意，是則誠然。支離事業，鶴胡相見時，即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書

朱子學譜

陸子切言之。朱子與陸子書，則有葱嶺之戲。此皆朋友輔仁之誼。其後朱子開陸子教人讀書，陸子開朱子書冊埋頭之狀，則彼此交相喜悅，其心事光明正大。至今如見，豈世之面是心非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我固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皆孟子語，豈宜用為警議？至謂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承著則未敢默默。改諸論語，聖人固未嘗以多聞多見為訓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為讀古人書，苟不能擇善，則多聞適以滋惑，而不得為知也。多見而識之，所見者或列國之時政，或卿大夫之行事，孰善孰否，不容顧為別白，則但識之而已，不可遽從也。如是其精且慎，然僅可語於知之次，則知之上者，可思矣。子張學子祿章，則恐其溺於聞見而遂不免於尤與悔也。故教之闕疑殆，教之慎言行，以為徒恃其多

聞多見，鮮不為言行之累也。朱子謂教子張之失而進之，最為得旨。夫子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為非，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若言博文則在於約禮，謂之亦可弗畔。若曰：苟不約之以禮，必且畔於道，所以為博學於文者戒也。聖人之意，不既章明較著矣乎？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又曰：大凡學問知之聞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其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又曰：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樞學者？上蔡記誦博識，則謂其玩物喪志，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則曰：某甚善此論。世之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書

朱子學譜

學者大弊在此，其解大學則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親物理，泛然如游騎無所歸也。其解論語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程子之教人又如此，宜無不可遵者。故謂聖人以多聞多見為訓，特俗下講說之誤，非朱子之言，亦非知學者之言也。朱子云：以義利公私判儒釋，此只在形迹上說，可知向上。一層未曾撥轉，安得不是葱嶺帶來？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道至公而已矣，公則為義，私則為利，以此判儒釋，其理極精，其言最盡。凡謂其在形迹上說，向上一層尚未撥轉，竊所未喻。從來論儒釋

者皆謂上一截同。下一截異。故猶有欲學其上截者。陸子則謂儒者全是公與義。釋氏全是私與利。自始至終。自內至外。無一不異。直是判得新截分明。使人無可躲閃處。又言吾儒之道。乃是天下之常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又言釋氏視吾詩禮春秋。何啻緒餘土苴。吾儒求道當以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標的。惟其學一以聖人為歸。故於異教毫無回護。如此而猶目為禪宗。是何嘗以黨為藉。以白為黑也。朱子當日聞人言陸子不教人讀書。又未盡見其論著。是以不能無疑。慈嶺之戲。雖不當要。不害為朋友責善之道。然陸子論對五訓。現在集中。皆齊治均平之論。雖善政者。不能指某句為禪也。吾輩生六百載後。各有心目。開卷釐然。寧不知朱子之服膺陸子。實在張呂二公上。而徒據此一言。盡沒其平生相教之實。非惟不知陸子。亦豈得為知朱子者哉。來教云。無形而有理。豈不分明。不知何故費許多唇舌。得毋未免於執己好勝之譏乎。無極之辯。當以陸子為正。雖仇視陸子如羅整菴。且無異詞。以吾兄之博學詳說。亦不能別置一詞。是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矣。朱子當日誤信其說出於周子。又見已所作註。已行於世。其論太極之理。果如所解。亦足有功效後學。故不能割捨而重為之詞。然無極太極。在作圖者實作兩層解。今欲渾而為一。不免遷就牽合。逮乎晚年。語及無極者。絕少。其門人亦罕言之。想師弟間必有定論。吾輩今日亦何必曲為之回護。

耶六經孔孟之書。不言無極。惟老莊言之。通書不言無極。二程所論至多。不言無極。上蔡廣平龜山以逮陳章羅氏。延平李氏。皆不言無極。朱子發謂傳之陳希夷。今華山現刻有希夷無極圖。整鑿有據。設今表章太極圖說者。始自陸氏之徒。不知後人當如何橫議。以為崇尚虛無之確證。今獨無奈其出於朱子耳。宋史所載本是自無極而為太極。後來朱子定作無極而太極。稍覺闊渾。亦未若柳子厚所云無極之極。為更超也。兄於朱子兩書。獨取無形而有理一句。洵為有見。但以鄙意觀之。本文兩極字。是一樣。朱子用一形字。一理字。已是分作兩樣。且彼為是說者。必自以為造語精妙。今但曰無形而無理。殊覺籠統淺近。絕不見有着實處。未有此說以前。執疑太極為有形。為無理耶。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語意何等鄭重。有理二字。語意何等輕泛。並提而論。已是迥不相侔。謂之分明。未敢信也。陸子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宜以無極加太極之上。繁辭言神無方。不言無極。言易無體。不言無易。此言平允。斷不可易。試平心思之。承蒼條具。鄙說如右。大抵皆因來教所及。畧為分疏。至於朱陸合一之實。猶未敢極論。亦恐驟論之。吾兄終不見信也。願更取朱子大全集。平心觀之。而無以先入之言。相捍拒。則自見之矣。承蒼與兄皆自韶訖以來。誦習朱子之教。易敢少違。昔聞明代諸公。多所詆訾。不勝切齒。即見因知錄間有異議。亦為感然。十數年間。寢食於朱子之書。確然見其晚年立教。多與陸子相合。朱子始終未見陸子全集。非故屈己意。以從

之在見道愈明則其言自不容不一耳今必據朱子中年之說力排陸子則凡說之合於陸子者勢不得不覆置之而徒以故人多讀書為朱子一生定本即如勉齋所作行狀凡萬五千言於讀書講學娓娓詳之至其存養踐行止用經筆帶過總敘處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云云亦不免截然分為三事

朱子學譜

卷二十

斯道而國家亦收人才之實效此其用意誠迂然於朱子之教則可謂不悖者矣頃見孫臨泉言今日非無通經博古之士特患其心驚外徇私不得其正惟陸子之言可以藥之斯誠大君子維世植教之盛心第於朱子深處似未見得分明吾兄之意則專欲推崇朱子惟恐陸子之說得以垂駕於其間而究其實亦未免淺視朱子故敢以區區之說進下聞之必有抵牾第念此非一家私言必相與往復體究歸於至是乃為不負先儒公務有暇望諄切指示無效昔人門戶之見徒以空言相誚責也永營於朱子之書惟格物致知補傳疑其未定於一無極三書頗信陸子其他則皆洞悉其指歸中心悅服前舉其議論先儒之言特欲明朱子於任道諸賢皆有評薦其議陸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雖語氣

猶覺繁重非敢暴揚朱子之短也伏惟亮照萬編修又嘗言程陸開闢後云謂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陸子之言初不害為朱子之大程陸必反覆緣飾以明其不然足謂朱子無取善之量矣說朱子改鹿洞講義悅之至服之誠未云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惡有責他人信從而己獨不然者耶凡人稍知求道即無迷於聲利之理程陸僅以不迷於利稱朱子所以視朱子者過淺朱子於義利之說固不待見陸子而後有間第未深察大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如此之甚遂不免以為易曉而忽視之平時講論罕所發明及聞陸子之言始竦然動心已耳程陸言朱子前此已能察於義利歷引其言以証之本屬無謂然所舉張南軒文集序則作於淳熙甲辰在鹿

朱子學譜

卷二十

無終軒

洞會講後三年正因陸子之言而愈服南軒此言之切要白鹿洞賦未審作於何時考朱子年譜已亥三月赴南康軍十月刻白鹿洞書院數月告成當在庚子之春是年十一月始作臥龍菴與呂伯恭書云有意為記臥龍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則是時白鹿洞書院記猶未具也次年辛丑正月始得伯恭所作記彙往復商榷未即刻石而陸子之來南康即以二月今親白鹿洞賦自註云事具呂伯恭書院記然則朱子此賦安知不作於三月任滿從容無事之時而所云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晚拾非即因陸子喻義章口語而引伸之者耶白鹿講會感興二詩所作歲月未可確證但感興詩編次與和陸復齋詩相近和復齋詩實辛丑年會陸大

安公時補作也。故有別離三載之句。陸子年譜可考也。朱子
 跋白鹿洞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今易谿為陵。白鹿講
 會。次卜文韻。易卜為方卜。乃人姓。故云。次韻。朱子別有次卜
 掌書韻詩。易為方丈。則不可通矣。引南軒文集序。增出擴前
 聖之所未發二語。此皆無關大要。然亦可見程墮於文理字
 義。尚未通曉。而欲議前賢學問之旨歸。豈不妄哉。



陸子學譜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紱撰。是編發明陸九淵之學。首列八目。曰辨
 志。曰求放心。曰講明。曰踐履。曰定宗。仰曰闢異學。
 曰讀書。曰為政。次為友教。次為家學。次為弟子次。
 為門人次。為私淑而終之以附錄。考陸氏學派之
 端委。蓋莫備於是。書惟必欲牽朱入陸。則可以不
 必耳。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二十卷

〔清〕王澍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刻積

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鹿洞規

條目二十卷》提要

自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性而已矣學者所
與學者也先王之世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故其教
則洽風淳俗美父子兄弟夫婦莫不各得
其性而一理人知有學家知有教邪說滅息姦僞不起
此錄教化漸削之深非獨風氣淳龐故也及至于秦銷刻
德義專用名法廢先王之道燔列聖之經上不知教下不
知學焚焚民民無所措手足三代聖人教育之方于是
大壞漢興承秦之弊得之馬上而不能治詩書之氣厄塞
屏絕民志無所興起延百餘年至于文景之間兵革不試
太平無事乃稍稍破除故習開挾書之禁引用儒生先聖
道經于是間出于煨燼之餘矣而買董之徒抱殘守闕未
能先聖繼與容星補綴于創百孔專一不通于世變民心
不能大有補益晉唐以下亦無聞焉至于有宋天起生
與儒並出濂洛關閩諸子後先接跡互爲維持開育警
僾仆導清源遏狂流三代聖人之道千數百年之間所
凡塞屏絕不與于民者至于茲而始得大明也於序可謂
盛也已矣朱子生濂洛後遠本先聖遺經近守周程明教
與其徒反覆講切轉相倡導六經四子外如小學近思其
尤深切著明者也而其簡而該詳而密切而有條者尤莫
如白鹿洞規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舍是卽亡所用舉
而行之雖以治天下可也對生也晚學殖荒略未窺朱子
牆壁顧嘗讀白鹿洞規以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竊
取小學近思成例摭拾先聖賢之言以洞規爲綱中分

派從類條析勒成二十卷始自戊寅四月迄癸未十月中
更六年三易藁而定名曰白鹿洞規條曰吾聞之道之大
原出于天天命不已人事日起而有功聖人知天之不可
棄也是故等倫有辨學問有序教養有方勅作有守以一
其民民亦不強而從之代天之工而已矣後世道術不明
不因人而開人但因心以立制推之無本行之不恕意非
不勤知營力取去人性遠矣洞規事天之學也以是爲學
盡性也以是爲教修道也人能修道盡性以達于天雖以
之爲堯舜可也金壇王澍書

自序

予始得饒仲元先生所定學規以朱子白鹿洞規爲首而
以程董二先生學則繼之一提其綱一詳其目本末相須
巨細畢舉所以示人入德之方用力之要者無所不備矣
既而得真西山先生教子齋規與程董學則大致相似而
其間亦互有異同不欲于其後更多贅設故敢竊取教子
齋規之所詳補學則之所畧更復參之小學暨有宋先儒
緒說以備二書之遺兼以疏通白鹿洞規大旨既又見顧
涇陽先生東林書院會約以白鹿洞規舉似同人而於其
前特揭孔子并顏曾思孟四賢以爲之標準而一其趣向
其喫緊爲人之意又有倍加深切而著明者獨其所標舉
一聖四賢之精微頗覺未盡不揣固陋輒復補而詳之更
念敬者聖賢始終之要古昔聖賢之所以爲諸已教諸人
者舉不外此因復以朱子敬齋箴嚴於其後以爲一書之
樞紐而示學者以執簡御繁之功士希賢賢希聖其綱領
之要節目之詳具列于此儻有力學之士畧其僭妄之謬
以謂頗有芻蕘之一得舉凡持身應物出入起居一以此
書爲案身體而力行之務期一動一言俱可與此書相質
證而後已體驗之久功力熟精俾心與理相涵身與道爲
一則其所造豈特如世俗偏長一曲之學已哉良常王姓

自序

大學之教格物爲先讀書其要也欲入聖人之門而不由是卽不得其門而入程子朱子已爲之抽關啓鑰矣顧學者若其汗漫不見端緒終以廢棄程朱之書本學者之所苦格致之說自王伯安以來病之矣而其說又汗漫不見端緒則其望而却走不能窮詰指歸也無怪然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則格物不可以不盡讀書不可以不力程朱之書不可以不講欲窮程朱之書而不始于讀書格物卽終不得其門而入於是雜取其說用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例摭摭簡括分流別派衆綱張目而各從其類不漏不繁不複不亂循是以窺程朱之大全更循是以窺聖賢之奧突譬升高山此爲其階譬入暗室此爲其

自序

炬舍此求進吾蓋未之見也已夫布指可以知寸布手可以知尺布心可以知天下之權衡不由是也其不盲于心矣矣矣未中秋後一日金壇王樹書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勢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言忠信

行篤敬

絜忿

寬哉

遷善

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子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時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一

王澍類編

父子有親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合衾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顰華女顰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一

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束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豆羞醯醢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教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曲禮曰幼子常視與示母誼立必正方不傾聽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

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

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

衣帶必飭朝益莫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寸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

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

朱子曰康潮規條自卷十

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

石碏曰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顏氏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

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程子曰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

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雖未曉知且常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

之難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

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張子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

驕惰壞了到長益內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

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

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

賢其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血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

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

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

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

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因恬不以

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倣其父兄外以驕

其間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

朱子曰康潮規條自卷十

由此也故凡為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

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剛謹之行以誠

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愛也何必汲

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倖一朝之得而詒

終身之羞哉

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聖師友固也然

遇不肖之子不得已亦當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

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

而敗子矣右父道

內則曰子事父母雖幼鳴威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裳

端綽紳搢笏左右佩用備履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雞初鳴威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

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漿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男女未冠笄者雖切鳴咸盥漱櫛總拂髦總角紒纓皆臥客與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有長者不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食後枕斂簞而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致牢厄區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進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睨視不敢唾涕寒不敢褻褻不敢搔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擽羹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箠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薰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忘

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孫承服飲食繇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朱于中庭洞規條目卷

五

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子不同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坊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而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

皆若是若父則遊日母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子游問孝孔子曰今日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錄

本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劉向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

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

趙岐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

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取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司馬溫公曰凡爲人子者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

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

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母頑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

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錄

七

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不安矣

羅仲素論脅腰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者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曲禮日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伊川先生易傳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

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

順豈無道乎若仲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

大矣亦安能入手在手屈已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

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二

程子曰疾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

可不知醫

司馬溫公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醫

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

藥為務疾已復初

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

入不當門隧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

內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止於不慈不孝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貢問喪曰敬為上哀次之於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

其服

雜記曰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

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

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

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

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

食肉飲酒者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

相從宴集視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

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敘親賓則齋酒饌往

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饗醉飽連日及葬亦如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十

九

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輶車而號

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

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

食肉若有疾瘵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

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

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

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

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

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

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

輒至男子喪次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機馬布裏鞍轡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減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邪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程子曰十其宅兆十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之用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

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

祭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褻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惡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凡家造祭器為先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本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統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

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本注庶人廟必有主

以上即當禮也上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月朔薦新薦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始祖

冬主祭之始也始祖初生民之祖也立春祭先祖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

生之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季秋祭廟李氏非一人也亦無十設兩位分養考姓之略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

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

孟武伯問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貞而不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

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身之本也

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二

王澍類編

君臣有義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伊尹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
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
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一

君道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

堯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遠之至
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難而
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
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
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
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
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惑乎漸習故古之人君
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
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
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秀陪侍法從朝夕延見
講磨治體則府知益明王猷允塞矣

君子居上爲天下之儀表必極其莊敬勿使誠意少散則
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順賴然仰之矣

朱子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
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有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
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
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也

人君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欲不必聲色貨利之
娛官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
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
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侮
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一

孝

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忘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
直能言敢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
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習氣惑亂聰明務使
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
然後爲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
無不如志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
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此
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
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
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

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官屬之內端莊肅肅攜僕奄尹各恭其職內自禁省外徹朝廷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則紀綱以振政事以修而治道畢矣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者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有纖芥之隙喘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大臣不可不敬也邇臣不可不慎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

蔽矣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攬古今而已要使赴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者也求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奸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

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

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伊尹訓於大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豫章黃氏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

玉英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凡君召在官不俟屢在外不俟車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成王戒卿士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昌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廢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河津薛氏曰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

禮皆當謹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子路問事君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朱子曰鹿洞規條自卷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聞

之賊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程子曰大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

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

頰舌感人亦淺乎

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

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

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曲禮曰公事不私議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

朱子曰鹿洞規條自卷

以禮有耻且格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張問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曰尊五美屏四惡

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

而不費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勝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唯是格

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

不教則已若教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道之敬讓而爭自息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職事不可以巧免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

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

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

持身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

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寔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

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為

先

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謂當以

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民行法非威嚴不行須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則然

成擾卒未已也

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

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

合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

服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

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矜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君子為政且要主張這等人

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

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河津薛氏曰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

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

之道也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

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

民之三要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持已之三要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

反為其所累矣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
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爲政以通下情爲急須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方
可

當官者宜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
之

爲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
當推以同之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敘不能則勸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
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
以格物

河津薛氏曰待下固當謙和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惟和而
莊人自愛而畏

名節至大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
輕假人

程子曰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
今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

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
安闕訟可息矣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務是非善惡只務
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

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魯齋許氏曰華人之非不可但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
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

河津薛氏曰治獄有二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
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情可於顯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
程子曰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
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
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

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儆衆可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
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
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于令積此

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右治道
乾初九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

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
繫辭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

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

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

朱子曰庠湖規條自卷十

十

主

爲也
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過非枉道逢迎也恐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

道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離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若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

朱子曰庠湖規條自卷十

主

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彊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豐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

椒山楊氏曰欲幹天下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且歛鋒蓄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忠之大者

程子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

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

主

陸遜與全琮書云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輕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

右出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三

王澍類編

夫婦有別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綬親之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三

三

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共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衆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

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取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

文中子曰婚取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蚤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朱子印鹿洞規條自卷五

事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氏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取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

姑必執婦道

程子曰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擇甚重豈可忽哉

或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右婦

家人象辭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官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梳櫛不敢縣於夫之樞櫬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溲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知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

朱子印鹿洞規條自卷五

事

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內外不共井不共溲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櫛不同中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與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

佐君子勸其不是必母北雞晨鳴以致禍也

司馬溫公曰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

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

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

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

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入室入庖厨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

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

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從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

理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

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五

四

而無所利矣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狎狎爲

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孝子曰家人卦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

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率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

承其夫

女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四

王澍類編

長幼有序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

非禮也

見父之醜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

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

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四

一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

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將卽席容母忤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禮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

及母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

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

朱子申鹿洞規條目卷四
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司馬溫公曰凡界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

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

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凡請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制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問閭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于已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于已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朱子申鹿洞規條目卷四

此惑之甚矣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弟

坤初六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家人象辭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

剛爲善

家人上九爻辭曰有孚威如終吉謂治家富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

凡人家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古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積存贏餘以備不虞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四

四

禮塘來氏曰處家之道當威愛並行若主于威而無愛使婦子不能容則反失處家之節矣若家法

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母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貳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

張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右宗法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四

五

內則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簟灑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司馬溫公曰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男僕灑掃堂室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櫛之具主父母既起則拂床褰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司馬溫公曰凡婢僕務相雍睦其有爭鬪者主父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事者次之其專務欺

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甯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貧而嫁之其兩

面二舌設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

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張子曰婢僕始至者本懷勉敬之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

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

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右婢僕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五

王澍類編

朋友有信

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損矣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五

程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

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

爲主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程子曰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

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

亦然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張子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

異同未足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問與朋友交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匪

怨而友其人朱子曰此非匪怨之謂也心有怨于人而

外與之交則爲匪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

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

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五

朱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

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

有不能已者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有教無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君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

程子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

理低看了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

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張子曰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

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

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

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正

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材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五

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

爲之則豈有由誠者哉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

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因已而與人爲之材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朱子曰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若泛

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恐適資學者之病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

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

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

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給聚足連步以上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表記曰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于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孔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際在交際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五

四

曲禮曰父之魯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

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乎解惰孝衰于妻

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右通論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五

五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六

王澍類編

博學之

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永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大畜象辭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孔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右通論學

程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或問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有貫通處耳

所務于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但于一事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

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二

求至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寔主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

人之理不異于已也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
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遠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于小則
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違也但其氣稟有清濁偏正
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
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
于天下萬物之理莫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有
所不能盡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
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
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家國天下不
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于其始教爲之
小學而使之習于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
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
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
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
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
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
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後益推其類以通
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
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
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凡人各有個見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

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
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只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
直是窮格去不是盤空尋事物去格也

十事格得九事通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通一
分未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答齊仲書云伊川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
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
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
何學問以此爲學而求有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漑若卒乍未有進
且只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不放過
便是自家底緣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

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

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從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
則用力爲不難矣

道理既知罅縫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栴次
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

朱子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
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

然後于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于泛濫矣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莫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以致其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朱子白鹿洞規條即卷六

五

格物之道其惟敬乎今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似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却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掃盡雜慮令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吾知之蔽而知方在我大抵居敬窮理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問涵養致知以何爲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若不涵養而專于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于涵養而不致知則却又鶻突去了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朱子格物

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謂文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尹和靖初到問爲學之方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隨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

朱子白鹿洞規條即卷六

六

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藍田呂氏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占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從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黃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

蘇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須作數次讀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而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七

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悖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周怠忽間斷而無所成

矣其好之又不免乎食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離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謹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賢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貞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八

奮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說話直是可惡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

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課程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遽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只恁地逐段子細看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

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必須成誦精熟一如自己做出來的一般方能反覆玩味向上有個通透處

朱子中庸規條目卷六

九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是耐煩細意入深去看切不可心粗若用功處固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

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于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而有不可行

者乎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上去了無益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直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其味

讀書看義理須是胷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至于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理者不待觀於他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十

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自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日如解亂絲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頓放一所益更讀書以來新見相次看得多相比並使互相發明自然透得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方得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

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今人都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工夫不如放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方去看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理會不得處深思了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腳看方有意味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

讀書須歛身端坐緩視微吟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輔氏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

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

程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末

士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心常在不讀書則終

看義理不見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學者但養心識明淨自然可見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朱子曰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所以接湊此心耳故

必先求之於心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將

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懺察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然後虛心去看文字方始看得精審

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養精神又來看則見道理漸次分曉

河津薛氏曰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

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于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河津薛氏曰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寔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以爲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末

主

出身于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寔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爲科舉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况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

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

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今且熟讀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云

大學是個空腔子要填教他實

程子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有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賢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說話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矣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會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六

成甚生氣質

或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

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旨遠辭有盡旨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朱子曰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個致命處孟子段段有個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

程子曰中庸一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

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論語孟子見得個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學者於此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讀中庸者毋歧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謹恐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六
乎優柔厭飲真積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矣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伊川先生答張問中書曰來書云易之義本起于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讀書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

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朱子曰易中多言利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予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朱子曰鹿洞規條自卷本

五

程子曰典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存

吾與點也之意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

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

其志平易故無險阻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

矣

朱子曰讀書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

朱子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

爲君舜之所以爲臣咎繇稷卨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早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尚書初若於已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已者

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左氏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譬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重之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錄

五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問某如何看某當曰以傳考經之事蹟以經別傳之真僞

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五峰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南軒張氏曰春秋卽人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

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支葉儀禮經也禮記

傳也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其理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其讀史每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底敗者然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之理便是格物

朱子曰讀史有不可曉處剗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錄卷末

七

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先讀語孟學庸更讀一經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學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個權衡多為所惑

楊至之患患讀史無記性讀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

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工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若初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個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錄卷之七

王澍類編

審問之

仲虺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者先要會疑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闢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錄卷七

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問朋友論著則一日問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朱子曰讀書始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大疑則大進

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

做工夫要自見得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導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須用自斲力去做既有以愈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畧是正之則所益厚矣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七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八

王澐類編

慎思之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周子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

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機也

張子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

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朱子曰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透自裏面看

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處去方始

朱子白鹿洞規條自卷八

了得若見得一邊不見得一邊便不該通思之未得更

須欵曲推明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把來橫看豎看

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深儘有在

格物窮理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將此心入在裏

面與他猛滾一番令透徹然後滴養將去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程子曰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

不濫也

思慮不得至于苦

問思慮雖多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發不以時紛然無度

雖正亦邪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悖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信師之意人須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思曰府思慮久後府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張子曰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遷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朱子曰天下之理其間曲折纖微各有次序必須優游潛玩厭厭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大凡讀書處事常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求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日以闢疑闢殆之意處之若達以已所相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弘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洞洞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

亦被他自來相尋

正氏伯厚曰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魯齋許氏曰不知所思慮者何定若果求所當知雖了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白知之耳人心虛靈無倚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河津薛氏曰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便是暴其氣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欽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問思雜慮如心中煩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得兩件
朱子曰鹿洞規條自卷八
是兩件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更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大著心智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及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水

人思慮始皆濶濁不自明快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
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
度耳嘗有人言比兩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
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
危曾謂爲心害乎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八

四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九

王澍類編

明辨之

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知持
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
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

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和靖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于生民
禍及於後世故辨之不可以不嚴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九

十

朱子曰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
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個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
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過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
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
敬有一般人專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
八倒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
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始得

右辨
義理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
學不可又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
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閉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通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義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九

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九
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固滯者入於枯槁躡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

謝上蔡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虛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徒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破墮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九

四

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小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

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河津薛氏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支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

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乎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怨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收耶聲香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之者也及其論聲香味之盛又極人世所無者而今羅之何耶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又何說耶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其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五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九

皆物也而其人倫之性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不其信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涇陽顧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曰元者善之長也可見乾坤萬物一齊從善中流
出聖人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釋

氏要混沌天地絕滅萬物所以欲斬斷此善字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
居山林間葆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
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問聖人
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
安能延年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河津薛氏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
欲超出陰陽造化以長存必無此理雖竊陰陽造化之
機亦能延年然未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

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九 本

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程子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
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張子禽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
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
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論亦不
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
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踰期年吾道勝
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捷智爲物
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北溪陳氏曰左氏謂妖山人與一語極說得出凡諸般鬼
神之旺都是由人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

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蓋鬼神幽陰乃
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

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人無
靈焉妖不自作

河津薛氏曰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爲命常人信其說
而不修在己之義理惑之甚矣

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九

七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

王澍類編

篤行之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

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人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共自

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晝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棄人之于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

必志於大學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

進氣輕則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朱子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寔語方始

立得此志定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意氣去蓋他人只是

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其實道

理只是一個性言可至堯舜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

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

常人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人性本善只爲嗜欲

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須以敬爲先於每事上檢點

一事不輕放過此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與

立志要如飢渴之于飲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問人氣力弱于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

事

凡人便是生知之姿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生知安行底工夫如何得

程子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

蓋寔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

知

所見所聞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

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

心不足以合天心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豈淺心可得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差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入亦未必惟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差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上礙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于義未必中然非有志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可

朱子曰開濶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緊嚴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在篤

乾卦象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十

三

坎卦象辭曰君子常德行習教事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當仁不讓于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陶土行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常惜分

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程子曰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潤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朱子曰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若果有意何用筆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個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十

四

題目在面前又却低個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個怯弱自是先天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個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或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自覺難處進步不得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不可只守這個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不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個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

學者做工夫莫要待頓段去做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若等到大項目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出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然而寔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肯住了自要去做他自得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朱子由鹿洞規條

卷十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上工夫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小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急流之中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便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便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學者但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

取諸人以爲善況常人乎

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

程子曰人之爲學必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寔後之學者

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學者須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而後游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

朱子由鹿洞規條

卷十

遠道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今且於切近處加功著一些急不得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

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力

孟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見得聖人之與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功

藍田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氣質則愚者可進于明柔者可進于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有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改之今以自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朱子曰人之氣質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若一個物事去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十

七

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然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

人無英氣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進退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首下心以從事于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精焉則亦未能有益也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一息不存卽爲心粗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

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漸去其庶幾矣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勉齋黃氏曰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症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軋九二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孔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十

八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右通論爲學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一

王澍類編

言忠信

舜曰惟口出好興戎

傳說曰惟口啓羞

軋九三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

顧卦象辭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

家人象辭曰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

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一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大雅抑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孔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寧有已怨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其言之不詐則爲之也難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

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

問出辭氣莫是乎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語順理者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心定者其言重以心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人語言急急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

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曰若合開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

聽其言也屬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一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

之一端

河津薛氏曰不惟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誠意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學者舊習語言出于鄙俚者皆當絕之蓋雜言多最害正

理不雜亂多言則心自存心存而於道其庶幾矣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

不知一言之妄即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凡

事微眚之寔乃可言不然即妄言者多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未

同而言不可不謹

人不謀諸已而強爲之謀便是未同而言古人所深耻

古語云事當快意處須轉言當快意時須住喜時之言多

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不可行之事口莫說不可言之

事心莫萌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馬援兄子嚴效並喜譏議援誡之曰吾欲女賢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

短妄說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

此行也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魯齋許氏曰稱人之善宜就跡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上

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

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

未嘗不憫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

之地言之使其入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

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跡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

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爲有

定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河津薛氏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

爲古人之事則難今人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

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吾見其錯愕失措者多

多矣此吾輩所當深戒要當已有真見方可

金忠潔公云言善不及身言惡不及人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祁陶谷

之器一不制而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

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

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于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虛所闕乃無用之資言也不止資而已既不得其

要則離其失正反害于道必矣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以

志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上

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楊

如始類借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

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

耳目既務悅人非供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

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摛發胸中所蘊

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

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文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辭章之文也

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其初豈有意學爲如

是之文哉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

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

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咏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

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時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常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觀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

五

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支葉惟其根本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在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所以然者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木都差

河津薛氏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于人物故雖博極羣書識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爲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有之善或蔽于氣質或牽於物欲

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六工求奇徒敝精神于無用其失遠矣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先出于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造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于其間者而況于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辭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多作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

六

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河津薛氏曰作詩作文寫字疲蔽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非本領工夫惟於身上用力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此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出于真情則不求工而自工肯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

古文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二

王淵類編

行篤敬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書之所爲有怙亡之矣怙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

存乎由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二

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心要在腔子裏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

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深淺則由勉與不勉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朱子曰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存心工夫大要只在喚醒上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求一個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

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二

二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準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河津薛氏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寡欲可以養氣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蓋人之德性須要時時刻刻提

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息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存心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軋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軋軋夕惕若厲无咎

出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孔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僣焉如不終日

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以不貳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

程子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
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李願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即何有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無非几杖
有銘有成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上

三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嚴威儼格非敬之道但敬須自此入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

主一則是敬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只收斂此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賢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

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
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

心肅則容莊

敬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

身心整齊純一不怠便放縱便是敬

看聖賢說行為敬執事敬則敬字不為默然無為時說須
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

敬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處處不
放過耳

敬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
健有力

以敬為主目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
主而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握一個心外面未有一

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
把持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能把提得住乎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朱子自鹿洞規條目卷上

四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
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

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問敬買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撓亂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不成說事

多撓亂了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若厭苦

世事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

或問持敬易問如何曰常要自覺自察自審便在此又
問此事最難曰思不害察耳最難自覺自察已接續何難
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

操字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問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爲于持敬乎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不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者少有間斷即字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敬齋箴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五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廢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勿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靈臺

南塘陳氏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盡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抽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欽形提挾此心皎如日出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恭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

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神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振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軋軋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今之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須是恭而安雖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之法或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便不是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坤六二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六

問敬義何別程子曰敬只是守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朱子曰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不是兩事靜時則察其敬與不敬動時則察其義與不義敬義夾持而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張子曰言有敬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駒有存

朱子曰平時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省察便不費力平日涵養得根本固固

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觀養說曰程子所謂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也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必有事焉是所謂動中之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先理會敬則自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七

知此矣謝上蔡從明道先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教其善學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答張敬夫書曰來教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有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有養豈可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

之不可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可爲靜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存靜以知動之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靜坐非是要如坐禪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上

八

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是說與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

或曰惟閉目靜坐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于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兩莫和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

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

有存

謙卦彖辭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咸卦彖辭曰君子以虛受人

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傅說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二

九

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河津薛氏曰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亦是已分之所當然者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生輕俊者當切戒之

德不

卑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授而殺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合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楹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間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送毋踐闔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洗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肘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佻立毋跛坐毋箕廢毋伏歛髮毋髦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凡視上於面則微下于帶則愛傾則姦

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二

十

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振來毋往

毋賣神毋徧往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

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

禮義正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行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北宮文子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有威而可畏謂之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一

十一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

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

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儆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歃毋啗食毋醬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因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歃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歃醢主人辭以饗蒲肉商決乳肉不齒決

毋啜炙

少儀曰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歃小飯而亟之數噉毋爲口容

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河津張氏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身不敬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乾九二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一

十一

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動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三

王澍類編

愆忿

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程子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

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客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戾曰只是
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遏忘其怒
而視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三

半矣

問人于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

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

者是識寬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容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

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

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

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

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邵艾位三公年七

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

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不得也更如

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

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

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

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

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志卻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欲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

氣者鮮矣

張子曰慎喜怒此是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敬愴

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朱子曰人有躁妄之病者始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

能宰氣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之

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三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涵泳於義理之中自然臨事

有別處

須是慈祥醇厚爲本

事亦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

不廉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四

王討類編

室欲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曾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於外故君子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四

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于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

曰心之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

其中則之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

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學始於不欺闇室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來存著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問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若中有主則寇定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大凡人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四

奪之有主如何主敬而已矣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

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敬勝百邪

張子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私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上蔡謝氏曰克己須從偏處難處克將去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克已之功非至明不能察其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也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知人欲是不好事物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就克伐怨欲上知得到只是自家就道理邊看得透見得大處分明那許多病痛不待驅除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跡矣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其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四

三

之大天然有個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于旦莫而多為說以亂之也

問為養於未發之前今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

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個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却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到做處却又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已工夫此是天理人欲交戰之幾須是遇事時便與克已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刻不照管克治始得

問人之思慮大段邪僻者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而不要緊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量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四

四

然無此等思慮矣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又何難之有

問居常若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淨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從外而入縱饒有所發動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层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

實而自欺之患也但有九分義理祿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拚著之時又其甚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正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

吳晦叔言省察克治兩者不可偏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西山真氏心經贊云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懼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惡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日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述典體統法如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慎謹獨閑邪存誠曰念曰欲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古

五

必望必懲上帝實臨其政或貳居淵雖隱寧使有愧四非富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欽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無窮若寶靈龜若奉拱壁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應衆凡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河津薛氏曰人只有有已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已克已之功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意

曲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氣

召公戒武王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古

六

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

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柳直清誠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已不恤人言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
願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依已者悅之
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疾之聞人之惡揚之浸
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
耽嗜趨藥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流俗習之已荒覺
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軀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
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
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倣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周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
存耳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
聖也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四

七

程子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寔也天下之害
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木於
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討凡人欲
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
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人之于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也處豫
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
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黷樂萌是以浸淫
不知亂之至也

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
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
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
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
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
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
安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
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四

八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
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司馬溫公曰儉德之恭也侈則多欲君子則貪慕富貴枉
道速禍小人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
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澹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
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張文節公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朱子曰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

申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
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發作却
又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同是
無病但一口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
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河津薛氏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情而勝人
欲一有頽廢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
不能振拔矣

人之養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人欲無涯
而物力有限不以禮節之安知所窮極乎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闕者故聖人爲治必開衣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四

九

食之源以厚民生但衣食飽煖足矣若過求華麗之衣
極口腹之欲是養小失大君子不爲也蓋衣食取足天
理之公過爲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不可不謹也

月川曹氏曰窮口腹以暴殄天物固爲人欲之私然異端
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殮身飼獸其於天性之親人倫之
愛反慙然無情又豈得爲天理之公有物欲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五

王澍類編

遷善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己

伊尹訓大甲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張問崇德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十五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以言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

皆穿窬之類也

國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

爲

程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

乎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

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

不進而退者

朱子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而月化便是長進

須是在已只見得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

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卽此而加

勉焉耳爲仁由已豈他人所能與

河津薛氏曰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始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五

二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六

王澍類編

改過

復卦初九爻辭曰不遠復無祇悔

孔子曰過則勿憚改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

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古語云惑者知反迷道不遠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

已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

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儆覺不必妄意推求必

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

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

而成徒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敬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西山真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河津薛氏曰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過動時差錯學者當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謹其幾則動無過舉矣

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二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者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者又有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而悔者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以免此朱子曰今若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了消得常常放在心下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右改過

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周子曰君子軋軋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

後至軋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指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程子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邢氏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蘄學之訓云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閒靜一之中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三

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右通論修身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七

王澍類編

正其誼不謀其利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孟子曰鶴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鶴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左氏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七

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安義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閒言閒者謂相去不甚遠

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

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

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龜山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善利之閒而

已是豈可以不諱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

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

個頓放處若收歛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然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苟採舍存亡之

閒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閒只得著

力分別不當顛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心

若有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上有一毫差下便有

尋丈差

人抵事只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個是處行將去

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

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十七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學

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常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

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

者義之和義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

所便是和中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

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

之所不已性之所不偏而致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

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非特名位貨利而義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步

于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猶已自私則一而已
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與惡其聲之類是也學者當以立
志爲先持敬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
爲害壞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

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了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微倖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七

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
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于死者
不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噲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
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
失其本心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
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
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七

四

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
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朱子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
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
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
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
方是學者

進學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
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
能見之動靜語默者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役
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艱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枉枉死者非正命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七

五

河津薛氏曰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方麓王氏曰命非在外人事盡處命卽隨之命仁侯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八

王澍類編

明其道不計其功

樊遲問仁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一

也何謂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末者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無益于德君子弗之學也朱子曰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白自成兩片亦不濟事况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身分上做工夫莫枉再歲月可惜也

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者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是實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才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皆輕

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于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寔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燧之則口舌誠說而欲其其向往于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誠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聽其用舍于天耶至于文辭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不足以治人是亦何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大

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

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密體認自己身心上事切忌輕自表暴引惹外人辨論杜費應酬分却向裏工夫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斂居行無怠無忍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雖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吟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辨胡越其歸有學

孔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寔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願所患曰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朱子曰人之爲學當知何所爲而爲學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大

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河津薛氏曰善皆已分之當爲初於人一毫無與若纔爲善卽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有名

子張學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十八

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爲已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筮豆有司之事皆爲已也以其可求知于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

右辭

訟卦象辭曰君子作事謀始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程子曰思慮當在事外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朱子曰事上皆有一個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不見事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愛而晏安耽溺之可畏雖使功成慮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河津薛氏曰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所動於方快意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處事當沉重堅正詳細不可輕浮忽略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朱子曰鹿洞規條目卷十八

所累矣

古語云事到將完愈當加勤加慎加寬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命也

或問理會應變處朱子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底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潤著心竹平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程子曰：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伊川先生見一學者，苦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六

六

君子之遇事，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然，又不可矜持太過。

張子曰：欲立事，須立心。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

朱子曰：君子之處事也，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

尚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河津薛氏曰：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定至靜之極，

則作事愈有力。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智以別是非，義以決可否，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之得其當矣。

瑣山邱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微也，然其能

戒之於早，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致知而已。能格物致知，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及其言行之將發，事功之將施也，則又必反之於已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謀之又謀，必事於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則所行者無違悖之事矣。在通論處事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七

七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十九

王澐類編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朱子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九

攪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

河津薛氏曰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要知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

者蔽于有已之私也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爲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貴惟欲已安樂於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絕滅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已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死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月川曹氏曰人能無私方能率人以無私未有私于已而能率人無私焉者

古語云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曾子曰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

藏平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工否程子曰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

朱子曰恕字以如心爲義蓋謂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

已之心以愛人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于正然後可

卽是推之以及于人若于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

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

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于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

朱子由鹿洞規條目卷九

之謂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故聖賢凡言恕

爲本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之二十

王澍類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蹇卦象辭曰君子反身修德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惡與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

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二十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韓子曰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

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

程子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

之意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

改之無歉于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

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個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生之理故學至於不

尤人學之至也

和靖尹氏曰困窮拂鬱皆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

失之者多矣

南軒張氏曰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責已而取

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曾齋許氏曰責已深者必薄責於人非惟不暇責人人有

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亦不見其人之可責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二十

河津薛氏曰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則

知自寬矣

行有不得反之于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

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

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得失在彼已何與焉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

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

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銷鎔未盡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室

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古語云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右後物
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

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干

三

程子曰聖賢處世在入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

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

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處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河津薛氏曰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

道也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相待不

可侮慢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爲道無不在故也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方麓王氏曰和勿便至忘形介勿便至傲物

古語云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
如不疑人以不肖

遜卦象辭曰君子遠小人而惡而嚴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程子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誰君子自完其

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問于義是以順道相保禦

止其惡也

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

月川曹氏曰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

無過禮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

古語云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

無窮意味右通論

朱子白鹿洞規條目卷干

四



2013710

S
Z121.5
16b



21101000419221

白鹿洞規條目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是編取朱子白鹿

洞規爲綱而分類條析證以經史百家之語自序

云始自戊寅四月迄癸未十月中更六年凡三易

稿云